

馬王羣英會（獵刀奇俠故事集）　龍乘風・新著

一場萬衆矚目之武林馬王大賽，其間竟然隱藏着數之不盡的恩怨情仇，終於掀起軒然巨波，震動江湖。

奇俠司馬縱横，辣手鐵鳳師，又再聯手面臨嚴重挑戰，過程離奇，既緊張刺激，也凄怨動人，誠屬不可多得之超級鉅著。

$4.00

第25年
5

編者話 司馬縱橫與鐵鳳師這一雙奇俠，黑白道上正邪人物對他們敬佩，也對他們憎恨，由於他們都是對一般江湖惡煞視作眼中釘。今期刊出的「馬王羣英會」又是他們再度聯手，面對一羣罪惡者挑戰，過程離奇曲折，緊張刺激。

「馬王羣英會」故事題材新穎，凄怨動人，叙述一場萬衆矚目之武林馬王大賽經過，其間竟然隱藏着數之不盡的恩怨情仇，終於掀起一個軒然巨波，震動江湖……是青年作家龍乘風近期簇新之作，誠屬不可多睹之超級巨著，幸勿錯過。

＊＊　　＊＊　　＊＊

民初「追捕」故事今期選刊一篇：「私梟」。是講述當年當地的私梟猖獗橫行，無法無天，專與警方治安當局作對事蹟。不過，儘管這羣不法之徒怎樣跋扈專橫，到頭來還是逃不過追捕手蕭原的手底下……過程鬥智鬥力，槍戰連場，驚心動魄。

＊＊　　＊＊　　＊＊

下期介紹一部偵探故事「殺人魔」給各位，這是一篇倫理警世小說。浪子神探史洛夫在本故事裡大展魔術手，剛柔並重，巧破奇案，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25年
第5期
（總號 124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獵刀奇俠故事集／

龍乘風·文
可飛·圖

馬王羣英會

秋高氣爽，是一個萬里無雲的上午。

虎牙牽着一匹雄駿的白馬，緩緩地穿過了出馬徑，來到了大馬場。

虎牙是一個臉孔稚嫩，身材却結實高大的少年，他姓張，但「張虎牙」這個名字，未免是太兇巴巴了一點，所以大家都很少把他的姓氏也叫出來，就叫他虎牙算了。

虎牙不在乎別人怎麽叫他，鎭口外有幾個潑皮兒甚至叫他「張爛牙」，他也不介意。

其實他的牙齒很健康，既整齊又潔白，那幾個潑皮兒暗裏羨慕得很才是眞的。

這裏是蘭州西北二十里外的一個市鎭，而大馬場就在這個市鎭的南方。

孝順的謝家大少爺

這個市鎭本來叫小蘭州，但自從三十年前謝五太爺在這裏興建了一座大馬場之後，這個市鎭的名稱也給改了，就叫馬場鎭。

謝五太爺曾經當過大官，是威震邊疆的一員武將，據說，他最大的本領是帶兵打仗和馴馬。

謝五太爺喜歡馬，尤其是好馬。

你若要討他歡喜，金山銀海、名酒美人都不管用，除非你有一匹好馬。

謝五太爺愛馬，他的兩個兒子也同樣愛馬。

謝家大少爺名清來，今年已五十歲了，他曾經三次娶妻，但結果都全告失敗。

不是婚姻失敗，而是想生兒育女的計劃失敗。

他倒不在乎，他認爲這種事情，一切都是上天註定的，要勉強也勉強不來。

謝五太爺却是不怎麽高興，雖然他沒說出來，但明眼人却不難看出，這個老父親抱孫心切，由於謝清來的妻妾全都一無所出，所以對長子的態度越來越是冷淡。

其實謝清來喜歡的女人，只有一個，那是他的第一個妻子莊萍。

他娶了莊萍，十年之後膝下猶虛，但他還是沒有另娶之意。

可是，謝五太爺却急得連鬍子也揑斷了幾百根，也不管兒媳高興不高興，一定要謝清來娶個「福相十足」的女人回來。

謝清來雖然心中一點也不情願，但却不能不娶。

那時候，他不娶就是不孝。

過了兩年，兩個妻妾都是依然故我，那個「福相十足」的妾侍雖然越看越有福氣，肚皮漸漸發脹，但却不是因爲有了孩子，而是因爲在謝家大享清福，所以給養胖了。

謝五太爺越看越不是味兒，又再逼謝清來娶第二個妾侍。

這一次，謝五太爺居然爲兒子找了一個寡婦回來，這寡婦已三十歲，但却曾經生下了六兒兩女，據媒婆說：「這一次謝五太爺可以放心，老婆子保證，兩年之內，你老人家就可以添孫子啦。」

謝五太爺大喜，也不計較這是個寡婦，下令兒子一定要再娶一次。

謝清來不愧是個孝順的兒子，雖然那婦人容貌平平，甚至可以說是頗爲難看，跟莊萍相比，簡直判若雲泥，但他還是沒有忤逆父親的意旨，把這寡婦娶了過門。

一年過去了，這個曾經生下六兒兩女的婦人，還是沒有甚麽變化。

謝五太爺急了起來，派人去找媒婆，媒婆笑着說：「這門子事你老人家不必着急，老婆子算過了，不出三個月，就有喜訊傳來。」

謝五太爺將信將疑，只好耐着性子靜心等候下去。

過了兩個多月，他忽然聽到一個消息，那個叫三娘的三媳婦有喜了。

他大是高興，立刻把三娘叫喚到自己的面前仔細一看，果然是夢熊有兆，肚皮腫脹起來了。

從這時候開始，謝五太爺對謝清來的態度就完全改變過來，每次看見他，都是和顏悅色，嘘寒問暖，他看來已不像個嚴父，而是像個慈母。

但謝清來却是有如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得。

他已差不多八個月沒有接觸過三娘了，但却忽然傳出喜訊，說三娘有了三個月身孕！

這是怎麽一回事？謝清來就算是個呆子，也不難想像出來。

但他也沒有揭破這樁醜事，只是暗中警誡三娘，要她自己也保守着這個見不得人的秘密。

若是換上別人，最少也得追查奸夫是甚麽人，甚至把那奸夫殺了滅口，免留後患。

但謝清來却沒有理會誰是奸夫，只求事情平安渡過就算。

像他這樣氣量恢宏的人，實在世間罕見，他也並不是祈求有個兒女來博取父親的歡心，只是不想父親太失望而已。

謝清來沒錯，但三娘却是錯了一次之後，又再犯了另一次更不可饒恕的錯誤。

原來她的奸夫，是謝家裏的一個從僕，這從僕使她有了身孕，倘若就此「鳴金收兵」，大家保持着這段秘密，照理是不會弄出岔子來的。

可是，這三娘也實在是個要不得的淫婦，在她有了四五個月身孕的時候，居然還不時偷偷摸摸的跟這個僕人互相勾搭。

終於，東窗事發了，而揭破奸情的人，就是謝清來那個「福相十足」的妾侍。

這也難怪她毫不留情，因爲三娘有了身孕之後，在謝家之中，可說是目中無人，而且每次遇上了她，例必冷嘲熱諷一番

，說她嫁了謝清來這麽久，連屁也沒放一個出來。

三娘「恃肚生嬌」，本來在謝家誰都對她奈何不得的，可是，她也沒想到，這個肚子是怎樣鼓脹起來的。

更不智的是：她又再偷人，結果一切都完了。

謝家上上下下的人，直到現在還沒忘記，當謝五太爺親自捉奸在床之際，他面上那種令人毛骨悚然，可怕之極的神情。

他彷彿給人在臉上砍了一刀。

他又驚又怒，甚至可說是陷入完全絕望的境界。

那奸夫看見謝五太爺的時候，整個人蜷縮成一團，他正想說話，謝五太爺已把他整個人揪了起來，那情形就像是一隻給獅子抓住了的小狗。

只聽得「叭」的一聲，謝五太爺已一掌拍在他的臉上。

謝五太爺不但是一位大將軍，也是一位武林高手，他練的掌法是「震山勁」。

他這一掌，乃是怒極而發，聲勢是何等驚人，休說那奸夫只是一個庸碌之輩，就算他練過鐵布衫這種功夫，恐怕也會給謝五太爺這一掌震碎了半邊腦袋。

那奸夫給一掌打死，謝五太爺立時頓足怒叫道：「死得爽快，倒便宜了這隻禽獸。」

三娘赤裸着身子，早嚇得面無人色。

謝五太爺怒氣沖沖，一手叉着她的脖子，道：「妳這賤婦，還有甚麽話說？」

三娘牙關打戰，顫聲道：「這……這才是第一次……但我肚子裏的骨肉……的確……是屬於你們謝……家的……」

她本來就已給謝五太爺叉着脖子，連呼吸都感到異常困難，但這幾句說話，她就算再辛苦也要說出來的。

她的生死存亡，就全靠這一番說話是不是可以打動謝五太爺了。

謝五太爺冷冷一笑，忽然喝道：「叫清來到這裏來。」

謝清來早已在門外，他的面色也是同樣的難看。

謝五太爺一看見了他，就厲聲喝道：「她的說話，你相信嗎？」

謝清來嘆了口氣，道：「爹，這一次她是錯了，但她肚子裏的骨肉，的確是我的孩子。」

謝五太爺笑了，笑得比哭還難聽：「好啊！到了這種時候，你還來騙我這個老頭兒，有人對我說，你已八個月沒進過三娘的房子裏，而現在她却有四五個月的身孕，嘿嘿！你怎麽解釋？」

謝清來的臉色更難看，只好說：「三娘已有了身孕，不管那是誰的孩子，爹就放過他們母子兩條性命罷。」

謝五太爺冷冷一笑：「這個可以。」

「多謝爹……」

「且慢！我有個條件，你若答應，我才放掉這個淫婦。」

「爹請說。」

「你有眼無珠，管教不住妻妾，這雙眼珠子留着也沒甚麽用處了，倒不如把它挖了出來，省得以後一錯再錯。」謝五太爺火氣在頭上，居然連這種說話也講得出來。

謝清來也真是個千依百順的兒子，竟然說了一聲：「好，我挖。」接着便兩指暴伸，猛然向兩眼插下。

剎那間，每一個人都呆住了，連謝五太爹也像是給雷電殛中一般，面色大變。

他雖然橫蠻專暴，但畢竟是謝清來的親生父親，剛才那些說話，只是存心氣一氣兒子的，誰知道謝清來連想也不想，爲了挽救三娘和她腹中的肉塊，居然甘願自戳雙目作爲條件。

謝清來這一下挖目，可不是故作姿態，而是眞的狠下了心腸，決意把自己的一雙眼睛挖了出來。

眼看他立時就要變成一個瞎子，忽然有人大喝：「住手！」喝聲甫起，一隻手已閃電般扣住了謝清來的右腕大脈，這人又立刻怒聲道：「你們都瘋了！」

謝五太爺這才吁了一口氣，心中暗暗讚許着這人。

這人也是他的兒子，那是謝家的二少爺——謝寶樓。

只見謝寶樓脹紅着臉，激動地說：「爲了一對奸夫淫婦，值得我們父子不和，甚至犧牲寶貴的眼睛嗎？這實在是太荒謬了！」

他一面說一面不斷瞪着父親和兄長。

謝清來嘆了口氣，道：「父親大人有命，兒子豈敢不從？」

謝五太爺聽見這種說話，心中又是一陣不悅，但這時他也不敢再胡亂說話了，只好把一口烏氣發洩在三娘的身上。

他在三娘的臉頰上「劈劈啪啪」的打了十幾個耳括子，直把她打得連牙也掉了幾顆，然後才怒聲說：「妳這淫婦，算妳一場造化，老夫饒妳母子一條活路，他奶奶的快滾出一萬八千里，再也不要讓咱們姓謝的人瞧見。」

三娘雖然給打得天旋地轉，但却還是如獲大赦，匆匆離開了謝家，離開這可怕的地方，以後再也沒有回來。

謝五太爺爲了這件極不愉快的事一直快快不樂。

兩個月後，謝寶樓成親了，新娘子是秦州武林大豪「神掌」翁無敵的獨生女兒翁香璇。

這門親事，謝五太爺和翁無敵都極爲贊成，婚宴之日，謝家大排筵席，一切都辦得極講究，雙方都認爲夠體面極了。

翁香璇是武林世家的金枝玉葉，自幼嬌生慣養，但謝寶樓也眞有一手，雖然娶了一個千金小姐，但却治妻有方，無論怎樣去看，他們都是珠聯璧合，登對之極。

但最令到謝五太爺高興的，却是翁香璇入門剛滿兩年，就已爲謝家添增了一個女嬰。

在謝五太爺心目中，男嬰當然比女嬰好，但女嬰却又比「生不出來」好上千萬倍了。

這個謝家的小千金，由謝五太爺親自命名，他想了三天，才給孫女兒改了一個名字，叫謝有男。

這名字意思何在，大家一聽就懂，翁香璇不笨更是不會不明白家翁的心意。

等到謝有男開始牙牙學語的時候，喜訊又再傳來，二少奶又有喜了。

謝五太爺立刻求神庇祐，這一次無論

怎樣，一定要生個男的出來！

經過十家懷胎，二少奶臨盆了，謝五太爺很着急，他背負着雙手，在大廳裏團團亂轉，口中不時唸唸有辭。

他的心情，就像是一個在賭桌上押掉了整副家財的賭徒。

賭徒押大或小，他押的是男或女。

他當然是押男的一方。

終於，揭盅了。

「恭喜五老太爺，二少奶爲你老人家生下一個男孫了。」

謝五太爺聽見這消息後，立刻振臂狂笑：「善有善報，善有善報！老夫終於有男孫，謝家終於有後了。」

他把男孫命名爲「有弟」，意思如何，大家也是一聽就懂。

但翁香璇却似乎是「到此爲止」，雖兒子被祖父命名爲「有弟」，但過了許多年之後，却還是「弟不出來」。

縱然如此，謝五太爺也已很滿意了，他再也沒有叫謝寶樓娶妾，只是不時向他大加鼓勵，鼓勵他「努力一點」云云。

歲月不斷消逝，謝有男現在已十八歲，她長得亭亭玉立，標緻可人，她母親已經是個美人胚子，而她更是青出於藍，簡直是漂亮得無以復加。

謝有弟也已十六歲，他幼承庭訓，朝夕修文習武，相當用功，人人都認爲，他是越來越出衆了。

但這時候，謝清來却是個寂寞的人。

那個「福相十足」的妾侍，早就跟着一個小白臉私奔了，謝清來倒是絕不在乎的，甚至反而認爲這是一樁好事。

除了莊萍，他根本對任何女人都不會產生愛情。

可是，莊萍雖然是「賢妻」，却不是個「良母」。

她若有兒女，必然會是「良母」，只可惜她婚後二十餘年，還是一無所出。

毛病在哪裏？

莊萍不知道，但她從來沒有埋怨過丈夫一言半語。

她愛自己的丈夫，也很尊敬自己的丈夫。

生兒育女這種事情，也許冥冥中早有主宰，既然上天不賜予他們嬰兒，他們也就只好認命了。

莊萍認命，無論是誰要讓她受委屈，她都只會認命，而不會反抗和埋怨。

她默默地渡過了平凡，甚至是灰黯的一生。

但她却已感到很滿足。

雖然她曾經有太多不如意的遭遇，但却已擁有着一個熱愛自己，也忠於自己的丈夫。

雖然謝清來在一生之中，曾經擁有過另外兩個女人，但莊萍沒有吃過一點一滴的酸醋。

她並非故作大方，而是因爲太瞭解丈夫，也太瞭解家翁給予丈夫的巨大壓力。

她不担心丈夫會給別的女人搶走，反而担心丈夫不肯跟別的女人在一起。

她希望丈夫總有一天，能够抱着一個屬於他自己的孩子。

可是，她失望了，謝清來彷彿完全沒有生育孩子的能力。

她經常做着同樣的一個夢。

——她夢見自己的肚子高高隆起，經過痛苦的生育過程，孩子出生了，丈夫抱着小乖乖；世間上的一切都是那麽完美。

可是，這情景只能出現在夢裏，每當南柯夢醒，孩子就不見了，在她枕邊，只有越來越消瘦、越來越憔悴的丈夫。

她只能默默地流淚，却從來沒有埋怨過任何人。

她眞是個極賢淑的好妻子。

可是，有一天她忽然病了，初時，那並不像是甚麽嚴重的病症，但到了第二天，她狂吐狂瀉，不到下午就已不省人事，終於返魂無術，死在丈夫的懷抱裏。

他痛不欲生。

他在謝家，本來就已經沒有甚麽地位可言，他沒有權力，沒有兒女，也沒有任何長遠的計劃。

他只希望跟莊萍在一起，活到老，活到人生的盡頭。

可是，莊萍的人生盡頭，却是來得太早了，上蒼對她爲甚麽總是這樣殘酷？

最後，他跳進一口井裏。

井水清香凜冽，很解渴。但他跳進井裏並不是想喝水，而是想死。

但想死也不容易，當他快要失掉知覺的時候，忽然有根繩子從井口抛了下來。

謝清來沒有去抓住這根繩子，因爲他不想活。

但却有個身形矮小的人，奮不顧身地跳了下來，要救他脫離險境。

可是，當這人跳進井裏後，他也亂成了一團，不但救不了謝清來，反而一直沉進井底裏。

謝清來大吃一驚，心中暗叫：「不能死！不能死！」

他的意思是：救自己的人絕不能死。

他畢竟是個練武的人，雖然這一口井本來已快要結束他的性命，但爲了要救人，一股強烈的求生意念陡然冒起，也幸虧上面早已有根繩子垂了下來，他立刻抓着繩子末端，另一隻手挾起井底那人，很快就沿着繩子爬了上去。

那一口井並不在謝家，而是在馬場鎭外一間破屋子的背後。

那屋子又破又殘，謝清來以爲這裏早已無人居住，所以才往這口井裏一跳。

但他看錯了，這破屋子不是沒有人居住，而是住在這裏的一個人，他經常都在外面流浪，一直到疲倦了才再回來。

這一天，謝清來才往井裏一跳，這破屋子的主人恰巧就回來了。

爲了救命，這破屋子的主人奮不顧身，他先抛繩子，接着連自己也跳進井裏。

可是，他居然是個完全不諳水性的人，這麽一來，反而要勞煩投井的人救他上去，着實可算是一件稀奇古怪的事。

但令到謝清來更感到意外的，是這人的年紀，居然只有十一二歲！

他還是個小孩子！

謝清來很感激他，那並不是因爲這孩子救了自己的性命，而是感激他這種奮不顧身的勇敢行徑。

「小兄弟，你叫甚麽名字？」謝清來喘着氣問這孩子。

「張虎牙。」小孩也喘息着：「我是

個流浪者。」

「流浪者？」謝清來笑起來，「是誰教你這樣說的？」

「我的師父。」虎牙說。

「你的師父？他是武林中人？」

「武林中人？甚麽叫武林中人？」虎牙一怔。

謝清來也是爲之一呆，他是武林世家子弟，這四個字可說是自出娘胎便耳熟能詳，在他心目中，每一個人人都應該明白武林中人是一個怎樣的名詞，張虎牙却居然完全不懂。

這也難怪，那時候張虎牙才只有十一歲，還只是一個很小的孩子。

謝清來苦笑一下，半晌才解釋道：「武林，是一個很廣泛的名詞，它的意思大概是……」

「大概是甚麽？」虎牙興緻勃勃的追問。

謝清來皺了皺眉，要解釋「武林」這兩個字，似乎是最簡單不過的，但是一時之間，他却不知應該用甚麽字句來加以形容。

他想了想，只好說：「武林中人，就是練武功的人。」

虎牙「噢」的一聲，說道：「原來如此。」

謝清來瞧着他，問道：「難道你的師父沒有教你練武功嗎？」

虎牙搖搖頭，道：「沒有。」

謝清來奇道：「他是那一門派的？」

虎牙道：「修竹派。」

「修竹派？」謝清來又是一呆，不斷地思索着，但他想來想去，還是想不出江湖上幾時出現過這麽一個門派。

他想了好一會，又問虎牙：「你師父練的是甚麽功夫？」

虎牙道：「補蓆功夫？」

「補蓆功夫？」謝清來更是呆住了。

只聽得虎牙又說：「師父說過，他是靠修補竹蓆的爲生的人，所以就叫做修竹派。」

謝清來不由啞然失笑，道：「原來你師父不會武功。」

虎牙忽然神情黯然起來，嘆道：「他若懂武功，也就不會給惡人打死了。」

謝清來道：「是誰打死了你師父？」

虎牙道：「他叫周天豹，個子很高大，氣力也很厲害，沒有人能打得過他。」

謝清來笑了笑：「你認爲他眞的那麽厲害？」

虎牙道：「人人都這麽說，誰也不敢招惹他。」

謝清來道：「他住在哪裏？」

虎牙道：「昌隆鎮。」

謝清來道：「從這裏到昌隆鎮，不算太遠。」

虎牙道：「那也不算近了，最少要走兩天路才能到達。」

謝清來道：「那是你的脚程，換上是我，三個時辰也嫌太多了。」

虎牙吃了一驚：「這怎麽可能？你又不是一匹馬？」

謝清來笑了笑：「你不相信？」

虎牙道：「師父曾經說過，不是自己親眼見過的事情，最多只能相信一點點，否則就會上了別人的當。」

謝清來撫摸着他濕透了的頭髮，笑道：「你很聽師父的說話？」

虎牙點點頭，說：「當然聽他老人家的說話，若不是師父，我早已給豺狼吃掉了。」

謝清來奇道：「你怎會險些葬身於狼腹之中？」

虎牙搖了搖頭，說道：「我可不知道，那時候我才只有兩歲，師父把我從一座森林裏救了出來，他說，我在森林裏迷了路，而且天色又快將黑齊了，眞是危險得很。」

謝清來道：「你爹娘呢？」

虎牙的眼睛一紅，說：「都給強盜殺了。」

謝清來吸了一口氣，把他抱在懷中：「孩子，不要悲傷，我看得出，你是一個堅強的人。」

虎牙用力地點點頭，雖然他眼睛紅了，但却沒有流淚，他說：「師父也是這麽對我說，可是，我現在沒有師父了，修竹派就只剩下了我一個人。」

謝清來搖搖頭：「不，修竹派不會只剩下你一個人，它會熱鬧起來的。」

虎牙苦笑了一聲：「誰會願意過着我這種清苦的生活？」

謝清來道：「我願意，你教我修竹派的補蓆功夫好不好？」

虎牙抬起臉，訝然道：「你眞的想學嗎？」

謝清來道：「當然是眞的，就只怕你不肯教我這個老糊塗。」

虎牙忙道：「不，你不是個老糊塗，而是一個傷心人。」

謝清來一怔，道：「你怎麽說我是個傷心人？」

虎牙道：「你若不是有傷心事，也不會摸到我這破屋子來投井自殺。」

謝清來長長的吸了口氣，雙手雖然顫抖着，但却抱得虎牙更緊：「你很懂事，也很勇敢，若不是你跳進井裏，我現在就再也不會傷心了。」

虎牙道：「爲甚麽不會傷心？」

謝清來笑了笑，道：「一個已經給井水淹死了的人，又怎會再有傷心？」

虎牙一楞，道：「你是在怪我多管閒事嗎？」

「不！我不是怪你，而是感激你。」

謝清來緩緩的說道：「雖然我現在還有傷心事，但認識了你，却又是十分高興。」

虎牙道：「那麽，你現在到底是傷心多一些，還是高興多一點？」

謝清來苦笑了一下，道：「我也不知道。」

虎牙道：「你又不是小孩子，爲甚麽連自己傷心還是高興也弄不清楚？」

謝清來道：「所以我說自己是個老糊塗。」

虎牙道：「做人糊塗並不一定是壞事，太精明仔細往往反而會活得更痛苦。」

謝清來又是一怔，半晌才道：「這又是你師父教你說的？」

虎牙這次却搖搖頭，說：「師父從來沒有這麽說過，是我自己認爲這樣的。」

謝清來目露讚賞之色，忽然問他：「

你想不想練武功？」

虎牙立刻點點頭：「當然想。」

謝清來道：「我教你好不好？」

虎牙面露奇怪之色：「你懂武功？」

謝清來笑了笑，道：「不多不少，總有三幾手還算勉強可以的武藝。」

虎牙道：「能打得過周天豹嗎？」

謝清來道：「大概不成問題，我們現在就去試試看。」

虎牙吃了一驚：「這怎麽可以？沒有人能打得過周天豹的。」

謝清來笑說：「若打不過，我們就逃跑！」

虎牙也笑了起來：「你眞的跑得很快嗎？」

謝清來把他揹在背上，笑道：「你抱緊我，我們馬上就去找周天豹算帳！」

虎牙正想說話，謝清來已展開大步，瞬息之間，已揹着他遠遠離開了馬場鎮。

虎牙就像是掉進了不可思議的夢境裏，他從來沒有嘗試過騎馬的滋味，現在，他騎着的不是馬，而是一個人，但謝清來那種勢疾如電的奔馳速度，却使他有着騎馬的感覺。

這眞是太奇妙了。他從來沒有想過，人類居然可以發揮出這種驚人的速度。

從那一刻開始，他已對謝清來産生了極大的信心，也有極大的好感。

這一老一少，本來都是失意落泊的人，但經過這一次「投井」後，他們互相之間，已建立了不可分割的情誼。

那個在昌隆鎮横行霸道的周天豹，自然遠遠不是謝清來的敵手。

謝清來把他重重教訓一頓，然後才帶着虎牙重回馬場鎮。

他向大家宣佈，他已收了張虎牙爲弟子。沒有人反對，謝五太爺也不再管這個失意兒子的事。

就是這樣，謝清來教虎牙武功，虎牙却在閒時教謝清來怎樣修補竹蓆。

除了武功之外，謝清來當然也教虎牙怎樣騎馬、相馬、養馬、捉馬和馴馬。

謝家對馬兒的學問，確有一手功夫，在謝家大馬槽裏，經常都飼養着數十匹好馬，而具備這種條件的馬場，在方圓千里之內，似乎就只有鐵鞍山莊才能與它相提並論。

十年一度的馬王大賽

鐵鞍山莊莊主卓騰飛，是著名的「馬王」，他有三座大馬槽，養馬近百匹，在十年前秦州舉辦的武林馬王大賽，力挫羣雄的一匹銀鬃駿馬「銀袍將軍」，就是卓騰飛的名駒。

秦州馬王大賽，每隔十年才舉辦一次，直至上一屆，才是第四屆舉行。

第一屆掄元的名駒，是主辦者「神掌」翁無敵的黑馬「炭中火」。

第二屆冠軍馬，則是小蘭州大馬場的灰馬，這匹馬的名字比「炭中火」更古怪，叫「下大雨」。

到了第三屆，就是「馬王」卓騰飛的「銀袍將軍」奪得殊榮，而且是以大勝對手的姿態下贏出來的。

那一場武林馬王大賽，不少武林人都輸了大錢。

在那種熱鬧非凡的場合裏，賭博自然是免不了的，當時，大家都一致公認，最有機會奪標的馬兒，就是小蘭州謝五太爺那匹四蹄踏雪快馬「閃電箭」！

「銀袍將軍」雖然也是一匹好馬，但大家認爲，牠是比不上「閃電箭」的。

可是，「閃電箭」落敗了，牠不但輸給「銀袍將軍」，而且連涼州的「小秀才」和西邊城的「公爵之子」也跑不過，只能以第四名的惡劣姿態跑過終點。

許多人輸了錢，散場後咒駡之聲不絕於耳。當然，有人敗北，也就一定有人大有斬獲，那些押注在「銀袍將軍」身上的人，自然個個笑逐顏開，更有不少人歌功頌德，在卓騰飛的面前讚不絕口，而卓飛騰被武林中人譽爲「馬王」，也就是從那一天開始的。

那一次，卓騰飛是人也威風，馬也光采，他平時本來就已傲氣凌人，那一天更是氣燄高張，大有目無餘子，唯我獨尊之概。

賽後，也有不少人議論紛紛，各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見解。

有人說：「『閃電箭』比『銀袍將軍』老了三歲，所以吃虧。」

有人說：「『銀袍將軍』本來就比『閃電箭』優勝，卓莊主故意掩藏牠的實力，養精蓄銳在這場重要的比賽才出擊，所以一擊即中，大敗對手！」

甚至有人說：「小蘭州大馬場這次輸馬，其實是早有預謀的，謝家不要贏馬，但却要贏銀子！」

有人問何故，此人乃答曰：「謝家早已暗中派人在秦州馬場，押注賭『銀袍將軍』獲勝，所以謝五太爺雖然輸馬，其實却已大有斬獲！」

總而言之，「閃電箭」在秦州吃了敗仗後，大家就傳說紛紜，直把謝五太爺氣得差點沒有吐血！

只有極少人知道謝家輸掉這場比賽的眞正原因。

眞正的原因是——在比賽前的一個月，謝家發生了一件令人震驚的醜事，謝五太爺以爲謝清來的妾侍三娘有喜，謝家後繼有人了，誰知道最後却揭發出一段奸情：三娘腹中肉塊，根本就不是屬於謝清來的。

這一宗突如其來驚人的變故，使謝家上上下下都籠罩着一層可怕的陰影，謝五太爺雖然嗜馬，但那時候却也無心理會那匹「閃電箭」了。

謝家父子三人，以謝五太爺和謝清來對馬兒最有研究，謝寶樓雖然對馬兒也有濃厚的興趣，但對於如何令到馬兒進入巔峯狀態的功夫，却是遠遠不如父兄兩人。

而在那段時期裏，謝五太爺固然無心打理馬匹，謝清來也是神情蕭索，絕少踏足馬槽之內。

他們並不是不知道秦州大賽馬已逼近眉睫，但却眞的無法提起勁兒來料理「閃電箭」。

這個責任，就只好落在謝寶樓身上。

本來，以謝寶樓的功夫，倘若全心全意訓練「閃電箭」，那也未嘗沒有爭勝的機會，就算眞的敗落，也決不致於遠遠墮

後，連「小秀才」和「公爵之子」也跑不過，僅能名列第四趟過終點。

甚至跑第五的那匹馬，本來也可以越過「閃電箭」的。

那匹馬的主人，正是武林馬王大賽的主辦者翁無敵，牠是一匹黑馬，名字叫「炭中銀」。

「炭中銀」的曾祖父，正是第一屆武林馬王大賽的冠軍馬「炭中火」！

「炭中火」能在快馬林立之中奪得第一屆武林馬王寶座，絕非偶然，牠本身是一匹好馬，當時又正值盛年，而且狀態勇銳，甚至策騎者也是秦州境內的第一流高手，在種種條件配合之下，牠能夠順利掄元，那是意料中事。

十年後，「炭中火」之子「炭中雲」在武林馬王大賽中也有相當不錯的表現，僅以兩丈之差敗在謝五太爺的名駒「下大雨」蹄下。

到了第三屆武林馬王大賽，翁無敵以「炭中雲」的孫子「炭中銀」參加角逐，那時候「炭中銀」才兩歲多些，馬齡十分稚嫩，但却已有千里追風寶馬般的型格。

在大賽前夕，翁無敵曾與負責策騎「炭中銀」的騎者研討大勢，兩人都認為「炭中銀」馬齡雖嫩，狀態却已勇銳十足，牠是馬王後裔，速度極快，大可有機會再為翁家問鼎武林馬王冠軍的寶座。

當然，「炭中銀」也不是全無對手的，最少，小蘭州謝家的「閃電箭」，實力就絕對不容低估，而一般武林中人也認為，第三屆武林馬王大賽，幾乎已成為謝家囊中之物。

此外，「小秀才」，「公爵之子」和鐵鞍山莊的名駒「銀袍將軍」，也將會成為「炭中銀」的勁敵。

當時，策騎「炭中銀」的騎者對翁無敵說：「小人一定全力以赴，務求擊敗所有對手！」

翁無敵却搖搖頭，沉聲說：「萬萬不可！」

騎者大惑不解，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翁無敵接着說：「這場馬王大賽，『炭中銀』最多也只能跑第二，絕不能跑個第一出來，總之，這場比賽，你只要跟着『閃電箭』就行了。」

「萬一牠遙遙墮後那又怎樣？」

「比牠更後一點點。」翁無敵笑了笑，拍着騎者的肩膊，說：「別忘記，謝五太爺很快就會成為老夫的姻親了，我們的馬若贏了出來，謝五太爺就難免面上無光了。」

騎者這才恍然大悟。

翁無敵又嘆了口氣：「老夫已年逾半百了，本來誰也不必賣帳，只是，香璇還年輕，她下個月就要嫁入謝家了，咱們又怎能折煞了謝五太爺在馬場上的威風？」

騎者聞言，不由感動起來。

父母對兒女之心，無微不至，這說話眞是半點不假。

就是這樣，「炭中銀」一直都跟着「閃電箭」驥尾囘來，賽後，騎者秘密地對翁無敵說：「小人若全力施為，非但可大勝『閃電箭』，甚至連『銀袍將軍』也未必可以奪標而囘！」

翁無敵一笑置之，親自斟了一杯酒給騎者：「你幹得好，咱們雖然跑第五囘來，也不妨祝賀祝賀！」

騎者不虞有詐，把酒一仰而盡，但從此之後，這人就在世間上永遠消失了。

江湖多險詐，這句說話也同樣半點不假。

十年後，又是第四屆武林馬王大賽，這一次爭持相當激烈，但獲得勝利的却是來自西域的名駒「泰克王子」。

「泰克王子」的主人，是大漠飛駝族族長葛巴沙，而策騎「泰克王子」掄元的騎士，則是葛巴沙的兒子阿育。

那一次，阿育策騎「泰克王子」獲勝，不能不說是有點運氣，當終點已然在望之際，「泰克王子」仍然只是位列第三，前面領先的兩匹馬，分別是謝五太爺的「狂雲」和鐵鞍山莊卓騰飛的「鐵壯士」，只要三匹馬的去勢保持不變，「泰克王子」第三名跑過終點乃是毫無疑問的事。

但就在距離終點還只有七八十丈左右之際，「狂雲」突然給「鐵壯士」斜斜地挨了過來，兩匹領前的快馬居然相碰在一起。

這一碰之力可不小，兩馬上的騎者都被逼把馬兒勒慢一點，以免釀成更大的災禍。

就是這麼一慢，「泰克王子」立時有機可乘，有如箭矢般飛射上來，瞬即超越前面兩駒，倖勝此仗！

賽後，沒有人怪責策騎「鐵壯士」的騎士，因為每個人都可以看見，他已盡力使「鐵壯士」不再接近「狂雲」，但「鐵壯士」還是挨了過去，那是馬性如此，可怪不得馬鞍上的人。

而「鐵壯士」的騎者也絕對沒有理由故意讓自己的馬兒撞向「狂雲」，因為若不是這麼一撞，「鐵壯士」很可能就是這一屆武林馬王大賽的冠軍馬！

直到現在，人們還是為「鐵壯士」和「狂雲」的落第而感到惋惜。

現在，距離第四屆武林馬王大賽又十年了，第五屆大賽已逼近眉睫，各地方上有資格參加角逐的名駒，都積極地準備應付這一場萬人矚目的重要比賽。

這是十年才得一見的機會，誰也不想錯失良機。

而這一屆，更是盛況空前，參賽的馬匹總共超過二十四，還有，大賽的地點，也不再在秦州，而是移師到馬場鎮謝家大馬場上舉行！

第五屆武林馬王大賽的主辦者，也不再是「神掌」翁無敵，而是謝五太爺！

把主辦權讓給謝五太爺，是翁無敵自動提出的，他說自己已主辦了四屆，這一屆無論如何，也要讓謝五太爺「頭疼頭疼」了。

謝五太爺早已想把武林馬王大賽搬到自己的大馬場上進行，翁無敵自願把主辦權讓給他，那是正中下懷，連高興也來不及的事情，他又怎會覺得「頭疼」？

馬王大賽是每隔十年的九月初五才舉行一次的，相隔的日子雖然極遠，絕對沒有一匹馬兒可以連續參加兩屆的比賽，但人們對於上幾屆的比賽，直到如今還是恍如歷歷在目，沒有忘懷。

當然，也有不少沒有看過武林馬王大賽的人，他們雖然聽過有關於大賽的盛況，但由於年紀太輕，或者是路途太遠趕不及前往欣賞，這些人也無時無刻不想一睹馬王大賽到底是怎樣的。

現在，第五屆武林馬王大賽，很快就要在小蘭州的大馬場舉行了，人潮開始不斷從四方八面湧來，小蘭州大大小小的客棧，早就已經住滿了人。

這一屆大賽冠軍寶座將會落在何方神聖的手上？

這當然是各有各的看法。

但謝家的馬兒備受重視，那已經是無可懷疑的事情。

這一天，是九月初二，距離大賽的日期還有三天。

參加比賽的馬兒，總共是二十一匹，而最後一匹報名的，就是張虎牙的白馬——「白潔兒」。

「白潔兒」是一匹怎樣的馬？

知道的人絕不多，甚至是謝五太爺也不大清楚。

在謝五太爺的馬槽裏，有數十匹千里良駒，早在兩年前，他就已密切注視每一匹馬兒的健康情況，直到半年前，他終於親自挑選出六匹神駿異常的好馬，準備刻意加以訓練，然後再挑選一匹最出色的來參加馬王大賽。

到了八月中旬，謝五太爺決定用一匹棗紅駿馬「金赤兔」來參加馬王大賽。

謝五太爺相馬的眼光，是誰也不必懷疑的。

「金赤兔」脚程極快，而且韌力十足，謝五太爺名下良駒雖多，但却還是以這匹「金赤兔」最為出色，他這個決定，是一點也沒有錯的。

他現在要考慮的，就是派誰去策騎這匹參加武林馬王大賽的「金赤兔」。

他可以考慮的只有兩個人，那是謝有男和謝有弟。

謝有弟勤懇好學，文武兼修，對於騎術，他是很有一手功夫的。

但他却畢竟吃虧在年紀輕輕，經驗方面是及不上姐姐的。

謝五太爺終於決定，派謝有男策騎「金赤兔」，為謝家奪魁立功，重振昔年「下大雨」那一役的雄風。

這個決定，是絕對沒有人反對的，而且，這也似乎是唯一的選擇。

但就在九月初二這一天上午，謝有男來見祖父。

她說：「能不能換上別人騎這匹『金赤兔』？」

謝五太爺「呵呵」一笑，把正在和他搥骨的瞎子按摩師叫了出去，然後才眯着眼睛對謝有男說：「乖孫女兒，爺爺知道妳凡事都願意遷就有弟，但妳可知道，這一場武林馬王大賽有多重要？」

謝有男微微點頭，道：「孫女兒就是知道這場比賽太重要，所以才不敢冒這個險。」

謝五太爺又是一陣狂笑，道：「在這種熱鬧而隆重的場合裏，就算是經驗老到的騎術高手，也會有患得患失，戰戰兢兢的感覺，又何況是妳這個黃毛丫頭！」

「嗄！爺爺笑孫女兒是黃毛丫頭！我不來啦！」謝有男忽然大發嬌嗔，兩邊腮兒高高鼓了起來。

謝五太爺忙道：「別發脾氣，爺爺不說！爺爺不說！」

謝有男立時道：「爺爺，我還要你答應我一件事。」

謝五太爺目中閃過了一絲溺愛的笑意，緩緩地笑道：「讓爺爺猜一猜怎樣？」

謝有男道：「好，你猜猜看。」

謝五太爺想了想，才笑道：「妳是不是想獲得獎賞？」

「獎賞？甚麼獎賞？」謝有男反而一怔。

謝五太爺微微一笑，道：「這一場馬王大賽，妳若贏了出來，爺爺就把『金赤兔』送了給妳！」

謝有男却搖搖頭。

謝五太爺一怔。

「妳不喜歡『金赤兔』？」

「不，我很喜歡牠，」謝有男嬌憨地一笑：「孫女兒若是一匹雄馬，我甚至願意做牠的妻子。」

謝五太爺聽得一呆，但隨即大笑了起來：「說得好！說得有意思，眞不愧是大馬場的兒女，既然妳這樣喜歡『金赤兔』，那麽爺爺答應妳，無論妳能否贏出冠軍，這匹千里良駒以後就是屬於妳的了。」

謝有男却還是不斷的搖頭。

謝五太爺怔了怔：「怎麽啦，妳不高興了？」

謝有男道：「不是不高興，而是『金赤兔』這一次是應該贏取冠軍的。」

謝五太爺立刻點點頭，道：「對！妳是應該有信心為謝家大馬場增光的。」

謝有男却說：「我沒有信心，也不想策騎『金赤兔』出賽。」

謝五太爺眉頭立時大皺起來。

他長長的嘆了口氣，良久才說：「本來，爺爺也曾經考慮過有弟的，但他現在還太年輕，面對那樣盛大的場面，爺爺和妳爹都恐怕他應付不來，所以才決定由妳上陣的。」

謝有男道：「孫女兒也知道，有弟也和我一樣，同樣難負重任。」

謝五太爺道：「在目前的階段來說，妳總比有弟強勝一籌，所以，妳不應該推辭。」

謝有男吸了口氣，道：「但孫女兒也不是想把這責任交給有弟，我不行，他也同樣不行，所以，我們應該選擇謝家裏騎術最高明的策騎者，來參加這次武林馬王大賽。」

謝五太爺微笑道：「妳是說妳爹？」

謝有男正想說話，謝五太爺又已搖頭笑道：「妳爹已快六十歲了，他雖然還可以騎快馬，甚至很有可能讓『金赤兔』掄元奏凱，可是，一個年將花甲的老頭兒，騎在一匹馬兒上和一大羣年青力壯的小伙子爭強鬥勝，那可不像話兒得很，而且，妳爹更是這次馬王大賽中五位仲裁之一，他怎麽可以策騎『金赤兔』參加比賽？」

謝有男道：「孫女兒心目中最適當的騎者，也不是爹爹。」

謝五太爺開始有點詫愕了：「妳到底想讓誰來參加馬王大賽？」

謝有男揚了揚眉，道：「張師哥。」

謝五太爺聽見了這三個字，面色陡地一沉：「甚麽？妳是說虎牙？」

「嗯，正是虎牙師哥，」謝有男望着爺爺那張巳轉為嚴肅的臉，却毫不畏怯地接着說道：「虎牙師哥的年紀比我大，又是男子漢，他代表我們參加武林馬王大賽，那是最適當的！」

謝五太爺立時搖頭，冷冷道：「我不同意。」

謝有男仍不氣餒，道：「除了他年紀較大，又是個男子漢之外，還有兩點是很重要的，第一：他的騎技比我好，第二：他曾經騎過『金赤兔』，他很喜歡這匹馬，而馬兒也和他很合得來，孫女兒保證，他策騎『金赤兔』出賽，成功的機會一定大得多。」

謝五太爺的兩條白眉巳打了結，他冷冷一笑，忽然道：「他好大的胆子，竟然敢騎在『金赤兔』的馬鞍上！」

謝有男的俏臉也一陣發白了，她跺了跺脚，大聲說：「是我叫他試一試『金赤兔』的，難道也要怪罪了？」

謝五太爺怔了怔，望着孫女兒半晌，才嘆了口氣說道：「既然是妳叫他試一試『金赤兔』，爺爺當然不會追究，但用他策騎『金赤兔』出賽的事，以後再也休要提起！」

謝有男的臉色發白，道：「爺爺，這是甚麽道理？」

謝五太爺冷冷道：「這是我們謝家的賽馬，他却不姓謝，而是姓張！」

謝有男道：「但他是大伯父的弟子啊！為甚麽沒有資格為謝家大馬場參加馬王大賽？」

謝五太爺的態度却是更決絕：「爺爺說不可以就不可以，妳休要多說！」

謝有男扁着小嘴，說：「爺爺，你太蠻不講理了！」

謝五太爺臉色一變，但看見孫女兒這副表情，却是發作不出來，只好長長的嘆了口氣，柔聲說道：「乖孫女兒，這種事，該由大人來決定，妳年紀還細小，不知道世途險惡。」

謝有男說道：「賽馬又和世途險惡有甚麽相干？難道爺爺說虎牙師哥是個壞人嗎？」

謝五太爺皺了皺眉，道：「他是血氣方剛的小伙子，自然喜歡出鋒頭，爭強好勝，是不是他求妳把這機會讓給他的？」

「爺爺！」謝有男尖叫起來：「你把他看得太差勁了，孫女兒發誓，這只是我自己的主張，跟誰都沒有半點關係！」

謝五太爺「唔」的一聲：「算了，爺爺不再想到岔路上去便是，妳現在再也不要胡思亂想，好好訓練『金赤兔』，還有三天，妳就要在成千上萬的人羣中大顯身手。」

謝有男叫了一聲：「爺爺——」

但她還沒有說下去，謝五太爺巳揮了揮手，說：「妳要聽爺爺的話，唉，妳可知道，爺爺今年多大了？」

謝有男陡地一呆：「爺爺，這是甚麽意思？」

謝五太爺咳嗽兩聲，嘆道：「爺爺老了，巳九十三歲啦。」

謝有男立刻道：「爺爺老當益壯，一定長命百歲——」說到這裏，又立刻連忙改口：「不是一百歲，而是兩百歲。」

「哈哈……」謝五太爺笑了笑，又嘆了一聲：「妳不要逗爺爺啦，人生自古誰無死，就算是眞的活到兩百歲又有甚麽用？乖孫女兒，這一次，妳一定要依爺爺的說話去幹，武林馬王大賽，是每隔十年才舉辦一次的盛會，現在是第五屆，對妳們姐弟來說，這才是開始的一屆，但對爺爺嘛，恐怕巳是最後一屆了……」

「不！爺爺，你還可以再看第六屆，第七第八屆馬王大賽的！」謝有男的眼睛巳紅了起來。

「唉，妳巳十八歲啦，還是那麽孩子脾氣。」謝五太爺看着自己的小孫女，臉上的表情又憐又愛。

謝有男又在嚷着叫道：「爺爺，妳要答應我嘛！」

「答應甚麽？」

「答應我一直看下去，每一屆武林馬王大賽，你都要陪着我們一起。」

謝五太爺高興地笑了起來，道：「好，我答應妳，但這一次，妳也不能不依爺爺的說話，一定要把『金赤兔』的潛力發揮得淋漓盡緻，把鐵鞍山莊的氣燄挫掉下來！」

謝有男猶豫了半晌，知道就算再跟爺爺拗下去也是沒有結果的了，而且，爺爺也巳說得很明白，他今年巳九十多歲，又還可以看多少屆馬王大賽？

想到這一點，她也不敢再忤逆爺爺的意思了。

「爺爺，我依你的，一定盡力而為！」她用堅決的語氣回答謝五太爺。

謝五太爺高興極了，又道：「其實，爺爺剛才不答應妳的要求，是還有另外一個原因的。」

謝有男忙道：「快說給我知道嘛！」

謝五太爺笑了笑，道：「在兩天之前，妳的伯父對爺爺說，他想讓虎牙參加武林馬王大賽。」

謝有男一呆：「是眞的？」

謝五太爺說道：「爺爺幾曾騙過妳來着？」

謝有男嘆了口氣：「但那又有什麽用處，你是一定不答應的了。」

謝五太爺眉毛一揚：「誰說爺爺不答應？」

謝有男大感意外，道：「你答應了大伯父，讓虎牙師哥參加武林馬王大賽？」

謝五太爺點點頭，道：「不錯。」

謝有男莫名其妙：「這是怎麽一回事？那麽這匹『金赤兔』……」

「『金赤兔』當然還是由妳來策騎，虎牙將會策騎另外一匹馬兒出賽。」

「另外一匹馬？是那一匹？是『閃電刀』，還是『閃電棒』？」謝有男緊張地追問。

「閃電刀」是昔日「閃電箭」的後裔，牠也是一匹極為傑出的快馬。

謝五太爺不用「閃電刀」參加武林馬王大賽，是因這匹馬右前蹄曾經受傷，雖然巳經痊癒了，但却還是難免有點戒心。

除了「閃電刀」之外，牠的弟弟「閃電棒」也是很有機會問鼎武林馬王寶座的，可惜在一次試賽的時候，這匹馬兒曾流

鼻血，結果也無緣參加武林馬王大賽。

謝五太爺微微一笑，道：「虎牙選擇出賽的馬，既不是『閃電刀』，也不是『閃電棒』。」

「是『二郎神』？」謝有男有點失望，因為「二郎神」是比不上「閃電刀」，也比不上「閃電棒」的。

「不，他要用那匹從山裏捕捉回來的白馬出賽。」

「白馬？是『白潔兒』！一定是『白潔兒』！」謝有男失聲說。

謝五太爺淡淡一笑，道：「妳也見過他那匹『白潔兒』嗎？」

謝有男點點頭：「牠是虎牙去年冬天，在大草原裏捕捉回來的。」

謝五太爺道：「那小子說『白潔兒』是一匹好馬。」

謝有男道：「『白潔兒』的確不錯，牠初時很野，虎牙師兄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牠馴服下來。」

謝五太爺道：「他的馴馬功夫還不到家，所以才那麽費力。」

「不！」謝有男說：「他的馴馬功夫很好，我和有弟都很佩服他。」

謝五太爺淡淡一笑，沉默着。

謝有男說到這裏，忽然皺了皺眉：「說句眞話，在我們幾十匹馬兒裏，『白潔兒』最少可以排名前十名之內，但在武林馬王大賽那種場合裏，牠恐怕還是嫩了一點。」

謝五太爺淡然道：「也許牠會創出奇蹟，亦未可料。」

謝有男蹙着眉，道：「爺爺，你老人家對於馬兒是首屈一指的大行家，江湖上的英雄豪傑，都叫爺爺『武林伯樂』，你去瞧瞧那匹『白潔兒』怎樣？」

謝五太爺道：「有這個必要嗎？」

謝有男道：「當然有這個必要，倘若那匹『白潔兒』根本就完全沒有機會，咱們可以換一匹好馬給虎牙師哥嘛。」

謝五太爺的臉色又是微微一沉。

謝有男忙道：「爺爺不要誤會，孫女兒巳答應過你老人家，一定會策騎『金赤兔』參加武林馬王大賽，但我們可以給虎牙師哥換上『閃電刀』或者是『閃電棒』，他畢竟是咱們謝家門下的弟子，倘若出賽而又跑得不倫不類，對咱們的面子也是有所損害的。」

她這一番道理似乎打動了謝五太爺。

只見謝五太爺揑斷了好幾根白鬍子，才點點頭說：「妳說的也不錯，他總算是代表大馬場出賽的，若騎着一匹下駟包尾而回，大家的面子都會給丟光了。」

謝有男高興得跳了起來，說：「那麽我們現在就去瞧一瞧『白潔兒』！」

謝五太爺給這個孫女兒弄得頭暈轉向，但他也想看看，自己的徒孫到底弄來了一匹怎樣的馬，居然要參加盛況空前，高手如雲的武林馬王大賽。

× × ×

和煦的陽光，照射在大馬場上，一匹純白的馬兒，正在抖動着身上雪也似白的鬃毛，緩緩地在走動着。

牠就是「白潔兒」，直到今天為止，牠的名字還是寂寂無聞的。

在江湖上，不少千里良駒都有着顯赫的名聲，那就像是他們的主人一樣，不必動手，光是抬出了萬兒就巳足可震懾八荒四海。

人有將來，馬亦然。

「白潔兒」的將來會是怎樣的？

武林伯樂的心事

大馬場上，綠草如茵。

當虎牙正想騎在「白潔兒」馬背上馳騁一番的時候，他忽然聽見了謝有男的聲音，從出馬徑傳了過來。

出馬徑是馬槽到大馬場的一條通道，在馬場裏，這條小徑倒是十分有名的。

虎牙回頭一望，果然看見謝有男正趕了過來。

他很高興，眞想立刻握着她的手。

但他的手還沒有伸出去，立刻就看見謝五太爺也迎了上來。

謝有男笑了笑，對虎牙說：「爺爺是來看馬的。」

虎牙道：「『金赤兔』還在馬槽裏，沒有拖出來。」

謝有男撇了撇嘴：「誰說爺爺要看『金赤兔』？」

虎牙一怔：「不是看『金赤兔』？」

「難道除了『金赤兔』外，其餘的馬就不是馬了？」謝有男「哼」的一聲。

虎牙壓低了嗓子，說：「祖師爺要看那一匹馬？」

「我要看看你的馬，白馬！」謝五太爺的聲音巳傳了過來。

幌眼間，他的人也巳站在虎牙和謝有男的面前。

這位有「武林伯樂」之譽的大馬場主人，正在仔細地觀看着「白潔兒」。

雖然，這位「武林伯樂」巳九十多歲了，但他的眼神還是那麽清澈，那麽精細、那麽銳利。

謝五太爺是個具有多重身份的大人物，他不但具有伯樂般相馬之術，也曾經是鎮守邊疆的大將軍，又是威震四方，武功卓絕的武林大豪。

當這種人在全神貫注觀看着某一種物事之際，他的眼神永遠是嚴肅而冷漠的。

因為只有用這種態度去分析，才會看得最眞確，瞭解得最透澈。

越是成功的人，越是不容許自己出錯，因為他們比一般人都更加明白，要保持着巳擁有的功業，就必須要有更多的成功，而成功和出錯這兩件事，永遠都是對立的。

一百次出錯，也許就會帶來一百次的挫折和失敗，雖然，不少成功的人，都曾經有過無數次出錯，無數次失敗，才能達到成功的目標，但也有不少巳成大功的人，只要錯了一次，就掉進了萬刦不復的深淵，再也沒法子爬起來。

所以，每一個成功的人，都盡量不容許自己有任何錯誤，即使那些錯誤看來是何等細微，何等微不足道。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八個字是每一個人都應該緊記着的。

現在，「武林伯樂」觀察「白潔兒」的神情，就像是一個正在鑑定古董的資深大行家。

一件精美的古董，可以價值連城。

而一匹可以千里追風，傲視羣駒的寶馬，又何嘗不是價值連城之物？

當然，一個眞正愛馬的人，基本上來說是不該把馬兒和金錢聯繫在一起的。

這種人雖然很少，却不是絕對沒有。

虎牙就是這種人。

× × ×

日頭已漸漸移到每一個人的頭頂上。

謝五太爺注意着「白潔兒」很久了。

「白潔兒」却彷彿沒有理會他。

在武林中，在人們的眼睛裏，謝五太爺當然是個聲威煊赫的大人物，但在「白潔兒」眼中，他和世間上所有的人是沒有甚麼分別的。

但若說世間上每一個人在「白潔兒」的眼中看來都是相同的，那也不對，最少，牠對虎牙就顯得格外親暱。

這一人一馬，曾經在遼闊的草原追逐、角力、鬥狠、比耐性。

牠甚至曾經把虎牙摔進一個不大不小的坑子裏，然後又再展開大步怒馳而去。

但現在，他們已成為朋友。

人與人結為朋友，那份友情不一定可靠，甚至可能有着可怕的陰謀存在。

但馬若與人結成朋友，那麼，牠是可以值得信賴的。

「『白潔兒』，這匹馬叫『白潔兒』？」謝五太爺忽然長長的吐出口氣，兩眼直望着虎牙。

「五太爺，是的。」虎牙回答。

謝五太爺目中閃爍着充滿江湖的老辣光芒，緩緩地說道：「這匹馬是你自己捕捉回來的？」

虎牙點點頭：「是的。」

謝五太爺皺了皺眉，道：「老夫年輕時，也在大草原上捕捉過不少馬，但從來沒有一匹可以讓我感到眞正的滿意。」

虎牙道：「千金易得，一馬難求。」

「你說得對！」謝五太爺點點頭，說：「要找一匹好馬，的確極不容易。」

虎牙不再說話，只看着「白潔兒」。

「白潔兒」彷彿知道主人正在看着自己，立刻發出了一陣希聿聿長嘯之聲。

謝五太爺也看了看「白潔兒」，忽然說：「我想看看牠的跑姿。」

虎牙點點頭，說：「弟子遵命。」

語聲甫落，人已輕巧地跨上了馬背。

「『白潔兒』，咱們跑出去！」他姿態從容，儼然有第一流騎術高手風範。

「白潔兒」很乖巧，立刻展開四蹄，矯捷地向前衝了出去。

謝有男已有點着急了，虎牙才策馬奔出去，她就立刻問祖父：「爺爺，『白潔兒』是不是一匹好馬？」

謝五太爺沒有回答，瞳孔已瞇成一綫，他的目光，一直追隨着遠颺而去的「白潔兒」，看得比剛才更加全神貫注。

漸漸地，「白潔兒」去得老遠了，但不旋踵又再飛奔回來。

牠很快又停在剛才駐足的地方，而神情閒逸地顧盼自如，就像是沒有奔跑過似的。

這時候，謝有男再也按捺不住了，她又再問謝五太爺：「爺爺，『白潔兒』到底怎樣了？」

謝五太爺默然半晌，才道：「牠是一匹千中選一的好馬。」

謝有男面上立刻露出了喜悅之色，虎牙却還是沒有甚麼特別的反應。

謝有男興奮地走到「白潔兒」的身旁，用力地摸撫着牠的頸項。

「聽見了沒有，爺爺說你是一匹千中選一的好馬哩！你可知道，他老人家是武林伯樂，絕對不會看錯的。」

她的心情實在很愉快，立刻又再問祖父：「牠和『金赤兔』相比又怎樣？」

謝五太爺却忽然嘆了口氣，道：「這可差得遠了。」

謝有男聽見這六個字，就彷彿被迎頭淋了一桶冰冷的水。

她叫了起來：「爺爺，你剛才不是說『白潔兒』是千中選一的好馬嗎？」

謝五太爺道：「爺爺還沒有老得一塌糊塗，當然不會忘記這句說話。」

謝有男苦着臉：「但你為甚麼又說牠遠遠比不上『金赤兔』？」

謝五太爺嘆道：「傻丫頭，妳可知道『金赤兔』是萬中選一的名駒？千中選一的『白潔兒』雖然可以算是好馬，但和『金赤兔』這等千里馬相比，自然又是相差了一截了。」

虎牙還是沒有甚麼特殊反應，彷彿謝五太爺談論着的並不是「白潔兒」。

但謝有男却急了。

「爺爺——」她跺了跺脚，「這怎麼辦？」

謝五太爺笑了笑：「妳說怎麼辦？」

謝有男說：「依你老人家看，『白潔兒』過兩天參加武林馬王大賽，會跑個第幾回來？」

謝五太爺皺了皺眉，道：「妳要爺爺說眞話？」

謝有男急道：「當然是眞話。」

謝五太爺捋鬚微笑，說：「大概十八名左右。」

「噢！」謝有男失望得捧起了額兒：「那和包尾而回又有甚麼大分別？」

謝五太爺道：「能夠參加這一次武林馬王大賽的，全是各地精英高手，異種神駒，就算『白潔兒』眞的包尾而回，對這匹馬來說也不能算是甚麼恥辱。」

他這句說話相當厲害，那分明是說：「馬兒當然不會感到有甚麼恥辱，但大馬場的臉却會給牠丟光了。」

謝有男急了起來，忙道：「爺爺，看在大伯父的面上，給虎牙師哥換一匹馬好不好？」

謝五太爺遲疑了半晌，終於點頭，說：「這是可以的，虎牙，你就改策『二郎神』出賽好了。」

虎牙還沒有開口，謝有男已不斷的搖頭，說：「『二郎神』不行，要換就換『閃電刀』，不然就換『閃電棒』！」

謝五太爺皺眉道：「這兩匹馬都有缺點，更不可靠。」

謝有男道：「但牠們必定比『二郎神』強勝得多，最少也可以在前列三四名之內跑回來！」

謝五太爺臉色又是一沉，虎牙却在這時說道：「請恕弟子斗胆說一句話。」

謝五太爺盯着他，半晌才道：「虎牙

，老夫知道你是個聰明人，你現在有甚麼話要說？」

他先抬出一句「聰明人」，可不是甚麼讚賞之辭，而是一種提醒，也是一種警告。

他分明是在警告徒孫小心講話。

虎牙却好像不懂這一套，他說：「弟子這一次參加比賽，只是想增加一點見識，可沒有抱着奪標的野心。」

謝五太爺咳嗽兩聲，說道：「既然參加得了大賽，就不妨把冠軍視作最終目標，在理論上，馬場裏是沒有必勝必敗之馬的。」

虎牙點點頭：「弟子也正是這麼想，所以，弟子並不認為，『白潔兒』一定會大敗而回。」

謝五太爺臉色一沉道：「這是甚麼意思？」

虎牙道：「弟子不想更換坐騎。」

謝五太爺目中精光暴射，直勾勾地望定了虎牙：「你不後悔？」

虎牙堅決地說：「不後悔！」

謝五太爺冷冷一笑，聲音突然轉趨嚴厲：「你可知道，自己正在面對着甚麼人講話？」

虎牙的臉色有點發青了，但他的腰還是挺得筆直，目中也並未露出半點畏怯之色。

因為他知道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

既然無錯，又何必懼怕？

他正視着謝五太爺冷厲的目光，說道：「弟子正在和祖師講話。」

「你知道就好了！」謝五太爺冷冷地道：「祖師爺要你換馬上陣，你竟然敢反抗？」

虎牙神色不變，道：「弟子若還可以選擇，請容許弟子策騎『白潔兒』參加武林馬王大賽，若然祖師堅持命令，那麼就算要弟子騎着一頭豬出賽，弟子也是不敢不從！」

「斗胆！」謝五太爺面色驟變，「你竟敢這樣講話？是不是你師父教的？」

他氣得暴跳如雷，鬚眉皆豎，好像想一口便把虎牙吞進肚子裏。

但他最後還是沒有動手。

因為謝清來來了。

× × ×

謝清來沒有說甚麼，只是向虎牙做了一個手勢。

虎牙明白這手勢的意思，立刻跪了下來。

他知道，自己剛才的說話，未免是太過份一些，也難怪謝五太爺給氣得暴跳如雷。

自從莊萍死後，謝清來一直都是那麼蕭索，他本來就是個沉默寡言的人，經此變故，他更寂寞，也老得更快了。

幸而，他還有虎牙這麼一個弟子。

虎牙這孩子，已成為謝清來一切希望所在。

他可以死，而且本來就已把性命投在一口井底裏，但他却從那一刻開始認識了虎牙，是虎牙使他的生命能夠繼續延接下去的。

現在，他叫虎牙跪在祖師爺面前的做法是對的。

「爹，你可以殺了他，因為他太無禮，太沒規矩。」這句說話，謝五太爺已聽見了。

他畢竟是謝清來的父親。

知子莫若父。他不必用耳朵，只是用一顆心就可以聽見兒子心裏的說話。

但他也同時「聽見」兒子心裏的另一句說話——

「你若殺了他，也就等於殺了我。」

虎毒不食兒。

謝五太爺雖然專橫，但却也不想太傷害謝清來。

他畢竟只有兩個兒子，雖然，他早已完全偏袒着次子寶樓。

他冷冷的看了虎牙一眼，然後又對謝清來說：「他要騎『白潔兒』參加武林馬王大賽，這件事，就讓你來決定好了！」

謝清來嘆了口氣，道：「這不是虎牙的主意，而是我的決定。」

謝五太爺目光一閃：「你認為『白潔兒』有這種資格嗎？」

謝清來道：「最少，牠一定不會遙遙墮後回來。」

謝五太爺嘿嘿一笑：「原來你也和虎牙一樣，對這匹白馬存着夢想！」

謝清來道：「像我們這種人，若連夢想也沒有，恐怕早已活不下去。」

他這句說話，不啻是一把鋒利的刀。

謝五太爺眼色一變，彷彿眞的捱了兒子一刀。

他忽然冷冷一笑，道：「但你們可曾為謝家大馬場的面子着想？」

謝清來道：「我們都是謝家大馬場的一份子，當然不會忘記了這一點。」

謝五太爺道：「既然沒有忘記這一點，就應該明白，這次賽馬我們是不能一敗塗地的。」

謝清來道：「我們有『金赤兔』出賽，又怎會一敗塗地？」

謝五太爺「哼」一聲，用手指了指「白潔兒」，道：「這匹白馬又怎樣？是不是要弄出『一頭一尾』才够威風？」

謝清來搖搖頭，道：「牠是不會超過第十名跑過終點的！」

「你敢保證？」

「敢！」

「用甚麼來保證？」

「隨便用甚麼都行！」謝清來緩緩地說：「爹，你老人家是不是要和兒子賭一賭？」

謝五太爺氣得七竅生烟，罵道：「你瘋了！兒子和老子打賭，賭甚麼？」

謝清來道：「就賭一個婚約。」

「婚約？甚麼婚約？」謝五太爺越聽越是莫名其妙。

「虎牙很喜歡有男，他們是很登對的。」謝清來立刻解開這個悶葫蘆。

虎牙的臉立刻發出了光，有男却紅着了臉，擰身跑了開去。

只有謝五太爺，他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張臉龐已變成了鐵青之色。

他憤怒極了。

但他却也沒有直接反對，只是說：「這種事，你先問准了寶樓再說！」

「寶樓早已同意，他夫婦倆人都同意了。」

「混帳！胡鬧！老子不答應！老子不跟你發神經打甚麽賭！」謝五太爺迭聲咒罵，「不要妄想，就算他倆答應了，翁無敵不會讓自己的外孫女兒嫁給這個混帳的小子！」

他一面破口大罵，一面拉着已給嚇呆了的謝有男折回出馬徑。

虎牙仍然跪着，一張臉龐變得既蒼白，又憤怒。

謝清來淒然一笑。

他緩緩地拉起了虎牙，用力地撫弄着他的頭髮，聲音嘶啞地安慰他：「孩子，不要難過，只要有男對你有眞情意，師父就算化骨揚灰，也要讓你們結合在一起，過着幸福的生活。」

他的聲音充滿慈愛，態度却比戰場上的猛將還更剛毅堅決。

虎牙終於流淚。

他太感激師父了，爲了自己的事情，師父不惜鼓起最大的勇氣來面對嚴父，甚至是化骨揚灰，也在所不惜。

除了流淚，虎牙又還有甚麽話可說？

這時候，天色正好，「白潔兒」又在發出嘯聲，彷彿是在對他說：「在這麽美麗的日子裏，你們爲甚麽要悲傷，爲什麽要流淚呢？」

此刻，虎牙好像聽見「白潔兒」的說話了。

他抹乾了面上的淚痕，陡地騰身飛了出去。

刹那間，人馬合一，有如箭矢般向前疾馳，那又像是一片白雲，迅速地飄掠到遙遠的地方……

黑衣人暗殺「白潔兒」

夜涼如水，在謝家大馬場的馬槽裏，一切看來平靜如常。

今夜無月，只有疏星零散地散佈在天幕間。

就在子夜時份，馬場外掠過一條神秘的影子，那是一個鬼鬼祟祟，連臉孔也用黑布包裹着，只露出一雙眼睛的黑衣人。

這黑衣人的身手相當敏捷，在三幾個起落間，已來到了馬槽外北方的盡頭。

他環顧四週，過了片刻，突然閃身進入了馬槽。這座馬槽相當寬闊，少說也有數十匹駿馬，但白馬却只有一匹。

那是「白潔兒」！

黑衣人來到了「白潔兒」的背後，眼睛裏忽然露出一股狠厲的光芒。

他悄悄地拿出了一支精鋼鑄成的管子，然後把管子遞到唇邊。那是一種可以發射暗器的鋼管，只要他用力一吹，就會有支毒針從管裏飛射出來。

這人竟然要暗殺「白潔兒」！

鋼管已瞄準，黑衣人終於用力吹了一口氣。「颯」的一聲響，一支毒針已射了出去，但就在這刹那間，一團白影也同時從北方疾射而來。

黑衣人眼色驟變，這一支毒針眼看已可射進「白潔兒」的背脊上，但却竟然給這團白影擋住了。

一時之間，他也未能看得清楚，那團白影到底是甚麽東西，但這附近有人埋伏着，這一點却已絕無疑問。

毒針被擋，他的陰謀顯然也已被人識破，而且，對方能在千鈞一髮之際把毒針擋住，使「白潔兒」逃過刦難，可見來者絕非易與之輩。

黑衣人不敢再逗留，匆匆展開身形，向馬槽外直標了出去。他輕功造詣相當不錯，瞬息之間已奔出了大馬場。

他一直奔出里許左右，才停頓下來。

他回頭一望，看見沒有人追了上來，才覺心頭稍寬。他長長的吁了口氣，在一株大樹下蹲坐着，心想：「那白濛濛的到底是甚麽東西？」

人總是有好奇心，這黑衣人也不例外，剛才他見事情敗露，所以匆匆狼狽而逃，現在形勢稍爲安定，他却在左右思量。

忽然間，大樹上有一團白色的物事掉了下來，不偏不倚，正落在黑衣人面前。

接着，樹上有人刮起了火摺子，然後才緩緩地飄落到地上。

黑衣人倏地霍聲站了起來，他發出了一聲恐喝，身子不斷地退後，顯見心中正在駭然之極。

這時候，他已看清楚那團白色的物事了，原來那是一個大饅頭。

大饅頭上，還插着一支長約三寸，泛着碧光的鋼針。

黑衣人當然不會不認得這支鋼針。

這支鋼針劇毒無比，用來殺一頭萬斤大象也有餘，何況只是一匹白馬？

可是，這支毒針現在並不是射進白馬身上，而是插入一個白色的大饅頭裏。

黑衣人眞的震慄了。

他向來自負輕功高明，剛才還以爲總算擺脫了危險，誰知道人家原來已在大樹上瞧着自己喘氣。

那是一個怎樣的人？

黑衣人總算在那人的火摺子下看得清清楚楚了，那是個國字臉，唇上有兩撇鬍子，笑的時候連眉毛也彎了起來的男人。

只要是對唇上留着兩撇鬍子沒有偏見的人，都會認爲這男人長的實在不難着。

不難看就是好看。

而事實上，這人的確瀟洒極了，也好看極了。

但黑衣人的眼色却忽然變得更驚惶，更可怕。

「鐵鳳師？你……你就是辣手大俠鐵鳳師？」黑衣人的聲音聽來很奇怪，似乎不時夾帶着「格格」之聲，原來那是因他一面說，上下兩排牙齒也一面不斷磕個不停。

那男人淡淡地笑了笑：「劉上官，你眞够眼光，一看就知道我是甚麽人。」

那黑衣人更是大吃一驚，正要說話，鐵鳳師已截然道：「尊駕若想否認自己是劉上官，那是不必了，你可以一眼便看出我是誰，我爲甚麽不能從尊駕的暗器和輕功上，認出尊駕就是鼎鼎大名的『陰司殺手』？」

那黑衣人呆住，過了很久才訕訕地說：「鐵大俠果然名不虛傳，但劉某……劉某其實只是個無名小卒，『鼎鼎大名』四字，眞是萬萬配不上，配不上……」

鐵鳳師忽然把那饅頭拿起來，淡笑着說道：「這是鎭裏馮濟老師傅親自做出來的饅頭，又香又滑，你要不要試一試？」

劉上官忙說道：「不必客氣，不必客氣！」

鐵鳳師眉毛一皺，道：「你是不肯賞臉？還是肚子不餓？」

劉上官道：「是肚子不餓，劉某剛用過飯了，鐵大俠實在不必客氣。」

鐵鳳師忽然臉色一寒：「現在是甚麽時候了？你只不過才用飯不久？不行！這饅頭是馮濟老師傅親手做出來的，我敢保證，他做出來的饅頭絕對不會有毒，你若不吃，那不但是不肯賞我的臉，也是存心侮辱馮濟老師傅，快吃！」

馮濟老師傅做出來的饅頭當然無毒，但現在，這饅頭上却插着一支毒針。

這毒針的毒力，極爲霸道，倘若把饅頭吃了，不立刻七竅流血倒下去才怪。

劉上官已渾身冷汗，鐵鳳師又冷冷道：「劉朋友，你考慮清楚了沒有？」

劉上官顫抖着身子，道：「是小人該死，是小人該死！小人不該用這種手段去對付那匹馬兒的……」

鐵鳳師冷冷一笑：「你好大的胆子，是誰要你暗殺那匹白馬的？」

「小人不能說。」劉上官又退後了一步。

鐵鳳師冷冷道：「你可以不說，但這饅頭你却是不能不吃了。」

劉上官大吃一驚，突見眼前人影閃動，兩肩已是同時一麻。

接着，他身上最少有十二處穴道，給鐵鳳師出手點住，立時全身動彈不得，而他包裹着臉龐的黑布，也被撕掉下來。

「鐵大俠……」劉上官唯一還能移動的，也許就是一張嘴巴。

但他才張開口，鐵鳳師已把那饅頭塞到他的嘴裏。

劉上官刹那間變得面無人色，這饅頭是有毒的，只要吃了一口，他這一輩子立刻就得完蛋。

幸而鐵鳳師很快又把饅頭拿回出來，他吃吃一笑，臉上表情就像個剛捉弄了別人的頑童。

劉上官又驚又怒，可是却又不敢說甚麽，鐵鳳師笑了一會，又在他的頭殼上鑿了幾下，才道：「你現在想清楚了沒有？是誰要你幹這件事情的？」

劉上官倒抽了一口涼氣，良久才說：「是……是謝五太爺！」

「胡說！」鐵鳳師面上陡地出現了怒容：「這是謝五太爺的馬槽，天下間豈會有人花銀子來暗殺自己的馬兒？你當我是三歲小孩麽？」

劉上官面如土色，道：「小人怎知道謝五太爺何以有此一着？但小人說的都是實話！」

鐵鳳師冷冷一笑：「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息，不見棺材不流淚，你還是不如吃掉馮濟老師傅的饅頭罷！」

劉上官滿頭大汗，緊緊閉着嘴巴，但鐵鳳師既然一定要他吃掉饅頭，他閉着嘴巴又有甚麽用處？

鐵鳳師把他的嘴撬了開來，然後把整個饅頭塞進他的口裏。

劉上官拚命地想把饅頭吐出來，但鐵鳳師却用一種很奇特的手法，在他的顎下搓來搓去，他雖然吐出了一部份，但最後還是有一大半饅頭吞進肚子裏。

鐵師鳳瞧着他充滿驚懼和絕望的神情，似乎覺得愉快極了。

劉上官只覺得全身冷森森的，額前的汗水不斷淌了下來。

鐵鳳師直視着他，笑了笑道：「馮濟老師傅的饅頭，是遠近馳名的，你現在嚐試過了，覺得滋味怎樣？」

劉上官哭喪着臉，聲音咽哽：「我已說了眞話，你爲甚麽還要我吃饅頭？」

鐵鳳師乾咳了一聲，良久才說道：「其實，我早已知道，你沒有騙我，也不敢騙我，除了謝五太爺，又有誰敢動那匹白馬？」

劉上官顫聲道：「那麽，你爲甚麽還要殺害小人？」

鐵鳳師一怔，道：「我殺害了誰？」

劉上官苦着臉，道：「那饅頭，你明知是有毒的……」

鐵鳳師皺着眉道：「誰說那個饅頭有毒？」

他一面說，一面幌了幌右手，只見他右掌之上，又出現了一個饅頭，而在這饅頭上，赫然還插着那根毒針。

劉上官楞住，訕訕地說道：「這……這……這饅頭……這饅頭……」

鐵鳳師眨了眨眼，悠悠地笑說：「這才是有毒的饅頭，你是不是還沒吃飽？」

劉上官又驚又喜，他長長的吁了口氣，道：「難得鐵大俠明鏡高懸，小人甘拜下風，佩服佩服，小人知錯了，還望鐵大俠網開一面，把小人從輕發落，小人保證，以後……」

「够了够了，」鐵鳳師解開了劉上官的穴道，才說：「休再說甚麽明鏡高懸，從輕發落，我可不是官府大人，這一次算了，快走！」

劉上官雖然給鐵鳳師嚇得魂不附體，但總算是有驚無險，他再也不敢說甚麽，立刻就一溜烟似的飛奔到老遠。

鐵鳳師輕輕的嘆了一聲，不禁喃喃地說道：「謝五太爺，這又是何必呢？」

× × ×

九月初三上午，天氣還是和昨天一般可愛。

大馬場上，「白潔兒」又再逍遙自在地奔騰着。

在遠處一株大樹下，坐着了兩個人，那是鐵鳳師，還有一個正在目不轉睛注視着「白潔兒」的杏袍人。

他腰間斜斜地插着一柄刀，獵刀。

這人正是「獵刀奇俠」司馬縱橫。

「白潔兒」在馬場上洒開大步，跑姿矯健雄壯，連司馬縱橫那樣的人也不禁瞧得爲之出神了。

他終於長長的吐了口氣，讚道：「這眞是一匹罕見的異種神駒！」

鐵鳳師却嘆息着，道：「可是，却有人要暗算牠，想把牠置諸死命！」

司馬縱橫一怔，問道：「是誰要殺『白潔兒』？」

鐵鳳師道：「謝五太爺！」

司馬縱橫皺了皺眉：「他是武林伯樂，是個嗜馬如命的人，怎會對這匹罕見的好馬動了殺機？」

鐵鳳師又長長嘆了口氣，道：「對於

謝家的事，你知道得太少了。」

司馬縱橫道：「雖然知道不多，但總也算略知一二，這匹『白潔兒』聽說是謝清來的徒兒張虎牙捕捉回來的。」

鐵鳳師點點頭：「不錯，虎牙爲了要捕捉牠，已吃了不少苦頭，但他總算好運氣，終於把牠捉住了。」

司馬縱橫微微一笑，道：「這全是他用盡苦功才能把馬兒捉回來的，你可不能羨慕他好運氣。」

鐵鳳師搖搖頭：「我早已說過，你知道的事情實在是太少了。」

司馬縱橫一怔：「難道這匹白馬會自己撞到虎牙的面前嗎？」

鐵鳳師道：「『白潔兒』在未曾被捕獲之前，是一匹驕傲而孤獨的白馬，牠怎會撞到虎牙的面前？」

司馬縱橫道：「但你却說虎牙的運氣，那是甚麽緣故？」

鐵鳳師道：「因爲他在捕捉這匹白馬的時候，遇上一個捕捉馬兒的大行家。」

司馬縱橫淡淡道：「這大行家就是你這位鐵大俠？」

鐵鳳師微微鞠躬，有點神氣地說道：「好說！妳說！正是區區。」

司馬縱橫道：「是你把這匹白馬兒捉回來的？」

鐵鳳師說道：「這個我可不敢居功，捉馬的人，的確是虎牙，我只是提點他若干要點，和敎了他一種十拿九穩的捕馬方法。」

司馬縱橫悠然一笑，道：「難怪你說他有運氣，原來不是馬兒撞到他面前，而是他撞上了你。」

鐵鳳師拈了拈唇上的兩撇鬍子，忽然嘆了口氣，道：「老實說，這匹白馬，我早就已看上了。」

司馬縱橫目光一閃，道：「你早已看上了牠？早到甚麽時候？」

鐵鳳師道：「比虎牙最初發現牠的時候還要早。」

司馬縱橫道：「既然這樣，你爲甚麽不把這匹白馬捕捉回來？」

鐵鳳師道：「那是爲了虎牙。」

司馬縱橫恍然大悟，道：「你是故意把『白潔兒』讓給他的？」

鐵鳳師點點頭：「我看得出，他眞的很喜愛這匹馬，『白潔兒』落在他的手裏，一定會不枉此生。」

司馬縱橫慨嘆地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一匹好馬，若落在不識馬，不愛馬的人手上，那眞是一件可嘆復可悲的事情。」

鐵鳳師又點頭不迭，道：「你說得一點也不錯，而在這件事情上，我認爲自己不但看對了馬，也看對了人。」

司馬縱橫道：「我知道，虎牙是個好孩子。」

鐵鳳師道：「你怎會知道？謝清來對你說的？」

司馬縱橫笑了，苦笑。

他苦笑並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謝清來。

他認識謝清來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大概是五六年左右。

那一天，他們在蘭州的販馬市場相遇，兩人都不約而同地，同時看上了一匹灰馬。

那匹灰馬貌不驚人，而且瘦弱得可憐，但在那座販馬市場裏，牠的價錢却絕不比其他馬匹便宜，以是一直乏人問津。

販馬商人也不着急，還是拿緊價錢，不肯割價賤沽。

當謝清來在販馬市場留意着這匹瘦弱灰馬的時候，忽然，他發覺除了自己之外，居然還有另一個人，正在很留神地觀着着牠。

向來沉默寡言的謝清來忍不住首先搭腔，對這人說道：「閣下認爲這匹灰馬怎樣？」

這人道：「給養壞了。」

謝清來面露驚詫之色：「你怎看得出來？」

這人道：「從牠的骨骼型格和身上的肌肉，可以看得出，牠曾經挨過餓，甚至也許曾經有一段時期險些給渴死。」

謝清來面上驚詫之色更甚，但却又漸漸浮現出一種佩服的神情來。

只聽見這人又說：「而且，看牠的樣子，似乎還曾經給主人當作牛來使用，牠太吃力了，正是食不飽，力不足，還要連續不斷幹着粗重的工作，唉，這不是給養壞了又是甚麽呢？」

謝清來大爲佩服，連忙請敎對方高姓大名。

這人正是司馬縱橫。

那一天，兩人談的甚是投契，後來謝清來酒興突發，更力邀司馬縱橫到酒家共謀一醉，聲言不醉無歸。

結果，司馬縱橫眞的醉了。

他酒醉還有三分醒，但謝清來却是醉得連東西南北也分不清楚，最後，是司馬縱橫把他送回家中。

那一晚，謝清來對司馬縱橫說了很多平時不想講，也不敢講的事情。

那全是他心中的寃屈，能有機會伸訴出來，總比永遠翳悶在肚子裏好一點。

謝清來酒醒後，並未後悔，因爲他已把司馬縱橫當作朋友。

這五六年來，他們不時也有會面，而每一次，謝清來都拉着司馬縱橫，非要喝個天昏地暗不可。

但在平時，謝清來並不是個經常酗酒的人。

他本來就並不是個酒徒。

也許，他是故意借助酒精的力量，來使自己有勇氣把心裏的說話向司馬縱橫傾訴。

司馬縱橫每次聽了，心裏都覺得很難過。

謝清來視他爲摯友，那是毫無疑問，謝清來有甚麽困難，有甚麽苦悶，司馬縱橫不錯是知道了，可是，他却愛莫能助。

這時候，鐵鳳師提起謝清來這個人的名字，司馬縱橫又怎能不爲之一陣苦笑？

「白潔兒」仍在馬場上跑動着，牠渾身是勁，彷彿有使不盡的氣力。

鐵鳳師又讚嘆了一聲：「牠眞帥，難怪謝五太爺担心得連睡覺也睡不着，非要派人把牠幹掉不可。」

司馬縱橫揚了揚眉，忽然明白過來：「謝五太爺是担心『白潔兒』會贏了『金

赤兔』，所以要派人來殺了牠？」

鐵鳳師點點頭：「不錯，因爲他昨天曾經仔細地看過『白潔兒』。」

司馬縱橫道：「他是武林伯樂，相馬功夫獨步天下，除非他老得糊塗了，否則一定可以看出『白潔兒』是一匹罕見的千里馬。」

鐵鳳師道：「謝五太爺雖然頑固又護短，但却一點也不糊塗，更沒有老眼昏花，瞧錯了『白潔兒』。」

司馬縱橫道：「武林伯樂之譽，確非浪得虛名。」

鐵鳳師道：「他對虎牙說，『白潔兒』將會在武林馬王大賽中大敗，會影响及大馬場的聲譽。」

司馬縱橫嘆道：「這樣說來，這老太爺也未免太狡滑了。」

鐵鳳師道：「他要虎牙換馬出賽，但虎牙不肯，堅持策騎『白潔兒』出賽。」

司馬縱橫道：「換了是我，也一定不會讓『白潔兒』錯過機會，雖然在十年後，虎牙還可以再參加武林馬王大賽，但對『白潔兒』來說，那却是太遲了。」

鐵鳳師道：「爲了這件事，謝五太爺很不高興。」

司馬縱橫道：「他本來就是個專橫的老人，虎牙不肯遵照他的意旨，他不高興乃是理所當然的。」

鐵鳳師道：「在別的事情上，謝五爺就算很不高興，也會看在長子的面上抹過算了，但這一次，却是關乎『金赤兔』能否順利掄元的重大事情，對他來說，『金赤兔』是萬萬不能失敗的。」

司馬縱橫道：「縱然如此，他也絕對不該把『白潔兒』毀滅，這種行徑，和他武林伯樂的稱譽實在是太不相襯了。」

鐵鳳師嘆了口氣，道：「他嗜馬，但更好名，爲了要保持謝家大馬場的盛名，他寧願殺了一匹好馬。」

司馬縱橫皺眉道：「其實，虎牙是他的徒孫，也是謝家門下弟子，『白潔兒』贏了武林馬王大賽，對謝家也是一件光榮的事。」

鐵鳳師道：「可惜謝五太爺的想法和你並不一樣，他一定要『金赤兔』贏，也一定要由他的孫女兒贏出這場比賽，倘若由『白潔兒』勝出了，他會認爲這是奇恥大辱。」

司馬縱橫道：「現在『白潔兒』仍然活着，你認爲謝五太爺會不會再派人去殺牠？」

鐵鳳師搖搖頭，道：「不會了。」

司馬縱橫奇道：「你怎麽可以這樣肯定？」

鐵鳳師道：「因爲今天一早，我就去找這位專橫的謝五太爺。」

司馬縱橫道：「你想勸服他？」

鐵鳳師搖搖頭道：「不是勸服，而是警告。」

司馬縱橫陡地一呆，半晌才道：「但你可知道，他是甚麽人？」

鐵鳳師淡淡道：「我當然知道他是謝五太爺，是個極難纏惹的老頭兒。」

司馬縱橫道：「你知道就好了，這也難怪，你本來就是個喜歡惹麻煩的人。」

鐵鳳師微笑道：「你說對了，我就是喜歡惹麻煩，而且越麻煩越好。」

司馬縱橫望着他，過了很久才搖搖頭嘆息道：「我們算不算是老朋友。」

鐵鳳師道：「是老朋友又怎樣？」

司馬縱橫道：「但我却越來越不瞭解你的脾氣，曾經有一段時期，你不是躲在一間小客棧裏過着無名小卒的生活嗎？」

鐵鳳師道：「那時候，我在休息。」

司馬縱橫道：「在那段時期裏，你極怕惹上麻煩的人和麻煩的事，所以索性隱姓埋名，許多人都不知道你就是鼎鼎大名的辣手大俠。」

鐵鳳師道：「那時候，我也許是太疲倦了，但這種隱姓埋名的生活，對我這個年紀的人來說，未免還是早了一點。」

司馬縱橫道：「你畢竟還是喜歡抱不平，管盡人間不公平的事。」

鐵鳳師一笑道：「彼此彼此而已。」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道：「但謝五太爺會對你的警告有所忌憚嗎？」

鐵鳳師冷冷一笑，道：「他雖然不好對付，但他又何嘗不知道，我們也是不好惹的一對活寶貝？」

「我們？」司馬縱橫一怔：「你早已存心把我拖進這淌渾水裏？」

鐵鳳師盯着他：「這種事，難道還要你答應嗎？你若怕麻煩，現在逃之夭夭也是時爲未晚。」

司馬縱橫笑道：「麻煩倒不怕，就只是怕你說我不夠朋友。」

鐵鳳師也笑了：「還有兩天就是武林馬王大賽的日子，這個熱鬧的場面，咱們萬萬不能錯過。」

司馬縱橫遙望着天邊，忽然道：「你瞧，明天會不會下雨？」

鐵鳳師搖搖頭：「不知道。」

司馬縱橫道：「那麽後天呢？」

鐵鳳師還是搖搖頭：「更不知道。」

他也仰望了一下天色，忽然嘆了口氣，接着說：「但我却已肯定，今天一定會下雨。」

「大雨？」

「不錯，大得驚人的滂沱大雨。」

鐵鳳師這句話還沒有說完，一朵厚而黑的雲已飄在他們的頭上。

一場大雨，就像是暴徒般突然掩殺而來，直教風雲變色，又幌似有石破天驚之勢。

鐵鳳師和司馬縱橫在這大雨中，忽然相視一笑。

「司馬，這場雨下得好不好？」

「對我不好，這身衣裳已濕透了。」

「對『白潔兒』又怎樣？」

「不知道。」

「對『金赤兔』呢？」

「也不知道，」司馬縱橫淡淡道：「這問題，你最好去請敎謝五太爺，他也許是天下間最瞭解『金赤兔』的人。」

× × ×

雨點挾着冷風襲來，使謝五太爺有着冷颼颼的感覺。

他坐在棋亭下喝酒，弈棋。

陪他喝酒，與他對弈的人，是謝家大馬場的管事呂忠。

呂忠平時不喝酒，只有謝五太爺喝的時候他才喝。

呂忠平時也不弈棋，只有在謝五太爺興緻來了的時候，他才會在這座棋亭下，發揮他那種出神入化的棋藝！

謝五太爺在年青時，是個多才多藝的人。

現在，他年紀老邁了，雖然腦筋還不算太遲鈍，但反應已比年青時遜色。

甚至比十年前遜色。

即使是五年前的謝五太爺，他的精神和魄力都比現在更好。

這一局棋，他又敗了。

今天，他已連敗三局，這也是呂忠和主人對弈二十年以來，第一次出現這種戰果。

在二十年前，謝五太爺常以直落三局的比數，在棋局上把呂忠殺得片甲不留。

但二十年後，呂忠却已扭轉乾坤，反勝謝五太爺。

謝五太爺臉上的表情顯得有點蕭索，他凝視着棋盤，看來似乎有點心不在焉。

呂忠已把殘局重整，準備重新開始新的一局。

棋已擺好，按照規矩，這一局下先手的，該是上一局輸棋的人。

但謝五太爺沒有走第一着，他忽然長長嘆息，道：「你已連勝三局，就算再弈下去，老夫還是必敗無疑。」

呂忠點點頭，道：「下棋這種事，就像是比武，開始時候氣勢弱了，想要平反敗局就很不容易。」

謝五太爺搖搖頭，嘆道：「人老了，凡事都力不從心，老實說，老夫到了這把年紀，還能一口氣連下三局棋，雖然敗了，也已不容易得很。」

呂忠道：「五太爺積善積德，自然會老當益壯。」

謝五太爺道：「到了老夫這種年歲，勝負之事早已不放在心上，但謝家後代子孫，却不能屈居他人之後。」

呂忠道：「五太爺是在担心武林馬王大賽。」

謝五太爺嘆了口氣，道：「這一場比賽，對謝家大馬場來說，是許勝不許負的一仗，老夫知道，十年後的武林馬王大賽，老夫是再也沒有機會可以看見啦。」

「五太爺……」

「不必說廢話，老夫已年逾九旬，而且精神和氣力都在迅速衰退之中，這種事，又有誰能避免？」

呂忠無言。

謝五太爺緩緩地接着道：「歷屆武林馬王大賽，咱們大馬場只能贏取第二屆的冠軍，其餘三屆，咱們都落敗得不明不白，唉，老夫被武林同道譽為武林伯樂，畢生所養馬匹少說也有數千，而能為謝家大馬場掙回一點面子的，就只有那匹『下大雨』而已，想到這一點，又能不為之汗顏耶！」

呂忠道：「但這一次，『金赤兔』必能再為謝家奪取武林馬王寶座，五太爺大可不必担憂。」

謝五太爺忽然又長長嘆息，聲音顯得更沙啞，更低沉的道：「你見過那匹白馬沒有？」

「『白潔兒』？」呂忠雙眉一蹙。

「不錯，就是那匹殺千刀的『白潔兒』！」謝五太爺以「嗜馬如命」四字馳名武林，但對「白潔兒」這一匹馬，却似有深仇大恨。

他恨不得把「白潔兒」碎屍萬段！

呂忠眉頭緊皺，沉默了很久很久，才道：「這是一匹上駟！」

謝五太爺目中鋒芒忽露：「你的眼光還算不錯，也看出牠是一匹好馬。」

說到這裏，咳嗽兩聲，神情沉肅地接着問：「若以牠與『金赤兔』相比，你認為怎樣？」

呂忠呆住，似乎未曾料到謝五太爺會有此一問。

「你說！但說不妨！」謝五太爺又在催促他回答。

呂忠吸了口氣，呆了半晌才道：「以小人看來，這兩匹馬恐怕是難分軒輊。」

謝五太爺却搖搖頭，道：「甚麼難分軒輊？老夫可以肯定說一句：『金赤兔』還比不上那匹殺千刀的白馬！」

呂忠的臉色忽然一陣青白：「這……這是眞的？」

謝五太爺冷冷一笑：「老夫給江湖上的朋友，稱為武林伯樂，這兩匹馬孰優孰劣，難道還看不出來嗎？」

呂忠跟隨着謝五太爺已二十年，主人的心意，他當然是最清楚不過的。

他是謝五太爺最信任的心腹，而這二十年來，他對謝五太爺也確是忠心耿耿，對任何事情都全力而為。

謝五太爺渴望「金赤兔」贏馬，他是知道的。

謝五太爺渴望孫女兒在武林馬王大賽中揚威，他也是知道的。

但如今，勁敵出現了。

這勁敵並不是來自外地的參賽者，而是謝清來的徒兒虎牙，和他那匹白馬「白潔兒」。

謝五太爺心裏怎樣想呂忠是知道的。

他想了想，便沉聲說道：「五太爺是不是不想再看見這匹白馬？」

「實在不想，但咱們却不能動牠一根馬毛！」謝五太爺吸了一口氣，道：「老夫曾派人去幹掉牠，誰知道這畜牲居然還有保鑣護着！」

呂忠一怔：「是虎牙？」

謝五太爺搖搖頭，道：「這小子還在夢中！」

呂忠道：「那麼又是甚麼人？」

謝五太爺的臉色很不好看，道：「是鐵鳳師。」

「鐵鳳師？」呂忠吃了一驚，「這人已到了小蘭州？」

謝五太爺冷哼一聲，道：「他到了小蘭州多久，老夫可不知道，但今天大清早，在你還未曾連殺老夫三局棋之前，他已找老夫談了很久很久！」

呂忠道：「談甚麼？」

謝五太爺沉下臉，道：「他警告老夫，不要再派人傷害那匹白馬，否則……」

「否則怎樣？」呂忠的臉色也很不好看。

「他說：五太爺怎樣對付『白潔兒』，他就怎樣對付『金赤兔』。」謝五太爺咬着牙說。

呂忠道：「他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說這種話！」

謝五太爺道：「但這人最可怕之處，並不是他敢講甚麼說話，而是他講得出，就一定做得出來！」

呂忠默然半晌，道：「他怎會把這件事情攬在身上的？」

謝五太爺哼的一聲：「我怎知道？」

呂忠沉吟半晌，道：「據小人所知，這姓鐵的劍客，在武林中也可算是個神通廣大的人，他還有個老朋友司馬縱横，這人的本領更是不容漠視。」

謝五太爺道：「他們若敢對『金赤兔』有半點不利，老夫要他們賠命！」

呂忠道：「就算他們賠掉兩條性命又怎樣？咱們最重要的目標，是要讓『金赤兔』贏得武林馬王大賽，可是，那匹白馬却是咱們心腹之患……」

謝五太爺望定了呂忠，道：「沒有甚麼辦法可以扭轉乾坤？」

呂忠伸手向腦後摸了一摸，這時候，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

他忽然目光大亮，道：「這場雨下得正好！」

謝五太爺一怔，面上神情有點啼笑皆非的樣子：「這又和下雨有甚麼關係？」

他這句話才說出口，便已猛然省悟，道：「對！一言驚醒夢中人！老夫怎麼竟然忘了；『金赤兔』比別的馬都更擅於在濕爛的土地上奔跑？」

呂忠點點頭，道：「還記得『下大雨』奪標那一屆嗎？賽前一天，也是曾經下雨，結果『下大雨』就贏了出來。」

謝五太爺也點頭不迭，道：「『下大雨』也是一匹擅於在濕爛土地上奔馳的馬，這樣說來，眞是天助我也！」

呂忠道：「『金赤兔』縱然有點比不上『白潔兒』，但今天這場大雨洒下來，到初五那天場地必然起了巨大的變化，有了這種地利，『金赤兔』又焉能不勝？」

謝五太爺倏地大笑起來：「說得好，說得好，正是天公造美……」

笑語至此，忽然又眉頭一皺：「倒不知道那匹殺千刀的白馬又怎樣，牠是否也可以在濕爛的土地上奔馳如電？」

呂忠沉默着。這一點他並非沒有想及到，只是不願意說出來。

倘若「白潔兒」也同樣能夠在雨後發揮牠那驚人的速度，那麼「金赤兔」仍然難以高枕無憂。

謝五太爺着着亭外的大雨，看了半天，忽然說：「叫虎牙和有男來見我。」

呂忠也望望亭外的傾盆大雨，有點吃驚地說：「現在就叫他們來？」

謝五太爺瞪着他，忽然發出了雄獅般的怒吼：「當然是現在，越快越好，誰敢不來，殺無赦！」

謝孫少爺遭擄劫

謝有男和虎牙幾乎是在同一時間進入棋亭的。

謝五太爺盯着孫女兒，問：「妳怕不怕雨？」

謝有男一愕，抿嘴笑道：「我為甚麼要怕雨？」

謝五太爺神情嚴肅，道：「不要問，只要答！」

謝有男看見祖父的臉色不大好看，只好也嚴肅地回答：「孫女兒不怕。」

謝五太爺「唔」了一聲，目光一轉，盯着虎牙：「你呢？」

虎牙道：「弟子也不怕雨。」

謝五太爺又再「唔」一聲，接着問孫女兒：「『金赤兔』怕不怕雨？」

謝有男遲疑半晌，才道：「不怕。」

謝五太爺目光再盯在虎牙的臉上：「『白潔兒』呢？」

虎牙想了想，搖搖頭說：「弟子不知道。」

謝五太爺臉色一寒：「你怎麼會不知道？」

虎牙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牠也許很怕雨，也許一點也不怕。」

謝五太爺冷冷一笑，道：「倘若武林馬王大賽進行之際，也和現在一樣下着大雨，你怎辦？」

虎牙道：「弟子必將盡力而為。」

謝五太爺搖搖頭道：「你盡力而為又有甚麼用？最重要的還是『白潔兒』，牠若怕雨，在濕爛的土地上跑得一塌糊塗，就算你鞭如雨下，牠還是會大敗而回。」

虎牙道：「弟子對『白潔兒』從不用鞭。」

謝五太爺面上又露出了不悅之色，半响才道：「不管你用不用鞭，『白潔兒』若不能在雨天如常競逐，那麼還是白費心機。」

虎牙吸了口氣，欲言又止。

謝五太爺沉默片刻，道：「你們現在帶『金赤兔』和『白潔兒』到馬場去。」

謝有男吃了一驚：「現在？」

謝五太爺盯着她：「怎麼啦，妳不是說不怕雨嗎？」

謝有男皺了皺眉：「雨又大，風又冷，不怕淋壞馬兒嗎？」

「荒謬！」謝五太爺哼的一聲：「不要多說廢話，我要看看『金赤兔』和『白潔兒』在大雨下如何跑法。」

「弟子遵命！」虎牙應了一聲，就往馬槽方面走去。

× × ×

雨勢越來越大，謝有男在「金赤兔」的馬鞍上早已渾身濕透。虎牙也是一樣。

呂忠雖然撐着一柄紙傘，而且儘量遮着謝五太爺，但兩人都已濕了大半截身。

「金赤兔」和「白潔兒」一起在馬場上疾馳，只見八蹄同時撥動，兩駒並排向前衝刺出去。

謝有男策馬疾奔，雖然雨點不斷迎面打了過來，但她仍然不時望着虎牙，臉上流露出關切的神色。

虎牙面上沒有半點表情，若不是謝五太爺的命令，他絕不會在這種惡劣的天氣下，還策騎着「白潔兒」在馬場上奔馳。

但現在，他只能服從祖師的命令。

他沒有催促「白潔兒」，只是按轡任牠奔馳，反正現在又不是武林馬王大賽。

漸漸地，「金赤兔」拋離了「白潔兒」，兩匹馬兒的距離越來越遠。

呂忠在謝五太爺身旁面露微笑，淡淡地說道：「『金赤兔』果然是一匹好馬，在這種天氣下，還是那麼勇銳不凡。」

謝五太爺冷冷一笑，忽然道：「這小雜種眞有一手，竟然故意讓那匹殺千刀的白馬慢下來。」

「故意慢下來？」呂忠一呆：「難道『白潔兒』也可以在這種天氣下跟得上『金赤兔』？」

謝五太爺沉聲道：「若眞的拚起來，『金赤兔』恐怕不是這匹白馬的敵手！」

呂忠吸了口氣：「這可麻煩。」

謝五太爺望着他：「光說麻煩又有甚麽用？咱們必需想個辦法把事情解決。」

呂忠道：「本來，最好的辦法就是把這匹馬殺了，那就不必担心。」

「不行！」謝五太爺搖搖頭：「我還不想跟那姓鐵的小子翻臉！」

呂忠一怔，謝五太爺忽然又咬着牙，冷冷笑道：「等到武林馬王大賽後，老夫自然有辦法讓這姓鐵的小子知道，多管閒事惹來的後果！」

呂忠皺了皺眉，道：「那麽，只有一個法子可以保全大局。」

「殺了虎牙？」謝五太爺白眉一蹙。

呂忠搖搖頭，道：「虎牙殺不得，那會比殺了『白潔兒』還更麻煩。」

謝五太爺翻了翻眼，道：「那麽你的法子是怎樣的？」

呂忠吸了一口氣，緩緩道：「五太爺難道忘記了孫少爺嗎？」

「有弟，」謝五太爺臉上忽然露出了一個極詫異的笑容來，道：「對！我怎麽忘了有弟？」

這時候，「金赤兔」和「白潔兒」已相繼回來。

謝有男還沒有從鞍上跳下來，便大聲地說：「爺爺，『白潔兒』跑得怎樣？」

謝五太爺淡淡一笑，道：「很好，很好！」

謝有男高興起來：「是眞的？」

謝五太爺咳嗽兩下，說道：「當然是眞的，雨越下越大了，快把馬兒拉回馬槽裏。」

「弟子遵命！」虎牙立時應聲回答。

謝有男望着他笑了，笑得很甜，很可愛。

謝五太爺也在笑，皮笑肉不笑。

× × ×

雨勢持續着，一個銀衣少年，撐着一把傘子來到了玉頁軒。

玉頁軒是謝五太爺讀書的地方，這銀衣少年在童年時候，常到這裏玩耍。

他就是謝五太爺的心肝寶貝男孫謝有弟。

現在，謝五太爺要見他，他立刻就趕來。

當謝有弟進入玉頁軒的時候，他的祖父正在伏案而眠。

「爺爺，爺爺！」謝有弟輕聲呼喚。

過了一會，謝五太爺方始悠悠轉醒，他搓着眼睛，笑道：「有弟，你來了？」

謝有弟很有禮貌地說：「爺爺召喚有弟，不知有何訓諭？」

謝五太爺「呵呵」一笑：「爺爺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你去幹。」

謝有弟道：「請囑咐。」

謝五太爺笑了笑：「別緊張，這件事情雖然很重要，但爺爺知道你一定會幹得來，而且還會幹得很出色。」

「是甚麽事？」

「爺爺是要你參加後天的武林馬王大賽。」

「有弟不行！」謝有弟立刻搖頭，道：「『金赤兔』最聽姐姐的命令，由她策騎『金赤兔』來參加武林馬王大賽，那是最適合的。」

謝五太爺搖搖頭，道：「我不是要你騎『金赤兔』，而是騎『白潔兒』！」

「『白潔兒』？那匹是虎牙師哥的白馬。」

「不錯，就是那匹白馬。」

「虎牙師哥不是要策騎『白潔兒』參加武林馬王大賽嗎？」

「本來是的，」謝五太爺沉重地嘆了口氣，說道：「他是咱們謝家的好弟子，爲了要爲大馬場爭光，他實在費盡了不少心血。」

謝有弟臉上陡地出現了一種敬佩的表情：「虎牙師哥一定會有優異表現的。」

謝五太爺「咳」了一聲，道：「也眞難爲了他，爲了要爲咱們大馬場掙回一點面子，他竟然不惜拚掉性命，也要讓『白潔兒』擊敗所有對手。」

謝有弟道：「這是不會有性命之憂的，爺爺……」

「你是太糊塗了，」謝五太爺不斷地搖頭：「你可知道，他前兩天練功夫曾經走火入魔？」

謝有弟面色陡變：「甚麽？虎牙師哥……他練功走火入魔？」

謝五太爺嘆了口氣，道：「這件事，連他師父也不知道。」

謝有弟一怔，道：「發生了那樣嚴重的事情，爲甚麽連大伯父都不知道？」

謝五太爺緩緩地說道：「虎牙是個很孝順師父的孩子，他怕師父知道了會很憂傷。」

謝有弟急得團團亂轉，不斷地搓着兩手，道：「那麽，他情況到底怎樣了？」

謝五太爺道：「爺爺及時在他的練功房裏，挽救了他的性命。」

謝有弟吁了口氣，謝五太爺又接道：「我費了極大的心血，總算把他救活過來，但在三個月之內，他絕對不能夠做太勞碌的工作，否則會有性命之虞！」

謝有弟忙道：「我會去勸他的。」

「不！你萬萬不能去勸他。」謝五太爺沉聲道：「因爲爺爺已答應過他，在這件事情爲他保守秘密。」

謝有弟倏地抽了口冷氣，道：「但他却還要參加武林馬王大賽！」

謝五太爺面上露出了担心的樣子，接着嘆道：「虎牙樣樣都好，就是太倔強了一點。」

謝有弟道：「你不要讓他參加大賽就是了，難道他不知道，這是很費氣力的比賽嗎？」

謝五太爺澀苦地笑了一下：「他當然是知道這一點的，但他說過，就算冒着生命危險，也要參加武林馬王大賽，否則，就太過對不起『白潔兒』了。」

謝有弟急起來，道：「這怎麽辦？」

謝五太爺嘆道：「爺爺已勸過他了，但他却不肯聽話。」

謝有弟道：「但這比賽會要了他的性命！」

謝五太爺沉吟半晌，道：「所以，這件事情必須要你去幹。」

謝有弟道：「虎牙師哥參加武林馬王大賽，是不是完全爲了『白潔兒』？」

謝五太爺點點頭，道：「就算不完全是，也差不多了，所以，只要你能够用辦法把『白潔兒』搶到手，他就不會再冒性命危險去參加大賽。」

謝有弟皺着眉兒道：「怎樣搶法？」

謝五太爺道：「你會有辦法的。」

謝有弟吸了口氣，正想說話，謝五太爺又已接着說：「但無論你用甚麽法子都必須緊記着，虎牙練功走火入魔這件事，你一定要絕對保守秘密，更不能讓虎牙知道，你已知道了這件事情。」

謝有弟點了點頭，道：「我會緊記着的。」

謝五太爺眼睛裏露出了讚賞之色，道：「虎牙是好孩子，你也是好孩子，所以，無論你們兩人之間，誰贏得武林馬王大賽，爺爺都會同樣高興的。」

謝有弟眨動着眼睛，說道：「我一定會用辦法讓虎牙師哥不再參加武林馬王大賽。」

謝五太爺微微點頭，道：「很好！爺爺知道你一定會幹得很好的。」

謝有弟終於懷着沉重的心情，離開了玉頁軒。

謝五太爺等他走遠了，才喃喃地嘆道：「不要怪爺爺是個狡猾的老狐狸，謝家這一次，絕不能敗在一個孤兒手裏……」

外面雨聲依然。

謝五太爺的呼吸也是越來越沉重……

× × ×

九月初四，雨勢已緩和下來。

到了黄昏，這場大雨似乎已完全成爲過去，夕陽餘暉着來旣金黃，又美麗。

日落西山了，寒鴉數點從遠處飛來，然後又往更遙遠的地方飛去。

謝五太爺獨坐在棋亭下，桌上旣無棋，也無酒，只有一首墨漬猶未乾透的新詞，這首詞是這樣寫的：

亭樓雨落匆匆去，還見夕陽又再紅。衣冠如昨日，鬢已如雪，回頭萬里崎嶇道，秋風更淒切。想從前，怒馬金戈吞河嶽，雲浪四湧氣如虹，怎奈何，今似殘鴉，飛山遠……

這首詞還沒有完。

但他已塡不下去。

這時候，一陣涼風吹過，把這半闋還沒有塡完的詞吹上半空。

謝五太爺還沒有動，一隻皙白的手已把它抄接下來。

謝五太爺凝視着這人，那是他的男孫子謝有弟。

謝有弟把這半闋詞還給祖父，然後就說：「爺爺囑咐的事，已經辦妥了。」

謝五太爺道：「你用甚麽法子？」

謝有弟道：「我沒有用甚麽法子，只是對虎牙師哥說：『我想策騎白潔兒參加武林馬王大賽。』」

謝五太爺道：「他怎麽說？」

謝有弟道：「他問我是不是認眞的？還是在開玩笑？」

謝五太爺道：「你又怎麽回答？」

謝有弟道：「我回答說：我是很認眞的，我喜歡白潔兒，而且也很想參加這一屆的武林馬王大賽。」

謝五太爺道，「他答應了？」

謝有弟點點頭道：「他終於答應了，但却要我別在賽前把這件事傳揚出去。」

謝五太爺默然片刻，臉上忽然露出了笑容：「很好，你終於成功了，虎牙也可以渡過這場刦數。」

謝有弟也想笑，但却笑不出來：「但我看得出，他是捨不得『白潔兒』的。」

謝五太爺怔了怔，隨即又笑了起來，道：「別難過，咱們可不是眞的把『白潔兒』搶走了，只不過是爲他的身子着想而已。」

謝有弟點點頭，道：「我明白的。」

謝五太爺盯着他，微笑道：「記着，明天就是武林馬王大賽，今晚兒早點休息，知道嗎？」

謝有弟又點點頭，道：「我一定會讓『白潔兒』跑得很出色的。」

這時候，暮色漸濃，謝五太爺又在繼續塡寫下半闋詞。

謝有弟不再打擾他，悄然退下。

明天就是武林馬王大賽的重要日子，每一個有資格參賽的人，他們的心情都一定旣緊張，又興奮。

但謝有弟却不是這樣，他根本就沒有想過，自己在這一屆就已成爲參賽者的一份子。

「白潔兒」是一匹很雄駿、也很可愛的白馬。

虎牙是謝有弟很尊敬的師哥。

這一人一馬，本來眞的很登對，但却還是無緣在一起角逐武林馬王大賽。

謝有弟眞的很難過，他知道虎牙師哥是不捨得放棄這一次機會的。

這不但是虎牙師哥的機會，更是「白潔兒」畢生最重大的考驗。

但他終於把策騎「白潔兒」出賽的機會，讓給了有弟。

明天。

對許多許多人來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但又有誰知道明天會發生怎樣的事情？

× × ×

大衆期待已久的九月初五終於來臨。紅日甫從遠山露出了少許，人潮已從四方八面湧向謝家大馬場。

表面上，這是十年一度的賽馬盛會，但在骨子裏，也有不少人是懷着其他目的而來的。

例如從泰山遠道而來的「天狼雙怪」金氏兄弟，他們甫到大馬場，就已不斷地在打聽一個人的下落。

他們知道，這人每十年才在江湖中出現一次，而每次出現的時間，都一定是在九月初五，而且地點一定在武林馬王大賽的場地中。

這人喜歡着賽馬，但他騎着的却是一頭騾子。

當他在第一屆武林大賽中出現的時候，錢氏兄弟還是幾歲大的孩子。

但那時候，他們已知道這個人的名字，也知道這人曾經幹過一樁驚天動地的刦

案。

他刦走了「盜王之王」錢金環的七個鐵箱子。

錢金環是大盜中的大盜，他吃黑道，也吃白道，甚至官府中人，朝廷大員，只要看對了胃口，也照吃不虞。

他擅長輕功、暗器、佈陣、甚至占卜星月和易容，幾乎是個無所不能的江湖奇人。

他自出道以來，二十餘年從來也沒有出過一次岔子。

他並不是個獨行大盜，人人都知道，他有兩個得力助手，一個叫「天偷」楚白月，另一個叫「天賊」柳青湖，錢金環固然是個神出鬼沒的大盜，楚白月和柳青湖也同樣令人防不勝防，頭疼萬分。

可是，有一天晚上，在一間廟宇裏，柳青湖和錢金環同時中毒身亡。

是誰有那麼大的本領，竟然可以在這兩人的身上下毒？

那廟宇的廟祝叫屈老爹，當柳青湖和錢金環的屍體被發現後，這個老廟祝也不知所踪。

有人認為，這個屈老爹也巳被兇手殺了，連屍體也被毀滅。

只有錢金環的妻子錢夫人知道，屈老爹是甚麼人。

屈老爹那時候其實一點也不老，而且也不姓屈。

案發之際，這人才三十歲，他眞正的名字就是楚白月！

「天偷」楚白月！

楚白月在這廟宇裏，從來沒有人懷疑到他的眞正身份，其實這座廟宇，就是錢金環的賊巢。

在這廟宇的地窖，有着無數奇珍異寶，也有不少神兵利器，甚至是各門各派的武功秘典。

當然，這都是賊贓！

錢金環把這些賊贓，都存放在七個鐵箱子裏。

他對楚白月是絕對信任的。

可是，就在那一天晚上，錢金環和柳青湖都不明不白的死了，而楚白月却不知去向。

還有，那七個滿載着奇珍異寶，神功利器和武功秘典的鐵箱子，俱不知所踪。

對於錢夫人來說，這變故實在是太可怕了。

那時候，她有兩個孩子，都是男的，長子叫錢缺，次子叫錢窮，其實本來他們這一輩子是不會缺少了錢，更不會叫窮的，可是，他們還沒有長大，父親所搜刮回來的寃孽錢便巳給人盜走，他們想不叫窮也不行了。

錢夫人雖然是錢金環的妻子，但對於武功却只是略識皮毛，幸而她身邊還有一本丈夫遺留下來的武功秘笈，所以，當這兩個孩子逐漸長大之後，他們就可以照着秘笈上所記載武功勤加苦練。

錢夫人含辛茹苦，一方面要躲避仇人，唯恐楚白月來一套斬草除根，另一方面又要教導兩個兒子修文習武，生活實在艱苦得很。

尚幸她還有一個對她很不錯的姑母，每年都給她幾百兩銀子，母子三人，總算還可以勉強下去。

錢夫人為了躲避楚白月的追殺，把兩個孩子的姓氏都改了，不姓錢，改姓金。

在錢缺和錢窮還只有幾歲大的時候，錢夫人忽然想起，楚白月是最愛看賽馬的，而第一屆武林馬王大賽也快將在秦州舉行了，她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決定易容前往秦州，打探打探楚白月的下落。

她的易容功夫雖然比不上丈夫，但她喬裝一個老頭兒，倒也裝得似模似樣，就算別人看出破綻，也決計想不到，這人就是錢金環的妻子。

第一屆武林馬王大賽舉行之日，的確是熱鬧極了，錢夫人終於發現，在人潮之中，有一個騎着騾子而來的老頭兒，他的行藏有點古怪。

他古怪之處，是在他的左手。

他的左手永遠只是插在衣袋之中，從來不肯抖露出來。

錢夫人疑雲大起。

雖然，這老頭兒看來一點也不像是廟宇裏的「屈老爹」，但「屈老爹」的左手只有四根指頭的。

他的尾指，在二十三歲那年，給一個醋娘子硬生生的咬斷了。

錢夫人當然知道，楚白月的易容術，是絕對不會比錢金環差得了多少的。

終於，她暗中花了一百兩銀子，叫五個流氓藉故跟這老頭兒打架。

這五個流氓雖然武功平平，但却人人死纏爛拚，那個老頭兒終於被逼出手。

一隻手還不行，要兩隻手才能把他們打發得了。

就在那一瞬間，錢夫人巳看見，這老頭兒的左手只有四根手指！

在那一瞬間，她巳可以絕對地肯定，這人就是叛徒楚白月！

當時，她眞的很想衝上去，跟這「老頭兒」拚命，可是，她武功低微，又怎能殺得了楚白月？

她不敢輕舉妄動，只好忍着這一口氣，徐圖後計。

此後，每一屆武林馬王大賽，錢夫人都一定親自到場，而每一次，她都發現了楚白月的踪跡。

但這一屆，她不會再來了。

她巳在一年前病逝，臨死之前，才把這件事源源本本的說給兩個兒子知道。

這時候，錢缺和錢窮都巳是兩鬢花白的中年人，在江湖上，他們也早巳闖出了名堂，被人稱為「天狼雙怪」。

他倆創立了「天狼帮」，錢缺被母親易名為金大，錢窮則被易名為金二，誰也想不到，他們竟然就是錢金環的後人。

當然錢缺和錢窮知道這件血案後，都是大為震怒，立誓無論如何也要找到楚白月，為父親昭雪寃仇。

他們等待這一天巳很久了。

他們都在暗中向蒼天祝禱，希望楚白月還沒有死掉！

× × ×

萬衆期待巳十年的武林馬王大賽，還有半個時辰就要舉行了。

按照往例，五位仲裁必會在這時候正式向大家宣佈，所有出賽馬匹的名字，和牠們鞍上的策騎者又是甚麼人。



謝有弟替五太爺把吹走的詩詞捉回來。

他們的手上，都有着一份名單，而第一匹要宣佈的，就是謝有男策騎的「金赤兔」。

至於第二匹，則是謝有弟策騎的「白潔兒」。

可是，當仲裁正準備向大家宣佈的時候，一個令人震動的消息突然傳來。

謝有弟不見了！

五位仲裁經過一番討論後，決定暫時只宣佈「白潔兒」的馬名，至於由誰來策騎，則押後宣佈。

這是很適當的處理，也是目前唯一可行的辦法。

謝五太爺早巳坐在位置最適中的蓆棚下，他看見了孫女兒風姿綽約地騎在「金赤兔」的馬背上，正是人俏麗，馬也神駿，在全場之中，最是令人觸目。

他很高興，一雙目光繼續在馬場中搜索，他實在很渴望看看，有弟出場之際，又是怎樣的一番風采。

可是，他找來找去，還是未曾在馬場上看見有弟。

就在他滿腹疑團的時候，呂忠巳走了過來，精神凝重地在他耳邊說：「孫少爺不見了。」

謝五太爺臉色陡地一變，沉聲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呂忠吸了口氣，說道：「現在還不知道。」

謝五太爺道：「還不快找找看？」

呂忠搖搖頭，道：「不必找了，孫少爺是給人擄走的。」

謝五太爺差點沒有從椅子裏跳了起來，這裏若不是衆目睽睽的地方，他現在必巳暴跳如雷，大呼大吼！

「是那一個兔崽子幹的好事？阿忠，你無論怎樣，也要把這狗養的雜種給我抓出來！」謝五太爺咬牙切齒地說。

呂忠嘆了口氣，道：「請恕小人無能為力。」

謝五太爺又是臉色驟變：「這是甚麼意思？」

呂忠吸了口氣，道：「擄走孫少爺的，是蘭州的『大黑豹』！」

「是大黑豹？」謝五太爺勃然大怒：「這狗養的東西，竟然敢在太歲頭上來動土？」

呂忠道：「大黑豹是亡命之徒，只要看見了白花花的銀子，就算有人叫他去擄刦當今天子，他也敢幹！」

謝五太爺瞳孔收縮：「你是說，有人花錢指使他擄刦有弟？」

呂忠道：「這個自然，若不是有人指使，大黑豹為何無緣無故擄刦孫少爺？」

謝五太爺沉聲問道：「是甚麼人指使的？」

呂忠搖搖頭：「小人不知道。」

「不知道？」謝五太爺怒道：「你是不知道還是不敢說？」

呂忠吸了口氣，道：「無憑無據，小人實在不知道，也不敢說！」

謝五太爺哼的一聲：「是虎牙！一定是那小雜種！」

呂忠默然半晌，才道：「但虎牙何來這許多銀子？」

謝五太爺目中厲芒暴射，道：「就算這狗養的小雜種沒有，他的師父有！」

呂忠吸了口氣：「五太爺，這……」

「這是他們的毒計！」謝五太爺鐵青着臉，說道：「那小雜種故作大方，說願意把『白潔兒』讓給有弟策騎，但到了最後關頭，却又用這種鄙劣的手段把有弟擄走！」

呂忠皺了皺眉，道：「這樣說來，虎牙自始至終，還是沒有放棄！」

謝五太爺冷冷一笑，道：「這兩師徒眞是越來越不像話！」

就在這時候，呂忠沉聲說：「五太爺，大少爺來了。」

謝五太爺揮了揮手，道：「你先退開去。」

呂忠才退下，謝清來巳迎面走過來。

「爹，聽說虎牙巳把這次策騎『白潔兒』出賽的機會，讓給了有弟，是不是有

這回事？」

謝五太爺好像有點意外的樣子，他望了望兒子，過了一會才慢慢地點了點頭，道：「不錯，難道虎牙沒有把這件事情告訴你知道？」

謝清來搖搖頭，道：「這孩子一直都沒有對我說。」

謝五太爺道：「你是不是不高興？」

謝清來道：「只要是虎牙自己決定的事，我是不會不高興的。」

謝五太爺「哼」的一聲，冷然道：「你倒是孝順得很。」

謝清來道：「孝順父母，這是為人子女應盡之責。」

謝五太爺冷冷一笑：「你不是孝順父母，而是孝順徒兒！」

謝清來面色駭然，顫聲道：「爹，我做錯了甚麼事？」

謝五太爺直視着他，冷冷道：「不要再裝模作樣了，大黑豹把有弟藏在甚麼地方？」

謝清來身子猛然一震，冷汗從額上涔涔而下：「爹，有弟給大黑豹擄走了？」

謝五太爺冷冷道：「你敢說自己和這樁事完全無關嗎？」

謝清來的嘴唇已發白，兩手不斷地在發抖，顫聲道：「爹，我也是現在才知道這件事……」

謝五太爺看見兒子這副模樣，不禁呆了一呆，道：「你眞的不知道這件事？」

謝清來顫聲道：「難道爹竟然一直都不相信我這個兒子的說話？」

謝五太爺皺着白眉，忙道：「不！你別這麼說，爹知道，你是個老實人，但虎牙……」

謝清來道：「虎牙也是個老實人，他絕不會幹出這種卑鄙的事情來。」

謝五太爺跺了跺腳，道：「唉，這件事不要再提了，比賽很快就要開始，有弟又已給大黑豹擄走，你說怎麼辦？」

謝清來沉默了半晌，道：「就讓虎牙出賽！」

謝五太爺兩條白眉緊緊皺在一起，謝清來又道：「這是他的心願。」

謝五太爺臉色一沉：「有弟呢？難道我們把有弟這件事情置之不理？」

「我去找他！」謝清來身邊，忽然來了一個青衣人，那是謝寶樓。

只聽得謝寶樓說：「我會把有弟找回來的！」

謝五太爺盯着他：「你有把握？」

謝寶樓道：「大黑豹就算插上翅膀，也不會飛得太遠。」

謝五太爺忽然笑了笑，點頭道：「你說得不錯，他太笨重，的確很難飛得起來，但你要小心，千萬小心。」

謝寶樓頷首道：「我會小心的。」

語畢，人已迅速離去。

這時候，武林馬王大賽的一位仲裁走了過來，問謝五大太爺「白潔兒」是否還參加比賽。

謝五太爺捂着鼻子，沉吟未決。

謝清來忍不住道：「爹，就讓虎牙策騎『白潔兒』好了！」

謝五太爺不出聲，但終於還是點了點頭。

謝清來鬆一口氣，道：「爹，你老人家可以放心，虎牙不會讓謝家丟臉的！」

這位謝大官人，實在一點也不懂得父親的心意，他以為虎牙若能掄元奪取冠軍，父親就會大為高興，甚至會對虎牙另眼相看，又豈知謝五太爺正是担心會出現這種事情來！

謝清來的確是個心腸正直的君子。

可惜這種君子，在某些人的眼中看來，實在比呆子還更笨拙！

× × ×

十年一屆的武林馬王大賽很快就要開始了。

謝有男一直都在等待着虎牙和「白潔兒」的出現。

她完全不知道，她的祖父曾經利用有弟，把「白潔兒」搶了過來，也不知道當有弟正準備拖着「白潔兒」步出馬槽之際，忽然給大黑豹用迷藥把他迷倒，然後擄走了他。

她知道的事情實在少得可憐。

但這時候，她却知道有一個年青的公子哥兒，不斷緊緊跟隨着自己。

他是個很俊俏的男人，最少，他自己認為如此。

他也是這一屆武林馬王大賽的參賽者，也正是因為這樣，他才有機會在馬場上一直緊緊跟隨着謝有男。

「謝大小姐，妳瞧我這匹『玉面驄』怎樣？」

謝有男沒有回答。

「謝大小姐，還記得在下嗎？」

謝有男總算瞧了他一眼，接着聳聳肩，然後就搖搖頭。

「在下姓梁，名金笙，字川霞，家師是鐵鞍山莊莊主，他老人家姓卓，名諱是上騰下飛……」他像是唸書一般一口氣說個不停。

謝有男沒好氣地說：「夠了夠了，我知道啦，三年前爺爺壽辰那一天，你師父曾經帶你到我家作客，對嗎？」

梁金笙高興地笑了起來，道：「謝大小姐記性眞不壞！」

謝有男撥了撥如雲般的秀髮，一翻眼珠，道：「但你可知道我的脾氣很壞？」

梁金笙笑了笑，道：「謝大小姐眞會說笑。」

謝有男冷冷地叉着腰，瞪着眼說：「不管你是甚麼人，若再跟着本小姐，小心鞭下無情！」

說着，虛揚一鞭，鞭子在半空中「啪」一聲作響。

梁金笙陪笑一聲，道：「別人說，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風流，就算妳眞的抽我三幾鞭，那又算得上甚麼？」

也許他認為這幾句說話很動聽，很有趣，可是謝有男一點也不欣賞。

但謝有男也沒有眞的一鞭抽了過去，他們畢竟是在衆目睽睽之下，而她又是大賽主辦者的孫女兒，倘若鞭抽另一位參賽者，旁人看了，實在是太不像話。

她只好催策着「金赤兔」衝了出去。

但梁金笙還是厚着臉皮，又再追了上來。

謝有男心中有氣，心想：「看你還能

追到幾時！」

她發起狠勁，把「金赤兔」催策得更快，這時候雖然天氣晴朗，但由於一兩天前都曾經下過雨，土地還是極為濕爛，有些地方甚至像是沼澤，「金赤兔」跑在前頭，後面的「玉面驄」可就吃盡泥漿了。

梁金笙那一身彩衣，很快就給弄得一塌糊塗。

但他全不介意，一直緊纏不捨。

大賽還未正式開始，這一男一女已策馬狂奔，不禁立時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有人喝采，有人鼓掌，也有人揮動旗幟，大叫大嚷一番。

也幸虧這些人喧鬧起來，謝有男才猛然省悟，武林馬王大賽還未正式開始，自己豈可為了一個浪子登徒的纏擾，而虛耗了「金赤兔」的體力。

想到這點，差點沒驚出一身冷汗，倏然勒住了「金赤兔」，不讓牠再跑下去。

梁金笙看見謝有男勒停了馬兒，不禁喜孜孜地迎了上來，笑道：「謝大小姐的『金赤兔』，果然名不虛傳，這一屆冠軍，看來已是你們謝家囊中之物。」

謝有男給他纏得無法可想，恨不得把這花花公子拉下馬來大揍一頓。

就在這時候，一騎人馬從後面趕了上來，謝有男回頭一瞧，立刻吁了口氣，叫道：「師哥，你怎麼這樣遲才出場？比賽快要開始啦！」

她把「金赤兔」挨近「白潔兒」，和虎牙裝作很親暱的樣子。

梁金笙氣得連臉都黑了，他冷冷的盯着虎牙，道：「你就是謝清來的徒兒？」

虎牙點點頭，說：「是的。」

梁金笙冷冷一笑：「你可知道，今天參加武林馬王大賽的，都是一等一的千里良駒？」

虎牙道：「是又怎樣？」

梁金笙打量着「白潔兒」一眼，忽然「嗤」了一聲：「這是甚麼東西？」

虎牙道：「請恕我不明白閣下在問些甚麼？」

梁金笙冷笑道：「你騎着的是條牛？還是個豬？」

虎牙淡淡道：「無論我騎着的是牛也好，豬也好，馬也好，只要是眼睛還沒有瞎掉的人，都一定可以分得出來。」

梁金笙大怒：「你敢駡本公子是個瞎子？」

虎牙索性不理睬他，和謝有男並轡折回起點。

梁金笙咬了咬牙，面色難看極了。

萬人矚目的武林馬王大賽很快就要開始了，雖然他知道「玉面驄」要在這場大賽中力壓羣雄極不容易，但他還是必須出賽。

謝有男伴着虎牙，看見他有點鬱鬱不樂的樣子，忍不住說：「師哥，何苦為了這種人嘔氣嘛？」

虎牙望了望她，有點神不守舍地說：「我不嘔氣，不嘔氣。」

謝有男笑了一笑，她那裏知道，虎牙正在為有弟而担心！

× × ×

謝寶樓在蓆棚離開謝五太爺後，立刻就帶着六騎人馬離開小蘭州。

這六個人，都是謝家護院武師，為首一人叫「鐵指」尤燚，是個經驗豐富的老江湖。

謝寶樓向來很敬重這位尤武師，此際要追踪大黑豹，自然少不了尤燚一份兒。

尤燚一離開大馬場，就對謝寶樓說：「大黑豹向來自負，他不會走小路，也不會兜圈子，咱們直向大路追出去，是為上策。」

謝寶樓想了想，覺得未嘗沒有道理，就依了尤燚的說話，從大路上追了出去。

在三里外的一條岔路上，有一家酒舖。酒舖的老闆，是個身高僅四尺的矮漢，附近的人都叫他「四寸釘」。

四寸釘總算比三寸釘高一點，但比起正常的人來說，未免還是矮得可憐。

尤燚闖入酒舖，一看見四寸釘便問他是否見過大黑豹或者是可疑的人物經過這裏。

四寸釘立即向東一指，說：「就在不久之前，一輛馬車往東路駛了出去，趕車的人正是大黑豹。」

尤燚冷冷一笑：「這傢伙眞的往東路走了，咱們追！」

謝寶樓一怔，正想說話，尤燚却向他打了一個眼色，阻止他把話兒說出來。

尤燚翻身上馬，一馬當先向東路疾馳而去。

謝寶樓緊隨在後，當衆人追出半里左右，他忍不住問尤燚：「尤師傅，難道你認為四寸釘的說話會可靠嗎？」

尤燚冷冷一笑：「我瞭解這人。」

謝寶樓道：「你認為這人怎樣？」

尤燚道：「既貪財，又怕死。」

謝寶樓道：「大黑豹若曾經經過他的酒舖，你認為大黑豹會怎樣做？」

尤燚道：「給四寸釘一點錢，又用說話恫嚇他，來一套威迫利誘。」

謝寶樓皺着眉，道：「我也是這麼想，既然這樣，咱們為甚麼還要中計？」

尤燚冷冷一笑，道：「在蘭州，大黑豹能雄霸多年，可不是個有勇無謀之輩，他這一套是虛則實之，實則虛之！」

謝寶樓想了一想，恍然大悟：「對了！這廝明知我們不會相信四寸釘，所以就故意叫四寸釘說老實話！」

尤燚點點頭：「他往東走，而且故意叫四寸釘向咱們據實以告，好讓咱們捉錯用神，往西路追出去！」

謝寶樓不禁大為佩服：「尤師傅料事如神，實在令人佩服，佩服！」

尤燚道：「這也只是猜測而已，是否靈驗，目下還是不宜過早斷定。」

「尤師傅！瞧！」一個姓韓的護院武師叫了起來。

「看見了！咱們追！」尤燚瞳孔收縮，殺機倏現。

這時候，大家都已看見遠處正有一輛馬車，正在不斷向東疾馳着。

七騎人馬，快馬加鞭窮追上去。

那輛馬車的速度，其實已絕不算慢，但尤燚等人馬還是逐步逼近，終於尤燚首先趕過了馬車，同時抖出一條亮銀鍊子槍，暴喝道：「停車！停車！」

那輛馬車終於停下，謝寶樓也已趕了上來。

然而，趕車的却不是大黑豹，而是一個青臉漢子。

尤談和謝寶樓都認得這個人，他叫井二楞，是個不折不扣的渾人。

尤談連臉都黑了，大聲道：「那兔崽子在那裏？」

井二楞傻傻地一笑：「這裏沒有兔子，也沒有野鷄，你們要狩獵，該往大森林去！」

尤談怒道：「少廢話！」

井二楞還是傻傻地在笑：「少廢話就少廢話，俺這個人最討厭的就是廢話，廢話說得越多，俺也就越討厭……」

他越說越多廢話，尤談終於忍不住一掌摑了過去。

井二楞是個渾人，就算練過三招兩式武功，也絕對不會高明到甚麼地方去，尤談這一記火辣辣的耳光，他看來是捱定的了。

但就在刹那間，謝寶樓的手也已揚了起來：「尤師傅，何必跟他一般見識？」

尤談這才住手，冷笑道：「二楞子，車廂裏的是甚麼人？」

井二楞搖搖頭，道：「沒有人。」

尤談哼的一聲：「老子若在車廂裏搜出大黑豹，你可不要後悔！」

井二楞又傻傻地笑笑，却不再說話。

尤談冷笑着，鍊子槍突然「颯」的一聲射進車廂門內。

那鍊子槍在車廂門前繞了一個轉，尤談使勁一扯，整塊車廂門就已給生生扯脫下來。

井二楞立時放聲大哭。

尤談的臉色却在這時候驟變，只見車廂裏空空如也，那裏有大黑豹和謝有弟的蹤影。

若說車廂裏甚麼也沒有，那也不對，最少，裏面還有幾籃鷄蛋。

而當尤談扯開車廂門之際，便有兩籃鷄蛋立刻被弄跌出車外。

「兇手！你是個兇手！」井二楞大哭着說道：「這些蛋鷄將來會變成大公鷄，胖母鷄，但現在都給你一手毀滅了！快賠！快賠俺蛋鷄！不！快賠俺大公鷄和胖母鷄……」

他笑的時候傻兮兮，這時候放聲一哭，却又是那麼凄厲，令人爲之感到啼笑皆非。

謝寶樓緊蹙着眉，忙道：「你不要哭，我賠！我賠！」

井二楞望了他，忽然瞪大了眼睛：「俺不要你賠，鷄蛋又不是你打爛的。」

尤談冷笑一聲，對謝寶樓說：「別理睬他，咱們走！」

謝寶樓嘆了口氣，說道：「瞧他這副樣子也是怪可憐的，你就賠他一點銀子好了。」

尤談拗他不過，只好鐵青着臉，把一兩碎銀擲在地上，悻悻然說：「這該夠了罷！眞霉氣，遇上你這種渾東西。」

井二楞却道：「俺不要銀子！」

尤談嘿嘿一笑：「不要銀子，難道要老子賠命？」

井二楞居然說：「對了！俺正是要你賠命！」

尤談陡地大笑起來。

但他笑聲甫起，一道碧光已迎面射向他的咽喉。

尤談怔住，他做夢也想不到，井二楞是個會家子，而且身手還極毒辣、極厲害。那一道碧光，是從井二楞袖內翻飛急射出來的，那是一柄毒飛刀。

好快的飛刀，又準又毒。

但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另一道寒光也已飛起。

那是謝寶樓的劍！

× × ×

謝家劍法，在武林中素負盛名，眞正瞭解這一個家族的人都會知道，他們的劍絕不會比他們所養馬兒遜色。

尤談跟隨着謝寶樓的日子也不算短淺了，但直到這一刻間，他才是第一次看見謝寶樓怎樣用劍。

只是，他雖然看見了，其實却也沒看見甚麼。

他只是看見一道寒光閃過，井二楞的毒飛刀已被擊落。

井二楞的眼色也變了，他不再像個傻子，他在刹那間變成了一個令人防不勝防的殺手。

連尤談那樣經驗豐富的老江湖也看走了眼，這井二楞裝蒜功夫實在到家極了。

他發出的第一柄毒飛刀被擊落，接着又有五柄飛刀接踵發射出來。

每一柄飛刀俱泛着碧綠的光芒，只要給它擦上一點點，都是天大的痲煩。

謝寶樓的江湖經驗比不上尤談，但他早已看出，這個井二楞的行動實在不無可疑之處。

就算他不發出毒飛刀，謝寶樓也會繼續注視着這個人。

最少，他會知道大黑豹在甚麼地方！

現在，井二楞已原形畢露，他只是一直在裝瘋賣傻而已。

當五柄毒飛刀射出後，井二楞的身形已同時向後暴退。他不怕尤談，但却不敢小覷了謝寶樓的劍。

這五柄飛刀與其說是襲擊，毋寧說是一種高明的撤退手法。

井二楞只是在掩護自己，讓自己可以有機會離開這裏，他知道，這五柄飛刀雖然已可以要了許多武林高手的性命，但用來對付謝寶樓，却還是不行。

果然不行！

五柄飛刀幾乎同時被謝寶樓的長劍擊落，尤談等不禁瞧得呆住了。

這五柄飛刀若是襲向尤談，尤談實在沒有把握可以招架得來。

但謝寶樓却輕描淡寫地，就把井二楞的毒飛刀完全擊落，簡直比剝花生殼還更容易。

井二楞早已知道會有這樣的情形，因爲他在謝寶樓爲尤談擋開第一柄毒飛刀的時候就已看出，謝寶樓的武功實在比自己高出不少。

所以，當五柄毒飛刀被擊落之際，他的身子已同時向後急速倒退，看來就像是一隻受了驚嚇的鴿子。

謝寶樓却輕輕的嘆了口氣。

他嘆氣的聲音，一直盤旋在井二楞的耳朵邊，無論井二楞奔出多遠，這聲音都沒有改變，似乎一直跟隨在他背後。

井二楞快要給逼瘋了，忍不住回頭瞧瞧。

背後沒有人！可是，那陣陣嘆氣之聲，仍然不斷地在他耳朵邊蕩漾着。

「謝寶樓！你在哪裏？爲甚麼不乾脆一劍殺了我？」

「井二楞，我不是一直在你身邊嗎？」謝寶樓的聲音赫然又在他身邊響起。

井二楞這一次總算看見謝寶樓了，他抽了口冷氣，道：「這……這就是『如影隨形大法』？」

謝寶樓搖搖頭，說道：「這不是甚麼『如影隨形大法』，只能算是一點雕蟲小技。」

井二楞的臉全無血色：「但你若要殺俺，俺已全無招架之力！」

謝寶樓又嘆了口氣，緩緩道：「你若要殺人，大多數人還不是一樣會無招架之力嗎？」

井二楞道：「俺不常殺人。」

謝寶樓道：「在大小蘭州這一帶，人人都知道井二楞是個渾人，又有誰看得出，你非但不是個渾人，而且還是個厲害的殺手？」

井二楞苦笑了一下：「只可惜再厲害的殺手，還是敵不過謝家的劍。」

謝寶樓搖搖頭：「你錯了，家父曾對我說過，天下間最少還有十個傑出的殺手，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把我的腦袋割了下來。」

井二楞道：「可惜俺非其中之一。」

謝寶樓道：「你也不是想殺了我，只是不想我找到大黑豹。」

井二楞默然。

謝寶樓接着說：「其實我也並不想找大黑豹，只是想找回我的兒子。」

井二楞的態度忽然倔強起來，道：「你不必白費心機了，他們已到了很遠很遠的地方。」

謝寶樓道：「到底有多遠？」

井二楞道：「俺不知道。」

謝寶樓冷冷道：「你若把我這個人看得太仁慈，那可是大錯。」

井二楞眼色倏變：「你要怎樣？」

謝寶樓把右手揚了一揚，冷笑道：「爲了我兒的安全，謝某只好試用一下分筋錯骨手了！」

井二楞臉色更難看：「你這是逼人太甚了！」

謝寶樓道：「謝某從不逼人，是你們逼得謝某心狠手辣起來而已。」

他一面說，一面伸手接着井二楞的右肩。他的動作並不快，但却像是有七八隻手同時向井二楞飛了過來一樣，井二楞只見漫天掌影，竟然無法可以閃躲開去。

謝寶樓的手才按在他的肩頭上，他已渾身痲痹無力，有如着了魔一般。

謝寶樓冰冷的聲音又在他耳朵邊響起：「井朋友，你要吃敬酒還是吃罰酒？」

井二楞遲疑了半晌，終於長長的嘆了口氣，道：「俺認栽了，俺帶你去找大黑豹便是。」

× × ×

這一次，井二楞說的是眞話，他帶着謝寶樓折回原路，來到了那輛馬車之前。

尤談忙道：「大黑豹呢？」

井二楞向馬車伸手一指，却沒說話。

尤談的老臉頓時一紅。

他是個經驗老到的老江了，但他一直還是疏忽了這輛馬車，直到井二楞這麼一指，他才發現，這輛馬車底下，竟然是另藏着暗格的。

他迅速打開暗格，赫然發現裏面藏着兩人，正是身材粗壯的大黑豹和謝有弟。

謝有弟總算有驚無險，重回小蘭州，大黑豹與井二楞也被押回謝家。

這時候，萬人矚目的武林馬王大賽也已宣告展開！

金赤兔奪取馬王冠軍

在這場哄動一時的武林馬王大賽中，最受大衆觸目的一匹馬，就是謝有男所策騎的「金赤兔」。

這是絕大多數人心目中的冠軍對象，除此之外，備受注視的人馬，還有「關東飛狐」任中原的「狐王」，洛陽武林大豪童南峯的「烈火神鷹」，泰克王子的「沙漠客」，當然，還有鐵鞍山莊後起之秀梁金笙的「玉面驄」。

全場唯一的白馬「白潔兒」，却是備受冷落，雖然牠也是代表謝家大馬場出賽，但一般都認爲，謝五太爺必然會讓她的孫女兒奪取馬王冠軍寶座，這匹白馬，看來只是陪跑一番而已。

而且，在江湖上，人人都聽過謝大小姐之名，但對於「虎牙」這個名字，却是陌生得很。

在這種情況下，「白潔兒」被大衆着淡，那是理所當然的。

虎牙可不在乎別人怎樣看自己和「白潔兒」，他只要參賽，尤其是「白潔兒」，就算自己不騎上這匹馬也可以，但牠必須參與這一場具有歷史性的重要比賽。

事實上，他已把策騎「白潔兒」的機會，讓給了謝有弟，而且一直都沒後悔。

可是在最後關頭，事情又有了意想不到的變化，謝有弟給人擄走了，策騎「白潔兒」出賽的責任，仍落在虎牙的身上。

虎牙不知這事情爲甚麼會變成這樣，謝有男更是全然不知道，虎牙已曾經把策騎「白潔兒」的責任交給了她的弟弟。

虎牙沒有告訴她，就算她應該知道這件事，也要等到馬王大賽之後才說。

比賽開始了。二十一匹良駒同時洒開太步，向前疾衝出去。

人羣爆發出如雷般的喝采聲，每一雙眼睛都已揉得乾乾淨淨，每一個人都儘量找尋最理想的位置，來欣賞這二十一匹名駒的精采競逐。

泰克王子雖然又老了十歲，但那股拚勁還是絲毫不減當年，他策騎的「沙漠客」，看來就像是一朵在天上疾捲而來的烏雲，首先抛離羣駒，單騎直放。

接着，是大衆比較忽略的一匹「石剪刀」緊緊趕了上來。

「石剪刀」的主人和策騎者都同是一人，他是鑄鐵名匠殷世柱，誰也想不到，這鐵匠養馬的功夫居然如此到家，單看他這一段路策騎「石剪刀」的姿態，識馬者已意會到這一騎人馬實在不宜過早低估。

在「石剪刀」之後的，是任中原的「

狐王」，童南峯的「烈火神鷹」，然後就是梁金笙的「玉面驄」。

眾望所歸的「金赤兔」僅位列第八九名之間，看樣子似乎並不急着及早領放。

至於「白潔兒」還要落後，跑來輕描淡寫，一點也不着急。

絕大部份觀看者的視綫，都只是集中在領前的幾匹快馬和「金赤兔」的身上，對於毫不起眼的「白潔兒」，誰也不會加以留意。

但在一株大樹上，却有兩個人一直都很留意着「白潔兒」，他們正是司馬縱橫和鐵鳳師。

鐵鳳師眉頭緊皺着，忽然問司馬縱橫：「剛才怎麽不見了你？」

司馬縱橫道：「事情有了變化。」

鐵鳳師有點莫名其妙道：「有甚麽變化？」

司馬縱橫道：「虎牙早已把策騎『白潔兒』的機會，讓給了謝有弟。」

鐵鳳師一怔：「現在虎牙不是騎着『白潔兒』嗎？」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道：「這件事情，說來話長，還是先看完這場武林馬王大賽才說罷。」

鐵鳳師沉然了半响，才目注場中說道：「你瞧『白潔兒』跑得怎樣？」

「不算壞，最少還沒有遙遙墮後。」

「但距離領先的『石剪刀』却有二十多丈。」

「路遙知馬力，現在距離終點可還很遠，看來，『石剪刀』已差不多成爲強弩之末了。」司馬縱橫說到這裏，忽然瞧着鐵鳳師道：「怎麽了？你對『白潔兒』已沒有信心嗎？」

鐵鳳師笑了笑，說道：「我對『白潔兒』的信心絕不會變，只是想聽聽你的看法。」

司馬縱橫淡淡道：「無論土地乾爽也好，濕爛也好，『白潔兒』俱可横掃對方，大勝而回。」

「包括『金赤兔』在內？」鐵鳳師目光閃動。

司馬縱横却沒有回答，只是聚精會神地瞧着那二十一匹奔馳中的快馬。

他沒有看錯，「石剪刀」已在狂放一段路程後，力度減弱下來，首先越過這匹馬兒的，是任中原的「狐王」。

任中原不斷回頭向後望，他當然希望自己的馬兒能越放越遠，把所有對手遠遠拋離。

但這時候賽事已漸漸進入決定勝負的階段，每一個騎者都開始加緊催策馬兒，任中原想輕輕鬆鬆的就直領到底，可沒那麽容易。

首先，童南峯的「烈火神鷹」緊逼而來，接着，梁金笙的「玉面驄」也趕了上來展開挑戰。

這三匹馬很快就排成「品」字形般在前列位置領放，其餘的馬匹則落後在一段距離之外。

但漸漸地，一匹出類拔萃，神駿非凡的馬兒開始加強勁力了，人羣在歡呼，喝采之聲有如雷行浪湧，那是大衆最矚目，也最熱愛的「金赤兔」。

「金赤兔」果然不是凡者，牠那股竄勁，就像是天上的流星，跑起來又快，又洒脫。

距離終點大概還有二百丈左右，「狐王」中段發揮了一陣子力度，雖然走勢仍然強勁，但比起後來趕上的馬匹，却已大有不如。

「烈火神鷹」首先搶出，「玉面驄」不旋踵立刻迎頭趕上，兩匹馬並排疾進。

但「金赤兔」却以凌厲的勁勢，旋風也似的追了上來，全場的人都如痴如醉，大衆期待已久的武林馬王大賽，很快就會產生新的盟主。

在距離終點還有一百五十丈左右，「金赤兔」已越過所有馬匹，氣勢如虹地直趨終點。

看來，牠已再無敵手。

可是，一幕跡近乎「奇蹟」的景象，就在這重要的時刻出現了。

「金赤兔」可以奪標奏凱，本來已是絕無疑問之事，而第二第三兩駒，似乎也已非「烈火神鷹」和「玉面驄」莫屬。

然而，就在這時候，一匹白馬恍如離弦矢箭，直殺上來。

那是被絕大多數人所忽略的「白潔兒」，「白潔兒」竟然以極厲害的衝刺，一瞬息間便已連越七八匹快馬，直逼「烈火神鷹」和「玉面驄」兩駒。

梁金笙回頭一望，看見虎牙正催策着「白潔兒」趕了上來，不禁臉色一變，立刻加緊抽鞭，希望「玉面驄」把「白潔兒」拋離開去。

但任憑他鞭如雨下，「玉面驄」已是力不從心，牠的速度已發揮得八八九九，再也無法抗拒「白潔兒」的追逼。

當梁金笙向前望去，驀然看見虎牙的背影就在自己眼前之際，他面上的表情可說是驚怒到了極點。

但「玉面驄」力不如人，他就算驚怒得要發瘋，那也是於事無補的。

終點已越來越近了，「白潔兒」也已越過羣駒，直逼領前的「金赤兔」。

轉眼間，兩匹馬已緊貼在一起，「金赤兔」雖然仍然領先一點，但「白潔兒」的去勢似乎更爲強勁。

只要再跑二三十丈，「白潔兒」勢必可以超越「金赤兔」爆出驚人的大冷門。

人羣的情緒在沸騰，而且已達到了頂點。

不少人喊叫得力竭聲沙，也有人緊張得險些昏倒過去。

謝五太爺就是險些昏倒過去的其中一人。

「白潔兒」是「金赤兔」的最大勁敵，這一點他早已知道。

倘若他能夠使「白潔兒」不能出賽，「金赤兔」自然可以以無敵的姿態贏取這場比賽的勝利，但在這一瞬間，謝五太爺希望「金赤兔」可以登上武林馬王寶座的美夢似已幻滅。

他恨不得立刻就殺了虎牙，殺了「白潔兒」。

照這種情形看來，「白潔兒」可以越過「金赤兔」奪敢武林馬王冠軍寶座，已成定局。

不少人都驚得呆住了，大馬場上籠罩着一股不尋常的氣氛，一鳴驚人的暴風雨

已經降臨，誰也沒法子可以改變和抗拒。

可是，就在這時候，賽情又有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變化。

後勁勇銳驚人的「白潔兒」，居然在這最重要的時刻，突然向左斜跑。

向前直跑是跑，向左斜跑也是跑，但這麽一斜，却是大大的吃虧了。

「金赤兔」雖然勁力微遜於「白潔兒」，但牠在這最後關頭，仍然保持着垂直的走勢，直趨終點。

而「白潔兒」却因爲這麽一斜開去，雖然去勢奇快，但當到達終點之際，已僅僅敗在「金赤兔」蹄下。

雖然「白潔兒」所負不多，但却很明顯。

仲裁立刻宣佈，「金赤兔」贏得了第五屆武林馬王大賽的冠軍。

謝五太爺興奮極了，他裂嘴大笑，同時接受來自四方八面的祝賀。

不管怎樣，「金赤兔」已奪取了這項殊榮。

他心目中的勁敵，「白潔兒」只能屈居第二。

至於跑第三名的，則是梁金笙的「玉面驄」，這對人馬已盡了最大的努力，所以也獲得了人羣的熱烈喝采和鼓掌。

但最受人矚目的，自然還是「金赤兔」，還有在一瞬息間令所有人刮目相看的，就是虎牙的「白潔兒」。

虎牙還沒有下馬，就已有幾張堆滿着笑容的臉龐迎了上來，那是蘭州販馬商彭富裕和他的伙計。

彭富裕是個胖子，但這時他却跑得比每一個伙計都更快。

「張公子……」彭富裕一上來，第一句說話就已經讓虎牙爲之一陣錯愕。

「你叫誰？」虎牙怔住，然後緩緩下馬。

彭富裕一面擦汗，一面喘氣陪笑道：「當然是叫你這位張公子嘛！」

虎牙吸了口氣：「未知彭老闆有甚麽賜教？」

彭富裕又是未語先笑，他笑了好一會，才望着「白潔兒」道：「這眞是一匹好馬，俺想跟張公子商量商量，十萬兩這個價錢，相信絕不會少了。」

虎牙皺了皺眉，道：「彭老闆，你到底在說甚麽？」

彭富裕笑道：「俺的意思，是想張公子割愛，俺願意用十萬兩銀子把這匹白馬買下來。」

虎牙目光一閃：「十萬兩？」

彭富裕點點頭：「俺實在太喜歡牠了，所以……」

「不必說了，我不賣。」虎牙斷然拒絕。

彭富裕急忙說道：「張公子，你先聽俺說，除了俺之外，誰也不會付出這個價錢，俺……」

虎牙瞪着他：「你爲甚麽不去找『金赤兔』？牠才是這場比賽的冠軍！」

彭富裕嘆了口氣，道：「張公子，若照俺的算盤，『金赤兔』最多只能值五萬兩，而且謝家也絕不會讓牠落在別人的手上……」

「五萬兩？」虎牙冷冷一笑：「你這個如意算盤到底是怎樣打的？難道跑第二的馬居然比跑冠軍的馬還更值錢嗎？」

彭富裕微微一笑，忽然壓低了嗓子在虎牙的耳朶邊說：「張公子，你這場馬實在輸得高明，俺佩服得五體投地之至！」

虎牙臉色一變：「彭老闆，這算是甚麽意思？」

「唉！你這個人！」彭富裕臉上做了一個怪異的表情，說：「這種事，大家心照不宣也就是了，何必一定要說出來？總之，這匹白馬，俺是買定的了，十萬兩已足够公子再找幾百匹好馬啦！」

虎牙的臉色變得很不好看，他咬着牙搖頭道：「彭老闆，老實告訴你，這匹馬根本不是我的。」

彭富裕「唷」的一聲：「張公子，怎麽連這種話你也說得出來？不是你的又是誰的？」

虎牙吸了口氣，半响才道：「是鐵鳳師的！」

彭富裕陡地一呆，道：「你……你說這匹馬是鐵鳳師的？你說的又是那一個鐵鳳師？」

「辣手大俠鐵鳳師！」虎牙終於說：「你現在是不是還一定要強逼我賣掉這匹馬？」

彭富裕面上頓時露出了難爲的神情來，而就在這時候，他忽然發現自己的身旁，已站着了一個唇上有兩撇鬍子的男人。

「鐵鳳師！」彭富裕失聲叫了起來。

這男人微微一笑，點頭道：「區區賤名，彭老闆怎麽一口就能叫了出來？你是不是一定要買這匹馬？」

彭富裕怔了一怔，繼而陪笑道：「鐵大俠若肯割愛，那當然是求之不得，若是價錢不對，咱們還可以再商量商量。」

鐵鳳師淡然一笑，道：「商量商量，那是可以的，咱們也不會幹得太絕，只要價錢合理，就算把這匹白馬賞給彭老闆，也無不可。」

彭富裕忙陪笑道：「鐵大俠，你不妨開個價錢出來，只要兩位肯割愛，錢銀這種事情，俺也不是看得太重要的。」

鐵鳳師搖搖頭：「咱們不想爲了錢而賣掉這匹馬。」

彭富裕一怔，道：「那麽，兩位要甚麽條件？」

鐵鳳師道：「你要咱們割愛，咱們也想要彭老闆的一件東西，只要彭老闆也肯割愛，這樁交易立刻就可以進行。」

彭富裕皺了皺眉，目光忽然凝注在虎牙的臉龐上。

虎牙立刻說：「彭老闆，鐵大俠怎麽說，我就怎麽辦，你放心好了。」

彭富裕望着鐵鳳師，道：「既然張公子這麽說，閣下就說個明白罷，你要甚麽東西？」

鐵鳳師沉吟半响，才慢慢的說道：「我看上了你的鼻子。」

彭富裕的臉色立刻變得一片灰白，連聲音也顫抖起來：「鐵大俠，你在開甚麽玩笑？」

鐵鳳師冷冷一笑，道：「誰跟你開玩笑？十萬兩銀子算是甚麽？在鐵某的眼中看來，它又怎能跟彭老闆的鼻子相比？」

彭富裕長長的抽了一口涼氣，道：「

但……但這鼻子……」

鐵鳳師道：「你若捨得把它割了下來，『白潔兒』這匹馬就是你的！」

彭富裕連忙搖手不迭：「這麼說，咱們……咱們是談不攏了，再見……」

他再也不敢說甚麼，掉頭匆匆便走。

他一面走，一面掩着自己的鼻子，好像恐怕它會忽然掉下來似的。

但他掉頭還沒走多遠，掩着鼻子的手就已給另外一隻手扯開了。

彭富裕一怔，還沒有弄清楚怎麼一回事，突覺眼前寒光一閃，鼻樑部位忽然有着一種涼颼颼的感覺。他的鼻子竟然就在這時候給一柄極鋒利的刀削掉了。

他張開嘴巴，但還沒有叫出聲音，就已給這柄鋒利的刀戳穿了咽喉。

虎牙呆住，鐵鳳師也是臉色一變！他們都看見了一個銀髮老者，他的右手正拈着一顆血淋淋的鼻子，向他們走了過來。

好殘忍的一個銀髮老者！他是誰？為甚麼竟然要削掉了彭富裕的鼻子？

× × ×

鐵鳳師瞧着這個銀髮老者，面上的神情也像個剛被割掉鼻子的人。

銀髮老者把彭富裕的鼻子輕輕拋玩着，忽然淡淡道：「彭老闆的鼻子就在這裏，這樁交易大概不會有甚麼問題了罷？」

鐵鳳師的指骨在勒勒作响：「是你想要這匹白馬？」

銀髮老者點點頭，道：「不錯，而且你想要的鼻子，老夫已為你割了下來，姓鐵的，你可不是想賴帳罷？」

鐵鳳師凝視這心狠手辣、來歷神秘的老者：「這位老人家，敢問如何稱呼？」

銀髮老者桀桀一笑，道：「老夫姓白名天雄，又叫『順逆居士』！」

「順逆居士？」鐵鳳師眉頭一皺：「請恕鐵某孤陋寡聞，從來都沒聽說過，江湖上有你這一號人物。」

白天雄冷冷道：「少廢話，彭富裕的鼻子已在這裏，快把這匹白馬拖過來！」

鐵鳳師哂然一笑道：「這可不行！」

白天雄道：「你想賴帳？」

鐵鳳師搖搖頭，道：「這不是賴帳，而是我只答應彭富裕，可沒答應過要把這匹白馬賣給你這位老人家！」

白天雄道：「彭富裕已死，這匹馬自然該由老夫所得，你休要強辭奪理！」

鐵鳳師淡淡道：「對付強辭奪理的人，你有甚麼好辦法？」

白天雄眉毛一揚，疾喝道：「殺！」

「殺」字甫出口，他的左手已揮出。

鐵鳳師臉色一寒，那白天雄的左手竟然是銀色的。

他戴上一隻銀絲織成的手套，那本是「銀魔子」的獨門武器「千毒銀手套」。

「銀魔子」早在五十年前，便已死於廣西，他到底是怎樣死的，江湖上傳說紛紜，莫衷一是。但自此之後，他的「千毒銀手套」就不見了，連他的幾個弟子也沒法子把它找回來。

想不到這毒手套如今又再重現江湖，而戴着這手套的，又是個神秘莫測，不知到底是何方神聖的「順逆居士」白天雄。

鐵鳳師不敢怠慢，他必須全神貫注應付！

「千毒銀手套」劇毒無比，從來沒有任何人能被這手套上的毒藥沾上了而又還能生存下去。

他只覺得一股無形的殺氣，有如排山倒海般猛壓了過來。

只見白天雄衣衫雪白，臉龐也雪白，一雙眼睛更是冰冷陰森，實在可怕極了。

但更可怕的還是他的左手！

他每招擊出，都有一種可怕的力量，那就像是魔咒，只要一纏上了身，就再也無法甩脫開去。

鐵鳳師雖然絕非庸手，可是他居然還是給白天雄的左手纏上了。

白天雄怪嘯一聲，身形轉換有如鬼魅，似虛似實，其實却是全無路數可尋，以鐵鳳師的經驗和眼力，一時之間也無法看得透徹。

虎牙又驚又怒，正待出手，鐵鳳師已經疾聲喝道：「退開去！你想敵得住這個老怪物，最少還要多吃二十年米飯！」

虎牙面上立時露出一陣難過之色。

他並不是為了自己的面子而感到難堪，而是因為自己太沒用，在這危急關頭，帮不了鐵鳳師。

他知道鐵鳳師的說話是對的，這個叫順逆居士的老者，實在絕非等閑之輩，自己若貿貿然加入戰圈，非但帮不了鐵鳳師，反而會成為他的贅累。

但鐵鳳師却已漸漸落在下風。

白天雄面露得意之色，出手更是兇狠絕倫，似乎每一招都志在殺掉鐵鳳師，不留活口。

虎牙急得忍不住叫了起來：「鐵大哥，你為甚麼還不拔劍！」

鐵鳳師沒有回答，只是苦笑了一下。

他何嘗不想拔劍？但白天雄早已着着緊逼，若在平時，把鳳凰神劍從劍鞘裏抽出來，可說是易如反掌之事，但在此際，休說拔劍，就算是肩膊移動的位置稍有半點偏差，也會立時招來殺身之禍！

白天雄也已看準了這一點，他一直逼着鐵鳳師，不讓他有機會把劍拔出來。

鐵鳳師心中不禁大是生氣，心想：以自己在江湖上的名望，倘若連劍也不能拔出來，那也未免太笑話了。

可是，鐵鳳師用盡方法，竟然還是未能把鳳凰神劍從劍鞘裏抽出來。

這看來似乎是一件很荒謬的事，但事實却偏偏就是這樣。

鐵鳳師一方面恨透了這個自稱順逆居士的老人，但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佩服他的能耐，須知世間上能令到鐵鳳師連劍也拔不出來的高手恐怕還數不出十人來。

但白天雄却偏偏就是其中之一。

鐵鳳師絕不是胆小的人，但在這種情況下，他却不禁有點着急起來。

他一直都處於下風，竟然無法可以扭轉劣勢，再繼續下去，非要死在白天雄的手下不可。

白天雄越來越驕狂，他怪聲笑道：「辣手大俠，原來也不外如此而已！」

鐵鳳師沒有反駁，倘若這時候有人叫他認輸，他也會直認可也的。

這白天雄，不管他是甚麼來歷，都可算是一個厲害的勁敵。

幸而，就在鐵鳳師感到最狼狽的時候

，司馬縱橫來了。

鐵鳳師雖然不能拔劍，司馬縱橫却可以抽刀！

獵刀挾着懾人的寒芒，突然直逼白天雄的面門。白天雄正在全力對付鐵鳳師，一時之間可摸不清楚司馬縱橫的刀招路數，急切間只好溜滑地倒退三尺，先避開司馬縱橫的第一刀再說。

但司馬縱橫一聲冷笑，只見獵刀刀勢如虹，人却宛似鷹隼一般，猛然再攻白天雄，着着刀招有如雷霆電閃般撲擊過去，半點也不肯放鬆！他逼得白天雄越緊，鐵鳳師就越是鬆了一口氣。

鳳凰神劍終於出鞘，形勢立時有了極大的轉變。

白天雄雖然武功招式詭異，出手毒辣陰險，但在司馬縱橫和鐵鳳師兩人聯手反擊之下，他再也無法保持着優勢。

司馬縱橫冷冷喝道：「這位老丈，你到底甚麼人？」

白天雄哼的一聲：「憑你這點微末道行，還不配問……」那知話猶未了，他的左手尾指已給獵刀削掉下來。也只有獵刀，才能把「千毒銀手套」削斷。

白天雄的臉色刷的變了，刹那間變得全無半點血色。但令人奇怪的是，他的尾指雖然給削斷了，但却仍然沒有流血！

司馬縱橫和鐵鳳師都是微微一怔，難道這是一個「無血人」！

但人又怎可能無血，莫非是個鬼魂？

但休說此際正是光天化日，就算是在深更半夜裏，鐵鳳師和司馬縱橫都不會相信鬼魂這一回事。

他們並不愚蠢，在微微一怔之下，很快就已想到了其中的緣故。

這個自稱「順逆君士」的白天雄，他的左手根本就是沒有尾指的！

只是當他戴上「千毒銀手套」的時候，別人的確不容易察覺出來，但司馬縱橫這一刀，却已把他這個秘密揭穿了。

這秘密算不算很重要？

江湖中人，終日捲纏在在快意恩仇，刀光劍影之中，斷手殘肢者，可算是數之不盡，而十指不全，缺乏其一者，更是比比皆是。尤其是斷掉一隻尾指的人，為數甚多，因為有不少帮會，都有自斷尾指作為懲罰的規矩。

白天雄沒有了一根尾指，已是毫無疑問之事，但就憑這一點小小的綫索，想立刻知道他真正身份，仍然是不可能的事。

對於這個神秘的老者，司馬縱橫和鐵鳳師知道的實在是太少了。

但這情況落在另外兩個人的眼裏，他們却有迥然不同的看法。

這兩人正是錢缺和錢窮。

他們早已注視着這個銀髮老者，因為他們懷疑，這老者就是「天偷」楚白月。

楚白月左手缺一尾指。而這個自稱白天雄的銀髮老者，也是左手沒有尾指的！

× × ×

白天雄已察覺到形勢對他極為不利，再纏下去，不要說是「千毒銀手套」，就是自己的性命恐怕也很難保得住。

他只好急急狼狽逃去。

司馬縱橫和鐵鳳師都沒有窮追之意，因為這時候，謝寶樓已回來了。

鐵鳳師瞧着司馬縱橫，道：「找到了有弟沒有？」

司馬縱橫道：「有弟已找到，而且大黑豹和他的同黨都押在刑堂中。」

鐵鳳師道：「是誰指使他們擄走有弟的？」

謝寶樓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道：「大黑豹說，這是家兄的陰謀。」

「謝清來？」鐵鳳師的臉色倏地變得異常難看。

謝寶樓搖搖頭，道：「但我不相信，家兄是個怎樣的人，我比誰都更清楚，他絕不會做出這種事情來。」

司馬縱橫嘆道：「可是，五太爺却不是這樣想，他一直都對你大哥有偏見。」

謝寶樓輕輕咳嗽一聲：「這一點，一直都是謝家家門最不幸的事。」

司馬縱橫皺眉道：「五太爺若深信大黑豹在刑堂裏的說話，那可不妙。」

謝寶樓變形於色，道：「家兄已有太多不幸的遭遇，這幾年來，全憑虎牙這孩子激發起他生存的意志，但這麼一鬧，又不知會把事情弄成怎樣的地步了。」

司馬縱橫嘆了口氣，道：「這是魔障纏身，他能否避過這場災刦，就要看看他是否有堅强的意志了。」

謝寶樓道：「剛才那人是誰？」

司馬縱橫道：「他說自己是『順逆居士』白天雄。」

謝寶樓眉頭一皺，喃喃道：「白天雄？這名字可陌生的很。」

司馬縱橫道：「大概是個假名字。」

謝寶樓道：「你認為這人可疑嗎？」

司馬縱橫道：「目前還很難斷定，但他對虎牙存有敵意，那是十分明顯的。」

謝寶樓道：「這人身手怎樣？」

司馬縱橫沉吟半晌，才道：「若然單打獨鬥，而我又沒有獵刀在手的話，他大概可以在百招之內，把我置諸死地。」

謝寶樓不禁面露駭然之色，道：「這麼說，這人的武功實在不可輕侮。」

鐵鳳師忽然冷冷一笑，道：「不管他是何方神聖，咱們也要奉陪到底。」

就在這時候，謝清來也騎着一匹黑馬疾馳過來。他還沒有下馬，就已望着虎牙說：「你跟着我走。」

虎牙沒有遲疑，立刻騎着「白潔兒」跟隨着師父離開這裏。

司馬縱橫突然臉色一變，說：「是五太爺要見虎牙！」

鐵鳳師道：「你認為謝五太爺會殺了他？」

司馬縱橫道：「就算不殺他，恐怕也會對這孩子大大不利。」

謝寶樓吸了口凉氣，道：「不，咱們不能讓虎牙受到傷害。」

司馬縱橫點點頭，道：「不錯，咱們趕到刑堂裏去！」

嚴刑迫供說出主謀人

謝家刑堂，看來也和世間上大多數的刑堂沒有甚麼分別，總是有着一種深沉恐怖的的氣氛。

謝五太爺就坐在深沉恐怖的刑堂中。

大黑豹和井二楞都已被鞭打得渾身血

肉模糊，但謝五太爺却還是不想把兩人的性命結束。他要這兩個胆大包天的傢伙知道，惹怒了謝五太爺可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謝五太爺當然很清楚，大黑豹和井二楞擄走自己的寶貝孫兒，完全是爲了白花花的銀子。

他當然是要把主謀者揪出來的。

他已傳令，要謝清來和虎牙一起來到這裏。他的命令，敢違背的人絕對不多。

謝清來和虎牙終於來了。

謝五爺太的臉色一直都像是惡劣的天氣，和剛才「金赤兎」跑出冠軍的時候相比，簡直就是判若兩人。

當謝清來和虎牙進入刑堂後，謝五太爺就緩緩地站直了身子，走到大黑豹和井二楞的面前。

他忽然以冰冷的聲音，冷冷地對謝清來說：「你可認得這兩個人。」

謝清來點點頭，道：「我認得。」

謝五太爺沉聲道：「這個人擄走了有弟，現在已給咱們抓住。」

謝清來道：「這是咎由自取。」

謝五太爺道：「在嚴刑煎熬下，這兩人已供說出主謀者是甚麽人。」

謝清來道：「主謀者是誰？」

謝五太爺直視着他，忽然冷笑一聲，道：「是你。」

謝清來默然不語，眼角肌肉却在抽搐。謝五太爺仍然瞧着他，過了半晌又道：「你現在還有甚麽話說！」

謝清來搖搖頭，道：「沒有。」

謝五太爺冷冷一笑，道：「你是爲了要讓虎牙策騎『白潔兒』出賽，所以才出此下策嗎？」

虎牙禁不住大聲道：「不，師父絕不會幹出這種事情來——」

「住口！」謝清來立時喝道：「你懂甚麽？」

「弟子雖然愚昧，但師父的爲人怎樣，弟子是很清楚的！」虎牙說。

謝五太爺忽然緩緩地向他招了招手：「虎牙，你過來。」

虎牙昂着臉，毫不畏怯地大步上前。

謝五太爺看了他一會，忽然又對謝清來說：「你也過來！」

謝清來神情木然，也緩緩地來到了謝五太爺的面前。

他還沒有站定，謝五太爺已出手點住了他身上七個穴道。

謝清來沒有閃躲，那並不是因爲不能，而是因爲根本不願意躲避。

——君要臣死，臣不死是爲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爲不孝。

虎牙的臉一片青白，一顆心在絞痛。

謝五太爺點了謝清來七處穴道後，才冷冷地對虎牙說：「你可知道，我爲甚麽要點住你師父的穴道？」

虎牙說：「弟子不知道。」

謝五太爺淡淡道：「因我若不點住了他的穴道，他就絕不肯讓你死在這裏。」

謝清來的眼神忽然變了，變得充滿驚惶之色。

他想動，但穴道被制全身動彈不得。

謝五太爺寒着臉，對虎牙說：「有弟這一次遇到擄刼，主要的原因，你們倆師徒是最清楚的。」

虎牙咬着牙，搖頭道：「弟子不知道，師父也同樣不知道！」

謝五太爺叱道：「放肆！你再敢嘴舌逞強，我就先殺『白潔兒』然後再說！」

虎牙的臉色又是一變，只好緊緊閉上嘴巴，一言不發。

刑堂中霎眼間變得寂靜如同死域，唯一的聲音，也許就只有大黑豹和井二楞的呻吟聲。這兩人被抓了回來，遭受嚴刑拷問，那是必然的事。

謝五太爺瞪着虎牙，忽然喝了一聲：「呈上刀來！」

一直站在他身後的呂忠，立刻雙手捧着一隻銀光閃爍的匣子。

謝五太爺從匣子裏抽出了一柄刀，這柄刀柄長一尺，刀鋒長也是一尺。

刀鋒閃動着令人心悸的寒芒，看來又似是一泓秋水。好亮的一柄刀！

謝五太爺凝視着刀鋒，良久良久，突然目注着虎牙道：「祖師爺若要你做一件事，你肯不肯依？」

虎牙道：「祖師爺之命，弟子不敢不從。」

謝五太爺冷冷道：「這是本門的家法寶刀，你先把它接下。」

虎牙恭恭敬敬地，以雙手接刀：「祖師無論有甚麽吩咐，弟子一定遵從！」

謝五太爺嘿嘿一笑，道：「年輕人不要老早就把話兒說得太滿。」

虎牙默然。謝五太爺也沉默了片刻，才道：「本門家法寶刀，專殺不義之人，謝清來勾結江湖敗類，幹出這等不仁不義，不忠不孝之事，虎牙，你就用這柄寶刀戳穿他的心肝罷！」

虎牙只是聽了一半，已然冷汗如雨，面色有如死灰一般難着。

謝五太爺的命令，竟然是要徒孫殺了自己的長子，這實在是太可怕了！

虎牙仍然雙手捧着寶刀，動也不動，謝五太爺面色一沉，瞪目說道：「怎麽啦！爲甚麽還不動手？」

虎牙雙雙高擧寶刀，雙膝跪地瞌頭不止，叠聲道：「師父絕非不忠不義之人！師父絕非不忠不義之人！」

謝五太爺冷冷一笑：「好精乖的小伙子，你是害怕揹上弒師的罪名，所以不敢動手？」

虎牙立時昂起了臉，激動地說：「師父若眞是不仁不義，做盡壞事，弟子還可說是大義滅親，但師父是天下間一等一的正人君子，弟子……」

「够了！」謝五太爺喝道：「知子莫若父，你不敢揹上弒師之名，那也不足爲奇，但家法寶刀既已出匣，是非殺一人不可的。」

虎牙心中陡地一凜，正想說話，謝五太爺又已冷冷地笑着說：「你既然不捨得殺師父，就不如殺了我這副老骨頭！」

虎牙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忽然道：「既然家法寶刀出匣，非殺一人不可，那麽就讓弟子來承受這一刀罷！」

謝清來若不是穴道被制，這時候就算有千軍萬馬阻攔着，他也非要闖過去把家法寶刀搶過來不可。可是，現在他只有瞪眼乾着急的份兒，不要說動手搶刀，便連開口講話也是無能爲力。

「好！祖師爺就成全你對師父這點孝心！」謝五太爺冷冷一笑，道：「但我現在還可以給你一個最後的機會，你可以馬上把家法寶刀放在地上，然後遠遠滾離謝家，老夫答應絕不阻攔！」

虎牙凄然地笑了笑，搖頭道：「不必了，與其活着被逐出門牆，弟子寧願在本門之中血祭家法寶刀！」

「刀」字甫出口，刀鋒早已對準胸膛，然後用力地刺了下去。

謝清來只覺得眼前一黑，險險昏倒過去！

× × ×

刀鋒已不見了，虎牙的雙手仍然緊緊捏着刀柄。

沒有任何人能在這樣的情況下，還可以有機會活下去。

連謝五太爺的臉色也變了，他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虎牙，你果然不愧本門的好弟子，以往是祖師爺錯了。」

虎牙沒有回答。

但他還沒有死，謝五太爺的每一句說話，他都聽得很清楚。

他沒有開口說話，並不是因爲已在垂死邊緣，而是因爲他根本就沒有受傷！

刀鋒雖然不見了，但他的胸膛上却居然沒有淌出一滴鮮血。

他愕住了，謝五太爺却在這時候忽然狂笑起來：「虎牙，你是不是以爲祖師爺瘋了？居然要你去殺了師父？」

虎牙緩緩地把家法寶刀從自己的胸膛間抽了出來，但這一抽却是毫不費力。

刀鋒根本沒有刺入他的胸膛，而只是縮回刀柄裏。

這柄刀雖然看來鋒利無匹，但却竟然是一柄殺不死人的怪刀。

他怔住了，實在很難相信這是事實。但刀仍然在他手裏，他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這柄刀現在只有柄，再也看不見刀鋒。

謝五太爺已把他收了起來，而且不斷撫摸着他的臉：「孩子，祖師爺雖然一直待你不好，但祖師爺還沒有糊塗得不分青紅皂白，我早已經知道，擄刼有弟這樁事，絕不會是清來和你的主意。」

虎牙聽得呆了一呆，道：「祖師爺，這……」

謝五太爺的臉色忽然又沉了下來，哼了一聲道：「知子莫若父，雖然有人要誣衊清來，煽風撥火，但老夫絕不會上這個當！他們可讓我相信清來是一個豬，但却絕不能讓我相信他是一條惡毒的狐狸！」

謝清來雖然不能動彈，但眼中已流出了淚。

這是他父親對他的評價，這已證明，謝五太爺對他雖然不怎麽好，但却還是很信任自己的兒子！

這已很足够！

謝清來可以死，但却絕不甘心含寃受屈，而且還是死在謝家的刑堂裏。

謝五太爺很快就解開了他的穴道，同時說：「你這一輩子做得最正確的事，就是收了虎牙這麽一個好徒兒，你可知道，『白潔兒』爲甚麽會敗在『金赤兎』的蹄下？」

謝清來吸了一口氣，欲言又止。

謝五太爺輕輕的嘆息着，道：「你不是不知道，而是不敢說，唉，若眞的要爭冠軍，虎牙早就把『白潔兒』催趕上去，而且絕不會在最後關頭故意讓馬兒斜跑開去！」

虎牙的臉色一直都很青白，他這時候却忽然紅了起來。

謝五太爺直視着他，忽然問：「你敢否認祖師爺的說話嗎？」

虎牙咬着嘴唇，半晌才道：「這……這是不是錯了？」

「當然是錯了，而且還錯得很厲害！」謝五太爺仰天長嘆一聲道：「但錯不在你，而是我這個祖師爺，以往我就一直未曾察覺得到，你竟然是個如此胸襟廣闊的少年英雄，你知道我太重視武林馬王大賽，所以故意讓有男的『金赤兎』勝出！」

虎牙咳道：「弟子只是想『白潔兒』參加武林馬王大賽，至於牠能够名列第幾回來，弟子眞的從來沒有想過。」

謝五太爺白眉一揚，環視衆人一眼才道：「你們可曾知道，當『金赤兎』贏了出來之際，老夫在蓆棚上實在高興之極，只是，老夫在高興之餘，也難免爲『白潔兒』感到惋惜，其實，牠才是最配稱爲武林馬王！」

呂忠忙道：「那也沒甚麽關係，反正都是咱們謝家的光采。」

謝五太爺說道：「唯一美中不足者，就是有弟居然給這兩個兎崽子擄走了，嘿嘿……」

他一面冷笑，一面走到了刑架之前，目光有如刀鋒般在大黑豹和井二楞的臉上刮來刮去。

在嚴刑拷問下，大黑豹和井二楞的臉色本來就已很差，這時候更加難看幾分。

「你們把老夫當作老糊塗？你們以爲用這種苦肉計就可以挑撥咱們父子？」謝五太爺怒吼起來：「清來雖然愚鈍，虎牙雖然並不姓謝，而且也很想策騎自己心愛的白馬出賽，但他們都是謝家的好兒孫，好弟子，絕不會幹出這種醜事！」

井二楞忙道：「人心隔肚皮，這的確是謝大少爺的主意。」

他還沒有說完，謝五太爺的右掌已拍在他的臉龐上！

這一掌，謝五太爺是含怒而發，下手絕不容情，而另一方面，這也是殺鷄儆猴的一種手段。

井二楞吃了這一掌，臉龐的形狀立刻就完全變了，看來就像個霉爛了的柿子。

他的臉垂了下去，呼吸也已中絕。

謝五太爺冷冷一笑，道：「這厮倒了結得爽快，便宜了他！」

大黑豹黝黑的臉龐不斷地淌着汗水，壯碩的身軀不由自主地發抖起來。

謝五太爺忽然伸手，在他的臉上輕輕拍了一下，然後才慢慢的說道：「大個子，現在該是說老實話的時候了，白花花的銀子雖然可愛，但終究還是不能在陰曹地府裏使用，瞧你的伙伴，他現在就算知道後悔，却也已太遲了。」

大黑豹抽了口冷氣，哆嗦着說：「俺若說眞話，那又怎樣？」

謝五太爺立時道：「老夫保證你可以馬上活着離開這裏，誰敢動你一根汗毛，

老夫就要這人五馬分屍，永不超生！」

大黑豹又緩緩地深吸了一口氣，才道：「好，俺這一次說實話。」

謝五太爺雙眉打着結，道：「快說，是甚麼人指使你們這樣幹的？」

大黑豹咬了咬牙，忽然目光一轉，瞪在呂忠的臉上：「就是他！是呂忠叫咱們這樣幹的！」

就在他一眼瞪在呂忠臉上的時候，這位忠心耿耿的呂總管已向謝五太爺的背後疾標出去！

謝清來和虎牙同時驚呼起來。

謝清來也已在同一剎那間標向呂忠，可是，他們之間的距離太遠了，而呂忠和謝五太爺却又是那麼接近！

呂忠突然發難，他手中捏着一柄寒光四射的七首，疾向謝五太爺的背心刺去！

謝五太爺猝然回頭，人如怒獅般直瞪看呂忠的臉！

「是你！」他喉嚨乾澀地叫出了這兩個字。

而當他叫出這兩個字的時候，呂忠的七首已插在他的背脊上！

呂忠沒有收回七首，謝五太爺雖然已被他一擊命中，但這九旬老人的目光，仍然有着一股懾人魂魄銳厲之氣。

但這呂忠是個深藏不露，奸險絕毒之輩，這許多年以來，他一直奴顏婢膝伺候謝五太爺，他所等的就是這麼一天！

雖然，此時此地並不是刺殺謝五太爺的最佳時機，但事情到了這種地步，呂忠已再不能等，也沒有選擇的餘地！

謝清來又驚又怒，而他所受到的震驚，是絕不會稍遜於謝五太爺的。

「叛徒，叛徒！你竟然敢反了。」謝清來怒不可遏，誓殺呂忠爲父報仇。

但謝五太爺却把他喝止：「你退開去，讓咱們好好的談談。」

呂忠乾笑兩聲，忽然向謝五太爺深深鞠躬，微笑着說：「老爺子，你年事已高，也該早點休息休息了。」

謝五太爺咳嗽着，咳聲混濁而沉重：「樹大招風，位高勢危，老夫早就知道會有這麼一天，所以，就算我現在給人殺了，那也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

呂忠道：「老爺子深明世事，佩服，佩服！」

謝五太爺又咳嗽了一聲，道：「說佩服的人不是你，而是我這副老骨頭，其實，老夫年事已高，你爲甚麼不再多等三幾年？」

呂忠輕嘆了一聲，道：「老爺子長壽多福，說不定還可以再活二十年，那時候，連我也變成風燭殘年了，又還有甚麼興緻可言？」

謝五太爺搖搖頭，道：「這不是主要的原因。」

呂忠雙眉一揚，道：「然則，老爺子又有怎樣的見解？」

謝五太爺冷冷一笑，說道：「這太簡單，因爲就算老夫歸登極樂，無論怎樣也輪不到你這個姓呂的外人來掌管謝家大馬場。」

呂忠道：「這一點，不用老爺子提醒，奴才也很清楚，所以凡是謝家的人，一個都不能放過。」

說到最後一句話，他的眼神倏地變得極爲兇厲可怕。

謝五太爺慘然一笑：「好一個呂忠，老夫雖有相馬之術，無奈却相錯了人，這眞是活該，活該！」

「祖師爺！」虎牙看見他連話都說不穩了，心中一酸，立刻上前扶住了他。

謝五太爺瞧着他，忽然面露笑容：「孩子，你是不是一直都很痛恨我這個老頑固？」

虎牙立刻大搖其頭，道：「沒有這種事，只要是謝家的人，每一個弟子都會很尊敬很尊敬，又何況是祖師爺了？」

「謝五太爺陡地狂笑起來，但他才笑到一半，背上的劇痛已使他的笑聲無法再繼續下去。

他只能喘着氣說：「孩子，你是不是很喜歡有男？」

虎牙一呆，過了半晌才道：「弟子不敢。」

「傻小子，喜歡就是喜歡，討厭就是討厭，男子漢大丈夫敢愛敢恨，爲甚麼說不敢？」謝五太爺面露不悅之色地說。

虎牙吸了口氣，終於點了點頭。

謝五太爺高興地笑了起來，道：「這好極了，祖師爺看得出，有男這小妮子也是很喜歡你的，待你們收拾了呂忠和他的黨羽後，你們就可以成親啦。」

虎牙的眼睛黯紅了：「祖師爺——」

「別再婆媽了，雖然祖師爺已不可瞧見你們倆口子成親，但祖師爺已很高興！眞的很高興！」謝五太爺握着虎牙的手，忽然間兩隻手都沾濕了，那是虎牙滴下來的眼淚。

謝五太爺嘆了口氣，又說道：「孩子，你要堅強起來。呂忠雖然不足爲患，但他一定還有其他黨羽，否則，憑這塊廢料，他還不敢獨個兒就想把咱們謝家連根拔起！」

就在這時候，一個人突然拚命地撲了過來，同時尖叫呼喊着：「爺爺！」

那是有男！

她居然在這時候來了！

×　×　×

謝五太爺平時威嚴冷峻，但此刻却已成爲世間上最慈祥的一個老人。

而事實上，即使是在平時，只要他面對着有男的時候，他也是慈愛十足，和平時判若兩人的。

「有男，爺爺的說話，妳都已經聽見了？」

謝有男伏在他的懷裏，只是不停地在啜泣，她本來是個很爽朗，也很堅強的女孩子，但現在她除了啜泣之外，喉嚨已咽哽，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她只能用力地點點頭。

「傻丫頭，別哭，人總是難免會有一死的，而且爺爺已九十多歲啦，怎樣算都不能說是短壽了，」謝五太爺面上露出了安詳的笑容，「以後，謝家的事情，都得要依靠你們年輕的一代啦……」

他的聲音已越來越微弱，呼吸却越來越是緊促。

呂忠面上沒有半點表情，看他的樣子，就像個正在等死的人。

他並不是等待自己死亡，而是在等待

謝五太爺嚥氣。

謝五太爺雖然老了，但他仍然是謝家的一棵大樹，這棵大樹一天不枯死，他就絕對無法實現霸佔大馬場的夢想。

謝五太爺已不能說話了，嘴角却已沁出了刺目的鮮血來。

血已染紅了他顎下白花花的鬍子，也染紅了謝家每一個人的眼睛。

謝清來再也無法忍耐，也無法等待，突然人如瘋虎般向呂忠直撲過去。

呂忠並未感到意外。

到了這時候，謝清來若還不撲過來跟自己拚命，那才是奇事。

謝清來是謝五太爺的長子，武功比謝寶樓還要高上一籌，但呂忠却氣定神閑，彷彿完全未曾把這位謝大少爺放在眼內。

謝清來單掌揮出，左手已同時拔出了長劍。

謝家劍法，在江湖上素負盛名，謝清來劍掌齊施，那是顯示了具有必殺呂忠的決心。

呂忠眞的不把謝清來放在眼內嗎？

不！他此刻的心情，是外馳內張，刑堂中唯一最厲害的勁敵，就是這位謝大少爺。

他早已暗中運凝功力，作出緊張的防禦。

謝清來右掌一擊雖然又重又快，但呂忠很輕易就把這一掌消解於無形。

只是，謝清來的殺手招式並不在這一掌，而是左手的劍。

劍氣森森，有如深秋天邊冷冷的月色。但細看之下，它又彷彿像是白雲藍天下的一縷輕烟，令人覺得虛無飄渺，疑幻疑眞。

只是，無論它像甚麼也好，這一劍，已無情地戳向呂忠的咽喉！

這是必勝必殺的一招劍法！

這一劍若不能勝，若不能殺了敵人，自己就必將陷入萬刦不復之境。

因爲能夠避開或者是能夠招架這一劍的人，都必然是絕頂高手無疑，而這一劍最兇險之處，就是攻得極絕，却無半點防禦之功。

換而言之，攻不下就得死！

這無疑是以性命作爲賭注的劍法！

謝清來一生從不賭博，他對賭博憎厭惡絕，就像是女人憎厭老鼠和虱子一樣。

但命運的賭博，却是誰都不能避免的，他也當然並不例外。

他在賭，呂忠也在賭。

呂忠早已用自己的性命作爲賭注，此刻勢成騎虎，就算想打退堂鼓也不行了。

可是，直到這一剎那間，他才明白到，在背後暗算謝五太爺雖然容易，但正面跟謝大少爺決一死戰，却是天下間最兇險也最可怕的事情。

因爲若是一個正常的人，絕不會在第一招的時候，就用上了這種拚命的劍法。

謝清來現在眞的很不正常。

倘若呂忠此刻變成一座堅硬的石山，而謝清來又變成了一隻有兩條腿的鷄蛋的話，那麼，這一隻有腿的鷄蛋還是會不顧一切地撞向石山的。

不但謝清來如此，謝有男和虎牙也一定會這麼撞過去。

幸而呂忠並不是一座石山，謝清來也不是一隻有腿的鷄蛋。

所以，呂忠終於在稍有遲疑之下，立刻死在謝清來的劍下！

他若不是稍有半點遲疑，而又立刻全力出手對抗的話，他最少還有五分的機會，可以避開這一劍，甚至及時出手反擊謝清來。

而在那樣的情況下，只要他有機會作出反擊，謝清來可說是有死無生的。

因爲他已完全沒有爲自己而作出半點防禦。

也正因爲這一劍有攻無守，那種殺傷力也就特別駭人。

當謝清來刺出這一劍的時候，看似一劍鎖喉，但等到這一劍已刺入呂忠頸子的時候，這一劍竟然向右斜削開去，從呂忠的脖子直透過右半邊胸膛，最後劍鋒竟然從呂忠的右脇下怒射出來！

被縛在刑架上的大黑豹看得毛管直豎，彷彿這一劍也已刺入了他的咽喉。

就是刺出這麼一劍，謝清來的背脊已濕透，額上黃豆般大小的汗水不斷地淌了下來。

雖然只是一招，他竟然已耗盡了全身氣力。

當呂忠「咕咚」一聲倒了下去後，謝清來也彷彿站不穩了，身子有點搖搖欲墜的樣子。

而就在此際，刑堂內突然響起了一聲異響。

那是令人聽來心胆俱裂的暗器聲響。

「崩！」

一支黑漆漆的弩箭，突然射向了謝清來的背心！

×　×　×

謝清來忽然吐出了一口水，苦水。

他緩緩地轉過身子，一張面孔已變了顏色。

灰色！

他已中箭，弩箭長僅八寸，但最少已有一半沒入了他的背肌。

若在平時，他也許還可以及時閃避，甚至是反手揮劍把這支弩箭擊落，但現在他却已不行。

他已心力交瘁，無論體力和銳氣都已隨着剛才那一劍而完全消失。

而這一支弩箭又是來得那樣突然，眞是陰險絕毒之極！

中了弩箭後，他只能遲鈍地轉過身子，看看這是甚麼人的傑作。

他終於看見了，那是一個面色青青白白，衣着極其考究的男人。

這人的衣飾的確很好看，可惜除了這一點之外，別的地方就眞的不敢恭維了。

其實他並不醜陋，而且還可算得上是相當漂亮，可是他這一手暗算傷人的功夫，已足證他和呂忠是同一類的卑鄙小人。

謝有男看見伯父慘遭毒手，再也忍耐不住，立刻就要出手殺了這個可惡的卑鄙小人！

「讓我來爲師父報仇！」虎牙猛然發出駭人的暴喝聲，他比謝有男更早衝了出去！

這個卑鄙小人，赫然正是梁金笙！

呂忠甫斃，梁金笙就緊接着出現，他

顯然就是呂忠的黨羽！

但若只憑梁金笙之力，他能吞得掉謝家大馬場嗎？

當然不能！

但在他的背後，又還有些甚麽人在撐腰？是不是他的師父卓騰飛？

「當然是卓騰飛！不是卓騰飛又還會是誰？」每一個人的心裏都這樣想。

就在虎牙衝向梁金笙的時候，卓騰飛已來了。但來的竟然只是卓騰飛的腦袋！

陰謀敗露　奸人伏誅

卓騰飛是鐵鞍山莊莊主，年紀比謝五太爺稍輕，但他如今也已經是年逾八旬的老人。

近十年來，這位年紀老邁的武林大豪已絕少在江湖上走動，甚至山莊裏的事情，都已交給了門下弟子去管理。

在武林馬王大賽舉行之際，謝五太爺也曾經想找這位卓騰飛傾談幾句，但却一直沒有看見他的踪跡。

這未嘗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但當時謝五太爺自己也是心事重重，看不見卓騰飛也就算了，並未着意追查下去。想不到這位卓老莊主，原來竟已遭人殺害，連頭顱也給割了下來。

揪着卓騰飛首級的，是個銀髮老者，而這老者赫然正是自稱「順逆居士」的白天雄！

× × ×

白天雄的左手仍然戴着「千毒銀手套」，只是尾指部份已經不見了。

當謝清來瞧見這個銀髮老者的時候，他的臉色已呈現紫黑之色。

那支弩箭顯然淬有奇毒！

謝清來忽然叫了一聲：「小心，他……他手上戴着的是千毒……」

但他只是說到這裏，人已全身氣力崩潰，終於倒了下去！

「大伯父！」有男驚悸地尖叫。

虎牙都聽見了，他只是聽見有男這一聲尖叫，便已然知道，自己畢生最敬愛的師父，已離開了人世。

「兇手，卑鄙的兇手！」虎牙瘋狂地叫喊，梁金笙却在微笑。

「崩！」

梁金笙在微笑中重施故技，又是一支毒箭向虎牙胸腹間要害射了過去。

虎牙的反應可不慢，毒箭還未射出，他已偏身一閃，接着連環攻出三七二十一拳。

他每一拳都是含怒而發，整個人就像是正在猛烈燃燒的烘爐！

梁金笙給他緊貼逼纏上來，毒箭筒再也發揮不了威力。

他是卓騰飛晚年所收錄的得意弟子，無論在刀劍或者是拳脚上的功夫，都有着極高深的造詣。

虎牙一口氣猛攻二十一拳，他居然毫不慌忙，一招一招的全部都化解開去。

白天雄哈哈一笑，道：「梁公子，從今天開始，你就是鐵鞍山莊和謝家大馬場的主人了，這等威風眞是羨煞老夫也！」

梁金笙朗聲一笑道：「全仗前輩大力帮忙，事成以後，晚輩自當重重酬謝！」

白天雄又是一聲怪笑：「你也不必怎樣酬謝老夫，只要肯拜老夫爲師，承繼老夫的衣鉢，那已很足够了！」

梁金笙忙說道：「晚輩自然是求之不得！」

白天雄呵呵一笑，道：「別太早歡喜，纏着你的小伙子可棘手得緊哩，要不要老夫助你一臂之力？」

梁金笙哂然一笑，道：「對付這種小鬼頭，晚輩自信還可以打發得掉，前輩可得小心謝寶樓，這老小子才是個不可輕侮的勁敵！」

白天雄淡淡一笑，道：「實不相瞞，老夫早已有備而來，在這刑堂之外，老夫已佈下天羅地網，區區謝寶樓，又能成得了甚麽氣候？」

梁金笙大喜：「前輩算無遺策，手段精細，晚輩實在無法不佩服五體投地！」

白天雄聽見這幾句說話，似乎甚爲受用，立刻眉開眼笑地說：「這點小事，你也用不着來佩服老夫，老夫雖然是一代英雄，但却畢竟還是老啦，這花花世界，遲早還是屬於你們這些後生哥兒的！」

梁金笙聽了這些說話，也是樂不可支，直把虎牙氣得睚眦欲裂。

只聽得白天雄又道：「這一戰之後老夫的收穫就是有了衣鉢傳人，但你的收穫却更大了，鐵鞍山莊、謝家大馬場，還有甚麽『金赤兔』、『白潔兒』，全都統統歸你名下，你要怎樣都不妨照做可也！」

梁金笙忽然哼的一聲，說道：「本公子要把這兩匹畜牲宰而煮之，然後拿去餵狗！」

白天雄哈哈一笑，道：「有意思！有意思！現在那些嗜馬之徒把這兩匹馬兒當作是價值連城的寶貝，咱們偏就把這兩匹畜牲拿去餵狗，也好讓這些呆頭呆腦的笨蟲心痛一番！」

梁金笙也狂笑起來，道：「正是英雄所見略同，師父是老英雄，徒兒是年少英雄，兩雄聯手，普天之下又還有誰敢與爭鋒？」

兩人俱大笑，簡直把這座刑堂當作是玩耍的地方。

這時候，虎牙已是強弩之末，他雖然拚盡了最後一分氣力，無奈技遜一籌，自始至終還是傷不了梁金笙分毫。

謝有男若不是要看顧着祖父，此刻必然早已和虎牙聯手對付梁金笙。

謝五太爺雖然越來越不行了，但他還沒有死，謝有男又怎可以丢下老祖父棄而不顧？

但那邊廂，虎牙的形勢已是越變越壞，梁金笙連施反擊，却又不施殺着，只是把他打得鼻青臉腫，連左邊眼角也給打得高高發腫起來。

他是故意要折磨虎牙！

「不要打了！」謝有男忍不住叫喊，聲音已跡近乎像是在哀求。

梁金笙哈哈一笑，瞟了謝有男一眼：「妳是不捨得這臭小子死？那倒不是甚麽難事，本公子可以放過他，但妳也可得答應跟本公子成親！」

「你做夢！」虎牙怒叫起來。

梁金笙面色一沉，冷冷道：「是做夢也好，做皇帝也好，反正今個兒晚上，本

公子就要跟謝大小姐同諧好夢，你這臭小子想吃天鵝肉，還是等待來世罷！」

「我跟你拚了！」虎牙已給打得滿面血污，但態度還是極其倔強。

梁金笙冷笑一聲，眉宇間露出了濃厚的殺機。

他已決定要殺了虎牙，就算謝有男現在怎樣哀求他，他也絕不會改變主意。

因爲他已看出，今天若不殺了虎牙，到了日後必然會是一個可怕的禍胎！

而在這時候，梁金笙已是佔盡優勢，他要殺了虎牙，可說是易如反掌之事。

但就在他運凝着十成內家掌力拍向虎牙天靈之際，一道銀光突然從左方斜斜地飛了過來。

那是令人驚心動魄的一刀！

梁金笙只是瞥了那刀光一眼，就已經連眼睛也張不開來。

在那刹那間，他突然想起了一個人，和這個人所用的刀！

是司馬縱橫，是獵刀！

梁金笙的心忽然沉下去，就像個在懸崖上已獵獲一頭蒼鷹的獵人，忽然發現鷹已飛走，而自己却反而掉進萬丈深淵裏。

虎牙本已無法避開梁金笙這一掌，誰知梁金笙也無法避開這突如其來的一刀。

這正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而其兇險之處，又是間不容髮，可說連一彈指時間之差，也足以判决虎牙與梁金笙的生與死！

虎牙本已自忖必死。

但在最後一刹那間，司馬縱橫忽然有如飛將軍從天而降，而且立刻向梁金笙揮出了一刀！

這一刀絕不能稍有半點差錯，一錯虎牙就沒命。

等到刀光閃過後，司馬縱橫總算吁了一口氣。

虎牙却呆住了。

他看見梁金笙的兩隻眼睛瞪得老大，但兩眼之間的距離竟然超過了一尺！

梁金笙的鼻子也分開了兩邊，而且分得很齊整，左右兩邊絕對沒有大小之分。

血光隨即有如瀑泉般怒射出來，那情形眞令虎牙畢生難忘。

梁金笙雖然武功比虎牙高明，但司馬縱橫只是一刀就已了結他的性命。

白天雄驚怒欲絕，面上同時露出了充滿仇恨的神情來。

「又是你！」他厲聲吼叫。

這時候，外面傳來了陣陣激烈的兵器交擊聲響。

司馬縱橫冷冷的望着白天雄，道：「你邀請的黑道高手，雖然人數衆多，但想就此吞掉謝家大馬場，恐怕還是太不自量力！」

白天雄「哼」的一聲：「司馬縱橫，你是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別人怕了你的獵刀，老夫只當它是豆腐！」

司馬縱橫冷然一笑：「嘴裏說話越兇的人，心裏越是怕得要緊，獵刀若是豆腐，又怎削得斷你的『千毒銀手套』！」

白天雄嘿嘿一笑：「剛才若不是鐵鳳師與你聯手，你又豈能佔得了這便宜？」

司馬縱橫道：「鐵鳳師已和謝二少爺攻了過來，咱們很快又可以會合在一起，那時候，我還是可以再度大佔便宜的！」

他是存心氣一氣白天雄，然後看看他的反應怎樣。

白天雄又是嘿嘿一笑，說道：「他們不可能闖進來了，這兩人只會死在刑堂之外！」

司馬縱橫冷然笑道：「我可以闖得過，他們也同樣闖得過！」

白天雄哼了一聲，道：「你不必要花樣了，你並沒有闖陣，只是從另一條秘道入這座刑堂的！」

司馬縱橫乾笑着，說道：「既然你已認爲我再無援手可到這裏，爲甚麽還不動手殺了我？」

白天雄怪聲說道：「老夫當然會動手，就只怕你連三招都接不下！」

司馬縱橫冷然道：「若連三招都接不下，那是死而無怨！」

「好！老夫就要你死而無怨！」白天雄終於出手，但這一次，他用的武器並不是「千毒銀手套」，而是一柄青鋼短斧。

「颼！」鋼斧閃動着精光，直向司馬縱橫打來。

司馬縱橫側身一閃，疾快地回了三刀，但這三刀立時就被架開，白天雄又已一斧攻向司馬縱橫的咽喉。

司馬縱橫看不透這一斧。

這一斧分明是攻向自己的咽喉，但在

那彈指間，司馬縱橫却又看見白天雄的左手有了極不尋常的動作。

白天雄的左手仍然戴着「千毒銀手套」，這種一沾人體肌膚立即死無救的武器，實在比任何鋒利的斧頭還更危險得多。

司馬縱橫幾乎毫不考慮，就把重點放在白天雄的毒手套上，他已斷定，白天雄的斧頭只是虛招，眞正致命一擊仍然是來自左手！

誰知白天雄只是故作姿態，他正是要讓司馬縱橫產生這種錯覺！

高手過招，分毫差錯都足以招致殺身之禍，又何况是這種大錯？

白天雄的左掌並未發動攻擊，他全身的內力都已凝聚在這柄鋒利的鋼斧上！

等到司馬縱橫知道自己判斷錯誤的時候，鋼斧已觸及他的頸際！

他已無法自救！

但也就在這剎那間，司馬縱橫的小腹突然重重捱了一脚，這一脚踢得眞不輕，立時把他整個踢得向後疾退三尺！

若在平時，司馬縱橫非要找這個踢自己一脚的人算帳不可，然而，在這時候，這一脚雖然把他的肚子踢得很疼，但却也及時救了他一命！

因爲若不是這一脚使他在最危急關頭向後疾退了三尺，白天雄的斧頭已把他的頸子削斷了！

是誰踢出這一脚？

倘若司馬縱橫給蒙上了眼睛，他一定會以爲這是鐵鳳師幹的。

鐵鳳師常救人，也常鬧惡作劇，這一脚正是一擧兩得，既可在司馬縱橫的肚子上用力踢一脚，又可以把司馬縱橫的性命從死亡關頭挽救回來，那又何樂而不爲？

踢人一脚，人家還要對自己感激不盡，這種事情就算鐵鳳師每天幹三百次，他也絕對不會嫌多的。

可是，這人却並不是鐵鳳師，而且也不只是一個人，而是兩個。

那是兩個散髮披肩，有如餓狼般的漢子。

「是天狼金氏兄弟？」司馬縱橫失聲叫道。

把他一脚踢開去的漢子倏地喝道：「咱們並不姓金，咱們姓錢！」

另外一人應聲接道：「他叫錢窮，俺叫錢缺！」

「錢窮錢缺？你們都姓錢？」白天雄的眼色倏地變了，面上殺機更是濃得厚了幾分。

「楚白月，你做夢也想不到，錢門後人，到了今天仍然要找你算一算舊帳罷？」錢窮沉着臉說。

「楚白月？你叫老夫楚白月？」白天雄深深地吸了口氣。

錢缺厲聲道：「你若敢否認，就是個老婊子生下來的老雜種！」

白天雄忽然長嘆一聲，緩緩地說道：「不錯，我就是楚白月，兩位的令壽堂大人可還安好？」

錢窮道：「她很好，安好極了。」

錢缺却接着說：「她已入土爲安，再也不必爲昔年的一樁慘案而日夜流淚！」

錢窮直瞪着楚白月：「老賊，你現在還有甚麽話好說？」

楚白月無言，因爲到了這時候，無論他說甚麽都是多餘的。

他只能够做一件事——馬上殺了錢窮和錢缺！

× × ×

楚白月還未動手，錢窮已先發制人，天狼金刀呼的一聲劈了出去。

錢缺用的是天狼銀戟，這支銀戟雖然短小，但却招式狠辣，咄咄迫人。

楚白月身形奇快，雖然以一敵二，但他出手却是絲毫不亂，錢窮錢缺反而給他迫得陣脚凌亂起來。

楚白月嘿嘿一笑：「估道錢門衣鉢後繼有人，誰知却是一代不如一代，跟你們黃泉下的老子相比，可差得遠了！」

錢窮大怒，嘶聲叫道：「老賊，俺還有看家本領，你休早得意！」

楚白月怪笑道：「甚麽看家本領？倒要領敎領敎！」

霎眼間，錢窮刀法已變。

天狼金刀不再兇悍潑辣，頓時變得陰柔異常，錢缺的銀戟也隨着互相配合，金刀銀戟似編織成一張金銀交錯的巨網。

楚白月已陷網中，而且網口已越收越窄。

楚白月的眼色終於變了，他猛吸了一口氣，使勁揮斧，要衝開這一張網。

可是，他找不到這張網的破綻。

若說這張網全然沒有半點破綻，那也不對，可是，這對天狼雙怪，却用自己的身軀，把破綻堵塞着。

楚白月固然可以殺人擊破這一張網，但對方却有兩個人，當他擊殺其中一人衝破缺口之際，自己也勢將露出了致命的空門，而死在另外一人利器之下。

天狼雙怪竟已是拚將一死而戰。

但楚白月還不想死，他要找尋另外一個徒兒，來承受他的武功衣鉢。

正因爲他不想死，所以直到最後還是衝不破錢窮錢缺的金刀銀戟！

錢窮一刀削掉了楚白月的左掌，由於這一刀是忽然由柔轉剛的，勢子十分沉猛，這隻左掌立時冲天般向上飛起。

但楚白月的利斧也已砍在錢窮的胸膛上。

這兩人是兩敗俱傷，但錢缺的銀戟又已立即插入了楚白月的小腹。

這一戟，錢缺是用盡全力施爲的，由於衝擊之力實在太大，楚白月被這一戟擊得連腰也彎了起來。

錢缺可不客氣，立刻又把銀戟從楚白月的肚子裏猛抽出來，這一着殘酷無比，竟然連楚白月的腸臟也掛在銀戟上直抽出肚子之外！

楚白月的一雙眼珠子同時深陷下去，倒像是這一抽，連他的兩顆眼球也快要被拉進肚子裏，然後又會再和腸臟一起拉了出來。

這只不過是眨眼間所發生的事，但這情況實在是恐怖極了。

錢缺大笑，但笑聲甫起，一件事物突然從半空掉落下來，他已立時側身閃開，但那事物仍然在他的臉龐上輕輕的擦了一下。

這一擦力度極輕，就算是用來拍蚊子也嫌不够份量。

但錢缺的臉色却突然變了。

這件從半空掉下來的事物，赫然正是楚白月的左掌。

無論是活人的手掌也好，死人的手掌也好，錢缺都不會害怕，但這斷掌却是銀色的，它仍然戴着「千毒銀手套」！

錢缺的臉色眞的變了，給斷掌輕輕揩擦過的地方，立時出現了一種病態的嫣紅色來。

這色澤漸漸越變越深，錢缺伸手向臉龐上抓去，只是輕輕一抓，半邊面頰肌膚立刻有如腐爛了的死魚肉一樣，被扯脫下來。

楚白月已倒下，錢窮也已奄奄一息，眼見活不成了。

錢缺身中奇毒，而且毒力擴散速度奇快，縱然華陀再世，也勢必束手無策！

就在這時候，有兩個滿身血汚的人衝了進來。

那是鐵鳳師和謝寶樓，當他們看見刑堂內可怕的景象後，兩張染滿血汚的臉都爲之呆住了。

司馬縱橫疲倦地向他們走了過來，聲音聽來更是疲憊。

謝寶樓緊握着他的手，道：「這裏發生了甚麽事？家父呢？」

司馬縱橫黯然地向牆角一指，道：「令媛正在陪伴着他。」

謝寶樓的眼色倏地變了，他的心在發冷，他又突然看見了謝清來躺在地上，身子已然僵直……

匆匆又已一月。

× × ×

這一天，是十月初五，天氣開始寒冷了。

大馬場上，兩匹駿馬在並轡同行，那是「金赤兔」和「白潔兒」。

這兩匹馬彷彿也已成爲了好朋友。

鞍上兩人，仍然是虎牙和有男，所不同者，就是虎牙騎了「金赤兔」，有男却騎着「白潔兒」。

他們已無分彼此，謝五太爺也已隆重宣佈，這對年靑人將會在一年後成親。

謝五太爺身受重傷，在刑堂內看來似已返魂無術，但奇蹟却出現了，這位年逾九旬的「武林伯樂」，居然能够逃過大難，而且在二十日後痊癒過來。

看見這對年靑的男女，謝五太爺的心中既高興，又感觸，更有說不出的後悔。

在刑堂內，他找到了一個上佳的孫女婿，却也損失了一個好兒子。

世事本來就是悲喜交集，永遠循環不息的。

在大馬場的另一隅，鐵鳳師微笑着對司馬縱橫說：「刑堂外那一戰，我和謝二少爺出盡了吃奶之力，才總算把楚白月的黨羽打發掉，你在刑堂內又怎樣？」

司馬縱橫淡淡一笑：「在一般武林人心目中，我是個怎樣的人？」

鐵鳳師不假思索便回答說：「是英雄、是大俠。」

司馬縱橫却嘆了口氣，道：「但這一次，我却是個不堪一擊的飯桶！」

鐵鳳師怔住，過了很久，兩人才同時失聲大笑起來……

（全文完）

民初俠義

〔追捕〕故事

私梟

雲劍飛·文
可飛·圖

私梟猖狂　偷襲偵緝



太陽終於出來了。

這是十天來，九門寨的人第一次看到陽光。

這十天以來，陰雨連綿，這種陰翳的天氣，悶得人發慌，難得今天雲開日出，一片清朗，寨上的人幾乎大人小孩全跑上街，享受一下那溫暖的陽光。

就連那些七老八十，走起路來顫巍巍的老人，也搬張欖子到門前，讓陽光晒一下那身老骨頭，一副舒泰的樣子。

大人在街上走動着，小孩在嬉戲追逐着，一片安樂的景象。

陽光晒在人身上，暖烘烘地，漸漸地，大人們顯得有點懶洋洋地；小孩們也跑累了，頭臉上閃着汗光，追逐得沒有那樣起勁了；至於老人們，在陽光下，一個個昏昏然閉起雙眼，進入假寐的狀態。

驀然間，「砰」地一下鎗聲傳來，無論大人小孩老人，皆被那一响槍聲驚動了，小孩的驚叫聲，大人的呼喝聲，奔走聲，响成了一片，跟着是呼兒喚女聲，夾着孩童的哭喊聲，「砰砰」的關門聲，只不過眨眼之間，寨上那條唯一的街道上，已一個人影也不見了，變得像鬼域一樣，若是這時候有陌生人走在這條街上，不感到恐怖才怪。

緊接着街上响起一陣急驟的奔跑聲，却原來是寨上的自衛隊提鎗執刀握矛，趕往寨前防衛，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麽事情。

×　×　×

第一下鎗聲是從九門寨的西南面傳來的，所以，寨上的自衛隊自然亦趕往西南面防衛。

但他們還未趕到西南面的寨牆前，一陣急驟緊密的鎗聲連珠爆响起來，那些自衛隊員莫不變了臉色，以爲土匪已發動了進攻，也一面開鎗，一面急奔跑向寨牆那面。

那時候，那地方的人稱土匪搶刼村寨爲「搶寨」，一時間，寨內响起一片「土匪搶寨啊！」的呼喊聲，躲在那些簡陋的泥土屋內的大人小孩，莫不驚慌得打着抖，摟做一團，那些黃花閨女則趕緊找地方躲藏起來，若是被那些天殺的土匪搶進來，首先被刦掠的當然是財物，其次遭殃的必是那些黃花閨女及年輕婦女。

至於那些老人，則閉着雙眼，雙手合什，咀唇嚅動，祈求上天保佑，那些窮兇極惡的土匪不要搶進寨子來。

鎗聲就像數天來連綿不斷的陰雨一樣，沒有間斷地响着，那些自衛隊員好不容易趕到西南面寨前，一個個顧不了喘氣，衝撲到寨牆下，探頭往寨外窺探，却着不到一個土匪的影子，一顆顆驚心才稍定下來，但仍然不敢大意，一個個緊張地掃視着寨牆外面的情形。

寨外一點異樣的情形也沒有，但鎗聲是從寨外約半里外那片林子中傳出來的。

「原來不是土匪搶寨。」一個精壯的小伙子吐了口氣，不由放鬆了緊握在手上的土鎗。

「二娃子，大意不得，弄清楚再說！」一個年紀比二娃子大不了很多，但卻老成持重的年輕人對二娃子厲聲說。

這人就是寨子上的自衛隊長莫歡。

二娃子吐了一下舌頭，重又抓緊了那支土鎗，嘀咕道：「若是來搶寨子，怎會只聞鎗聲，不見人影？」

莫歡瞪了二娃子一眼，二娃子立刻將咀巴閉起來，雙眼直直地注視着前面。

鎗聲依舊爆豆一樣响着，震動着每一個自衛隊員的神經，不過，明顯地，鎗聲疏落了很多。

「看來不是土匪來搶寨，唔，這是怎麽一回事？」莫歡這時不由狐疑地自語起來。

旁邊的二娃子立刻開口了：「歡哥，你也說不是搶寨了吧？」

莫歡瞪了二娃子一眼，佯斥道：「沒有人說你是啞巴。」

二娃子的咀巴立刻又閉起來。

半里外的那片林子，是一片連綿十數里的密林，望過去一片蒼蒼鬱鬱，有如一片林海，確是土匪藏匿出沒的最佳地點。

二年前，寨子就曾經遭受到一股藏匿在那片林子內的土匪的洗刦，那一次由於他們還未有組織成自衛隊，所以很輕易被那股土匪攻進村子……

那一次可說是慘痛的教訓，寨子內的財物不但被搶掠一空，寨子也被燒了大半爿，耕牛被搶走了十多頭，最令人髮指的是，有七個藏匿不及的閨女婦人被那帮禽獸不如的畜牲糟蹋了，其中有三個在羞痛之下，投水自殺死了……

經過那次慘痛的教訓之後，於是乎，他們自動組織起一支自衛隊，並且集資買了七八支漢陽造的步鎗，加上一些自製的土鎗獵鎗，倒也似模似樣，日夜輪班放哨，不敢放鬆大意。

×　×　×

鎗聲由疏落而零星，最後終於沉寂下來。

莫歡年紀雖輕，人却老成持重，而且機智過人，果斷冷靜，否則，他也不會被推擧爲自衛隊長，雖然鎗聲沉寂了，他仍然不敢大意，因爲那些土匪不但窮兇極惡，而且也很狡猾，很可能在弄什麽花樣也說不定。

但二娃子却蹩不住了，嘀咕道：「這若是土匪來搶寨，那眞是奇怪了……」

「二娃子，你少說一句行不行？」莫歡低斥道，同時狠狠地瞪了二娃子一眼。

二娃子這次却沒有將咀巴閉上，不服氣地道：「我就是蹩不住，那些土匪若是來搶寨，難道他們會隱形不成？要不就是會遁地？否則，總該見到人影才是呀！」

「小心駛得萬年船！」莫歡沒好氣地斥道：「難道你忘記了二年前一次的慘狀了？」

二娃子立刻吸了口氣，一聲也不敢再吭，目中立時射出仇恨的光芒。

二年前的那次慘狀，他又怎會忘記？就像烙印一樣，深深地烙在他的心底深處，他永遠也忘不了，他到如今仍然清晰地記得他的唯一的妹子那張被水浸得泛白的慘厲臉容。

他的妹子，就是那七位被那些天殺的土匪糟蹋了之後，那三個投水自殺的女娃子當中的一個。

守在寨牆後的自衛隊員見久久沒有再响起鎗聲，不由驚疑地低聲議論起來。莫歡思忖了一下，雖然不便說出來，心裏也認爲這不是土匪來搶寨，但到底發生了什麽事呢？若不弄清楚，實在不敢掉以輕心，於是他決定派人去弄清楚。

「二娃子！」

「歡哥，什麽事？」二娃子目光閃閃地扭頭望着莫歡。

「你與亞成去林子那邊看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莫歡朝林子那面指一下，「小心一點，一有什麽不對，立刻跑回來，我們會掩護你與亞成。」

二娃子早就想到林子那邊看個究竟了，高興地點了一下頭，朝左手邊丈外的一個小伙子招招手，「亞成，歡哥叫你與我到林子那邊看一下。」

那個小伙子立刻應一聲，挺起身來。

二娃子却已敏捷地翻過齊肩高的寨牆，落在外面地上。

亞成亦雙手攀着牆頭，身形一聳，翻過牆頭，翻落牆外地上。

兩人像豹子一樣半弓着身子，握着鎗，藉着那些樹木的掩蔽，一路飛快地朝那片林子奔去。

守在寨牆內的莫歡及那些自衛隊員，個個緊張地注視着閃現在樹木間的二娃子及亞成的身影，握鎗的手不由緊緊地，若是有什麽風吹草動，他們就會毫不遲疑地開鎗，掩護二娃子亞成退回來。

幸好一路上皆沒有意外發生，二娃子與亞成很順利地接近了林子邊沿，略爲張望了一下，便閃進了林子中。

約一支烟功夫，二娃子與亞成從林子中走了出來，莫歡那顆提起的心這才放下，其餘的自衛隊員亦放鬆地吐了口氣。

慢慢地，莫歡他們看清楚了，二娃子的身上揹了三四條鎗，除了右手握着的那桿土鎗之外，左手也執着一支長槍，一臉興奮的神色，不斷地擺動着手上的鎗向寨子這面致意。

至於亞成，左右手也各執一條鎗，不過背上揹着的却不是鎗，而是人。

那些自衛隊員遠遠看清楚後，俱不由好奇地挺起身，探出腦袋，想看得更加清楚一點。

莫歡却出聲，喝阻那些自衛隊員。「小心，別太過暴露，提防吃冷鎗。」

這句話眞靈，那些人立時將挺起的身形縮下，只露出一截腦袋。

很快地，二娃子與亞成連奔帶走，距寨不到二十丈。

「歡哥，叫兩個人來帮一下亞成！」二娃子敞開喉嚨大叫。「放心吧，不是土匪來搶寨！——」

莫歡聽了，長長地吐了口氣，挺起身來。

其他的自衛隊員亦不待他的命令，紛紛挺起身來，舉起手朝二娃子他們揮動。

這時他們看得更加清楚了，亞成背上揹着一個身上染了血漬的人，而且顯然昏迷不醒。

「黃狗，黑仔，你兩個出去帮一下二娃子亞成。」莫歡朝兩個青年叫。

那兩個青年應了一聲，聳身翻上寨牆，跳落地上，朝二娃子亞成奔去。

×　×　×

「二娃子，林子內的情形如何？」莫歡將二娃子拉到窩前問。

這時他們已經回到自衛隊部中，說得坦白點，那其實是一間專供寨子內的年青小伙子晚上聚宿的屋子，既然自衛隊全是小伙子組成的，這間屋子順理成章地變成了自衛隊部。

至於那位由亞成從林子中揹出來的人，正躺在一張床上，由寨子內那位懂一點醫理的莫拐子在救治着。

由於仍未清楚這究竟是怎麽回事，所以莫歡不敢大意，仍然吩咐其他的自衛隊員在寨子的四周加緊巡邏。

「歡哥，我與亞成走入林中不遠，便發現地上躺着六個人，個個身上染滿了血漬，身上有被鎗彈射穿的血洞，地上扔了六支長短鎗，我與亞成不敢貿然現身，躲在樹後，窺看了好一會，確定林子中沒有別的人後，才從樹後閃出來，走上前看個究竟。」二娃子一副興高彩烈的神色。「我與亞成細看之下，發現其中五人巳死了，只有亞成揹回來的那人尚有氣息，爲了弄清楚這是怎麽回事，於是我叫亞成將那人揹回來。」

「二娃子，這一次你做得很好。」莫歡嘉獎地伸手拍拍二娃子的肩頭。

「歡哥，我們平白多了六條鎗，火力大增，哼，以後那些天殺的土匪再敢來搶寨，管叫他們知道厲害！」二娃子眉飛色舞地撫摸着摟在懷中的那支約有七成新的七九式步鎗，以前那條土鎗，他早巳給了一個分不到槍的隊員。

「嗯，這次的收獲不少，希望拐子叔能够將那人救醒。」莫歡說時扭轉頭朝「統鋪」那面望過去，移動着脚步走過去。

二娃子簡直將懷中那條鎗當寶貝一樣，他這時全副心神貫注在那條鎗上，才沒有心思去理會那人是否醒轉過來，站在窗前，一時間擧鎗朝窗外作瞄準狀，一時間又將鎗緊緊摟在懷中，自個傻笑不巳。

莫拐子雖然是個土中醫，看來確有兩手，那個人在他的救治下，終於一聲呻吟，從昏迷中醒轉過來。

那人的傷勢頗重，傷口在左胸上，幸好不是傷在要害上，否則，就算有回天妙術，也救不了他。

雖然流了不少血，大概因爲身體強壯的關係，所以死不了。

「唏，你是誰？」莫歡有點急不及待地俯下身在那人的耳邊問。

「阿歡，你急什麽，等他完全醒過來再問他，他現在是不會答你的。」莫拐子一把將莫歡拉開。

莫拐子是莫歡的族叔，他雖然身爲自衛隊長，但却不敢不聽莫拐子的話。只好忍着，但一雙眼睛却在那人的臉上溜着。

那人長得眉粗眼大，一臉鬍渣子，樣子頗爲粗悍，眼皮顫動了一下，終於張開來。

「拐子叔，他醒過來了。」莫歡急聲叫出來。

莫拐子瞄了那人一眼，不急不緩地道：「再等一下。」

莫歡只好作出一個無可奈何之狀，苦笑一下，靜觀那人的情形。

那人的眼皮眨動了一下，眼珠隨着轉動起來，臉上顯露出一副茫然的樣子，咀唇蠕動了一下。

莫拐子看到那人這種樣子，於是用手肘碰碰莫歡道：「你可以問他了。」

莫歡點點頭，重又俯下身來，注視着那人的雙眼，沉聲問：「你是誰？」

那人的眼珠子又轉動了一下，在莫歡的臉上溜轉着，神情似乎震動一下，低啞地道：「你是又誰？這裏是什麽地方？」

莫歡知道眼前這人若是不明瞭置身在什麽地方，落在什麽人的手中，是不會毫無保留地將一切說出來的，於是他道：「我叫莫歡，是這裏的自衛隊長，這裏是九門寨。」

那人聽了，神情接連起了幾個變化，目中忽然閃出亮光，急切地道：「我叫劉鋼，是省偵緝大隊的隊員，我身上有證件，你可以拿出來看一下。」

說着掙動着欲伸手從貼胸的內衣袋中摸出什麽來，莫歡見這自稱劉鋼的人動作這樣艱難，於是用手按着他，另一只手伸進他的右胸內衣袋，掏出一張比巴掌略小的硬紙皮來。

那張硬紙皮上確實寫着劉鋼的姓名，接下來是年歲，再就是有省府偵緝大隊的硃紅印鑑，這證明了劉鋼說的沒有假。

莫歡在確定了劉鋼的身份後，一顆心也定了很多，放緩了聲問：「你們到底發生了什麽事？」

劉鋼却像忽然省起什麽般，急聲問：「其他的人呢？」

莫歡明白劉鋼這句沒頭沒腦的話問的

是什麽人，遲疑了一下沉聲道：「他們都死了，只有你是最幸運的，仍然活着！」

劉鋼聽得神情猛震了一下，猛然挺起身來，但却牽動了傷口，痛得他呻吟一聲，頹然倒回床上，但一雙手却緊緊地拳握起來，一臉悲憤的神色。

莫歡了解地望着劉鋼，伸手緊緊地握着他的手。

劉鋼感激地望了莫歡一眼，長長地吐了口氣，沙啞地道：「我與幾個伙計奉派查緝一股私運烟土的私梟的踪跡及運烟土的路綫，經過半個多月的追查，終於讓咱們發現了那股私梟的巢穴，由於他們人數較多，所以我們不敢輕擧妄動，急急往回趕，欲調動大批人手來剿滅那股私梟，那知道就快到林子的刹那，却遭受到襲擊，在猝不及防之下，我是第二個中鎗倒下的，以後的就什麽也不知道了。」

莫歡聽了劉鋼這番話，才明白了事情的眞相，於是道：「原來是這麽回事，我們在聽到鎗聲時，還以爲是土匪來搶寨，若是知道是這麽回事，說什麽也趕去救援你們，待我們知道不是土匪來搶寨，派人入林去察看一下，就只發現你還是活着的，其餘的都死了，便將你救回來。」

劉鋼聽了，咬牙道：「這可能是我與伙計們行踪被他們察覺了，於是猝下毒手，將我們一網打盡，天有眼，却讓我活下來，這是他們做夢也料不到的，這一次不將他們一網打盡才怪！」

接握着莫歡的手懇切地道：「莫兄，請你立刻派人將我送到省城，可以麽？」

莫拐子一旁插口道：「不成，你傷得這樣重，只怕上路不久，你就支持不住，死在路上，還是乖乖地躺着，待傷勢稍好，咱們自然會着人送你回省城。」

劉鋼發急地道：「但……這是急……事。」由於說得焦急，一口氣嗆得他猛咳起來，牽動傷口，痛得他臉色刹白，頭上冒汗。

莫拐子急忙送上一碗水，灌他喝了兩口，才止了咳，仍自喘息不巳。

「劉兄，急也不在一時，那股私梟在以爲你們全被殺死的情形下，相信不會高飛遠颺，仍然留在那巢穴中，否則，他們也不會多此一擧，你大可放心在此將傷養好才趕回省城，這樣可以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莫歡用話安慰劉鋼。

劉鋼想了一下，深覺莫歡的話有道理，於是點了點頭道：「莫兄，如此有勞照顧了。」

莫歡連忙道：「那裏話，劉兄放心養傷吧。」

×　×　×

劉鋼的傷勢在十日後巳基本上癒合了，也可以起床走動了，經過莫拐子的診視，一切巳無大碍，劉鋼於是決定翌日動身趕回省城。

他說走就走，翌日一大早，他就動身趕回省城了。

五日之後，他又回到了九門寨。

不過這一次他不是一個人來的，而是帶來了一隊人。

這隊人一共有二十四人，個個身穿便服。是陸陸續續來到九門寨的，據劉鋼說，那是爲了免得在路上惹人注意，打草驚蛇，才分散趕來九門寨的。

他們都是省偵緝大隊的人員。

他將指揮這次行動的李隊長介紹給莫歡認識。

這位李隊長年約三十五六，神態沉穩精練，一看就知道不是尋常人物，他用力地握了一下莫歡的手，帶笑道：「莫兄弟，很多謝你救了劉鋼一命，否則，將不會有這一次的行動。」

莫歡連聲道：「李隊長客氣了，這是咱們應該做的，祝你們這一次行動馬到功成。」

「多謝。」李隊長感激地道：「白天行動有點不便，我想借一處地方，讓我的伙計休息下，待天黑才入林，可以麽？」

莫歡大表歡迎道：「當然可以，李隊長還有什麽要帮手的，只管吩咐。」

「那我就不客氣了，」李隊長連眼睛也有了笑意，「對於林中的路徑，劉鋼雖然走過一次，但仍然摸不大清楚，我想你派一個熟悉路徑的人作我們的响導，不知莫兄這裏有沒有這樣的人？」

「有，」莫歡答得很爽快，「我經常到林中打獵，我可以作你們的响導。」

李隊長一聽，大喜過望。「這太好了，不過，你可以考慮一下，因爲這一次的行動很危險，你現在拒絕還來得及。」

「那些私梟不走私運烟土時，就是土匪，四處搶掠，咱們寨子也遭受過土匪的搶掠，爲公爲私，我也義無反顧！」莫歡很激動地揮着手說。

李隊長滿意地笑笑，道：「能得莫兄你參與咱們這次行動，一定能够全殲那股私梟。」

莫歡像忽然想起什麽般，失聲道：「看我只顧說話，差點忘了帶你們到隊部去休息一下。」

說完當先邁開脚步，朝隊部走去。

李隊長朝部下揮揮手，走前兩步，與莫歡併肩走在一起。

×　×　×

天才入黑，莫歡與劉鋼一馬當先，併肩走在前面，從西南面翻過寨牆，向那片林子走去。

他們不從寨子正門走出去，一來是免得惹人注意，二來不用繞路走，這是莫歡的主意。李隊長顯然很信任莫歡，一切聽從他的。

事實上，莫歡是本地人，對附近一帶瞭如指掌，聽他的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一行人翻過寨牆，很快便消失在夜色中。

二娃子本來也想跟着去的，但却被莫歡勸止了，他就那樣站在寨牆前，看着莫歡與那隊偵緝隊消失在夜色中，一直沒有離開過。

夜越深，越靜，遲升的月亮終於慢慢爬上了半天，二娃子的身邊多了一個人，那是他的伙伴亞成。

「二娃子，還未有聽到動靜？」亞成急切地問。

二娃子挪動一下身體，專注地道：「現在是什麽時候，你還跑出來？」

「大概敲了三下銅鑼不到一袋烟功夫，我那裏睡得着，心裏一直記掛着歡哥他們這一次的行動是否順利，於是走出來聽

一下是否有了動靜。」亞成一口氣將話說完。

「歡哥他們這一次是突擊行動，應該沒有意外的。」

二娃子年紀只不過比亞成大不到三個月，但他却在亞成面前處處裝出老成的樣子。「亞成，這次的襲擊若是順利成功，歡哥回來時，咱們又可以多幾條鎗了。」

「眞的？」亞成驚喜地問，跳起來道：「那我可以不用那桿土鎗了！」

「當然是眞的！」二娃子神氣地說：「我在隊部窗外親耳聽李隊長答應歡哥的，將繳獲土匪的鎗支送一部份給我們，充實咱們自衞隊的力量。」

「唔，但願歡哥他們這一次全殲那股私梟，我亞成就有快鎗用了。」

兩人談談說說，不知不覺便到四更。

也就在這時，兩人的神情震動了一下，傾耳屏息聽起來。

寧謐的夏夜中，隱隱約約地，彷彿傳來一陣陣沉悶的鎗聲。

鎗聲似有若無，令到兩人不敢確定，只好悶聲不出，靜聽下去。

「隆」然聲隱隱傳來，這一聲比較清晰，兩人聽到了，臉上閃過一抹喜色。

「達達達」二娃子聽到這種隱約傳來的鎗聲，興奮得跳了起來，迭聲道：「他們幹起來了，交火了！」

亞成亦衝口而出問道：「二娃子，你聽到麽，嗯，先是步鎗聲，然後是機鎗聲，啊哈，還有手榴彈聲，不得了，可熱鬧了，唉，可惜我沒有跟去。」

「你算老幾了？」二娃子目光閃閃地道：「連我二娃子也無份參與，幾時輪到你？唏，鎗越來越密了，那些殺千刀的一定與歡哥他們幹上了！」

「幹上又怎樣，這次那些天殺的一定一個也逃不了，這一次歡哥親自出馬，他們死定了！」亞成竟然高興得拍起掌來。

沉悶隱約的鎗聲連續傳來，就像遠處有人在辦喜事燒爆竹一樣，「辟辟啪啪」響個不停，二娃子與亞成越聽越興奮，最後竟然敞開喉嚨大叫大跳起來。

叫聲驚醒了不少人，那些人還以爲發生了什麽事，紛紛趕出來看個究竟，當知道二娃子兩人爲何大叫後，俱對兩人笑罵兩句，回去再睡，有些則陪着二娃子亞成站在寨牆前，繼續傾聽那隱約傳來的連續不斷的鎗聲。

鎗聲持續了約大半個小時，間中不時傳來轟隆聲，逐漸便沉寂下來。

二娃子亞成他們可一點睡意也沒有，就那樣站着熱烈地談論起來。

「二娃子，你說歡哥與偵緝隊是否大獲全勝？」亞成故意問。

「那是當然了，還用說？」二娃子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

「那咱們這一次是可以增添鎗火了麽？」亞成與高彩烈地說：「從此以後，咱們再不用怕那些天殺的土匪來搶寨子。」

「那些土匪若是再敢來，管敎他們來得走不得！」二娃子握拳揮手作勢。

「以後再不用怕那些土匪來搶寨，那就好了。」一個漢子感慨地喟嘆出聲。

「歡哥與李隊長他們應該回來了。」

亞成心急地引頸翹望。

可是，他們巴巴地等到旭日東升，依然看不到莫歡與偵緝隊的人回來，這一來，就令到寨子內的人有點焦急不安了。

在焦急不安中，二娃子他們一直等到午飯過後，依然也望不到莫歡與偵緝隊的影子，這就令到他們有點恐慌了。

「二娃子，別是歡哥他們出了事吧……」亞成惶急地吶吶看着二娃子說。

「亞成，你亂說什麽！」二娃子雖則心中慌亂一團，但却不願聽到這種話，於是大聲斥責亞成。

亞成囁嚅着不敢再說什麽。

黃昏了。

落日紅彤彤地，絢麗的晚霞就像一疋七彩的錦緞般舖展在天邊，夏日的黃昏，自有它動人的地方。

歸鳥一羣接一羣啁啾着飛向林木簷下，一隊人影也在這時從那片林子中飛快地走了出來。

望到頸也長了的二娃子亞成等人，一眼看到，俱不由精神一振，目光陡亮，睜大眼直望過去。

雖然距離太遠，一下子看不清楚那隊人的面貌，但人數及身形總是約略可以看出來的，二娃子眼尖，他一眼就看出走在最前頭的正是莫歡，不禁歡喜得一蹦老高，揮手歡喜大叫起來：「他們回來了，是歡哥他們回來了！」

剎時間，所有的人像煮沸的一鍋粥般，又跳又叫起來，不斷地朝那隊越走越近的人揮着手。

那隊人越走越近，寨牆內的人終於看清楚了，走在前面的確實是莫歡，只見他身上左橫右豎地掛滿了槍，一臉笑容地朝寨牆內的人揮手。

緊跟在莫歡身後的正是李隊長，他的臉上雖然也有笑容，不過却有點澀澀地。

莫歡與那隊偵緝隊回到九門寨，受到英雄式的歡迎，他們雖然很疲累，却因爲受到感染，剎那間，亦沉浸在歡樂熱鬧之中……

× × ×

莫歡與偵緝隊的這次行動，可說大獲全勝，那股私梟在毫無防備之下，被他們打了個措手不及，一舉將之殲滅。

二娃子他們昨晚聽到的槍聲，就是他們與那股私梟開火激戰。

那股私梟雖然被打個措手不及，不過他們皆是亡命之徒，負隅頑抗，不肯棄槍投降，激戰之中，偵緝隊也有兩個隊員不幸中槍喪生，一個掛了彩。

那股私梟終於被殲滅，但事後淸查之下，却發現走脫了兩個人，經過一個負了重傷的梟匪的辨認，却找不到那位梟首夫婦的屍首，這就是說，讓那梟首夫婦走脫了。

所謂擒賊擒王，樹倒猢猻散，雖然這一次行動可以說全殲了那股梟匪，但走脫了梟首夫婦，無異走脫了兩頭猛虎，不難讓其東山再起，這可是心腹大患，於是李隊長當機立斷，立刻將人手分成四撥，分從四個方向追索梟首夫婦的踪跡，勢要將其緝捕殲滅！這也就是爲什麽他們遲遲不返的原因。

可惜，經過一番追查搜索之後，還是讓那梟首夫婦走脫了，在又飢又疲的情形

下，李隊長只好下命返回九門寨。

李隊長非常之慷慨，將這一次繳獲的十多支長短槍全部送給了自衞隊，歡喜得自衞隊的那些小伙子爭先恐後地去拿槍，像寶貝一樣摟在懷中，捨不得放開。

寨內的人自然也熱情地招待凱旋歸來的自衞隊，殺豬宰鷄，慰勞一番。

飽餐歇息過後，李隊長帶着手下離開了九門寨。

× × ×

九門寨自衞隊自從多了十多二十條快槍之後，實力充實了很多，再也不怕土匪來搶寨了。

事實上這一段日子以來，亦是風平浪靜，加上夏收已到，寨內的人均忙於收割，呈現一片欣欣景象。

眼看着金黃熟透的莊稼，莊稼人盼的就是能够豐收，有溫飽的日子過，誰不喜上眉梢。

夏收夏種，是一年中最辛苦的日子，雖然豐收在望，但由於日間太勞累了，所以，人們都比平時早睡很多。

但仍然有派人放哨，這是大意不得。日間操勞，晚上還要放哨，初時還可以熬得住，過得幾晚，就有人熬不住，在放哨時打瞌睡了。

這一夜發生了事故。

大約是距黎明還有一個鐘頭左右，値班的四個小伙子由於連日來的勞累，實在熬不住，一個個倚在寨牆下打起瞌睡來。

兩條人影也就在這最黑暗的時刻，像夜貓子般從寨牆外翻了入來，貼着牆脚蹲着，兩雙閃亮的目光在不斷地打量着四下裏的情形。

一陣斷續的鼾聲忽然傳來，那蹲着的兩條人影立刻循聲望過去，傾聽了一陣，其中一條人影扯了一下同伴，跳起來彎着身直向發出鼾聲的地方竄過去。

兩條人影皆很敏捷，竄掠的速度很快，一點聲響也沒有露出來，很快，兩條人影便竄到那四個倚牆而睡的自衞隊側面。

原來鼾聲是他們發出的。

兩條人影在距四名自衞隊員約丈外的牆脚下蹲着，四道目光閃閃發光，直射向懵然不覺的四人，蹲伏了約半鍋烟功夫，蹲在前面的那人作了個砍的手勢，貼着前頭那人身邊的人影會意地點了一下頭，於是兩條人影幾乎是同時躡手躡脚掩向那四名打着鼾聲的自衞隊員！

兩條人影的動作皆很快捷，幾乎是同時動手，掌砍槍砸，分別砍砸在四名瞌睡如死的自衞隊員的頸脖頭上，四名自衞隊員連哼也沒有發出一聲，頭一歪，便滑落在地上。

兩條人影得意地露齒一笑，這剎那從兩人的身材看出了，其中那個身材纖細一些的原來是位女的。

那位男的個頭很高大，女的也不矮，那男的彎腰一把扯起一個被擊昏過去的自衞隊員，左右兩巴掌力摑在那人的臉龐上，那人眼皮睜動了一下，終於張開來。

先是迷茫地眨動了一下眼睛，但當看清楚被一個人影劈空抓住時，他立刻張開口想大叫。

但他的口才張開，一支冷冰冰的槍咀已及時插入他的咀中，直抵他的喉咽，令到他那聲驚叫噤在喉嚨中，只能够發出半聲啞悶的叫聲。

「聽着，你若不想死，就別叫，否則，你會看不到天亮！」原來用槍管插入那名自衞隊員咀內的是那個女的，她的語聲像槍管一樣冰冷。

那名自衞隊員不由全身發起抖來。

「聽着，你要老老實實說，莫歡住在那一間屋？」這一次問話的是那位男的，語聲兇狠。

那自衞隊員全身又抖了一下，咀裏「咿哦」一聲。

「別耍花樣，否則一槍斃了你！」那女的用槍管用力戳了一下那自衞隊員的喉嚨，才將槍管抽出來。

那自衞隊員痛得悶叫一聲，驚慌地急忙用手捂住咀巴，一雙目光慌亂地從那男的溜到女的臉上，一個身子抖個不停。

那男女看到那自衞隊員那驚懼的樣子，互相得意地看了一眼，那男的沉喝道：「快說！」

那自衞隊員慢慢移開掩在咀巴上的手掌，驀然張咀大聲呼叫起來：「土匪搶寨哪——」

這一聲叫，有如平空打了個響雷，在寂靜的夜空中份外響亮，剎時間，狗吠聲響成一片，同時雜着一聲聲吆喝呼叫聲。

那雙男女實在料不到那名自衞隊員在如此驚怕的程度下，竟然豁出去，張口大呼，令到兩人驚怔了一下，那男的不由兇性大發，食指一扣，一連向那名自衞隊員開了三槍。

「砰砰砰」，槍聲在夜空中乍響，份外驚心動魄，那名自衞隊員慘叫着，身子打着旋，仆跌在地上。

「他媽的，快走！」那男的氣呼呼地切齒怒罵一聲，雙手攀着牆頭，上身一聳，翻上牆頭，跌落在牆外地上。

那女的亦一個飛身，翻上牆頭，跌落牆外。

這時候全寨的人皆被那三下槍聲驚醒了，小孩哭，大人叫，狗吠鷄鳴混成一片，那情景就像捅了蜂窩般，亂成一片，跟着，火光陡亮，呼喝聲夾着急驟的脚步聲直向寨牆這邊移過來。

火把照耀下，當先帶頭握槍衝到的正是自衞隊長莫歡。

隨後緊跟着奔跑而來的是二娃子亞成等自衞隊員。

「亞祥，發生了什麽事？」莫歡一眼看到寨牆下躺着的四人，其中身上染滿了鮮血的正是亞祥，他身中三槍，竟然未死，仍在地上掙動着，莫歡一步衝上前，蹲下來一把將他扶起。

其餘的自衞隊員不等莫歡吩咐，立刻分散開來，撲到寨牆前，持槍指向外面。

二娃子亞成等人則分別將被擊昏的另外三名自衞隊員扶起來，將他們弄醒。

「歡哥……有有……兩……個土……匪潛入……來，我……們打瞌睡……被……被他們擊……昏過去……」亞祥身上的三處槍傷在突突地湧冒出鮮血，染得莫歡一身，奇怪的是，他竟然未死，這眞是奇跡。

莫歡心頭難過，忙扭頭喝道：「黑仔，快去叫拐子叔來！」

伏在牆頭的黑仔答應一聲，飛一樣奔向寨內。

「亞祥，不用怕，你不會死的。」莫歡忍着眼中的淚水，安慰亞祥。

亞祥竟然咧咀慘笑，喘了口氣道：「歡哥，我不……怕死……就算死，我……也不……會讓……那兩個……土匪……搶……咱寨子，那兩個土……匪……是……一雙……男女……」

莫歡聽了，心頭猛地一跳，衝口道：「他們是一男一女？」

亞祥費力地咽了口口水。「是……他們逼我……說出你住……的那間……屋，我沒有說……他們……就……開槍……打我……」

那個「我」字僅可聽聞，頭一歪，便聲息全無了。

「亞祥！」莫歡嘶聲大叫，用力搖撼着，可惜亞祥已永遠不會應他了。

所有的人皆被莫歡那一聲大叫驚動了，二娃子驚聲疾叫道：「歡哥，亞祥怎樣了？」

「他死了。」莫歡悲痛地一字字說。

所有人皆被這句話震驚住了，剎那間，沉寂一片。

黑仔這時才拉着莫拐子連奔帶跑而來，但當看到衆人臉上那種悲痛的神情後，再看到躺在莫歡懷中，寂然不動的亞祥，不由將頭垂下。

被擊昏的另外三名自衛隊員這時先後醒轉過來，當他們看到咽了氣的亞祥，回想起被擊昏前的情景，俱不由又慚愧又痛心地將頭垂下來。

第一綫曙光也就在這時從天邊顯現。

捕手出馬　勇殲梟首

豐收給人們帶來歡樂。

但亞祥的死，却有如一片厚厚的烏雲般，壓在人們的心頭，令到每一個人都笑不出來。

莫歡聽了亞祥臨死說的話後，他已明白到是什麽一回事。

他已猜到，潛進來殺死亞祥的一雙男女，一定就是那股被圍殲的私梟中漏脫的梟首夫婦——蠻牛孟龍夫婦。

蠻牛孟龍夫婦的大名，他是從偵緝隊的李隊長口中聽到的。

至於孟龍夫婦怎會找上他，知道他就是帶領偵緝隊去剿滅他們的響導這一點，莫歡眞是百思不得其解，莫非孟龍是從他的裝束將他認出是九門寨的人？

好明顯，孟龍夫婦要找他，不用說是要殺他報復，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了。

想到這一點，莫歡可說寢食難安，因爲他在明，蠻牛夫婦在暗，可以說防不勝防，有如芒刺在背，不消滅孟龍實在永無安樂。

莫歡想到這裏，他立刻有了決定，立刻趕到省城向李隊長求援。

因爲時值農忙時節，不能夠因爲防備蠻牛夫婦的襲擊，就不顧地裏的莊稼，但兩樣兼顧，則必有一失，不難與蠻牛夫婦有可乘之機，若是被他放一把火，那就慘了……

他想到就立刻做，吩咐了手下自衛隊時刻加緊防備，他立刻就動身趕往省城。

而二娃子他們眞的不敢大意，日夜輪班，在寨子內外巡邏。

尚幸自莫歡走後，沒有再發生事故。

莫歡却一去三日，未見回來。

從九門寨到省城，大約一日路程，那麽，莫歡應該在翌日便能夠趕回來，這情形令到二娃子等人不安起來。

第四日的大清早，莫歡回來了，不過，他不是自己走回來的，而是讓人抬回來，而且已經死了。

一個身上中了六槍的人，就算有九條命，相信也非死不可！

將莫歡抬回來的，是距此約四十多里外的一條林子裏的人。

他們是被一男一女脅逼着將莫歡的屍抬回來的。

那一男一女揚言，他們若不將莫歡的屍體抬回九門寨，就放一把火將林子燒掉，這樣，他們只好將莫歡的屍體抬回九門寨。

寨內的人看到莫歡的屍體，無異在頭上響了個霹靂，一個個又悲又憤又驚，二娃子大叫着就要衝出去，爲莫歡報仇。

但却給寨內的父老喝止住了。

「二娃子，你這樣子只會闖禍，你知道殺阿歡的人是誰嗎？」寨內年紀最老的莫貫祥瞪着一雙老眼，斥責二娃子。

二娃子不服地嘀咕道：「難道就這樣算了不成？」

「住口！」莫貫祥一拍桌子，嚇得二娃子立時將咀巴閉上，將頭垂下來。

「這件事那能就這樣算了，亞祥與亞歡死得這樣慘，此仇一定要報！」莫貫祥吁了口氣，一手捋着花白鬍子，掃了聚在自衛隊部的鄉親一眼，接道：「只是那兩名梟首神出鬼沒，不是咱們可以對付得了的，再說，咱們地裏的莊稼再不收割就會壞了，咱們總不能爲了對付那兩個天殺的土匪，而不理會地裏的莊稼，所以——」

「貫祥伯公，所以怎樣，請你直說吧！」人羣中有人不耐煩地插口說。

「我這不就說了麽？」莫貫祥搖搖手道：「地裏的莊稼繼續收割，一邊派出五個人携鎗趕到省城，向偵緝隊求援，事情是因他們而起，我們帮了他們，他們理應要帮咱們，再說，人多上路，就不怕那兩個天殺的狗男女乘機下手了。」

衆人聽了，深覺二伯公莫貫祥的話說得有道理，紛紛表示贊同。

「既然大家同意了，有誰自願到省城的？」二伯公莫貫祥拿眼掃視着那些年輕人。

「我去！」

「我去！」

二伯公的話聲才落，幾乎所有的年輕人皆爭先恐後地將手舉起來。

二伯公看了，一邊滿懷高興，一邊却作難起來，看着那十幾隻舉起的手，不知如何是好。

最後，還是用選派的方式，從那十幾位青年人中，選出二娃子黑仔等五人即時携鎗趕往省城，當然少不免叮囑他們路上小心在意一番。

二娃子黑仔五人唯唯諾諾，帶備乾糧之後，立刻上路。

寨子內跟着又選出一個年約三十三四，老成大胆的莫天福暫代自衛隊長之職，負責寨子的安全。

至此，寨子內的情形才安定下來。

×　×　×

翌日傍晚時份，在人們的巴望中，二娃子等五人平安回到九門寨。

二娃子他們能夠平安回來，他們當然高興，但令他們失望的是，他們沒有請來偵緝隊，只帶回一個年紀三十許，身體精壯，神態慓悍的漢子。

「二娃子，你們怎麽攪的……」二伯公急得青筋怒突。

「二伯公，你別急，我明白你們說什麽，」二娃子竟然還能夠笑出來，道：「我雖然請不到偵緝隊的人回來，但却請回了這位本領高明的大哥，勝過請回一隊偵緝隊！」

二娃子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所有人的眼光，但不由直往那漢子的身上臉上打量。

那漢子神態安詳，露齒一笑，大大方方地道：「各位鄉親叔伯，我姓蕭，名原，別聽二娃子他亂吹……」

二娃子却搶着截道：「蕭大哥，這可不是我亂吹的，省城的章大隊長親口這樣說的，偵緝隊的章大隊長這樣說，不相信會假吧？」

衆人聽了二娃子的話，不由相信地再打量着蕭原。

「二娃子，省城的章大隊長眞的這樣說？」二伯公拿眼盯着二娃子。

「當然了，」二娃子欽佩地瞥了蕭原一眼：「章大隊長還說，蕭大哥是那些惡人的尅星，任何窮兇極惡的壞人，只要被蕭大哥盯上了，任他有飛天遁地之能，也逃不過蕭大哥的如來掌，省城裏監牢中關押的很多重犯，有不少是蕭大哥將之緝捕的！」

衆人聽了，皆以欽佩的目光望着蕭原，二伯公立時也刮目相看。

「二伯公，差點忘了告訴你，這位蕭大哥是章大隊長推薦來的，因爲偵緝隊在這幾日有特別任務，不能派出人手來帮咱們，所以請求這位蕭大哥帮忙咱們的。」二娃子口快舌快，說話像放機關鎗一樣。

二伯公臉上綻開了笑容。「這位大哥，咱們歡迎你來帮咱們對付那兩個天殺的梟匪，老漢適才有不週之處，請你不要見怪。」

蕭原忙道：「這位伯公，你別聽二娃子將我捧上了天，其實我本領有限，不過，我會竭盡所能，爲你們除去那大患，替死去的兩位兄弟報仇。」

「那老漢在此代表寨內所有人先多謝你了。」二伯公伸手緊緊執着蕭原的手。

蕭原誠懇地道：「伯公太客氣了，我想先聽一下那兩名梟匪怎樣殺死寨內兩位兄弟的經過。」

二伯公忙道：「老漢只顧說話，忘了招呼你吃飯，趕了近百里路，一定又累又餓了，快進去坐下來再說。」

二娃子等人立時擁住蕭原往自衛隊部走去。

×　×　×

蕭原聽了二娃子等人的述說後，知道了亞祥及莫歡先後被殺的經過了。

他默默思索了一會，初步斷定，殺莫歡亞祥的人肯定是蠻牛孟龍夫婦，而他們這樣做，無疑是報仇莫歡作偵緝隊的响導，至令到他的手下被殲滅。

爲了防備孟龍夫婦再施襲擊，蕭原立時吩咐莫天福將自衛隊的小伙子分成八隊，每隊五個人，輪班巡邏，每班只巡邏一個小時，這樣，可避免那些小伙子因爲日間太勞累而支持不住，打瞌睡，與孟龍夫婦有可乘之機。

在知道了蕭原是道上鼎鼎大名的追捕能手「天涯海角」之後，所有的人對他皆欽敬不已，他說的話，當然照辦。

蕭原雖然很累，但仍然在寨子內走了一匝，了解寨內的形勢，以便萬一發生事故，好當機立斷應付。

而據他猜測，蠻牛夫婦可能不再藏匿在那林子中，而流竄在附近一帶，很可能在暗中監視着九門寨的動靜。

他已決定明天一早，就到附近一帶探查一下。

這一晚他躺在莫歡生前所睡的床鋪上，想得很多。

直到更敲兩下，他才矇矓入睡。

矇矓睡態中，他發了一連串噩夢，令到他驚醒過來。

一聲驚呼令到他從床上猛然跳起來。

「不好了，谷塲起火了——」呼叫聲驚動了寨子內所有的人。

谷塲內堆滿了谷堆，谷塲起火，那豈不是谷堆起火？

若是谷堆起火，那半年的糧食豈不是付諸一炬，今後如何過活？

蕭原一聽谷塲起火，立刻就想到這可能是蠻牛孟龍夫婦做的手脚，待到他衝出屋去，只見寨內的所有人皆拿桶捧盆，衝向谷塲那邊，一時間狗吠人喧，人影亂竄，塲面剎是混亂。

蕭原順着人羣奔跑的方向望過去，只見約二十丈遠近的地方，正有烟火騰起，那裏人影幢幢，吆喝聲此起彼落，他皺了皺眉頭，急速向那邊走去。

從他的身邊，不斷有人提着水急奔而來。

待他走到火塲時，火勢經已被撲滅。

他不由舒了口氣。

谷塲上堆了少說也有八九堆谷堆，其中有三個谷堆起火，幸好被巡邏的自衛隊發現得早，及時加以撲救，不至令到火勢蔓延開來，變成不可收拾之局，三個谷堆只是燒焦了小部份稻谷，損失不算太大，這是不幸中的大幸。

所有在塲的人眼見火已被撲滅，俱放下心頭大石，不少人氣憤地咒罵起來。

「準定又是那梟匪夫婦下的辣手，若是捉到他們，不將他們碎剐凌遲，難消心頭之恨！」二娃子氣恨恨地說。

「二娃子，別光顧在此罵人，巡邏的人還在巡邏嗎？」二伯公在一邊提醒。

「咱們早就想到是那殺千刀的土匪做的手脚，早已加強了防備，亞成他們加強了巡邏，二伯公，你放心。」二娃子握拳作勢說。

蕭原看到這裏，知道損失不大，於是轉身向一邊信步走去。

不知不覺間，他走到寨子南面的寨牆

前，就站在寨牆前，向外打量着。

這時候他已離開谷場足有半箭遠，谷場上火把的閃光閃幌着不時射在他的身上，蕭原順手掏出一支烟卷，刁在咀上，跟着掏出洋火……

驀地，「砰」地一下脆响，劃空傳來，閃光曳空中，一顆鎗彈「嗖」地從蕭原的太陽穴邊掠過，蕭原急不迭一矮身，向下一縮。

但一下鎗聲緊接着又傳來，蕭原只覺肩頭一陣痲辣辣地痛，用手一摸，濕熱粘糊，知道被子彈擦傷了肩頭，若不是他矮身得快，只怕那顆鎗彈不是擦傷他的肩頭，而是射在他的胸上！

鎗聲立刻驚動了谷場上的人，呼喝驚叫聲中，不少人疾向這邊衝過來。

帶頭一馬當先衝刺的是二娃子與黑仔，他們手上皆握着長鎗，一下子衝到寨牆前，立刻將長鎗枕在牆頭上，向鎗响傳來的方向開鎗。

蕭原一見二娃子等人趕到，邊竄起來邊疾喝道：「掩護我！」喝聲中，他身形一個躍翻，翻滾過牆頭，滾落在地上。

身形在地上一連幾滾，接一躍而起，弓着腰，飛快地竄掠向發出鎗火的地方。

二娃子與黑仔及接着趕到的自衛隊員則不斷向傳來鎗聲的地方開鎗，掩護蕭原，他們看到蕭原那敏捷如野豹的身形，俱不禁心生欽佩。

蕭原在躍翻過牆頭的刹那，已將插在腰上的匣子炮拔了出來，扳開了機頭，奔掠中，他一掄手中鎗，向發出鎗火的地方掃了一梭子彈。

接着他已一個虎撲，撲伏在地上，接連幾滾。「二娃子，快將火把擲過來！」

如响斯應，寨牆那邊立時有三困火光接連擲了過來，有如虹火經天，照亮了附近一帶。

蕭原在撲伏在地的刹那，已抽出了另一柄駁壳鎗，銳利的目光閃射連連，他藉着火光一眼就看到適才閃現出火光的地方，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若是那裏仍有人，肯定逃不過他接着射出的一輪鎗彈！

「好狡猾的傢伙！」蕭原脫口低罵一聲。

好明顯，襲擊者已經在一擊之後，溜之大吉了。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襲擊者是個很有經驗的鎗手，一擊即溜，這是一個鎗手的最基本常識。

「別開鎗了，他們早就溜了，」蕭原舉起手朝寨牆那面揮動，待鎗聲停歇，他才從地上竄起來。

「操他娘的，竟然溜了！」有人憤憤地喝罵出聲。

「見不得光的東西，簡直不是人！」二娃子叱罵着從牆頭上翻出去，跳落地上，奔向蕭原站着的地方。

蕭原這時則用脚踏熄地上的火把，免得釀成火災。

「兩個狗賊溜了？」二娃子仍然問。

「看來他們在放了兩下冷鎗後，就偷溜了。」蕭原一雙銳利的目光仍然四下掃視着，握着的槍仍然機頭大張着。

「蕭大哥，不追他們麽？」二娃子拍拍手中鎗，一副躍躍欲動的樣子。

「窮寇莫追，他們在暗，咱們在明，很容易着了他們的道兒，何況，攘擾了這一陣，也要回去好好安頓一下了，回去吧，明天再說。」蕭原拍拍二娃子的肩頭。

二娃子不甘願地返身走向寨牆。

寨牆那邊火把通明，那些自衛隊員枕鎗以待，蕭原看了，不由暗暗點頭。

× × ×

擾攘了半夜，人們見沒有什麽事了，紛紛回家關門睡覺。

蕭原吩咐莫天福加派人手巡邏後，他也回去睡了。

——他必需要有清醒的頭腦，充足的神精，才能够對付狡猾的蠻牛孟龍夫婦。

翌日天才濛濛亮，他就起了床。

幸好這下半夜再沒有事故發生，整個寨子寧靜深沉得就像一座山。

他走出屋外，仰望一眼天邊曙光初露的天色，深深地呼吸了幾口凌晨獨有的清新甜潤的空氣，不禁心神皆清，望一下仍然寧謐無聲的村屋，他的心神也感到從所未有的恬寧。

轉身走入屋中，行到二娃子的床鋪前，凝望了一下甜睡中的二娃子，他實在有點不忍心將他拍醒，但還是伸出手，輕輕拍打他的臉頰。

二娃子倒很警醒，蕭原拍打了他兩下，他便張開了眼睛，一眼看到蕭原，嘴一張，却被蕭原用手掌將他的口捂住，悄聲道：「別出聲，出去再說。」

二娃子眨了眨眼，蕭原鬆開手，放輕脚步向屋外走去。

二娃子一骨碌從床上坐起來，跳落地上，光着脚板，亦走了出去。

「二娃子，你熟不熟悉林子內的情形？」蕭原一見二娃子出來，便用手指指西南面那座林子。

二娃子吐了口氣，雙眼巴眨了一下，點頭道：「我很小的時候，就隨爹去打獵，後來同歡哥去，林子內的所有路徑，我閉着眼也可以走一轉，不過，若是太深入，就不大熟悉了，因爲那裏是土匪出沒的地方，寨子裏的人都不敢太過深入。」

一頓接問：「蕭大哥想進入林子？」

蕭原點點頭。「若是我沒有猜錯，蠻牛夫婦可能匿藏在林子中，昨晚他們放火之後，不可能走得太遠。」

「那你爲何昨晚不追踪他們？」二娃子不解地問。

「若是昨晚追踪他們，由於天黑林密，只會對他們有利，吃虧的只會是我們，我昨晚之所以不追他們，是不想被他們逃得太遠，他們見我們昨晚不追，自然不會竄入林子深處，可能只是匿藏在林中比較隱蔽的地方，我們這時候入林去找他們，是他們意料不到的，可以打他一個措手不及。」蕭原目光閃閃。

二娃子聽了，佩服得五體投地。「蕭大哥，我二娃子就是想不到這些，我立刻去拿鎗，帶你入林子。」

蕭原拍拍二娃子的肩頭，頷首道：「二娃子，拿一支短鎗，別吵醒他們。」

二娃子興奮地直眨眼，一迭聲道：「那我先拿天福叔那支駁壳鎗，要不要對他說一聲？」

「不用了，我巳寫了張紙條，你放在他的枕邊就成了。」蕭原說着拿出一張紙條，遞給二娃子。

二娃子伸手接過，返身輕捷地竄到屋中。

很快地，他又從屋中竄了出來，朝蕭原拍一下隆起的腰間，得意地笑笑。

蕭原笑笑，轉身向西南面寨牆那邊走去。

二娃子急奔兩步，趕上蕭原，悄聲道：「蕭大哥，不由寨門那邊出去？」

「翻牆出去快一點。」蕭原道。

兩人很快地奔到圍牆前，毫不停留，立刻翻了出去。

蕭原一扯二娃子，朝昨晚向他放冷鎗的地方走去。

這時候天邊的曙色更亮了。

蕭原來到那地方之前，俯下身，伸手撥開地上的野草，察看了一陣，接一聲不吭，斜斜地朝林子那邊走去。

二娃子瞧得莫名其妙，但却不敢吭聲，緊跟着蕭原走。

蕭原一路上走走停停，有時在附近繞一個圈子，改變一下方向，最後還是走入林中。

二娃子知道蕭原是追尋蠻牛夫婦的踪跡，所以不敢打擾蕭原。

入林之後，蕭原才開口：「二娃子，你想一下，這林子內有什麽隱秘的地方可以藏人的？」

二娃子思索了一會，遲疑着說道：「想到了一處地方，那是一條暗澗，連歡哥生前也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人，就算你走到那條暗澗前，也看不出脚下就是一條水澗。」

「那你是怎樣發現的？」蕭原笑笑望着二娃子。

二娃子不好意思地道：「我有一次不愼一脚踩空，掉了下去……」

蕭原忍不住莞爾道：「原來你是這樣發現的。」

二娃子不由亦低笑起來。

「好，那咱們就先到那條暗澗去看一下。」蕭原拍拍二娃子的肩頭。

二娃子身形半轉，伸手撥開枝葉，當先走去。

蕭原一邊緊了緊手中鎗，一邊邁步緊跟。「二娃子，從現在起，隨時會有危險，小心點，將鎗拿出來。」

二娃子應了一聲，趕緊從腰間拔出那支駁壳鎗。

在林中左穿右插，驚起了三兩隻雀鳥，由於天色還未大亮，所以林內很黝黯，若是不小心，不難會被斜伸橫攔的枝椏碰撞到，那就會發出很大的响聲，所以兩人皆走得很小心。

大約走了差不多大半個鐘頭，走在前面的二娃子忽然停了下來。

蕭原趕緊收步，壓低聲音道：「在這裏？」

二娃子扭頭指指脚下的地面道：「就在這下面。」

蕭原目光落在二娃子手指的地面上，怎麽看也看不出下面會有條水澗，只見地面上野草叢生，與脚下站着的地方一般無二，不由有點狐疑地抬眼望着二娃子。

二娃子這時已蹲了下來，一邊伸手撥開草叢，一邊道：「蕭大哥，你仔細聽聽，有什麽聲响？」

蕭原側耳傾聽了一下，隱約聽到一陣流水聲，不由脫口道：「水流聲！」

「現在你看看。」二娃子這時已將草叢撥開，蕭原目光一落，下面竟是空的。

「我先下去。」二娃子身子一滑，滑了下去。

蕭原走上兩步，亦蹲下來，雙脚一滑，滑落下面。

下面果然是一條暗澗。

澗底離地面約一丈有多，澗寬約八九尺，只有中間約二尺左右有水，望上去，透過草葉些微的縫隙，可以隱約看到一絲亮光，這條暗澗確實隱蔽，不知道的人走在上面，很容易會摔下去。

這確實是一個理想的隱匿地方。

「蕭大哥，往上走還是往下走？」二娃子微詢地望着蕭原。

「往上走遠還是往下走遠了？」蕭原目光上下打量着。

「這一點就不大清楚了，」二娃子不敢肯定地說：「不過據我看，往下走遠一些。」

「那就先往上走吧。」蕭原說着搶先往上走去。

二娃子當然不反對，跟在蕭原後面。

越往上走，地勢越陡，而且時寬時窄，寬的地方，形成一個清澈的大水潭，足有兩丈方圓，而且還有一道小瀑，窄的地方水流不到半尺寬，流水急激有如奔馬，這時候天色大概大亮了，透射下來的光綫令到澗底可以清晰見物，澗壁兩旁長滿了籐葛草樹，斑鳩山雀之類的雀鳥跳躍其間，啁啾鳴唱，益顯幽秘，人在其間，恍如置身世外桃園一樣。

兩人行走間盡量保持輕捷，四道目光銳利如刀，向上掃視，扣在板機上的食指緊緊地，隨時一觸即發！

一路往上大約走了半個鐘頭左右，終於走到了盡頭。

盡頭處亦是草樹覆蓋，不過中間却有一道空隙，可以看到大片天光。

蕭原不由停下來，仰天吐了口氣，又深深地吸了口氣。

「蕭……」二娃子亦停下來，仰望着蕭原，張口欲說什麽。

「噓！」蕭原驀地神色一凝，伸手一把掩住了二娃子的口。

二娃子大睜着雙眼，不明白蕭原爲何忽然如此緊張，但忽然間他明白了。

一下磨擦接着石子滚動聲，在暗澗的上面傳來，這表示上面可能有人或是野獸，難怪蕭原這樣緊張。

二娃子不得不佩服蕭原耳目之聰靈。

蕭原緊接下來是一把將二娃子拉着往澗壁上撲伏過去。

「砰砰砰」一陣震耳欲聾的鎗聲在澗中震响着，說險眞是險，鎗彈就掃射在兩人適才站立的地上，擊得石屑四濺！

二娃子耳聽槍聲，眼見如此，對蕭原佩服得五體投地！

蕭原猛地滚了個身，抬臂揚手向上斜斜掃射了一梭子彈！

鎗聲在清晨的林中，分外清脆。

一梭子彈掃射完，蕭原巳滾回原來的地方。

二娃子這一次也很乖巧，身形亦一滾滾了開去。

幾乎是緊接着，一輪鎗聲又响起，鎗彈嘯嘯，擊射得草樹枝葉紛飛，但由於角度的問題，根本就射不中兩人。

因爲鎗彈是從澗壁上射下來的，而兩人又緊貼在澗壁上，所以鎗彈無可能射得中兩人，兩人是不會有危險的。

乘着鎗彈掃射的間隙，蕭原一連幾滾又滾到二娃子的身邊，附耳對二娃子說了幾句話，二娃子連連點頭，蕭原於是貼着澗壁向下移動。

二娃了貼伏在澗壁上不動，不時擧鎗向上放射一兩鎗，引得上面又响起一陣鎗聲。

蕭原很快便向下走了約五六丈，停下來，貼着澗壁，伸手抓着壁上的藤樹，盡量不弄出聲响，往上攀登。

驀地，離他們約三丈左右的澗壁上面，响起一陣細碎的撥動聲，蕭原立時整個人像觸了電般，僵住在那裏，連大氣也不敢出。

而那邊，二娃子有一下沒一下地朝上面放鎗，上面也不甘示弱地還以顏色。

「唰啦」一响，蕭原目光一閃，瞥到一條人影從晃動的枝葉縫隙中顯露出來。

蕭原却仍然站着不動，他不是不想動，而是想等那人完全顯露出來時，才一鎗將之撂倒。

可惜他等不到這個機會。

那人也極之小心，「唰」地又滑下了數尺，枝葉撥動中，却一眼着到了一手抓着一棵樹不動的蕭原，不由怪叫一聲，急掄鎗向蕭原掃射。

蕭原不由吃了一驚，手一鬆，身形急墜的同時，亦掄鎗向那人掃射！

鎗聲砰砰亂响中，蕭原只覺耳側嘯地一下掠過，跟着一陣火辣辣般痛，摔墜在地上。

那人痛叫一聲，「刷拉拉」急响中，那人又開了幾鎗，不過皆射不中蕭原。

被鎗彈擊四散飄飛的枝葉紛墜中，蕭原一連數滾，滾貼在澗壁下，目光掃視下，那上面巳經不見了那人，但却有血滴滴下來，滴在綠葉上，泥石上，份外刺目。

顯然，那人受了傷，但却掙扎着爬了上去。

蕭原不由吐了口氣，伸手一摸耳朵，濕漉漉地，痛得他直吸氣，他的耳朵也被子彈擦傷了。

「蕭大哥，你怎麽啦？」上頭傳來二娃子的呼叫聲。

蕭原正想開聲應二娃子，倏地心頭一動，故意大聲呻吟起來。

二娃子一聽，以爲蕭原受了重傷，嚇得他六神無主，連滾帶爬，撲到蕭原的面前，慌亂地說道：「蕭大哥，你傷得重不重？」

蕭原朝二娃子眨了眨眼，咧齒一笑，二娃子見蕭原好端端地，不由喜極大叫：「蕭——」

蕭原疾伸手，捂住了二娃子的嘴，張嘴發出一陣痛苦的呻吟聲。

二娃子被蕭原捂着嘴，不由怔住了，不知蕭原攪什麽鬼，但他是個機靈的人，瞬即明白了蕭原的意思，也朝蕭原眨動着眼睛。

蕭原的呻吟聲越叫越弱，鬆開了捂着二娃子嘴巴的手。

二娃子也眞會做戲。帶着哭聲驚叫道：「蕭大哥，你出聲啊，你怎麽不出聲應我？」

蕭原躺在地上，直向二娃子眨眼豎姆指，二娃子的叫聲更加惶急：「蕭大哥，你不要閉上眼，你望望我，你……」

蕭原在二娃子的呼叫聲中，一骨碌從地上爬起來，對二娃子作了個手勢，然後像豹子般敏捷，躍竄過澗那邊，往上竄了兩三丈，貼着澗壁抓住藤樹往上攀。

二娃子則立時挺起身來，像瘋子般，向上面放鎗。

上面却一點反應也沒有，令到二娃子不由狐疑地停止了放鎗，口裏大叫道：「我要殺了你們，我要殺死你們！」

鎗聲一停，上面立刻有了反應。

先是响起一陣得意的笑聲，跟着是一個粗野的語聲响起：「哈哈，老子還以爲姓蕭的有三頭六臂九條命，打不死，媽的，別鬼叫了。你若不想死，立刻將鎗拋上來，然後慢慢爬上來！」

「阿龍，你眞的打中那姓蕭的？」一個女人的語聲緊接响起。

「阿嬌，你難道不相信我的鎗法？在那樣近的距離，姓蕭的既然能够射中我，我當然也射中他！」

這時候蕭原巳經從對面的澗壁差不多攀上了上面，只是由於草樹太密了，所以他很難看到澗壁上面的情形，而澗壁上的那對男女也根本看不到他。

澗壁上的那對男女，應該就是蠻牛孟龍夫婦無疑了。

× × ×

二娃子怒叫着，向上面將鎗膛內的子彈悉數射盡。

上面的蠻牛夫婦却沒有還鎗，待鎗聲响過之後，才獰笑連聲道：「下面的娃子聽着，你再不識好歹，老子就將你變成一個馬蜂窩！」

「我操你老子！」二娃子還是第一次以粗話罵人，話出口，臉也紅了，食指猛扣鎗機，發出「得」的空响，原來鎗膛內巳沒有子彈。

這一點，二娃子早就知道了，他是做「戲」給上面的孟龍夫婦聽的。

果然，上面的孟龍開口了，嘲弄地道：「臭娃子，怎麽哪？開鎗啊！不開鎗的是龜孫子！」

「我操你祖宗！」二娃子衝口怒罵，他是被孟龍那句話激怒了的。

「媽的，你敢操老子祖宗，等會老子操你的屁股！」孟龍惱怒得哇哇大叫。

「阿龍，提防那臭娃子在玩花樣，別中了他的激將之計！」那婆娘倒是很細心，倒是不可小覷。

「有種的你就下來！」二娃子大叫，一雙目光却往對面澗壁溜過去。

蕭原這時巳攀上了澗壁頂，不過他沒有貿然冒上去，輕輕撥開面前的枝葉，恰好從一道縫隙中着到一男一女還伏在澗邊，上身微微挺起，向澗下窺探。

蕭原心頭大喜，握鎗的手臂平伸，瞄得準準地，食指輕輕一扣！

「砰」然响聲中，伏在澗壁邊的蠻牛孟龍像驀然被雷殛一樣，渾身猛然一震，上身一挺，發出一聲短促的慘叫聲，重重地摔趴在地上！

這一下眞是事出突然，不過孟龍的婆娘反應很快，並沒有呆住了，身形猛地一滾，手上的鎗同時噴洒出一片鎗火。

幸好蕭原在放了一鎗的刹那，整個人向上一翻，翻上了澗壁上面，接連幾滾，滾沒在齊膝高的野草中。

鎗彈嘯嘯中，適才蕭原停留的澗壁上，枝葉激飛碎濺！

蠻牛孟龍中鎗之後，動也不動地匐伏在地上，聲息全無，頭上爆了開來，紅白飛洩，肯定是活不了！

蕭原對於自己那一鎗充滿了信心，鎗聲一响，他就知道孟龍死定了。

那婆娘眼見漢子斃命，嚇得她花容失色，身形連滾中，又開了幾鎗，連竄帶爬，隱沒在草樹叢中。

「蕭大哥，怎樣了？」二娃子將上滿了子彈的鎗向上一揚，連開四鎗。

蕭原伏在草叢中，大聲道：「撂倒了一個，剩下那婆娘，她跑不了！」

二娃子一聽，高興得跳了起來。「蕭大哥，你眞了不起！」

「別太高興，提防那婆娘放冷鎗！」蕭原提醒二娃子，並且小心將頭抬高點。

透過草藥縫隙，蕭原往暗澗對面望過去，却看不到那婆娘的影踪，只見到死狗一樣伏在地上的蠻牛孟龍。

「不好，別讓那婆娘溜了！」蕭原雙眉皺在一起，心裏雖然焦急，却不敢貿然挺起來，暴露自己。

「蕭大哥，我上來了！」二娃子人隨聲現，從澗壁那面攀上來冒出半截腦袋。

「小心！」蕭原衝口疾喝！

一下鎗聲就在這刹那劃空响起，二娃子驚叫一聲，腦袋一沉，整個人向澗底墜跌落去。

蕭原心頭大震，耳聽「辟里刷啦」連响，一咬牙，向鎗响處掃射了五鎗。

「好狡猾的臭婆娘！」蕭原在心裏暗罵一聲，只盼二娃子傷得不重。

「二娃子，你怎麽哪？」蕭原焦急地叫喚。

二娃子却沒有回應蕭原。這令到蕭原焦慮不已，但又不敢暴露身形，那將會成爲那賊娘射擊的目標，他只好忍耐着。

那婆娘放了一鎗之後，動靜全無，這婆娘倒是不簡單，既狡猾又難對付。

林間寂寂，偶爾有一兩聲雀鳥聲傳來，益顯沉寂，蕭原頭上巳有汗冒出來。

那婆娘倒是好耐性，至今仍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蕭大哥——」澗下傳來二娃子呻吟般的呼叫聲。

蕭原一聽，精神不由一振，長長地吁了口氣，欣喜地叫道：「二娃子，你受了傷？」

二娃子吸着氣大叫道：「被擦去了一層頭皮，傷得不太重，只是摔得很重！」

蕭原一聽，放下心來。「那你就在下面別動，那婆娘讓我來應付就成了。」

「那我就躺着了。」二娃子的聲音有點怪怪地。

蕭原聽得不由心頭一動，暗忖：「莫非二娃子重施我的故技？」

但不管怎樣，既然知道二娃子沒有大碍，他就鬆了一口氣，他決定採取行動，這樣僵持下去，只會對那婆娘有利。

驀地，他像一只兔子般從地上竄躍起來，身形弓得很低，竄躍起的刹那，他開了三鎗。

連躍帶竄，他竄躍出足有三四丈，身形接撲落地。

也就在這刹那，澗那邊鎗聲連珠般响起，嘯嘯地從他頭上身邊掠過，說險眞的險到了極點。

「砰砰」連聲中，鎗彈追着他滾動的身形在他滾過的地上，幸好追不上他的身形，否則，他的身上就會開幾個洞！

蕭原滾動了幾下之後，猝然停下來，鎗聲也就在這時戛然而止。

他在心裏不由不佩服那婆娘的身手鎗法。

這時候他巳竄躍到暗澗上頭，距離那婆娘匿伏的地方不過十數丈。蕭原伏在一塊凸起的石塊後面，從側面向外打量着。

他立刻就着到二娃子隱現在澗壁枝葉中的腦袋，他立時以槍射向那婆娘匿伏的石塊，鎗彈擊得石屑紛飛！

這樣，就可以壓制住那婆娘，令到她不敢四下窺望，只能龜縮在石後，這就有利於二娃子的行動了。

那婆娘大概眞的被壓制住，石後一點動靜也沒有。

而二娃子這時巳攀了上來，匍伏在地上，側繞着爬向那婆娘龜縮着的石塊。

蕭原爲了掩護二娃子，繼續不斷點射着，不讓那婆娘有機會向外窺探。

蕭原的鎗法是道上聞名的，快而準，他每一鎗都擊在那塊石上，擊得那塊石「錚錚」作响，根本就不可能將頭探出來。

這一來，二娃子就毫無阻碍地一直向那婆娘匿伏的地方爬過去。

終於，二娃子爬到很接近的地方了，他不敢向前再爬了，因爲這時他離那婆娘匿伏的地方不到三丈，是在左邊側面，若是太接近，那就危險了。

他一伏下來，立刻就向那塊石頭掃了一輪鎗。而且他亦隨之滾動身形。

但那塊石後却一點動靜也沒有，只有飛濺的石屑，二娃子定睛一望，石後空空如也，那有那婆娘的影子？他不由瞪大了雙眼。

眨了眨眼，再着清楚些，依然是空空如也，他不由咬牙恨道：「哼！好狡猾的婆娘！」

接揚手大叫道：「蕭大哥，那賊婆娘溜了，不在石後！」

蕭原一聽，忙從那塊石後竄起來，疾衝過去：「那婆娘溜了？」

「溜了，白費一番功夫！」二娃子洩氣地翻身坐在地上。

「別洩氣，那婆娘跑不遠的，追！」蕭原打量一眼地上偃折的野草，伸手一指道：「向那邊追！」當先拔步疾追下去。

二娃子虎地從地上躍起來，緊追在蕭原的後面。（以下轉入第六十頁）

國際間諜大揭秘　羅唐納・文

黑白骷髏殺手龍虎鬥

蘇聯在美國活動的兩帮人馬，俱是第一流殺手，分別稱做黑骷髏及白骷髏帮，兩帮殺手火併，殺到天崩地裂，血灑千呎崖。

美國保密局副局長雷河。



小鷹波爾第一次被捕時，仍很自負，目空一切。

小鷹被捕振翼高飛

夜深了，加州「烈當奴」岸邊景色沉寂幽深，只是公路上面偶然有些汽車駛過。公路的左邊接近海，右邊靠山，有一座十八層高的大廈，有人抓住繩子把自己吊下來，挽了一個占士邦扁箱，急步如飛，走到公路旁邊，等候一輛汽車，他不知道它的形狀，所知道的是這一點，汽車的車頭燈必然是一明一暗，似乎燈的本身壞掉，他的一切按照時間去做，料想不會出錯，果然發覺有一輛汽車的車頭燈確是一明一暗，從遠處駛近，他趕快伸高右手打招呼，表示他想搭順風車。

汽車停在他身邊，他走進車廂裏，看也不看司機或車廂之內的人，所有人都沒有問他想到甚麼地方去。

汽車駛到一處比較高的公路，離開水面二十呎，突然停下來，他從車廂的窗口把占士邦扁箱拋進海裏，照樣的坐在原位，駛進烈當奴城，進入大街，他然後開口，希望汽車停在一間細餐室的戶外，他看看寫着「野貓」的光管招牌，施施然的走進去，坐下來進食，還喝了一杯酒。

汽車裏面的槍手，連帶司機在內，一共有三個，他們不知道這一次任務是甚麼，只是負責護送一個渾身穿黑色衣裳的人，從加州收藏歷史文物的「布爾大廈」外邊，進入市區，還看清楚那個人把占士邦扁箱拋進海裏，如果半途發生意外，他們立刻把黑衣人槍殺，奪取占士邦扁箱拋入海中，一切活動，時間方面配合得十分準確，公路第七十三地段的海水，並非很深，十五分鐘之後，自然有人到該處找尋那一個沉入水中的占士邦箱，他們携帶強力的電磁搜索器，相距一百碼，已經知道那一個鋼質扁箱落在海底某一處，很快就把它撈起來，送上停泊在海面的一艘遊艇，這樣做是很冷靜而又很安全的，至於黑衣人，比較吃力，因爲他負責進入第十六層的窗子，入屋之後，還要找到指定的房間，打開房門，看清楚收藏秘密文件的鋼櫃，把他想要的東西拿出來，逐頁紙拍照，他帶走的只是攝影機和菲林，那些東西全是他自己帶去的，沒有帶走任何文件，如果工作進行順利，他不會發生意外，事實上那玻璃窗是虛掩的，辦公廳的門也是虛掩，收藏文件的鋼櫃也打開一綫，故此他毫不困難，不過，心理上的威脅却是很嚴重的，萬一他觸動警鈴，便有殺身之禍。

那座大厦外邊標明「歷史文物保管處」，事實上只有八層做這種工作，由第九層到頂樓，全是幹秘密工作的，辦公的時間剛剛結束，便由特別安排的保安系統接管，一切都是機械化的，大厦的第九層至第十八層，一個人也沒有，每一層樓的窗口以及門口都放生電，還有警鈴，鈴聲一響，隣近的守衛八十六人，立刻駕車衝出，有最新的武器，故此保安當局不准任何人在夜間留在該處，這樣安排是很合理的，如果保管秘密文件的高級職員通敵，預先做了手脚，使放生電系統以及警鈴有一個鐘頭失效，那就無法預防。

美國的反間諜體系發覺有一部份秘密洩漏，懷疑秘密文件保管處有人通敵，密切注意那一個機構每一個高級職員的日常生活各種活動，兩年之久，仍然沒法把這個神秘人物找出來，直到美國海外特務安德魯落網，才把這傢伙拘捕，出乎意外的他竟然是秘密文件保管處所有高級職員當中最年輕的一個，他第一次被捕的時候，只有二十六歲，他的名字叫做「基利杜化波爾」。無人知道他是如此傑出的人物。

波爾綽號小鷹，他會得落網，純然是受到綽號老鷹的雙重特務「安德魯」的牽累，至於老鷹落網，跟酒色和賭博有關。

安德魯是美國海外諜報組的一個老手，被派到墨西哥，負責監視以及調查墨西哥蘇聯大使館任何人的活動，沒有人想像到他居然被蘇聯大使沙加索夫收買，變成「兩面人」，由於他有巨額的鈔票玩女人，喝珍藏的美酒，在賭局裏面輸兩三萬美元，仍是一笑置之，引起海外保密局的人注意，千方百計跟踪他，首先發覺他是販毒組織的一份子，進而發覺他販毒只是掩護特務的工作，於是把他拘捕，又因他供述毒品由墨西哥入境，有一部份是免費贈送給綽號小鷹的「波爾」，然後採取行動，把波爾拘捕。

在這一連串的獵鷹行動當中，獲悉一件事情，替蘇聯工作的特務並非直接獲得金錢上的報酬，他們所獲得的只是毒品，包括海洛英以及印度大蔴，還有一部份是迷幻藥。這種措施純然是爲了掩飾特務身份而設的，假如那些人揮霍無度，酒色相連，引起聯邦統計調查局的人注意把他拘捕，充其量只是證實他的金錢由販毒方面獲得，那就可以避免跟他有來往的其他特務受到牽累，防範得如此週密，仍然揭穿，美國保密局確實有些本領，不容輕視。

安德魯在獄中過活，仍很倔強，堅稱他的財富從販毒的組織獲得，跟國際秘密無關，可是，這種辯白不能夠被保密局的高級職員接納，又因心理學專家薩爾維多醫生指出，所有參加販毒組織的人，都喜歡吸毒，特別是酒色相連的傢伙，更加容易上癮，安德魯血中沒有絲毫毒品，因禁期內也沒有癮君子的症狀，可見他不是吸毒的道友了，亦即反映出他的供詞不盡不實，爲了找尋眞相，保密局的負責人依照薩爾維多醫生的說話去做，暫時停止食物的供應，安德魯只能喝咖啡，跟咖啡一齊喝的牛奶却含有安眠藥在內，一方面藥力發作，他昏昏欲睡，另一方面，加料的咖啡却又十分提神，令他難以入夢，故此他二十四小時都陷入迷惘狀態，再又因爲他沒有甚麼食物到肚，缺少營養，難以支持，終於無力控制大腦，有問必答，句句吐實，他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把「基利杜化波爾」供出來的，幸而他說波爾能力範圍所及，只是一些淺薄的秘密，例如：人口的分佈、食物供應、醫藥的新發明以及鋼鐵產量等，沒有一宗涉及軍事行動，故此「波爾」被捕，只是「嫌疑份子」，未能證實他百份之百的投靠敵人，對波爾來說，仍是不幸中之幸。

此外，還有另外一種情況對波爾有利，沒有人證實他在指定的晚上破壞秘密文件保管處的警衛設備，同時沒有一份文件失去，夜間潛入那座大厦拍照的人和槍手，都沒有落網，故此波爾暫時沒有加上「間諜」的罪名，只是涉嫌通敵，囚禁在加州比較偏僻的一座監獄。

他必然是有罪的了，最低限度也犯了職務上的疏忽，應該坐牢，他沒有接受公開審判之前，即是他被囚禁在「華萊士監獄」的第十二天，那個監獄忽然暴動，混亂中他越獄逃亡，證實了他已經跟蘇聯特務搭上了手。那一次暴動極有可能是蘇聯在美國活動的特務頭子安排下來，否則，他不可能如此順利的越獄，並且在越獄之後像輕烟似的消失。

那一座「華萊士監獄」是政客華萊士做加州州長時期精心設計的，被囚禁的犯人生活得比較好，而且可以打球或遊戲，又有相當大的圖書館，凡是有人入獄探望，那個會客室也是特別整潔的，稍爲有些華麗的感覺，不過，到處裝置有超卓的錄音設備，到訪人士即使用耳語那麼微弱的說話交談，仍然可以清清楚楚的錄取，因此之故，波爾越獄之前兩天那一個少婦入獄探望他所說的話，已經顯示他越獄是有計劃的安排，外邊有人替他佈署一切。

她這樣說：「波爾，我每晚都在窗前禱告，祝你健康，早日無罪釋放，我好像看見空中有一個發亮的十字架，還有一個天使，背上有翼，向我招手。」

越獄之後必經之路的一個小鎮，如果有人在某一座樓宇用發光漆塗在十字架上，放在窗前，在路上奔走的人離遠就望得見，他就可以走進巢穴，運用別的方法逃走，上述幾句話等於暗示，可惜監獄裏面的保密工作人員事後才發覺它的作用，這也難怪，被囚禁的人有五百多個，勢難逐個監視，把他跟探望的人交談所說的每一句沉思。小鷹就此振翼高飛，老鷹仍在監獄裏面，後來他還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

卡蘇里深海殺出重圍

現在我應該報道卡蘇里的故事了，因爲他的奇怪遭遇跟小鷹波爾有關。

卡蘇里只有二十八歲，以前他在中學裏面是一個很出色的運動員，可惜他沒有進入大學就投靠黑社會的頭目「蒙諾」，在他攻讀的中學推銷印度大蔴香烟，又把同學帶到飛女的香巢鬼混，被校長發覺他的劣跡後，把他逐出校門之外，此後他就流離浪蕩，雙親病逝，無依無靠，他犯過罪，有了案底，根本就不能够討取救濟金，終於變成浪子，在芝加哥南區最邪惡的「劇院里」一帶過活，有時做扒手的把風，有時做賭場裏面的打手，雖然可以活下去，但却很危險，因爲他不是當地黑帮裏面的人，分分鐘喪生於彈簧刀下。

當地的小舞娘如果沒法賺到比較多的錢，生意很差，無法負担每月必須繳交給黑帮的保護費，宵深人靜，從舞廳返家，必須有人保護，卡蘇里混來混去，終於淪爲最低微的護花人，他知道這樣做必然有一天得罪黑帮的殺手，却又無可奈何。

有一天，他最恐懼的意外事件果然發生了，他帶三個小舞娘駕車離開舞廳，在歸途中，突然看見路上放置了一個巨型木箱，沒法衝過去，逼於停車，打算走出車廂，動手搬走它，料不到黑暗的一角刀光一閃，立刻被人圍攻，他血戰五把彈簧刀，當然是輸定了，倒在血泊中打滾，渾身痛楚，他知道身上吃了七八刀，必死無疑，一陣劇痛，昏迷不醒，到了他覺醒，巳經躺在病床之上。

美國太空城的火箭發射基地，卡蘇里潛入該地，盜取製造火箭的鋼屑。

初時他以爲自己巳經死去，那一個地方是地獄，他會得那樣想，因爲他發覺四邊牆壁，全是黑色的，本來巳經很暗的一點燈光，被黑色的牆吸收了光氣，看來更加暗了，他認爲一切絕望。

「你覺醒了嗎，卡蘇里！」有一個陌生的口音從牆角飛出來。

「我覺醒了，似乎沒有跌進地獄，誰救了我？」

「你說錯了，卡蘇里，這個地方正是地獄，而且叫做黑地獄！」

卡蘇里有氣無力的說：「我巳經活够了，即使跌進地獄，仍是無動於中，不過，我現時很餓，你有沒有多少食物給我進食呢？」

「當然有食物，還有天使侍候你！」

那一股語聲停頓之後，很快就看見一個美女推着一架承放酒肉水菓的車子走近他，臉露微笑。

他在闊大的地窖裏面享受各種食物，傷癒之後，還可以享受美色，在情在理，他應該很是滿足，最低限度比較他做浪子的生涯好得多，可是，任何人都是不滿現實的，他不高興永遠躲起來，多次向接近他的美女查問，她們總是那麼一句：「急甚麼？時機成熟，自然有人跟你詳談。」

一個月後，他然後有機會從地窖被人帶到地面，雖然是黑夜，沒有陽光，看見窗外的星輝，他仍是精神一振。

欵待他的人是個花甲老翁，十分慈祥，很悠閒的說：「卡蘇里，你這一條生命是我們檢回來的，希望你加入我們的組織，如果你不願意加入，十分簡單，我們決不會傷害你，夜間把你送回原處，那就算了，反正你對我們茫無所知，放走了你，其實對我們也沒有甚麼傷害。」

卡蘇里在黑社會打滾過，這種局勢乃係生死之間的抉擇，怎會猶疑不決？很快他就十分誠懇的說：「老伯，你說得對，我這一條性命眞眞正正是你們檢回來的，我願意一生替你們賣命，不管你們的組織是甚麼。」

「好！既然你有誠意合作，我不妨把眞相奉告，這個組織叫做黑骷髏，除了幾個智力很强的策劃人之外，還養活一批殺手，做沒有本錢的買賣，你可以把我們稱做國際間諜，明白了沒有？」

「我一聽就明白了，讓我再講一次，不計酬勞，願意替救命恩人幹最危險的工作。」卡蘇里很興奮的說。

他加入了黑骷髏黨，得到那老伯的允許，可以隨意在那一個闊大無比的園林別墅走進，得到一般花花公子似的享受，一住半年，然後有一宗任務落在他的身上。

那一天晚上，他被老伯帶到一個井口，揭開井蓋，然後叫他鑽入井內，他照做了，沿着汲水的繩子把自己從井口懸垂下去，直到他完全降落井底爲止，他站着不動，有一個電筒的光氣投在他的脚下，同時有一股親切的語聲跟他交談，叫他跟着光走，便會抵達地下室的客廳，「大哥」單獨跟他談話，他應該完全接受大哥的吩咐。

那股語聲正是招呼他那個老翁的聲音，他當然是很樂意接受的，他走到客廳，

大哥叫他坐下來，說：「這個地方由我發號施令，你把我視作做大哥好了，聽說你很忠心，願意替黑骷髏黨賣命，是否有這麼一回事呢？」

「是的，我確是如此說過，而且向老伯聲明，我這一條生命是你們檢回來的，願意做任何艱苦的任務，乜括殺人放火在內。」

「好極了，老伯大概巳經對你說過，我們這個組織是國際特務，所有人都是殺手，不必幹潛入任何機構調查或盜取秘密文件之類的工作，只是破壞以及殺戮，我們有兩種人，一種人是直接破壞的，另外一種人，負責監視他們，如果那些人臨時發生邪念，變志或者潛逃，就把他們用機槍掃射，如果我任由你選擇，你打算做那一種人呢？」



「我願意幹比較危險的任務，故此我認爲自己適合做第一種人。」

大哥十分高興，說：「現時我該把此行的任務說出來了，美國新澤西州的海岸有十二個巨大的貯油倉庫，扁圓形，看來有如馬戲班的篷帳，我現時想派人把它貯藏的石油燒個清光，如果你願意担任第一綫的殺手，你就加入三組當中的一組，任由你選擇，第一組殺手負責破壞雷達網，

這幾幅照片係波爾每一個階段的形貌，底下的一幅圖係他經過整容術後的形象，判若兩人。

第二組殺手由低飛的直升機出擊，不必降陸，在空中投擲特製的手榴彈，跟着升回飛機的艙位之內，繼續飛行，至於第三組殺手，在直升機抵達石油倉庫的上空之際，佯作大規模搶攻，跟守軍展開槍戰，借此掩護直升機飛行的聲浪，但見火光冲天，全部撤退，我巳經講得十分清楚，卡蘇里，你自己說，你打算參加那一組呢？」

卡蘇里傲然說：「我希望做空中的投彈手。」

卡蘇里第一次出動，雖然是相當危險，因爲他在空中投擲手榴彈，沒有跟敵人正面作戰，故此他取勝的機會提高了許多，那一次，他安然無恙，「大哥」對他另眼相看，只是相隔三個月，便把他提升到第一級的殺手，潛入海底掩護蛙人工作，當蛙人下海打撈從貨輪駛入水域拋下來的乜裹，碰上了敵人，就由他以及另外兩個殺手跟敵人決鬥，並非每次下海都是旅途愉快的，任何一次碰上了敵人，他就要搏殺，往往身陷重圍，凶多吉少。

這一類殺手龍虎鬥在海底發生，比較在陸地發生凶險得多，卡蘇里除了視死如歸的勇氣，還要歸功於他平時在神秘園林的泳池之內苦練。儘管如此，仍是危機四伏的，假如對方的人數比較多，或者對方的殺手也是經過長期訓練，他就佔不了上風。

不管佔上風抑或走下風，既然下了海，碰上了敵人，總是要鬥到盡的，卡蘇里這樣說：「後來我才知道一包包的東西用防水布袋裝住，拋入海底，全是印度大蔴，每次出動，我總是沒有開口查問半句的，甚至不知道在海底可能碰着的敵人是何方神聖，有一晚，我在墨西哥灣海面航行的一艘遊艇跳入水中，一口氣潛入深達七十五呎的海底，等候燈色。我的任務是掩護自己人，規定所有蛙人下海打撈神秘包裹，俱是使用綠色燈光的，那些光亮由强光電筒發出，一望而知，不單是燈光有異，還有多次在海底利用燈光劃出十字形的符號，我決不會弄錯，誤殺自己人。

「我背負四個氧氣筒組成的呼吸器，左手緊握透明的擋風板，最爲接近右手那一處，有一個小洞，可以發射長而細的鋼箭，那種擋風板可以把我整個的身體遮住，它由玻璃筋以及鋼粉製成，厚一英吋，任何尖銳的漁叉都沒有辦法刺破它，即使有爆炸物也沒法把它炸爛，我是很安全的，唯一担心的就是四面受敵，初時我很樂觀，認爲在海底作戰只是對付前面的敵人巳經够，怎料在墨西哥灣的海底決鬥那一次，我竟然被四個殺手圍攻，他們沒有擋風板，但却行動敏捷，所穿的潛泳衣裳特別出色，給海水浸濕之後，它的顏色竟然跟海水相同，無法看得出來，此外，他們另有一個人使用幾十倍的强光燈照射，看花了我的一雙眼，因此之故，剛剛交手，我就屈居下風。

「我覺得對方的人數太多，一舉一動，難以捉摸，索性躺下來，把海底看做一張床。海底並非沙灘那麼平坦的，有高低之分，我置身於兩邊比較高的一個地方，躺了下來，緊握發射鋼箭的漁槍，他們只是看見我躺下來，看不見我的身上罩着透明的擋風板，海底無法射出子彈，只能發

射漁叉或鋼箭，他們潛泳到近處然後展開攻勢，沒法傷害我，我却很有把握的殺死他們，眞是興奮！

「有一個殺手潛泳到最近的距離然後拔刀插下來，可是刀尖在那一塊罩住我的透明擋風板之上劃了一劃，他的左腹就給我用短的鋼箭射入，血如泉湧，登時整個軀體發軟，飄然而去，對方死了四五個人，認為我不能夠用普通的武器傷害，索性利用海底炸藥去炸毀一部份屹立在海底的岩石，企圖把我壓扁，另外有一個捲心麵包形狀的炸藥筒直接拋向我的身上，兩種炸藥同時爆炸，我險些震聾，暫時失去了鬥志，身上還有一堆沉重的石頭壓住，因為我巳受制於人，沒法保護自己的蛙人了，一個鐘頭過外，我才有辦法把壓在身上的石塊移去，使用上升的泳技從七十多呎的海底升到海面，我沒有損傷，蛙人却死個清光，神秘包裹被人奪取，十分難過，大哥不單是沒有責備我，還對我嘉獎，說：「卡蘇里，你眞是了不起，三個殺手下海，只有你一個能夠活着回來！」

高崖苦戰鋼人烏萊

卡蘇里冒險的故事層出不窮，最為驚心動魄的一頁殺手龍虎鬥，竟然是單對單的戰鬥。他在一個很寧靜的晚上，被大哥召見，說：「卡蘇里，黑社會爭霸，各有地盤，一旦水火不相容，就會發生惡鬥，如果雙方不想發生太過大規模的死傷，可能各派一名悍將出擊，任何一邊打輸，就要全面撤退，這樣安排是很有意思的，特務方面也有同樣的事情發生，我們稱做黑骷髏黨，最近有一帮人，自稱白骷髏，以更低的價錢搶生意，我忍無可忍，決心一戰，還有十日，就是決鬥之期，本來我想親自出戰，畢竟年紀大了些，無法跟以前打得那麼兇，想派你代表黑骷髏黨跟强敵決鬥，你是否願意接受挑戰呢？」

卡蘇里欣然點頭，但仍反問一句：「我很想知道它是怎樣搏鬥的，你可否賜告呢？」



波爾原定駕機逃走，料不到雷河得到卡蘇里的內應，閃電攻入巢穴，束手被擒，圖為波爾戴上手銬的一個鏡頭。

「這一場龍虎鬥在墨西哥境內進行，決鬥地點叫做千呎崖，名符其實，到時你跟對方派出來的勇士分別從直升機吊下那一座崖的高台，一聲號令，便即衝過去，展開猛烈搏殺，普通的搏鬥只是制服敵人，就算打贏，此外，把敵人打到重傷，也是獲得勝利，這一場高崖決鬥，並非如此，一定要雙方有一個人被對方由高崖拋下去，粉身碎骨，然後分出勝負，萬一兩個人一齊抱住倒地打滾，雙雙滾下千呎崖，便算打和，為了避免夾帶武器，雙方決鬥之前，由直升機吊下去，巳經渾身裸露，搏鬥的時候，可以施展任何一種打鬥的技巧，同時容許挖眼斬喉鎖陰，用最毒辣的

招式，簡直是合法的謀殺。」

卡蘇里說：「大哥放心，我有充份的自信心爭取勝利，因為我多次參加天體運動，脫個清光搏鬥，的確另創一格。」

「好的，就這樣辦，你盡量休息吧，過幾天，你就要出擊。」大哥很是興奮。

十日後，卡蘇里眞的脫個清光，從直升機降落，那一處高崖相當闊，橢圓形，長達一百呎，故此他跟一個綽號鋼人烏萊的傢伙決鬥，雙方同時降落，仍有一百呎的距離，不怕對方暗算。

兩人站穩了，一聲哨子，便即展開猛烈衝刺，走近了些，卡蘇里發覺對方比較他起碼重五十磅，必然超過二百磅重，渾身是勁，肌肉條條凸起，望之有如一束繩索，且又晒到變成淺棕色，可見這傢伙是經常做劇烈運動的，認為他不宜直接出擊，只能運用詭計戰勝，立意打定了，剛剛奔到對方的臉前，立刻移步換形，飛脚踢向對方的下體，這一招煞是毒辣，如果鋼人烏萊吃了這一脚，必死無疑，不過，他有胆代表白骷髏黨決鬥，並非等閒之輩，身形一閃，便即避開對方踢出的撩陰腿，還向下邊一拳打去，卡蘇里倘不是那一脚踢得快，收得更快，可能一招打輸，脚骨也被他打折。

卡蘇里不單是收脚轉身飛奔，還向高崖的邊緣那邊走過去，把對方帶到險地，鋼人烏萊雖然佔了上風，在背後窮追，可是，對方站在岩石邊緣，縱聲狂笑，不覺呆了一呆。

他不敢衝過去，很小心的移動脚步，慢慢的走到卡蘇里眼前六七呎，然後左右手伸到盡，好像蟹鉗，出其不意的向對方攔腰抱過去，殊不料卡蘇里的縱跳功夫認眞出色，對方的一雙手剛剛抱過來，還未接觸到他的身上任何一處，他巳經凌空飛躍，越過對方的頭，雙脚落地之前，他還伸手抓住這傢伙的頭髮，使勁一扯，施展這一招，他居然反客為主，雙脚落地之後，向前飛奔，把鋼人烏萊好像玩具似的拖住走。

得勢不饒人，他在高崖上面不停的繞圈子，走到疲倦，然後鬆手，站定脚步喘息。鋼人烏萊被人拖着走，背上擦來擦去，有幾處擦傷，看見鮮紅的血，看來似乎受了傷，戰鬥力打了很大的折扣，卡蘇里樂得心花怒放，休息片刻，然後細心研究眼前的局勢。

依照雙方協定，他必須把巨人似的烏萊拋下千呎崖，才算是打贏，對方並非氣絕，他仍要想辦法把這個沉重盡量避免對方反攻，站着想了想，他就繞道走向對方的頭部以外，然後雙手抓髮，跟着斬頸。

卡蘇里早巳知道人身最脆弱的三個部位是眼睛、頸子和下陰，假如他用斬頸刀這一招劈殺得手，把對方連斬七八個掌刀，那就可以輕而易舉的把這傢伙拋入海裏，想是那麼想，料不到鋼人烏萊並非浪得虛名，即使受傷，他仍可以鼓氣把頸肌弄到膨脹起來，保護氣管，卡蘇里只能斬在他的肌肉上面，沒法弄破他的氣管，白費氣力，由於斬頸必須鬆手，再也沒法控制對方的頭髮，鋼人烏萊乘機在石上滾了幾滾，然後站起來，舉動敏捷，卡蘇里不覺吃了一驚。

他還沒有決定搶攻抑或採取守勢，鋼人烏萊巳經怒吼一聲，低頭向他直撞過來，卡蘇里被他撞倒，逼於纏在一起打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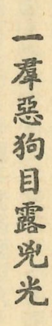
鋼人烏萊的摔角功夫十分厲害，他趁着對方沒有防範，突然停止打滾，一個短踭打出去，卡蘇里大叫一聲，血如泉湧，被這一踭打斷兩條肋骨，他知道這是生死鬥最後的一擊，不能退縮，忍痛把僅有的氣力凝聚在右手兩隻手指上面，施展挖眼這一招，他覺得自己的手指有如鋼鐵，能夠弄瞎了雙方的眼睛，必須趕快滾開，可惜他的傷勢相當嚴重，他只有力量滾了滾，便即暈倒。

兩人展開生死鬥的時候，不過下午三點鐘，卡蘇里覺醒那一瞬，巳經入夜，到處黑沉沉，氣力衰微，喘息了一會，然後記得起剛才發生過甚麼事情，看見鋼人烏萊仍然躺在身邊，猛吃一驚，趕快把自己的身體轉動，滾遠一點。

他覺得傷口痛如刀割，稍為用力，又再流血，這種情況之下，絕對沒法再鬥，唯一的希望就是對方沒有覺醒，可能被他拋下高崖，此念一起，他就忍痛爬過去看看。

他用手摸摸鋼人烏萊，有如摸在岩石上面，冷冰冰，喜出望外，那時他記得起一個中國功夫老教頭說過的一句：「只憑二龍爭珠這一招挖眼，不會令到人變成瞎子，如果兩隻指頭插入眼穴之內，並非挖眼，而是直插到底，腦漿也滾出來，必死無疑。」他在生死關頭依照老教頭所指示的竅門出擊，果然生效，他雖然暈倒，却把對方殺掉，驚喜欲狂。

那一場黑白骷髏生死鬪結束了，他斷了兩條肋骨，只是休息兩個月，一切復元，剛剛有力出戰，便即參加另外一次行動，潛入「太空城」盜取鋼屑。



一羣惡狗目露兇光

上次他奉命到美國新澤西州貯油倉庫焚燒石油，使他吸收經驗，知道怎樣在美國軍營走出走進，故此大哥執行任務，派人深入太空城盜取鋼屑，首先想起他，不過，派他出動之前，大哥仍要多次問他是否百分之百的復元，對他特別關心。

卡蘇里笑了笑，說：「肋骨斷了，算得甚麼？有許多個賽車手都是經常在跑車

失事之際撞斷肋骨，不久就立即出賽，我的情況也是如此，不必担心。」

「好極了，難得你如此英勇，相信黑骷髏黨的大名必然到處揚威，所有國際間諜聞名喪胆，可喜可賀，這一次你出動的目標是美國德薩斯州太空城，我們並非蓄意破壞升空的火箭，只是潛入城內的金屬品貯藏倉庫盜取製造太空火箭的合金而已，我們只知道它由鎢、鋼以及稀有金屬混合製成，不知道那些金屬的比例數字，故此需要一個人潛入倉庫之內，用電刮器取一撮鋼屑，委托人所需要的東西只是這些，太空城之內的守衛有些人是黑骷髏黨，你可以輕而易舉的憑着特種通行證混入，並且依照地圖指示，按動機關，走入倉庫，你在週末的深夜出動，此行只有你一個人，萬事小心。」

卡蘇里奉命而行，果然毫無驚險的抵達目的地，證實該處是太空城的金屬品倉庫。

稍停，卡蘇里發覺附近沒有人，燈光亦非太過强，認爲有機可乘，立刻把他隨身携帶的電刮器拿出來，壓在巨型的鋼管上面，扳動機鈕，很快就刮了一撮鋼粉，盜取了它，便即收工，轉身逃出貯藏金屬品的倉庫外面。

大哥對太空城估計得太過低了，雖然他很順利的完成這一項任務，不過，他走出那個好像帽子形狀的金屬品倉庫之後，不過走了一程，還未接近鐵絲網，已經發覺有些不對，前面有一排黑影等候着他斷殺。

他咬一咬牙，拔出一柄套了滅聲器的匣子槍，向前直衝過去，它的形狀有如曲尺，槍聲爆發，密如串炮，可是，黑影絕不退讓，似乎沒有受傷，仍然屹立，走近看時，他才發覺那些東西並不是人，而是狗。

那些狗比較普通的大狼狗還要大，黑沉沉的沒有動靜，直到卡蘇里走入牠的威脅範圍之內，然後以大包圍的方式撲攻，眼睛射出可怖的綠光，卡蘇里放盡了子彈也無法使任何一隻狗倒下，他突然醒悟起來，牠全是鐵狗，他絕對不是敵手，只好束手待斃。

二十四隻機械狗把他擒獲，沒有咬死他，總算是他的運氣，假如牠是活狗，他必死無疑。

他被人押到一處神秘的地方，先行透過倉庫檢查器，把他身上收藏的短刀以及手槍拿走，然後讓他躺着休息，出乎意外的沒有人審問他，只有一個溫和的語聲，叫他好好的休息，明天再談，還說那個地方十分安全，沒有人能够傷害他，不必担心。

卡蘇里知道自己已經落在美國保密局的手上，担心也是沒用的，只好拋開心事，盡量休息，經過辛苦的搏鬥，他實在太倦了，幸而他只是皮外受傷，不算甚麼，他居然可以酣睡，直到翌日中午，然後覺醒。

晚上跟他交談了幾句的人，坐在前面，很溫和的說：「朋友，我不知道你的姓名該怎麼稱呼，不過，我仍然可以一口咬定你是被人利用的，看來你是美國人，一定不想做叛國的行動，你是否由叛國的間諜基利杜化波爾派出來的？」

卡蘇里沉默了一會，說：「我從來沒有聽見過基利杜化波爾這個名字。」

「你未必聽見過，我可以把這個人的眞相揭露，這裏是他全部檔案實錄，你自己看吧，我必須提醒你一句，他逃走之後潛赴莫斯科接受最高級的訓練，還有大量資金運用，回到美國來，吸收亡命之徒，化名組織一個秘密集會，叫做黑金剛，誑稱他們是國際間諜，幹任何一種邪惡勾當俱是爲了僱主委托，其實他是澈底破壞美國的恐怖份子，如果你奉命被派出活動了許多次，你就會記得起每次活動俱是傷害美國的，不容狡辯，蘇聯方面除了培養波爾做破壞工作，還有另外一批特務，全是俄國人，直接由莫斯科派來美國，叫做白骷髏黨，這兩派人馬互相傾軋，令到蘇聯當局大感不滿，你即使得到大哥的信任，仍是不免一死，還是投靠美國保密局帶罪立功的好！」

那一番話句句打中卡蘇里的心坎，震撼不已，說話的人走開了，他把枱上留下來的文件及照片反覆看了幾次之後，衝口而出的說道：「天呀！原來大哥是個賣國賊？」

這句話透出他的心聲，保密局副局長雷河立刻走出來，跟他詳談，還指出波爾接受了五年高級訓練之後，加上了整容術，使他看起來蒼老許多，判若兩人，雷河講得更加深入，卡蘇里果然作出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決心替保密局效力，將功贖罪。

他說：「我每次出動都是幪上了眼睛坐在汽車之內，送到指定地點，然後展開活動，歸途也是如此，我不知道他的巢穴在甚麼地方。」

副局長雷河說：「你不必理會，我給你吞進一枚永遠不能够消化的鋼丸，丸內有電磁放射器，可以在你的消化系統停留四十八小時，夾着糞渣排除，你一旦發現它，便要把它用水洗淨，吞入胃裏，它就可以繼續工作，你置身於甚麼地方，我們都知道，因爲那種電磁發射的作用可以使保密局手提的箱子內那一個小燈泡發亮，我們部署一切，便即攻入他的巢穴，到時我們拋出昏眩的毒氣手榴彈，全部昏迷，故此他沒法傷害你，甚至有可能在他被擒之前的一瞬也不知道你是奸細，你很安全的，不必多疑。」

卡蘇里吞了鋼丸，離開保密局，帶傷走到指定地點守候了三小時之久，果然有人救他，帶返巢穴，隨後他在巢穴之內嗅到股觸鼻欲嘔的氣味，昏迷不醒，巢穴之內的人全部落網，大哥「波爾」無話可說，束手就擒。

保密局需要他活着「認人」，凡是可疑份子，都帶到他的面前辨認，看看這傢伙是否蘇聯特務，故此沒有判他死刑，只判終身監禁。

基利杜化波爾至今仍然活着，他看來十分悠閑，既不後悔，亦無痛苦的表情，似乎一切麻木。

他是美國的囚犯，沒有人救他，莫斯科當局也不會派人救他，因爲他火併白骷髏黨，殺了鋼人烏萊，早已被蘇聯特務頭子憎恨，準備把他殺掉。

（完）

私梟

·本文承自第52頁·

蕭原與二娃子沿着踪跡，一直追進了林子深處。林子內時疏時密，草長及膝，藤蔓纏掛，兩人走起來由於要提防那婆娘匿在樹後放冷鎗，一直很小心，所以走起來很吃力。

林內陰陰暗暗地，兩人一路上驚起了不少飛禽走獸，也無心去理會，只全神貫注在追尋踪跡上。

直追到陽光從頭頂的枝葉縫隙中筆直地投射下來，兩人也不知深入林子多深，只感到有點累了，也餓了，於是便停下來，坐在一棵倒折在地上的斷樹幹上，掏出乾糧吃起來。

滿咀塞滿了乾糧，二娃子含糊地道：「蕭……大哥，這樣追下去，追到何時才能追到那臭婆娘？」

蕭原朝二娃子巴眨了一下眼睛，咽下乾糧，故意大聲道：「總之那婆娘跑不了的，她是女的，沒有我們強壯，走起來沒有我們快，加上她又驚又累又餓，她走不了多遠的，這樣追下去，不到黃昏，就可以追上她，那時，她一定連開鎗的力氣也沒有了，我們輕輕易易就可以捉到她，那時就有她受的了。」

二娃子用力咽下口中的乾糧，興奮地跳起來道：「到時，我要剖開那婆娘的胸脯，看看她的心是紅的還是黑的！」

「的」字剛出口，「砰」然一下鎗聲跟着响起，二娃子叫了一聲，身形晃了一下，栽在地上。

蕭原的臉色變了一下，上身一仰，翻跌落斷樹的後面，「嘯」一下急响，以間不容髮之險在他頭上掠過！

蕭原一個側轉伏在斷樹後，同時鎗已拔了出來，朝鎗聲傳來的方向開了三鎗。

鎗聲在林空中炸响，分外沉悶。

「二娃子，你受了傷？」蕭原焦急地低聲叫。

躺在斷樹前面的二娃子身體動了一下，痛苦地道：「蕭大哥，我左肩頭上中了鎗，很痛。」

「二娃子，躺着別動，用手捂着傷口！」蕭原聽了二娃子的話，鬆了口氣。

「蕭大哥，你放心，我還支持得住。」二娃子痛得直咬牙。

「砰」，鎗聲乍然响起，倏地射在斷樹身上，蕭原抬起的頭急忙縮下來。

「姓蕭的，老娘與你拚了！」隨着一聲尖叫，一陣急驟的鎗聲掃射過來，鎗彈射在斷樹幹上，擊得樹屑四濺。

蕭原只好緊緊地伏在地上，不敢將頭稍爲抬起來。

「姓蕭的，有種的就站出來與老娘拚個高下！」隨着鎗聲，傳來一聲尖嚎。

蕭原却一聲也不吭，身形橫滾開去，一直滾到樹幹的另一端，接弓身急竄，竄到前面一棵樹後。

「姓蕭的，你是龜兒子，無胆鬼，老娘操你老子！」尖嚎聲從蕭原匿着的那棵樹的側前方傳過來。

躺在地上的二娃子也看到蕭原側面掩過去，爲了掩護蕭原，他忍痛咬着牙，向那婆娘匿藏的地方開了五鎗，算是回答。

那婆娘也還擊了兩鎗。

蕭原乘這機會，從這棵樹疾竄到另一棵樹，迅捷地竄前了很多棵樹。

這時候蕭原大約距離婆娘藏匿的地方約三丈許，是在那婆娘的側前面，由於雙方皆匿在樹後，所以誰也看不到誰。

蕭原緊緊地貼在樹身後，連大氣也不敢出，不再向前掩進。

在這樣近的距離，誰先動，誰就會先暴露，那就與對方有可乘之機，所以蕭原不動，採取以靜制動的策略。而且據他估計，那婆娘肯定忍耐不下去，先他而動。

他果然沒有猜錯，那婆娘一口氣開了五六鎗之後，藉着鎗聲的掩飾，從一棵樹後閃了出來，竄向前面一棵樹。

早以屏息以待的蕭原一瞥到，焉肯錯過這大好機會，從樹側伸出的鎗咀疾快地一移，食指連扣，「砰砰」開了兩鎗。

那婆娘疾竄的身形像驀然受到撞擊般，身形打了個旋，慘叫着摔撲向地上。

蕭原眼見那婆娘中鎗，不由吐了口氣，不過他很小心，沒有從樹後現身出來。

「臭婆娘別耍花樣，將鎗扔過來！」蕭原在樹後大喝。語聲一變朝二娃子躺着的地方招呼：「二娃子，別將身形暴露出來，從另一面掩過來，那婆娘跑不了！」

「蕭大哥，你眞行！」傳來二娃子興奮的語聲。

「老娘與你們拚了！」一聲尖厲的嚎叫聲中，只見一個頭髮蓬亂，滿臉污穢，身染血漬，身材粗壯的婆娘從地上竄躍起來，瘋了一樣，一邊開鎗，一邊衝向蕭原藏身的這棵樹！

蕭原一時之間被飛射的鎗彈逼得不敢稍露出來，那就無法開鎗射中那婆娘。

這情形是很危險的，若是被婆娘衝過來，雖則仍有機會將她擊倒，但自己也有可能被對方擊倒！

但形勢如此，蕭原實在沒有辦法。

「砰」然一下鎗聲夾着那亂射的鎗聲响起，那瘋了一般的婆娘，身形猛地向前撞衝，雙手猛張，張口發出一聲慘厲有如鬼叫的慘聲，猛地重重摔在地上！

貼身藏在樹後的蕭原不禁長長地吐了口氣，從樹後轉了出來。

二娃子亦恰好從那面的一棵樹後閃了出來，鎗咀上還有一縷輕烟冒出來。

好明顯，那一鎗是二娃子開的。

換言之，是他將那婆娘放倒的！

「二娃子，你沒有事吧？」蕭原一眼看到二娃子身子一軟，栽向地下，大吃一驚，急衝過去。

一把將二娃子扶住，二娃子在蕭原的臂彎中道：「蕭大哥，那婆娘打了我一鎗，我也打了她一鎗，她是不是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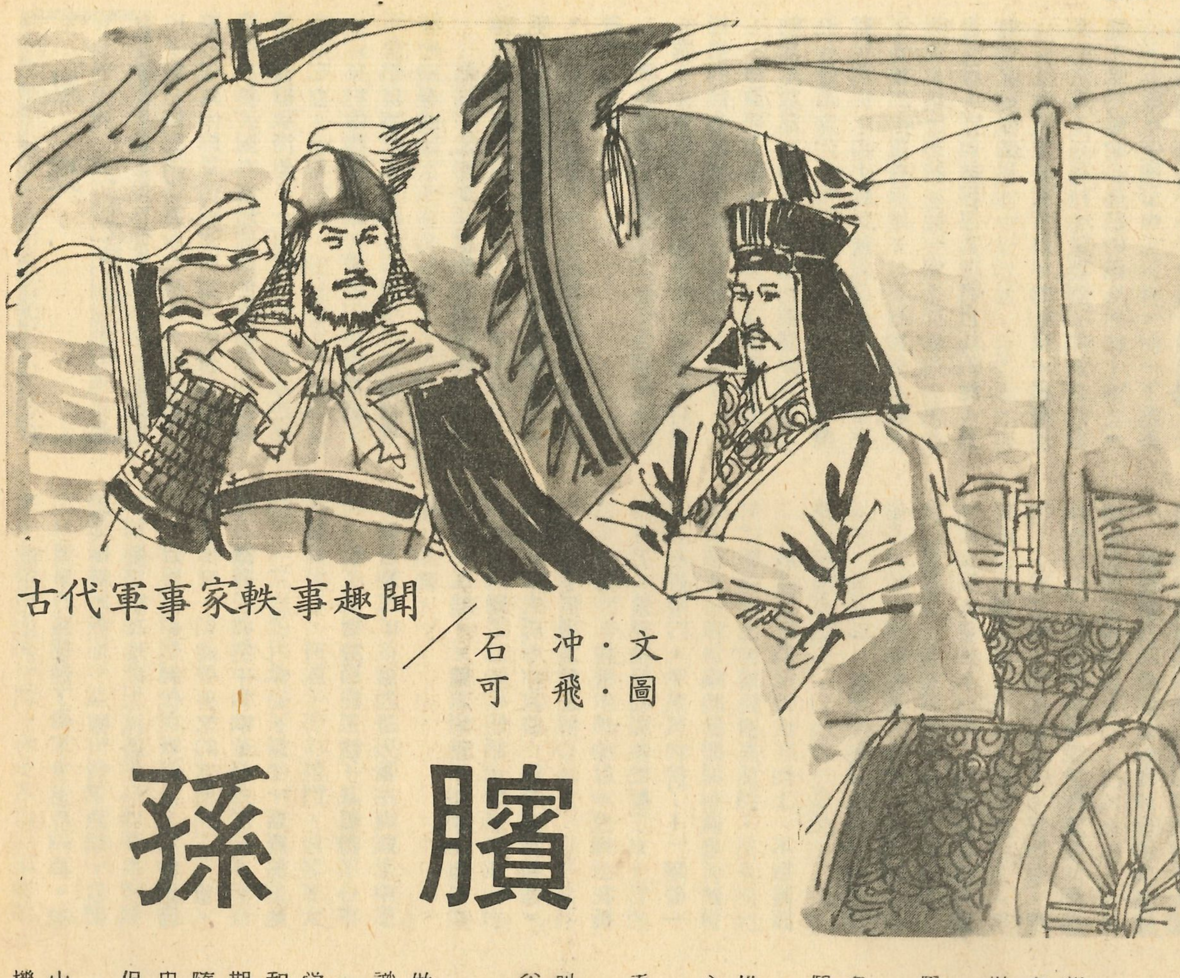
蕭原點點頭。

「我爲歡哥與亞祥報了仇了。」二娃子一句話未說完，雙眼一閉，昏了過去。

蕭原還以爲二娃子咽了氣，心頭大震，及至一探他的鼻息，才知他還未死，可能是流血太多，支持不住，昏了過去，不由吐了口氣，一把將二娃子抱起來。

一縷從樹梢上斜斜投射下來的陽光，恰好照射在二娃子那咀角泛笑的臉上，稚氣中顯現出一絲安詳……

（全文完）



古代軍事家軼事趣聞

石冲·文
可飛·圖

孫臏

一

夏天的午後，驕陽似火。陽光下，繁茂的枝葉掩蓋着綿亘的山林，山間一片靜寂。從遠處偏僻的小路上，走來兩個書生裝束的人。他們邊走路邊親密地交談着。

「兄長不必遠送了，請囘去吧！」一個身背包袱的人停住步對身旁的同伴說。

「老弟這次到魏國去，一定能夠施展多年來的抱負，不負老師的教誨。」另一個說。

「小弟在魏國一站住脚，就要向魏王推荐兄長，前去一同建立功業，請兄長安心等待。」

「我在山中靜候佳音。望老弟多多珍重。」

這兩個對話的人，一個叫龐涓，一個叫孫臏。幾年來，他倆就在這個名叫「鬼谷」的山中，跟隨鬼谷子學習兵法。

鬼谷子，相傳姓王名栩，是戰國初期一位學識淵博、聲望卓著的人物，他不願做官，長期來隱居在這座鬼谷山中，把學識傳授給弟子，大家都尊稱他爲鬼谷子。

鬼谷子的弟子中，有各方面的人才，當中兵法一門，最出色的要數魏國人龐涓和齊國人孫臏，特別是孫臏，他是春秋時期傑出軍事家孫武的後人，幾年來，他跟隨老師專心學習，進步很快，他爲人樸實忠厚，雖然讀書的目的是爲了建功立業，但並不急于求取功名富貴。

龐涓跟孫臏不同，他浮誇自負，身在山中，心裏却老惦着怎樣找個飛黃騰達的機會，早日顯顯身手。

兩人性格雖然不同，但同窗多年，形影不離，彼此之間親如兄弟。

龐涓日夜盼望的機會不久就來了，這時已經到了戰國中期，魏國早在文侯當政時，任用李悝、吳起等人，進行過一些改革。到了魏惠王時，國力已經相當強大，魏惠王到處招攬人才，準備進一步擴大魏國的力量，龐涓得到消息，心中躍躍欲試，便辭別老師和同學，出發到魏國去。

孫臏送走了龐涓，繼續留在鬼谷子身邊，專心學習兵法。

龐涓一到魏國，魏惠王便請他當將軍，他使出全身本領，先把軍隊訓練好，再出兵打敗衛、宋兩國和齊軍的入侵。

接連不斷的勝利，使龐涓受到了魏惠王的信任，他的野心逐漸擴大了，他知道齊國是個大國，齊軍雖然被他打退，但始終是個頑強的對手，他也明白孫臏的學識遠遠超過自己，而孫臏是齊國人，如果將來囘到齊國對自己是不利的，便派人到鬼谷把孫臏請到魏國，準備推荐給魏惠王。

孫臏接到龐涓的來信，非常高興，心想：「龐涓眞够朋友，果然沒有把老同學忘記掉。」

他到魏國向龐涓道了謝，第二天，龐涓帶他去朝見魏惠王，兩個人一起在魏國做事。

龐涓是個心地偏狹的人，把孫臏請來以後，他不免後悔起來。他認爲孫臏的才能勝過自己，在魏國留下去，今後會影響自己的地位。于是他決心把友情丢在一邊，想辦法害死孫臏。

他表面上裝得跟孫臏挺親熱，背地裏

却施用毒計，在魏惠王面前捏造了一套孫臏私通齊國的謊言。

魏惠王信以爲眞，他哪裏料得到龐涓的心思，還以爲他把國家利益放在友情之上哩！魏惠王叫人把孫臏逮了起來，用刀在他臉上刺了字，再塗上墨，還挖掉了他的兩個膝蓋骨。從此，孫臏便成了一個終生殘廢的瘸子了。

孫臏開始時還不明白這是龐涓使的毒計。後來知道了眞相，心裏有多少感慨和憤懣呀！但龐涓正受到國王的寵信，他只能把仇恨深深地埋在心底。

龐涓把孫臏害成這等模樣，還有點不放心，經常派人監視他，防他逃跑。孫臏便裝瘋，整日裏哭一陣，笑一陣，瘋瘋癲癲的不像樣子。

「一個又瘸又瘋的人，還有什麽作爲！」龐涓很欣賞自己的手段，從此，監視逐漸放鬆了。

一次，齊國一個使臣出使到魏國來，孫臏黑夜冒險偷偷地去見他，並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向使臣訴說了一遍。

使臣聽了非常感動。他聽人說起過孫臏的才能，便對孫臏說：「想不到龐涓竟會這樣心狠手辣。孫先生，你是齊國人，我們齊國也十分需要人才啊！」

囘國前，使臣把孫臏藏在馬車裏，秘密地帶囘齊國。

孫臏臨走前，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放在一條小河邊。龐涓還以爲孫臏已經投河自盡了，心裏放下了一塊大石頭。

二

齊國的使臣把孫臏帶囘齊國後，先將他推荐給大將田忌。田忌把他留在自己的身邊，用貴賓的禮節接待他。

齊國的國君威王，平時很喜歡賽馬，經常邀集貴族們舉行賽馬的盛會，比賽時用黃金作賭注。田忌家裏養了不少好馬，但每次比賽，總是賽不過齊威王的馬兒。

有一次，又遇上賽馬，田忌知道孫臏善于動腦筋，便請他坐馬車跟自己一起來到賽馬場，好讓他臨場出出點子。

賽馬一共比三場，比賽前，孫臏把田忌和齊威王參加比賽的馬兒，仔細觀察了一番，看到雙方馬兒的足力相差不遠，便把田忌叫到馬車前，悄悄地對他說：「您這一次盡管下大賭注好了，我有辦法使您得勝。」

田忌不清楚孫臏到底用什麽辦法取勝，但他看到孫臏滿有把握的神態，便聽了他的話，下了三千兩黃金的大賭注，每場一千兩。

賽馬就要開始了。孫臏叮囑田忌說：「今天賽馬，第一場，您要用下等馬跟國君的上等馬比賽；第二場，用您的上等馬跟他的中等馬比賽；第三場，再用您的中等馬跟他的下等馬比賽。」

田忌按孫臏的說法去辦。三場比賽下來，第一場，田忌輸了，但第二和第三場都贏了。結果兩勝一負，田忌贏得了一千兩黃金。

齊威王很驚奇，他問田忌說：「你每次賽馬都輸，爲什麽這次却贏了一千兩黃金，你到底用了什麽妙法才取勝的？」

田忌把孫臏怎樣教他下注的事說了一遍，接着說：「賽馬雖然是小事情，但跟用兵的道理是一樣的，都需要多謀善斷。孫臏精通兵法，在用兵方面是一位出色的人才。」

齊威王的興緻來了，他召見孫臏，跟他談了好半天，心裏十分佩服，便請他留在宮中，用老師的禮節對待他，爲了不讓魏國人知道，囑咐對外一律不許聲張。

孫臏到達齊國的事，龐涓一直蒙在鼓裏，他以爲孫臏死了，就軍事才能來說，天下再也沒有人比得上自己了，因此更加驕傲自大起來。

三

公元前三五四年，趙國出兵攻打衛國，迫使衛國成爲它的屬國。

衛國是魏國和趙國之間的一個小國，本來是魏國的屬國，現在被趙國奪走，魏國哪裏容忍得了！龐涓正想大顯身手，便請求魏惠王發兵攻趙。魏惠王任命龐涓當大將，統率魏軍打進趙國，魏軍長驅直入，一直打到趙國的都城邯鄲。

魏軍把邯鄲城團團圍住。趙軍奮力守城，魏軍攻了好幾個月，都攻不下來。但日子一久，趙軍漸漸有點支持不住了。

捱到第二年，趙成侯派使臣衝出包圍，到齊國去求救。

齊威王召集大臣們，商量出兵救趙的事。有的大臣認爲魏國兵力強大，齊國過去被它打敗過，出兵救趙恐怕無法取勝。有的則認爲趙國如被滅亡，魏國就會更加強大。唇亡齒寒，那時候齊國就危急了。因此，非出兵救趙不可。

經過激烈的辯論，齊威王決定接受趙國的請求，出兵救援。

派誰當大將最合適呢？齊威王想到了孫臏，孫臏辭謝說：「我是個受過刑罸的人，如果當了大將，將士們不一定服從，敵人知道了，更會笑我們齊國沒有人才，還是請大王另派別人吧！」

結果齊威王改派田忌當大將，任命孫臏當軍師，請他坐在一輛有篷的車子裏，暗中給田忌出謀劃策。

齊軍整裝出發了，田忌打算率軍一直向邯鄲前進。

「不行！」孫臏阻止說，「直接去救邯鄲，我看不妥當。」

田忌摸不着頭腦，着急地說：「邯鄲眼看就要保不住了，我們不快點去救，還有什麽好辦法呢！」

孫臏冷靜地說：「着急是沒有用的。好比要解開一團亂絲，只能用手指慢慢地理，可不能一把抓住，強拉硬扯。又好比要勸解兩個人打架，只能從旁耐心勸說，可不能插手進去帮着打。解圍的道理也是如此，最好採取避實擊虛的策略，不必去跟圍城的敵軍主力正面交鋒，而要乘虛攻擊敵人兵力薄弱的後方。敵人後方吃緊了，自然就會解圍而走。」

「那麽，這一次我們怎樣行動才好呢？」田忌問。

「現在龐涓把魏國的全部精銳部隊都調到了趙國，國內留下的都是一些老弱殘兵。我們不如統率大軍，直接去攻打他們的都城大梁。龐涓得到這個消息，一定會撤圍囘救大梁。這樣，既可以解救邯鄲的

圍困，又可以牽着魏軍的鼻子走，使他們往來奔跑。然後，我們再選擇一個最有利的時機來消滅他們，這豈不是一舉兩得的事嗎？」

聽了孫臏的建議，田忌心裏豁亮了，連叫：「好計策，好計策！」

浩浩蕩蕩的齊軍，直朝大梁挺進。

就在這時候，邯鄲經不住魏軍的長期圍攻，城牆被攻破了。

龐涓得意洋洋地率軍進入邯鄲，但魏軍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顯得非常疲勞。

龐涓正想讓全軍將士休整一下，好好地喘一口氣。魏惠王派人送來了緊急情報：「齊軍進逼大梁，火速回兵援救！」

龐涓大吃一驚，立即帶領全軍退出邯鄲，回救大梁。

已經非常疲勞的魏軍，得不到一刻休息的機會，又急如星火地趕起路來。人人牢騷滿腹，怨聲載道。跑呀跑呀，好容易跑到魏國境內。

前面就是桂陵。

魏軍遠遠一看，只見田野上旗幟飄揚，刀槍耀目。齊軍已在這裏等候多時了。

龐涓歸心似箭，只想早日打回大梁。他驅逼着士兵們往前衝。

決戰開始了。魏軍長期作戰，疲勞不堪；齊軍以逸待勞，士氣旺盛。雙方刀來槍去地厮殺一陣，魏軍漸漸支持不住。

龐涓找了條小路，朝大梁方向匆忙逃跑。齊軍緊緊追擊，把魏軍打得落花流水，死傷了兩萬人馬。魏軍一年來的戰果，全部丟個精光。

魏軍逃到了大梁，龐涓驚魂未定。有人告訴他，孫臏並不是真的投河死了，而是跑到齊國當了軍師。這次齊軍採用的「圍魏救趙」的計策，就是孫臏出的主意。

龐涓聽了，又氣又恨，好幾天睡不着覺。

四

魏軍在桂陵吃了敗仗，但實力並沒有受到很大的削弱。齊軍得勝回來，相國鄒忌害怕田忌的權力太大，勸齊威王不要把兵權交給他。齊威王聽了鄒忌的話，開始懷疑田忌，還派人暗中察看他的行動。田忌便自稱體弱，交出了兵權。孫臏也辭掉軍師的職務。

龐涓聽到消息，又得意起來了。他吹牛說：「我一時疏忽中了瘸子調虎離山之計。現在，再沒有誰能够跟我對敵了！」

魏國招兵買馬，不斷擴充軍事力量。接着，龐涓聯合韓國，打敗了齊國，還迫使趙國跟魏國結盟講和。

十幾年當中，魏國在軍事上不斷獲得勝利，國力更加強大。龐涓的眼睛好像長在頭頂上，更加目中無人了。

公元前三四一年春天，龐涓率領精銳的魏軍，攻入韓國境內。韓國抵擋不住，便派出使臣，到齊國去求救。

齊威王召集羣臣，並且特地邀請孫臏和田忌也來參加，一起商討對策。

相國鄒忌說：「魏國前幾年聯合韓國打敗過我們。現在他們自相火併。兩虎相爭，必有一傷。我們正好坐山觀虎鬬，何必出兵相救！」

田忌不同意，他說：「韓國弱，魏國強，我們不趕快出兵，韓國一定抵擋不住。如果韓國投降了魏國，齊國就完全孤立了。」齊威王決定不下，他瞅瞅坐在一旁不說話的孫臏，便問他有什麽主張。

「我同意出兵救韓，但不贊成馬上出兵。」孫臏說。

「那麽你的主張是什麽？」

「現在韓、魏兩個正在交鋒，誰勝誰負，還未見分曉。如果我們馬上出兵救韓，就等於讓齊國代替韓國，承担起抵抗魏軍的重担。這樣，我們的實力會受到損失，打敗魏軍也不見得就有把握。」

「對呀，韓魏交兵，我們不需要插手。」鄒忌以爲孫臏同意他的主張。

「不，袖手旁觀也不是辦法。」孫臏說，「那樣做，魏國滅了韓國，就會轉過來加兵齊國。我們應該接受韓國的請求，答應派兵援助，但是不要立即出兵。韓國得到我們將要出兵相救的消息，信心加强了，一定拚死抗擊魏軍，這樣可以充分發揮韓軍的力量。魏軍受到韓軍的頑強抵抗，實力會大大消耗。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再出動兵馬，進攻魏軍，才能十拿九穩，旗開得勝。」

「妙，妙！」齊威王點頭同意。召見韓國的使臣，叫他回去告訴韓王，齊國決定出兵援助。希望韓國在援軍到達以前，能够堅持一下，頂住魏軍的進攻。

得到齊軍將要出兵相助的消息，韓軍將士守衛國土的信心加強了。他們向魏軍接連發動了五次猛烈的反攻，雖然未能把魏軍打退，但使他們受到相當大的損失。

魏強韓弱，韓軍到底不是魏軍的對手。經過一段時間的苦戰，韓國漸漸感到支持不住了。他們日夜盼望齊軍，但一直不見齊軍的到來。這時韓國只好再次派使臣到齊國去，催促齊國趕快發兵。

再不出兵，韓國就有被打垮的危險了。在這緊要關頭，孫臏認爲救韓的時機已經成熟，便建議齊威王立即發兵。

田忌和孫臏重新得到了信任，于是跟前次一樣，齊威王任命田忌爲大將，孫臏爲軍師，率領大軍誓師出發。

根據孫臏的建議，齊軍還是十三年前的老辦法，不直接去解救韓國，又一次把進攻的矛頭指向魏國都城大梁。

龐涓連連獲勝，眼看就要攻下韓國的都城，忽然得到齊軍攻入魏國國境消息。

「又是該死的齊國！這次一定又是瘸子出的主意。這一回可得給他點顏色看看。」龐涓恨恨連聲地說。

龐涓丟了就要到口的「肥肉」，統率魏軍日夜不停地趕回本國，想截住齊軍，來一次決戰。

魏惠王探知齊軍打進魏國，也派太子申率領留在國內的軍隊，準備配合龐涓，夾擊齊軍。

消息傳到齊軍軍營，田忌忙問孫臏，這一次有什麽破敵的辦法。

孫臏說：「龐涓這些年來打了一些勝仗，自以爲兵強馬壯，天下無敵，根本不把齊軍放在眼裏，恨不得一口把我們吃掉。兵法上說：『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如果急行軍走一百里去爭奪利益的，部隊疲勞不堪，就有折損主將的危險；如果急行軍走五十里去

爭奪利益的，由於前後不能接應，軍隊只能夠有一半人趕到）。現在魏軍犯了兵法上的大忌，輕兵冒進，急于求戰。我們就應該好好利用這種形勢，抓住敵人的弱點，來制訂作戰計劃，擊敗敵軍。」

經過周密的思考，孫臏終於擬訂了一個殲滅魏軍的計劃。

五

龐涓率領魏軍，馬不停蹄地趕回魏國。半路上，探子前來報告：「齊軍前幾天打進魏國國境，現在聽說將軍您帶兵回來，已經在今天早晨拔營逃走了！」

龐涓既得意又惋惜地說：「我一心想跟齊軍痛痛快快地打一仗，誰料他們心虛胆寒，沒等交鋒，就嚇跑了。」

「向前追！」龐涓發出命令。

魏軍追了一陣，追到了齊軍扎過營的地方。

發現營地上佈滿了齊軍留下來的軍灶，密密麻麻，遍地都是。

龐涓打過多年仗，知道根據軍灶，可以計算出士兵的人數。他叫人數了一下，那些軍灶足夠供十萬人做飯吃。

「再向前追！」龐涓發出第二次進軍令。

魏軍跟着齊軍的足跡，緊緊追去。第二天，追到了齊軍第二次駐扎過的營地。龐涓再叫人數一數軍灶的數目，發現軍灶比前一次減少了一半，只够供五萬人使用的了。

到了第三天，軍灶更少了，只够供三萬人使用的了。

「哈哈哈！」龐涓忽然仰面大笑了起來。

將領們心裏奇怪，忙問他爲什麽發笑，他說：「我早已預料到齊國人都是怕死鬼。你們看看，這三天當中，齊軍軍灶的數目減少了一大半。也就是說，齊軍已經在半路上逃亡了一大半。他們還有什麽可怕的！我們一定要趕上去，把他們全部消滅掉，好好洗雪一下當年在桂陵戰敗的恥辱！」

龐涓挑選了一支精銳的騎兵，由他自己親自帶領，快馬加鞭，一天要趕兩天的路程，狠命地朝齊軍追去。

太陽落下山頭，夜幕逐漸籠罩大地。

這一天剛好是陰曆十月底，夜裏沒有月亮，四面八方一片昏暗。摸着黑趕路的魏軍，滿頭大汗、氣喘吁吁地一直追到了馬陵。

馬陵這地方形勢險要，兩面全是高山峭壁，當中只有一條狹窄的叫做馬陵道的小路，可以通行。

龐涓恨不得一下子追上齊軍，活捉孫臏。他拉開嗓子，拚命催逼着士兵追趕。

前面的隊伍突然停住了。士兵們報告說：「前面的道路被木頭塞斷了，馬兒走不過去。」

龐涓毫不在意地說：「不要緊。這一定是齊軍害怕我們追趕，才這樣做的。大家快快下馬把木頭搬開，繼續前進！」

說着，他跑了過去，親自指揮士兵們把木頭搬開。

他抬頭一看，只見路邊的樹木，統統被齊軍砍倒，用來堵塞道路了。隱約中，只有一棵又高又大的樹，還孤零零地留在黑影裏。樹皮被剝掉了，留下青白的一大塊。上面依稀地好像還刻着字哩！

龐涓心裏納悶，他想弄清楚上面到底寫着什麽，便叫人點起火來，就着燈火，仔細瞧看。漆黑的夜晚，火光顯得特別顯眼。只見樹身上清清楚楚刻着一行大字：

「龐涓死此樹下」

龐涓猛吃一驚，連說：「不好不好！我中了瘸子的詭計了！」他回過頭來，急叫：「退兵！趕快退兵！快，快……」

話還沒有說完，兩邊山頭上，幾萬支箭就像暴雨一樣，向他們猛射過來。接着四周響起了一片驚天動地的喊殺聲。

這是怎麽回事？

原來孫臏利用龐涓驕傲自滿、瞧不起齊軍的心理，定下了一套撤兵減灶，誘敵深入的計策。

孫臏避免跟魏軍接觸，有意引兵向東退却。在退却途中又故意逐日減少營地軍灶的數目，以此造成敵人的錯覺，滋長他們驕傲輕敵的情緒，引誘魏軍冒險輕進。

孫臏估計魏軍的行程，第三天夜裏剛好到達馬陵，漆黑的夜晚，正是伏擊敵人的好時機，他便挑選了幾萬名弓箭手，埋伏在道路的兩邊。又下令把路旁的樹木，一齊砍倒，堵住了敵軍的去路，只留下一株大樹，在上面削去樹皮刻上字。

孫臏命令埋伏下來的趙軍說：「你們一見大樹下出現火光，就一齊朝有火光的地方射箭！」

龐涓叫人點火察看，火光正好成了齊軍弓箭手射箭的目標。

在雨點般的亂箭下，魏軍紛紛倒斃在地。魏軍頓時大亂，但他們被包圍在狹谷裏，進不能進，退不能退。齊軍伏兵從四面八方衝殺而至。

陰險驕傲的龐涓，自料無法脫身，長嘆了一聲說：「我上當了！想不到倒讓孫臏這小子成了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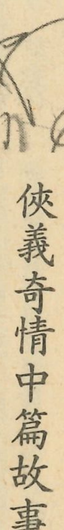
說罷，就拔出佩劍自刎了。

全殲了龐涓統率的精銳部隊後，齊軍繼續向魏軍的後續部隊和太子申率領的另一支魏軍發動進攻。魏軍聽說大將龐涓已死，非常驚恐。齊軍奮勇進擊，大敗敵軍，把太子申也活捉了過來。

經過馬陵之戰，魏國逐漸衰落。魏惠王不得不採用相國惠施的建議，跟齊國修好。齊國國勢日益增強，跟秦國成爲東、西方的兩個大國。

桂陵之戰和馬陵之戰，是我國軍事史上兩次著名的戰役。在這兩次戰役中，軍事家孫臏，充分發揮他的軍事指揮才能，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孫臏的戰略、戰術，一直到今天，還是值得我們重視和借鑒的。他所寫的「孫臏兵法」共八十九篇，後來長期失傳，宋代以後，有人懷疑孫臏是否有兵法傳世。公元一九七二年，從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中出土了「孫臏兵法」，使這部失傳了一千多年的軍事著作重見於世。現已整理出版的「孫臏兵法」共有三十篇。它繼承和發展了先輩孫武、吳起等人的軍事思想，總結了戰國中期的戰爭經驗，是我國古代重要的兵書之一。（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五毒天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雙獅堂的金銀雙獅、排教的木天行帶領他們弟子一齊圍攻假扮三絕書生的趙安，見趙安沒有用暗器迎戰，知道他不是眞正的三絕書生，才敢一窩蜂的湧上，將趙安迫至懸崖，目的是攫取那箱藥物，趙安事前已派天武牧場的弟子將那箱藥物用繩子吊落懸崖，現在步步被迫後退，奮不顧身的率先往懸崖疾跳下去，其餘的天武牧場弟子踴躍爭先跳下，絕不畏縮，有些撞在石山血肉橫飛，有些墮進了激流之內冲走，木天行和金銀雙獅商議之後，自己帶領排教弟子順流沿岸追下去，銀獅帶一批人趕去追截秦玉驄，金獅帶人轉囘留園搜索，希望有些收穫……

青石鎮遇伏　遺失藥背包

雙獅堂的人哄然齊應一聲，動作多多，只等銀獅一聲令下。

銀獅目光一轉。「你這厮是什麽東西，在這裏碍手碍脚，快快滾開，饒你一條狗命。」

郭勝說道：「你莫非就是雙獅堂的銀獅？」

銀獅大聲應：「既然知道你大爺，還不滾開去。」

郭勝道：「弄翻你一個，勝過弄翻其餘的五十個，我正要跟你好好的親近，滾得這麽容易。」

旁邊一個雙獅堂的弟子即時道：「頭兒，這個人是兎眼兒郭勝。」

「什麽？」銀獅嚷起來。「就是在高鎮破壞我們計劃的那個小子？」

郭勝大笑道．「你現在知道也還不遲，否則給我弄翻了還不知道那才寃枉。」

銀獅立即道：「你這個小子怎麽犯到我們頭上來，天武牧場到底給了你多少好處。」

郭勝道：「不太多，你那些手下弄翻一個只收銀子一兩……」

銀獅大笑。「你們聽到沒有，原來每個只值一兩銀子，他娘的一兩銀子可以買多少東西，買什麽東西？！」

雙獅堂的弟子立時都怒形於色，銀獅接問：「那我是值五十兩銀子的了。」

郭勝道：「也許不値，但我又未跟你交過手，很難算出一個準確的價錢。」

銀獅笑罵道：「我千萬兩銀子也不放在眼內，左手來，右手去，前後也不知撈上多少兩銀子，他娘的身價居然只值五十兩，這是什麽笑話。」

郭勝說道：「我可是價錢出了名的公道。」

銀獅道：「我看你是沒見過多少世面，胃口不大，不敢要多少銀子，喏，我給你五百兩銀子，你替我拿住這兩個人。」

郭勝道：「這兩個人可是無價之寳，你若肯出上五百兩銀子我或者會考慮。」

「什麽——」銀獅吼起來。

郭勝搖頭道：「到底是沒見過多少世面，五百萬兩銀子也大驚小怪。」

銀獅叱罵道：「你這厮原來是一個瘋子。」

郭勝說道：「少說廢話，那一個先上來。」

銀獅看也不看他，目光轉落在秦玉驄面上，道：「你就是秦玉驄了？」

秦玉驄道：「不錯……」下面的話尚未接上，銀獅又問：「不會是別個？」

秦玉驄怔一怔，但立時明白。「是不是與你並沒有關係。」

「怎麽沒有。」銀獅打了一個「哈哈」。「但聽你的聲音，應該是一個年青人，再看那個妞兒對你的態度，應該就不會出錯。」

月香聽着嬌靨不由的一紅，嬌叱道：「惡賊，你胡說什麽？」

銀獅「呵呵」大笑。「這種話我也不知多久沒聽過的了，你這個妞兒大概是初出江湖，連罵人的話也沒懂上多少句。」

郭勝那邊笑接道：「你要聽罵人的話，應該找我才是，可惜這不是駡人的時候，怎樣了，你們再不過來，我可要過去的了。」

銀獅不管他，目注秦玉驄道：「包袱留下來，我們讓你們離開。」

秦玉驄話尚未出口，月香已叫道：「不能給他。」

銀獅道：「這個時候那還有你們說話的餘地，快快將包袱放下。」

秦玉驄道：「你這是廢話，要拿你們來拿好了。」

月香接一句：「當然要先問准我們手裏的長劍。」

銀獅道：「人是[illegible]的多，方才我們若不是要給你們機會，射你的若不是馬，你們現在已一個個變成刺蝟。」

他說的是事實，那些弩箭的確只是集中射馬，目的却是在避免弄破那個包袱，而當然，憑秦玉驄三人的身手，弩箭就是向他們射來，也一樣可以躱開。

秦玉驄搖頭。「雙獅堂的人怎樣，我們還不清楚。」

銀獅怒道：「你這個小子可眞不知好歹。」

秦玉驄道：「要動手便動手，何必多說？」

銀獅半身一轉，「霍」地揮手，道：「兒郎們，上！」

雙獅堂的弟子應聲揮動兵器，吶喊着衝殺上前，數百人一齊吶喊，當眞是驚天動地，那一片刀光陽光下閃耀，亦是令人驚心動魄。

秦玉驄月香不用說，就是郭勝也從來沒有見過這般聲勢，怔住在那裏，一張臉已好像在發青。

月香的聲音也不由顫抖起來。「大師兄，我們是不是要跟他們拚一個明白。」

秦玉驄道：「這不是逞勇鬥強時候，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將藥送囘牧場。」

郭勝立即道：「我也認爲最重要的是這件事。」

秦玉驄道：「你大概也不會贊成在這個時候這種場面賺這些銀子。」

郭勝大笑道：「銀子什麽時候賺也是一樣，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是一條好漢子的了。」

「好漢不吃眼前虧，那還多說什麽？」秦玉驄接一聲：「師妹，走——」

月香的身形跟着他掠出，幾柄刀隨即斬在他們立足的石上，砍得火花碎石四射，幾個雙獅堂的弟子隨即呼喝着躍過那塊石追前去。

郭勝走得也不慢，只是慢了少許，兩個雙獅堂的弟子躍過石塊，隨即先將他追上。

他們顯然也想不到這麽容易將郭勝追上，所以郭勝脚步一頓囘過身來，他們齊都一怔，郭勝也就在這個時候出手，左一拳擊倒了一個，右一脚將另一個踢飛了囘去，撞倒了後面追來的三個雙獅堂弟子。

他接將拳擊倒的那個抓起來，風車般一轉，擲向追前來的雙獅堂弟子，才乘亂掠前，一面大呼道：「二兩銀子我是賺定了。」

秦玉驄那邊應道：「別顧着賺銀子，一個不好給他們包圍起來，你便要賠老本的了。」

郭勝一面追前一面笑駡：「難道到時候你們囘頭救我也要跟我講價錢？」

秦玉驄道：「若是你這樣叫到，我們當然也不好意思不收的。」

郭勝道：「想不到天武牧場的人也這樣市儈啊。」

秦玉驄道：「不是這樣怎叫做臭味相投，怎能够成爲好朋友？」

郭勝大笑道：「你這個小子倒也懂得說話。」

他們一面跑一面談笑風生，完全就不將雙獅堂的人放在眼內，事實他們的輕功都非常好，很快便已將雙獅堂的人遠遠拋開。

銀獅的輕功當然也不錯，雖然較遲起步，也很快便越過那些雙獅堂的弟子，追在最前。

他沒有在意，一口眞氣運行，迅速將雙方的距離拉近。

郭勝無意囘頭看一眼，大笑道：「姓秦的，那條銀獅追上來了。」

秦玉驄已看在眼內，道：「他的輕功很不錯，就是笨一些。」

郭勝打了一個「哈哈」。「看來你們那五十兩銀子是省不了。」

秦玉驄接道：「那五十兩銀子也不容易賺，你只收一半，我們一齊動手，將他弄翻怎樣？」

郭勝大嚷道：「你這個小子倒也懂得乘人之危，這個時候來跟我講價。」

秦玉驄只是問：「你若是有信心，認

為可以在雙獅堂的弟子追上來之前一個人將他幹掉，我當然不能夠跟你計較的，是不是。」

郭勝大笑道：「你是看準了那條銀獅有難，雙獅堂的弟子一定會拚命趕上前搶救，好，二十五兩，我們分了。」

語聲一落，二人差不多同時回頭，月香也以為二人眞的要動手，亦停下來。

與之同時，銀獅亦停下脚步，向郭勝招手道：「小子，有種的過來。」

郭勝反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我就在這裏等你過來送死。」

銀獅「哈哈」大笑一聲。「我這一過去，你們兩個人，說不定三個人便一齊動手。」

郭勝叫道：「不得了，這個人長了順風耳，我們說的都給他聽去了。」

秦玉驄道：「我們總不成過去跟他動手。」

郭勝道：「過去的是呆子，我們過得去，他那些兒郎也追得到來了。」

秦玉驄道：「那我們繼續往前跑，總有機會回頭一下子將他拿住的。」

郭勝大笑道：「這個人不太聰明，要拿他還不容易。」半身一轉，脚步放開，又往前奔。

秦玉驄與月香隨亦動身，那邊銀獅却是一怔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他知道秦玉驄郭勝是故意那樣說話，却不敢肯定二人是否眞的有那個意思，算準了距離突然向追上去的自己人反撲，也沒有信心以一對二對三，支持到那數百個雙獅堂的弟子追到來。

月香走着無意回頭看一眼，嬌笑道：「大師兄，那個銀獅眞的不敢追上來。」

秦玉驄鬆一口氣道：「這最低限度可以證明附近他們只得這些人。」

郭勝道：「那條金獅肯定也不在，否則雙獅齊出，你我除非眞的武功遠在他們之上，否則要在他們的手下追上來之前將他們弄翻，除非是奇蹟出現。」

月香恍然道：「方才你們那樣說，其實就是要弄清楚金獅在不在。」

郭勝道：「當然了，要不是我們盡可以等那個銀獅再追一程才突然回身撲過去，幾下子將他弄翻，省得麻煩。」一頓歎息道：「可惜就只想到這個辦法，否則這條銀獅現在已落在我們手上。」

秦玉驄道：「拿着他那些雙獅堂的弟子那還敢再有所行動。」

郭勝搖頭道：「看來我們的運氣還不太好。」

「也算很不錯的了。」秦玉驄笑接。「特別是我，若非你們及時趕到來叫住，現在已經在樹林中變成了一隻刺蝟。」

月香立時省起那三匹倒在飛蝗也似的弩箭中的馬，不由機伶伶的打了個寒噤。

郭勝接對秦玉驄道：「你這個小子的運氣實在很不錯，比起來我可要差多了，眼看白花花的數百兩銀子要到手，一下子好夢成空。」

月香道：「你好像一些也不在乎。」

「這叫做樂天知命，賺得來也花得去，好像我這樣快樂的人只怕不多。」郭勝又大笑。

月香道：「你看來眞的很快樂。」

「當然是眞的了，也所以我看來這麼年輕。」

月香奇怪道：「難道你已經三四十歲的了。」

郭勝一怔道：「這是說你看我已經有二十來歲的了。」一頓又大笑。「我一直還以為別人看我只得十四五六。」

秦玉驄聽着也笑了。「你樣子雖然不像，心境却像的，好像你這樣快樂的年青人的確也不多。」

郭勝道：「我運氣若是有你這麼好，一定會更快樂。」

秦玉驄道：「那個銀獅現在相信已經明白是什麼回事，他應該不會太笨的！」

郭勝道：「那他現在也一定氣得要命，幸好他追不上我們！」

「却一定不會罷休。」秦玉驄目光一遠。「由現在開始我們得加倍小心了。」

× × ×

銀獅果然已明白什麼回事，一方面生氣，一方面却替自己慶幸，秦玉驄郭勝若是看出金獅不在，他那樣追下去，不知不覺一定會越追越遠，很容易陷進秦玉驄三人的包圍，他雖然不知道三人的本領怎樣，但看三人那一身輕功已知道武功與自己的距離不會太大，以三敵一，穩操勝券。

雙獅堂的弟子很快追上來，銀獅看着他們，雙手一展，將他們截下，沒有解釋自己為什麼停留在這裏，只是問：「那邊是什麼地方？」

一個弟子道：「有一條捷徑南下天武牧場。」

銀獅又問：「那是否還有什麼捷徑比這條捷徑更快捷的。」

另一個弟子道：「沒有了，那是去天武牧場最快捷的一條路。」

銀獅道：「搶在這條捷徑的前面難道也沒有辦法？」

那個弟子道：「若是要中途截下他們倒是有的。」

銀獅立即道：「你快快引路，我們怎也要在他們回到天武牧場之前將他們截下。」一頓接吩咐：「留三四個人準備接應頭兒，我看他在留園也不會有什麼收穫，很快便會追上來。」

衆弟子齊應一聲，他們雖然不太管用，但帮腔方面倒是功力十足。

銀獅很喜歡他們帮腔，他就像那種人，需要有些人追隨左右，一呼百諾，灌米湯，拍馬屁，也這才有一種優越感，却不知道這種人多了，自己的主見在他們的帮腔下也會迷失，本來可以弄到十足的事情往往弄到一半便以為足夠，再下去，一半也弄不出來。

那種人却是這麼多，也大概所以為什麼總沒有一個帮派組織能夠維持得多久。

一個人在掙扎向上的時候，頭腦固然是清醒，做事也很有分寸，到了克服一切，高高在上，却往往因為要聽一些好說話，而有所偏愛，忠言逆耳，身邊能夠用的人逐漸便沒有了。

雙獅堂就是一個例子，堂中弟子雖然多，大都是一些好食懶飛，平日借助雙獅堂的聲勢去作威作福的小人，有本領、比較有性格、有志氣的走的走，死的死，到現在，堂中的高手，數來數去便只有金銀

雙獅。

雙獅到現在却仍然沒有察覺，成功的人為什麼總是這樣，在成功之後很快便沒有了個性，而且變得愚蠢？

當然，不全都是這樣，例外的人總會有的，只是比較少。

× × ×

正午，青石鎭的青石長街上一片靜寂，一個人也沒有。

這個鎭附近盛產青石，也因以為名，鎭中的屋子大都是以青石砌成，遠遠望去，就像是一塊大青玉之上刻上一間間屋子，走在鎭中，到處都令人有一種賞心、悅目，清涼舒適的感覺。

郭勝平日所以喜歡走這條路才因為是捷徑，一半就是這個原因，月香之前在郭勝引領下走過了一次，也立即喜歡上了這個小鎭。

秦玉驄也不例外，遠遠着見，便已喜歡了，可是走進了這條長街，連一些欣賞的心情也都沒有了，郭勝這個老江湖不用說，月香雖然是第一次在江湖上走動，現在還未進入這條長街，已發覺有問題。

長街左右屋子的門戶都緊閉，整個青石鎭有如死鎭，在正午應該熱鬧的時候竟然一片死寂。

三人在長街進口停下，郭勝靠着一幅高牆，張頭探腦的，突然道：「這次我看要發財了。」

秦玉驄却道：「這一次只怕不大好賺了。」

郭勝道：「可惜富貴迫人來，不賺也不成。」

月香看着他們，奇怪地問道：「這個小鎭有埋伏？」

郭勝道：「所以才會這麼靜。」一頓搖頭道：「我路上怎麼沒有想到，往天武牧場，經青石鎭是捷徑，但由那兒到青石鎭，却是還有一條捷徑。」

月香道：「我們路上是沒有發現。」

郭勝道：「當然了，那條捷徑也不好走，要翻山越嶺。」一頓抓着腦袋道：「我是算準了他們絕不會知道有那條捷徑，知道了也不會吃那個苦。」

月香道：「這是人算不如天算。」

郭勝道：「到這個地步我也無話可說，何況他們是送錢來給我們？」

月香四顧道：「不知道他們來了多少人？」

郭勝道：「要來當然是全都來了。」

月香道：「一定是銀獅那些人？」

「難道你希望還有別的？」郭勝大搖其頭。「就是那些人已够我們應付了。」

月香再四顧道：「怎麼還不見他們現身。」

「那是他們希望我們走進去，然後左右齊出，殺我們一個措手不及。」郭勝隨即振吭大呼。「躲着的人聽着，我們是絕不會進去的了，你們再不出來，我們便轉頭離開。」

語聲甫落，一陣大笑聲便傳來，一聽這笑聲三人便知道果然是銀獅那一夥。

銀獅也就在大笑聲中出現，這一次他是坐在一張椅子上，由雙獅堂的弟子從長街的轉角抬出來，前後左右簇擁着大羣雙獅堂的弟子。

更多雙獅堂的弟子在屋背後出現，由小巷竄出，秦玉驄郭勝只看一眼便轉身，在他們的後面，百多個雙獅堂的弟子正揮動兵器從藏身的地方衝出來。

月香的反應比較慢了一些，看見前後都是雙獅堂的人，不由得一呆。

郭勝却還笑得出來。「幸好他們沒有時間拾回那些弩箭，否則我們現在已經變成刺蝟。」

秦玉驄接道：「看來還是那些人，金獅並沒有到來，排教也沒有人在。」

郭勝道：「那條銀獅這次有難了。」

秦玉驄道：「這麼多人當中要弄翻那條銀獅談何容易。」

郭勝一怔道：「你在打什麼主意？」

秦玉驄道：「我們這一次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將箱子送回去。」

郭勝道：「我却是認為賺錢要緊。」

秦玉驄苦笑。「只要東西能够送回去，天武牧場上下都會感激你，絕不會虧待你的。」

郭勝笑笑道：「我的要求其實也並不太過。」

秦玉驄道：「這件事包在我身上。」

郭勝道：「有你這句話，我還有什麼放心不下的。」

秦玉驄搖頭道：「有時我眞的以為你不過在說笑，但事實證明……」

「我並非說笑。」郭勝打着「哈哈」。「這不錯有些市儈，却也證明我這個人够坦白，用不着再提防我這個那個。」

「這倒也不錯。」秦玉驄目光轉迴，仔細的打量了一遍周圍的環境。

郭勝目光隨着一轉，道：「不用看了，現在我們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

那邊銀獅即時笑道：「你們說天下有多少地方，才分手，在這兒又碰頭了。」

郭勝笑應道：「好像你這樣殷勤的人，倒也不多，不惜翻山越嶺的趕來侍候我們。」

銀獅道：「我們是難兄難弟，你為了幾兩銀子，一條狗也似跟到這裏來，我……我……」

郭勝截道：「你却是連幾兩銀子的好處也沒有，連一條狗也不像。」

銀獅笑罵道：「我本來就只像一條獅，有道獅子大開口，當然不會對幾兩銀子感興趣的。」

郭勝道：「管你是獅是什麼東西，就是不配與少爺稱兄道弟。」

銀獅大笑道：「一會你跪地求饒，才教你懂得如何稱呼。」

郭勝搖頭。「你這條瘟獅就是懂得吹大氣。」

銀獅沒有理會他，目光轉向秦玉驄，道：「大爺給你最後一個機會，將東西放下，放你們一條生路。」

秦玉驄道：「要放下早已放下，那等到現在？」

銀獅道：「好像你這樣固執的人實在不多，難道你看不出現在已身陷重圍？」

秦玉驄道：「好像你這樣嚕囌的人也一樣少有，乾脆動手就是，多說什麼？」

銀獅立時大喝道：「兒郎們，都給我殺了！」

雙獅堂的弟子兵器交擊，循例又是一

聲吶喊，然後殺奔前去。

郭勝那邊同時大叫一聲，伸拳踢腿，動作多多，隨時都準備出擊的，他的叫聲當然被雙獅堂那一夥的吶喊蓋去。

秦玉驄看看他，道：「不要衝動，這樣跟他們動手，吃虧的是我們。」

「可不是。」月香接道：「人多手脚亂，對我們並無好處。」

郭勝道：「看情形我們不打也不成，難道你還有什麽辦法可以避免？」

「我沒有……」月香目光不由轉向秦玉驄。

秦玉驄忽然道：「他們不應該選擇在這裏對付我們的。」

郭勝道：「你說清楚一些不可以？」

秦玉驄道：「以我們的輕功，要躍上這些屋子應該是很輕鬆的事情。」

郭勝兩條眉毛一高一低的動起來，嘟喃道：「奇怪他們竟然沒有考慮到。」

秦玉驄道：「他們的輕功不好躍不了那麽高，自然以爲我們也一樣是那樣。」

郭勝道：「可是我也沒有考慮到。」

秦玉驄道：「那若非你的輕功躍上去也很勉強，便是給他們的聲勢唬住。」

郭勝道：「他們的聲勢眞大得很。」

說話間，雙獅堂的弟子已前後衝近來，一路上吶喊不絕，也眞的自恃人多勢大，只道兩下會合，便將秦玉驄三人壓爲肉漿。

眼看着他們便要會合，秦玉驄三人突然三隻鳥兒也似飛起來，飛上了瓦面。

雙獅堂的弟子齊皆怔住，所有的吶喊聲一下全都停下來，一個個抬頭上望，却沒有一個追上去，他們的輕功顯然眞的很糟，躍不了那麽高。

銀獅也怔住，勃然從椅上跳起來，厲聲道：「你們呆在那裏幹什麽？」

那些雙獅堂的弟子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團團將那些屋子包圍起來。

銀獅雙手接一伸，左右心腹急將一對銀獅爪送上，銀獅一把抓住，大喝一聲，身子往上拔起來，從容上了瓦面，雙爪揮動，呼喝着殺奔秦玉驄三人。

× × ×

瓦面上也有好些雙獅堂的弟子，怎樣上去是一回事，他們的存在又是一回事。

秦玉驄三人這麽突然跳上來，當然嚇了他們一跳，他們的反應也不慢，隨即揮動兵器殺奔前去。

郭勝第一個迎前，拳打脚踢，幾下子便給他弄翻了三個，每弄翻一個，便回頭伸出一指，叫一聲：「一兩！」

秦玉驄月香雙劍亦展，直往前衝，擋着披靡，瓦面上雖然不難立足，到底不同平地，令人不免有一種驚心動魄，隨時都會掉下去的感覺，輕功越不好，這種感覺便越尖銳。

在秦玉驄將幾個雙獅堂的弟子從瓦面踢下去，之後，其餘的便人人自危，一直到銀獅撲近來。

銀獅雙爪左一撥，右一扒，氣勢如虹，一路撲來，擋着他的雙獅堂弟子全都給他趕到一旁，立脚不穩的更不由的從瓦面上滾跌下去。

本來已够亂的瓦面多了這個瘋子也似的銀獅更加大亂，銀獅也不理會是敵是友，總之擋着去路的就將之趕開，硬硬衝出了一條路，衝到秦玉驄面前。

秦玉驄本來在兩個雙獅堂弟子當中，那兩個弟子現在却給銀獅迫得從瓦面上掉下，落得輕鬆。

銀獅沒有立即衝上前撲殺，爪一指秦玉驄，大喝道：「姓秦的，你這是敬酒不吃，要吃罸酒！」

「已經吃了。」秦玉驄若無其事。

「你老實回我一句。」銀獅接喝：「東西放下還是不放？」

秦玉驄淡然道：「也已經回了。」

銀獅一怔，咆哮：「你這是一定要迫我出手。」

「請出手！」秦玉驄劍動，在身前劃了一個半弧。

銀獅接喝道：「有種的你便不用箱子裏的東西。」

秦玉驄聽不懂，信口胡應道：「用不用與你有何關係。」

「大不了拚一個同歸於盡！」銀獅光了火，雙爪揮舞，一條狂獅也似撲前。

秦玉驄長劍急擋，獅爪抓在劍鋒上，「叮叮噹噹」的一陣亂响，銀獅再撲，攻勢更凌厲，完全集中在秦玉驄雙手，目的很明顯，是要使秦玉驄雙手無暇接觸背後那個箱子。

長街上那些雙獅堂的弟子這時候亦找來梯子，紛紛爬上來，銀獅親自出手，他們又怎敢怠慢？

秦玉驄看在眼內，知道再這樣下去後果不堪設想，瓦面上地方不多，又還有樹木橫枝伸展過來，原就不適宜打鬥，人一多手脚更加施展不開，一個不小心，不難便爲那些雙獅堂的弟子暗算。

尤其月香，更令秦玉驄担心，再接銀獅一陣狂撲，立即大呼道：「不可戀戰，快走！」

語聲未落，他人劍已斜刺裏退出，迅速迫開了攻向月香的三個雙獅堂弟子，銀獅緊追到來，「獅子滾球」，雙爪又一陣狂抓。

秦玉驄閃得雖快，還是給銀獅的右爪抓在包袱上，裂帛一聲，他固然吃驚，銀獅更吃驚，只恐抓破了箱子，身形一動，第一個閃開。

秦玉驄一劍隨即截來，一截落空，感覺箱子還在背上，左手仍然往上一按才放心，脚步忙再移動，往前掠去。

那邊郭勝「一两一两」的算計着，正打得興高采烈，聽到秦玉驄呼叫，沒有反應，但看見秦玉驄月香要離開，還是跟上來，遇上他的雙獅堂弟子無一例外，全都給他打翻在瓦面上，或給踢下去。

銀獅看見箱子沒有破，雙爪掄動，又撲了過去，其餘雙獅堂弟子那敢怠慢，一齊湧上前，兵器揮舞，叱喝連聲，展開了一場混亂。

秦玉驄三人且戰且走，瓦面過瓦面，銀獅要追，反而給那些雙獅堂的弟子擋着，衆人中，以他的輕功最好，混亂中却是施展不開。

那些雙獅堂的弟子却沒有考慮到這許多，只恐被銀獅責駡不賣力，堂眞是人人爭先，也當然，他們是看準了很難追上秦玉驄三人，銀獅混亂中心煩意亂，也不知

道如何是好。

他呼喝了幾句，都被那些弟子的喊殺聲蓋去，一急之下，拳脚齊施，打踢翻了幾個弟子，才衝出一條路，衝殺前去。

秦玉驄三人這片刻已越過最後一爿瓦面，翻過一株大樹跳下地面疾往前掠去。

才掠出丈許，秦玉驄霍地停步，郭勝一見立即亦停下，笑問：「你還是要跟他們拚一個明白。」

秦玉驄搖頭，尚未答話，月香已嚷道：「大師兄，那個包袱……」

那個包袱已不在秦玉驄身上，秦玉驄應道：「方才翻過那株大樹的時候，給樹枝勾去了。」

郭勝一怔道：「怎會這樣的？」

秦玉驄道：「包袱曾經被那銀獅的獅爪抓了一下，也許繩子因此已斷得七七八八……」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郭勝已笑截道：「那我準備銀兩打人便是了。」

說話間，銀獅已然從瓦面上躍下來，跟着還有好些雙獅堂的弟子，其餘雙獅堂的弟子亦紛紛從長街追出。喊殺連天。

眼看秦玉驄郭勝他們逃走，那些雙獅堂的弟子正是這個時候不顯威風又更待何時。

郭勝看着隨即裝腔作勢，秦玉驄一把忙將他拉轉，道：「我們走！」

郭勝詫異道：「那個包袱不要了？」

秦玉驄道：「看來他們還沒有發現那個包袱，我們若是殺奔回去，反而會引起他們的注意。」

郭勝道：「你的意思是……」

秦玉驄道：「將他們引開，再折回來，」脚步緊接放開，郭勝月香不由自主跟在後面。

銀獅看在眼內，只道秦玉驄他們不敢應戰，沒有考慮到其他，呼喝着繼續追向前。

雙獅堂的弟子緊追在後面，那幾個抬着椅子的亦抬着椅子追上。

秦玉驄郭勝月香一面走一面回頭望，轉向一個小樹林走去。身形起落，與銀獅保持一定距離。

銀獅追到小樹林前面立即停下脚步，逢林莫入，好像他這種老江湖又怎會不知道，而事實，最接近他的一個雙獅堂的弟子與他亦有一段距離。

他也沒有信心一個人解决秦玉驄郭勝月香他們，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方才在瓦面上一陣撲擊，他已經知道就是一個秦玉驄便够他應付。

兎眼兒郭郭勝在江湖上也多少有些名堂，也當然是不容易對付之輩，這兩個人若聯手，再一個出其不意，這條銀獅實在難免就凶多吉少。

那些雙獅堂的弟子也沒有要他等上多久，紛紛趕到來，椅子隨即也到了，他很自然的往椅子上一坐，道：「下一個是什麽地方。」

「黃泥崗。」

「由這裏轉到黃泥崗，又可有什麽捷徑？」

沒有人回答，好一會，一個雙獅堂的弟子才道：「最快的就是這條路了。」

銀獅再問：「他們不經過黃泥崗能否回到天武牧場？」

那個弟子不假思索的應着道：「不能够。」

「還等什麽？還不快快起程，趕在他們前面。」銀獅雙爪揮舞，狂態畢露。

抬椅子的連忙將椅子抬起來，其餘雙獅堂的弟子呼喝着簇擁着轎子亦舉步。

看情形，雙獅堂他們並沒有發現那個包袱。

秦玉驄郭勝月香看在眼內，一顆心亦放下來，他們都躲在林子內，都躲得很好，惟一不好的是郭勝的頭伸得明顯了一些，又這麽巧被銀獅一眼瞥見。

銀獅立即喝一聲：「停——」獅爪指向郭勝藏身的地方，大喝道：「他們在那邊，追——」

郭勝那邊一怔，道：「他怎會知道我們在這邊。」

秦玉驄從三丈外的一株大樹後閃出來，道：「我方要警告你別將頭伸出枝葉外。」身形接一動，掠到郭勝身旁。

郭勝道：「我怎麽是好？」

秦玉驄道：「我們留在樹林裏不走，一定會引起銀獅的懷疑，看見包袱不在我背上，應該就清楚是什麽回事。目前——」語聲陡斷，身子往上拔起，一隻猿猴也似爬升到樹梢上。

郭勝的身形接動，亦往上爬升，看來比秦玉驄更加像猿猴，月香也就在方才秦玉驄置身的地方，不用叫，身形亦往上拔起來。

雙獅堂的弟子已迫近，喊殺連天，他們武功不錯是有限，但勝在人多，胆子也自然大壯。

秦玉驄上到樹梢，把手一招，月香隨亦掠過來，到他手往前指，三人便一齊往樹林深處掠去。

樹梢不容易立足，但三人的輕功都很不錯，秦玉驄一面掠前一面道：「我們就利用這個環境，利用本身的輕功，引他們追前，然後看準機會，一下子將銀獅抓起來。」

郭勝拍手道：「好辦法。」一下樂極忘形，險些就從樹上裁下去。

月香却道：「我們的輕功這麽好，雙獅堂的弟子眼看追不上，未必會發力追，那必定聚在一起。」

秦玉驄道：「我們可以誘他們發力追上來。」

郭勝一聽打了一個「哈哈」。「這還不簡單。」身形隨即往下沉，那看來就像是不慎從樹上掉下去一樣。

月香嚇了一跳，方待問，秦玉驄已笑道：「他敢胆這樣往下掉就不用担心他會受傷。」

月香點了點頭，接問道：「那我們怎樣？」

秦玉驄道：「就在這附近找一叢濃密的枝葉藏起來，看清楚銀獅的位置，再配合郭勝一齊動手。」

月香道：「他知道怎樣跟我們配合的了。」

秦玉驄點頭，手接指一叢枝葉，月香立即竄過去藏進那叢枝葉裏，秦玉驄身形接動，亦竄進了另一叢枝葉。

（未完）



高手

千門奇俠故事

文·雲飛　圖·馬可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利咪咪對丈夫洗東昌雖然百般依順，而感覺情愛有點空虛，悔恨嫁作商人婦，因借畫的事和胡慶安接觸，才知道他的確是懂得愛情，將心中事和他商量，計劃借到名畫之後，順手牽羊，二人遠走高飛。胡慶安原來被迫參加老千集團，通過老千們的安排，擠身於籌備委員之列，結識了利咪咪，老千們的想法，就是要向洗東昌騙財，胡慶安探知利咪咪對自己表露眞情眞愛，本來他只是被人利用，去欺騙她那一份感情，但自己也眞的愛上了她，也答應她提出的要求，希望擺脫老千集團的糾纏，在一個晚會上遇到了游天虹，二人談起借畫之事……

貨倉火警

胡慶安道：「嗯——對不起，我實在愚笨得很，我不大明白你的眞正意思。」

游天虹含笑呷了一口酒之後，又左𥄫右望，這才低聲說：「只要羅浮宮不發表任何否認的聲明，你的模仿作品，大可以連保險、運費等等，一律省回。這麼淺白，難道你還不明白麼？」

胡慶安想想，游天虹果然也說得很有道理；他看來也不似說笑，這不愧是個好辦法。

「你眞想得到。」胡慶安笑道：「只怕到時你會說算了，後果就堪虞！」

游天虹却是有意無意地笑了笑：「我不屬於精歸左一類，所有騙人的東西，以及古靈精怪的招數，我都精通，我既然教得你，當然不會揭穿你。」

「那我眞的要先多謝你了。」胡慶安也笑了笑。

「我知道你是個非常出色的藝術家，從你向籌委會提議借名畫這一點可以看得出，你是個很有頭腦的青年，只可惜你太純情，一些旁門左道的招數，你却未想到——最低限度，在表面上看來，你根本未想到後果問題。」

「甚麼後果問題？」胡慶安面上的笑容驀

事有蹺蹊

地消失了，他對於游天虹口中的「旁門左道」，以及「太純情」等等刺耳的字眼，他都變得敏感起來。

游天虹輕輕鬆鬆地笑道：「羅浮宮珍藏的名畫『蒙羅麗莎』乃舉世知名的古畫，能借來本市展出，勢必舉世轟動，這點相信你也想到了，只是你沒有想到：萬一被人破壞或者刦去，那時又怎辦？」

胡慶安「嗯」一聲，呆住了！

游天虹這時候又說：「當然，我只是從壞處着想，也許，根本就不會有任何事。你是個有爲青年，萬一出了事，相信或多或少，必有影响。」

「謝謝你提醒了我。」

以上一切看來都似乎無關重要，假如有旁人聽到了，可能會聽得莫名其妙。

但是，說話出自千門奇俠游天虹的口中，偏偏聽者又是「心裏有事」的胡慶安，所以情形又不同了。

可能是言者無心，但聽者有意，胡慶安心裏頓覺忐忑不安。直到游天虹走了之後，他仍獃在一旁呆呆地想。

「那瘋子是誰？」忽然有個中年紳士打扮

的男子，捧住一杯鷄尾酒，走到胡慶安的身旁，低聲問道。

胡慶安顯然有所顧忌，他低聲道：「他是游天虹，聽說是專門對付老千的千門奇俠。」

「你怎麼認識他？」

「洗夫人有一次與我在餐室會面時，介紹我們認識的。」胡慶安反問道：「剛才他對我所講的一番說話，你聽到了沒有？」

「當然聽得淸楚，所以我才稱他爲瘋子。」那男子道。

「但是，我反覺得他的說話很有道理，也提醒了我。」胡慶安感慨地說。

那中年人的眼睛雖然望向別處，但咀巴裏仍在說話，而且還以命令的口吻對胡慶安道：「你不要聽他胡扯！一切仍照我們的原來的計劃行事。」

胡慶安想起那天與利咪咪幽會時被拍照的事，忍不住低聲問那中年人：「那些照片怎麼啦？」

中年人道：「已經沖晒出來了，非常精彩！」他又回頭瞪住胡慶安會心一笑：「男女主角的面目都拍攝得很清楚。那將是我們手上的皇牌。」

胡慶安聽到這裏，心裏又爲之一懍！

自從拍攝了那輯照片之後，胡慶安一直只替利咪咪設想到她的處境，並未想到他本身也備受威脅；那中年人剛才總算提醒了他。

中年人又說：「暫時你不必担心我們將你亮相，只要你依足我的說話去做，即使我們利用那輯照片去要脅洗夫人，也不會有你的尊容在內。」

胡慶安道：「一切行動與計劃，我們事先均有聲明，反而未提及我的收益。」

「你放心好了，反正你那一份決不會太少的。」

中年人說完就走開了。

胡慶安獃獃地呆站在那裏，動也不動！

他心裏在想：這件事如何收場？

胡慶安如果一邊心傾向老千集團，事情可就簡單得多了；偏偏他又弄假成眞地愛上了利咪咪！

胡慶安正在怔怔地想着之際，利咪咪又回到了他的身邊來了！

「剛才我看見游天虹過來你這邊，他跟你講些什麼？」利咪咪問道。

「教我一招千門絕招！」胡慶安半開玩笑地，笑了笑。

「他是江湖上人所共知的千門奇俠，他教了你什麼千門絕招？」

「他教我繪一幅『蒙娜麗莎』的仿製品，然後與巴黎羅浮宮取得默契，只要雙方不向外宣洩，這秘密可以替我們節省不少金錢，包括了保險、運費等等在內。」

「這人果然厲害，幾乎連我心裏想些什麼也知道了。嘿！」利咪咪感慨地說。

「怎麼？你——」胡慶安感到有些意外，「原來你也想到使用『以假亂眞』的手法？」

「是的，我的確想過。」

「但是，那樣子萬一被人識穿了，將影响到你的聲譽地位啊！」

「眞是天眞的傻瓜啊！」利咪咪忍不住笑了。

「爲什麼你會笑我是傻瓜？」

「可不是嗎？我們根本不必顧慮到什麼聲譽地位，因爲事成之後——」利咪咪忽然又把聲音壓得很低，「我們屆時已遠走高飛，還管得了那麼多嗎？」

胡慶安心裏想：對於以後事情的發展，誰可以預測？利咪咪的想法才是「眞的太天眞」啊！

洗東昌忙於周旋於上流社會的名流巨紳之間，似乎冷落了他這位美麗的妻子。

胡慶安把他自己和洗東昌比較一下，利咪咪爲什麼會甘作紅杏出牆？看來冰封三尺，非一朝之寒，一定另有原因，而經常把她冷落，就是最大的原因。

不管怎麼樣也好，洗東昌目前仍是利咪咪的合法丈夫，所以胡慶安心裏總有戒備。

他悄悄對利咪咪道：「不要太過跟我表現得親熱好嗎？有話留待明天到我家來說吧！」

利咪咪却說道：「我不怕，你反而怕！」她又笑了笑：「記住，不准你跟花花親熱！」

胡慶安只好說道：「放心，除了你之外，我沒有第二個女人的印象。」

利咪咪笑笑就走開了。

在那一邊的另一角落，游天虹正與他的最佳拍檔——私家女偵探張雪兒，在靜悄悄地注視着一些人的活動，包括了委託張雪兒辦事的馬元壯夫婦在內。

張雪兒道：「馬元壯那間保險公司的確在最近賠了很多錢出去。難怪他叫妻子甘美貞悄悄去拜託你。」

「但我却感到奇怪，爲什麼他們不先派人調查清楚就賠錢？」游天虹反問道。

「那完全是商業信用問題，所以至今爲止，他那間保險公司的生意仍然是最好的。」

張雪兒想了想之後，又對游天虹道：「剛才你所提出的問題很好，爲什麼他們不先查清楚才賠償？其實，每一間保險公司都有他們自己的調查員。但是，存心要欺騙保險公司金錢的人，他們一般都是犯罪天才，事前必有一套周密的計劃和部署，令到保險公司的調查員無法窺出破綻，亦正因爲這樣，所以他們才寧願多花一筆錢，向我們求助。經過多天以來的努力，我總算有了一些收穫。」游天虹担心被人聽到，示意張雪兒：「有話留待離開這兒再說好嗎？」

張雪兒於是不再作聲。那邊，保險業大亨馬元壯正與電影紅女星花花在開玩笑；花花曾這麼樣去問馬元壯：「我想永遠保持目前的青春、美麗以及聲譽等等，這種保險，你們公司肯受保嗎？」

馬元壯笑道：「別人當然不可以，相信全世界公司也不肯收受這一類保險，因爲一個人的青春美麗，將跟隨住歲月消逝於無形；同時一個人的聲譽，也絕不可能永久維持。但你却可以。」

「爲什麼我會例外？」

「因爲我以個人眼光估計，你會繼續紅下去，也會繼續美麗下去。哈哈……」

花花說道：「你不要以爲我開玩笑，如果你肯收受，我立刻就會投保一份這麼樣的保險啊！」

「當然可以，我說過可以的事，一定可以的；不過，第一保費很高；第二，保費要按年遞增。」

「那豈不是等於跟自己的腰包開玩笑麼？」

馬元壯又是格格地放聲大笑了一陣。

花花回頭又說道：「好了，我們不要開玩笑了，聽說洗夫人要到法國去借名畫，你聽到這消息麼？」

「略有所聞。」馬元壯又反問道：「你怎麼對藝術也這麼有興趣？」

「電影也是藝術之一，你以爲我很庸俗麼？」花花又說：「我想知道，萬一成功了，那幅舉世知名的『蒙娜麗莎』名畫，到底可值多少錢？」

「那根本就是無價之寶，你這樣問我，我很難回答你的，小姐。」馬元壯說。

「你可能又誤會了我的意思，我並非叫你

替『蒙娜麗莎』估價，只是會對你們保險業引起了極濃厚的興趣，湊巧又聽到今晚有不少人提及那幅名畫，所以才作了一個假定，將來如果借畫計劃成功，有人投保一千萬元美金的話，你敢接受麼？」

「當然敢！」馬元壯毫不考慮地說：「即使投保一億元美金，我們還是一樣接受。但是，一切保安工作必須由我們親自安排。」

「萬一失掉了，怎麼辦？」

「怎麼可能會失掉的？」

「誰不曉得『蒙娜麗莎』的價值連城？當借畫計劃傳出後，只怕一些犯罪份子一定會紛紛打主意。」

「犯罪是須要付出代價的，任何人有這種冒險精神，都應該首先考慮到後果問題。」

花花笑道：「當然，我這麼說，也只是做了一個假設而已，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因爲萬一你們受保，自然亦會要求保密和保安等等工作，所以犯罪份子根本不可能知道。」

馬元壯也忍不住笑說道：「你們演戲的，有時就會把人生當作戲劇，所以最多假話。哈哈……」

這時候，花花看見了馬太太——馬元壯的妻子甘美貞由那邊走了過來，她便很知機地走開了。

但是儘管如此，甘美貞也瞥見了她丈夫和花花交談的情形，所以她走過來就問：「花花剛才跟你那麼親熱，談了一些什麼？」

「閒聊而已！」馬元壯笑道：「你担心她會喜歡我麼？」

「如果你想作反，也休想瞞得過我！」甘美貞瞥了他一眼：「花花這種女人，還有什麼事情不敢做的？」

「不要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好嗎？」馬元壯笑了笑：「我有了你之後，已經非常滿足，其他女人即使艷如天仙化人，也無法令我動心的。」

甘美貞會心一笑：「那你還算聰明！」

會場一角，胡慶安又遇上了花花，他說：「我們不如走吧，對於這種場合，我實在有些不慣。」

花花却低聲道：「不慣也要忍耐一下啊，這裏全是上流社會人仕，你只要好好地應酬一下，包保你不久之後即可名利雙收。」

「這種好處還是留回給你吧。」胡慶安苦笑了一下：「再下去只怕我無法再支持了。」

「嗯——」花花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既然如此，不如你自己先走！」

「那麼，你呢？」

「我等一會兒才走。」花花道，「這種場面，一年之中難得見到一次，我才不會像你那麼笨呢。」

胡慶安沒有聽花花的說話，他就獨自先走了。

此情此景，最少就有兩個人看在眼內，一個是洗夫人利咪咪，另一個是老千集團中的于海。後者正是悄悄與胡慶安交談過的中年人，他表面上也是當地一位「富商」，否則根本就不可能出席這種場合。

胡慶安則獨自先走了。

豈料當他返抵家門之後不久，又有人找上門來。她並非別人，正是洗夫人利咪咪。

胡慶安感到有些意外：「你怎麼可以也離開那場合？」

「本來是不可以的，但爲了你，還有什麼不可以呢？」利咪咪一邊瞪住胡慶安眯眯地笑，一邊把雙臂繞過他的頸項。胡慶安不敢望她，但面對面的站立着，又怎麼可以不看她？他只感到她雙眼閃爍着一種光芒，迫視得他有點兒喘不過氣來。

他頓時有一種莫名的衝動，忍不住熱吻着她。

她扭動着身體，伸手過去把燈按熄了。儘管如此，室內不致會伸手不見五指，由窗外折射入來的光綫，亦足以讓他們彼此凝視。

在昏暗的環境底下，他仍然可以發覺她雙目充滿了慾火，粉頰通紅，彼此凝視片刻之後，又互相熱烈地擁抱起來，四片灼熱的唇瓣，互相膠漆着，難分難解的，終於雙雙倒到床上去。

昏黑中，只可以聽到陣陣沉重的呼吸聲，以及鼻孔發出的依唔之聲……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們才在喘息中靜止下來。

胡慶安有些忐忑不安地問：「他呢？」

「他仍未走。」利咪咪當然也明白他口中的「他」是指洗東昌，「他仍在應酬着那一班上流社會的紳士淑女們，所以即使我走了出來，他仍無所覺。」

「你背叛了他。」

「都是爲了你。」

「那我眞是罪該萬死。」他輕輕嘆了一口氣，「我可能永遠都感到內疚。」

「別這樣，人與人之間是講緣份的，如果我們沒有緣份，就算我存心背叛他，也沒有這種機緣。假如沒有這種機緣，我們又怎麼可能會在一起？」

胡慶安幾乎忍不住要坦白告訴她：這一切所謂「機緣」，都是人爲的。假如不是老千集團的人從中佈局，他們又怎麼可能湊在一起？但是，當他想到後果問題時，又把說到了咀邊的話，忍住了。

他透了一口大氣！

「你怕，是不？」她依偎在他的懷抱中，輕吻着他。

「是的，想到以後的發展，我內心就充滿了矛盾。我也不知道，我們怎麼會弄成這種局面。」

「我與你的想法不同，既然我相信了緣份這回事，我自己也有胆去面對現實；我們不該畏縮的，何況，我已爲我們的未來計劃安排一切呢！」

「你已下定決心，一定要離開他？」

「是的，我做事很有決心，當我決定了要做的事，沒有人可以阻止我。我不會退縮，也不會半途而廢，我會勇敢地面對現實。」

「我也並非在逃避，只是爲了我愛你，特別爲了你目前的社會地位和聲譽，所以才特別提醒你。我只希望你好好的考慮淸楚，這樣子發展下去，你將會一無所有。」

「我對目前我所擁有的財富與聲譽，我一點兒也不稀罕。只要有你在我身邊，我已感到滿足了。」

他很感動，雖然明知今後的日子難過，心裏又是一陣甜絲絲的，於是他又情不自禁地，熱烈地吻着她。

× × ×

在慈善大會中，名流招培當衆捐了一百萬元，立即引起會場上一陣哄動！

在通貨膨脹的今日，一百萬元不算得是個太巨大的數目，但也不算得是個小數目，因此正在進行即場轉播的電視台，立刻派記者去訪問他。

招培自然大大出風頭之餘，大談如何「善有善報」以及「取諸社會用諸社會」那一套，於是又換來了另一次更大的掌聲和喝采之聲。

在會場一角，千門奇俠游天虹悄悄地問他身邊的私家女偵探張雪兒：「他是誰？」

「招培，頗爲新進的社會名流；他的生意越做越大，有了錢的人，自然都想進一步去求

名。」張雪兒又說道：「看來他這一炮應該打得很响，問題在乎他個人的背景；假如他身家清白的話，今晚他捐出的這一百萬元，也許可以換來一個名銜。」

游天虹當然也明白張雪兒的意思，他同樣熟悉當地的社會環境，有錢人用捐善欵的方式去揚名之外，還希望市長頒下一項榮銜；許多時這項榮銜又可以給他們帶來了種種方便。

但是，有時未必一定是捐錢就可以換來一個榮銜的，例如那些走私販毒、掛羊頭賣狗肉的人，即使沒有眞憑實據，政府從未控告過他，但市長決不會頒授任何名銜給他。

游天虹正想追問招培是什麼背景，突然見到有個人匆匆忙忙地走到招培的身邊，與他耳語一番。

這時招培也由台上落來，回到了他的座位去，所以很少人注意他。但游天虹和張雪兒都看見了。

只見招培神色張惶地，離開了會場。

「怎麼一回事？」游天虹正問着張雪兒，却看見保險業大亨馬元壯由那邊走過來。

張雪兒事實上也不可能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她還來不及回答游天虹，已聽到了馬元壯低聲對張雪兒說道：「招培名下的貨倉突然發生大火，事前他在我們公司投下巨保，我想因利乘便，請你兩位跟我一齊去看看好嗎？」

張雪兒望望游天虹，游天虹表示他沒有意見。

靠近西區海傍一列貨倉，不知怎的，突然發生了大火！火勢燒得十分猛烈。

十多輛消防滅火車開到現場灌救，海上也駛來了二艘滅火輪。但是火勢仍然無法加以控制，濃烟烈火，幾乎籠罩了整個西區。

招培在妻子的陪同下，匆匆的趕到了火災現場，目定口呆，獃在一旁！

與他們同來的，還有其他人，但他們都站得較遠。

招培滿面愁容地說：「完了，完了！什麼都完了！」

招太太忍不住問：「你不是購買下了保險麼？」

「購了保險又有什麼用？」招培故意揚聲說道：「貨倉裏存放的，全是名貴藥材，加倍的保險賠償，恐怕亦難以抵消這一場大火的損失。」

這時招太太忍不住埋怨丈夫購買保險時買得太少，否則根本就不必理會這場火燒成怎麼樣了。

招太太以上一番說話聽在別人的耳朶裏，難免引起反感。因爲火災所引起的生命財產的損失，絕非金錢可以補償的。

偏偏以上的說話就給游天虹和張雪兒他們聽到了。

游天虹和張雪兒他們是由馬元壯陪同下趕到火災現場的。他們擠在人叢中，與招氏夫婦一樣，不會受人注意。

馬元壯當時自然也聽到了招培夫婦的交談，他正待向張雪兒說些什麼，却見那邊有輛車又停了下來，有人找着了招培的座駕車，再由司機把他帶入現場來。

那是一名二十餘歲的年青人，他神色愴惶地走到招培身邊來，不知說了一些什麼，只見招培夫婦面色大變；尤其是招太太，更加失聲痛哭，要撲入火災災場的警誡綫去！

在場的警方人員立刻攔住他。

一時之間游天虹也弄至糊塗地起來：「怎麼一回事？」

張雪兒在旁說道：「似乎有點事出突然，所以招太太才會失了常態。」

游天虹又問：「那駕車匆匆趕來的年青人是誰？」

「招大雄，招培的長子。」張雪兒道。

「招培夫婦有多少兒女？」

「兩子一女。但聽人說他的次子神經有毛病。」

「招太太如此激動，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呢？」

「如果我能猜中，那我一定是神仙。」張雪兒笑了笑，「不過，要知道，這並不很困難，讓我們過去慰問一下，自然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二人於是在人叢中擠過去。

招太太仍在哭得死去活來，口裏不斷嚷着她次子的名字，大叫：「二郎二郎，你死得好慘啊……」

張雪兒與游天虹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乘機問道：「令郎怎會在裏面呢？」

招太太泣不成聲地說：「我怎麼知道，要不是大雄對我們說，我們也仍在夢中啊！」

招培的長子招大雄却在旁插咀道：「二郎曾對小妹說，要到貨倉去偷朱古力吃，他不大正常，所以小妹也只以爲他鬧着玩，直至我們剛從電視台的突發新聞報告中，知道了這兒發生火警才大吃一驚！」

游天虹這時忍不住說：「令弟既然神經不正常，你又如何能相信他的說話？換句話說，他不一定在貨倉之內的，你們又何必這麼快傷心？」

招培一邊摻扶住他的妻子，一邊說道：「你有所不知，過去我們就曾經一再在貨倉發現過二郎的踪跡。」

這時候有一名警官帶着二名警員和消防人員過來，招培一家人更加心感不妙。

果然，那位警官對招培道：「聽貨倉的看更人員說，令公子曾在不久之前强行進入貨倉，不久之後就有火警發生，所以我們相信令郎仍在裏面。」

招培立刻就對警官說道：「那是我的幼子，他精神有問題。」他又問道：「警官先生，請問你們是否證明他就在裏面？」

警官身邊一位消防人員說道：「我們派入災場去的烟霧隊，懷疑有個人被困在裏面，正設法救他出來……」

就在這時候，那邊又引起一陣陣哄動。

原來數名消防人員正將一名男子抬了出來，他已被燒成焦炭。

招培一家三口立即撲過去，尤其是招太太，她平時爲人樂觀，閒來無事最喜歡跟一些富家太太們喝下午茶，說人長、道人短，嘻嘻哈哈的又一天；但現在却彷彿變成了第二個人，哭得死去活來，瘋狂地要撲到屍體上面去。她的丈夫和兒子急忙扶住她，其他的消防員也伸手阻止。

游天虹對張雪兒道：「在倫理與人道立場，這當然是一宗悲劇，但從另一角度看，一個精神不健全的人，對社會既無貢獻，對家庭也是一種負担，他死了反而一了百了，總算是一種解脫。」

張雪兒却若有所思地說：「根據馬元壯那間保險公司給我們的資料，招培名下的商業機構，這已經是第三次發生火警了。」

「以前兩次的情形又是怎麼樣的？」游天虹問道。

「一次是高級時裝店火警，店內所儲存的法國巴黎時裝，都是數以千元一件的名貴貨色，所以他購下的保險額亦頗大。事後自然獲得如數賠償。」

「第二次又是什麼機構火警？」

「他機構的辦事處，燒燬了一批重要文件

和有價證券。所以，他獲得的賠償金額，數目亦甚爲可觀。」

「嗯——」游天虹搖頭沉吟道：「一次至兩次，尙可稱爲湊巧，但三次就是與火神有緣了……。」

「在外人看來，招培的打擊可算重大，兩個兒子燒死了一個，眞慘啊！但是，正如你剛才所說，招二郎對他的父母和家人只是一種負累，死了反而樂得乾淨啊！」

「因此，我覺得這件事的確有値得研究的地方。」

游天虹剛說到這裏，就看見馬元壯夫婦由那邊走過來。他們示意游天虹和張雪兒二人跟他們回到汽車裏去，可能是不想圍觀的途人聽到了他們之間的交談。

各人進入汽車裏之後，馬元壯就對游天虹和張雪兒說：「除非二位能替我們找出火警的破綻，否則，這一次本公司的損失就一定更爲可觀。」

游天虹和張雪兒二人都聽得十分明白，因爲較早時他們已知道發生火警的貨倉，事前曾向他名下的保險公司購下巨額火險。現在一旦發生火警，自然非賠償不可了。

張雪兒順口問道：「貴公司的調查人員到了麼？」

「早已到了。」馬元壯道：「他們剛在消防人員陪同下進入火災現場調查起火原因，據他們說初步懷疑是洩電所致，情形與上兩次一樣。」游天虹忍不住說道：「既然兩有了次經驗你們也應該知道如何防範才對啊，怎麼可以讓他們一而再，再而三的得手？」

「你問得好，事實上，我亦曾以同一問題去問過了那保險公司保險部的負責人，根據他們說，自從第一次賠出了巨欵之後，我們曾派人小心檢查過受保的電路設備是否合乎規格，結果證明一切均合乎標準，證明安全。」馬元壯答道。

「既然你們檢查過是安全的，爲什麼又會洩電？」

「正是因爲他們做得十分技巧，幾乎無懈可擊，所以我才叫你們助我一臂之力；否則，我們公司看來快要破產了。」

這時候馬太太却挿咀道：「我們雖則損失了金錢，但是欺騙我們的人，也總算得到了報應，神抓鬼拉的，他們的第二個兒子竟然會被燒死，是否天有眼？」

游天虹心裏想：這未必是「報應」，可能是人爲的。

但是，他並沒有向他說出自己的心聲。只問馬元壯：「目前貴公司還有一些什麼可疑的戶口？」

「有的都已將資料交給了張小姐。」馬元壯道。

張雪兒在旁說：「可疑戶口頗多，我們不可能一一派人前往監視。」

游天虹對馬元壯道：「通知貴公司的調查人員，回頭與張小姐連絡，因爲我們也要加入調查行列之內，還希望知道一下已經查到了的結果。」

馬元壯自然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游天虹後來和張雪兒離開了馬元壯夫婦。

張雪兒感慨地說：「假如這一場火是人爲的，那簡直就是豈有此理的事！」

游天虹却說：「假如這是爲了騙取保險費，那麼，這將是最周密的一次傑作！」

「你還說是傑作，這簡直就是毫無人性的行爲。」

「無論如何，表面上是『同意』，因爲沒有誰會相信有人爲了騙取保險費，而去設計燒死自己的親生骨肉；雖然那是一名儍瓜。」

「坦白告訴你，當初你叫我接辦此案，我眞想推了他，但現在我却非查個明白不可。」張雪兒又問：「你是否要翻閱一些投保者的資料？」

「是的。」游天虹道，「我要趁一些地方仍未被燒燬之前，看看那些資料，然後揀一間入內看看，希望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來。」

「如你想憑資料去査，我怕沒有結果。」

「爲什麼？」

「憑我想像，他一定是臨時才派人去放火的，只不過做事夠技巧，所以本市偵探和專家都找不出破綻而已。」張雪兒又說：「假如要從投保者的資料中去查綫索，我怕你會白費功夫。」

「那眞的是各有各的想法。」游天虹笑了笑，畧爲沉思片刻對她說：「我的想法與你不同，到辦事處才告訴你吧。」

後來張雪兒偕同游天虹回到她的私家偵探社，入到她的辦公室不久，她搬出馬元壯那間保險公司交來的檔案資料，讓游天虹逐一詳細翻閱。

游天虹看了一會兒之後，似乎心中有數，但張雪兒却有點兒莫名其妙。

游天虹只對張雪兒說道：「保險行業之中，損失最大的是水險和火險，而沉船與燒貨倉，往往就令到保險公司損失甚大。」

「沉船還可以派潛水蛙人下海調查一下綫索，但火燒就麻煩了，雖然說科技進步，不過我所知，有些物件經火燒過之後，連一些兒破綻也找不出來，於是保險公司就非賠不可。」

「所以我們就要跟他們鬥智。」游天虹胸有成竹地說：「這些資料，請你每張影印一份給我，我要帶回去研究。」

張雪兒於是透過內部通話機，把女秘書召入來，吩咐她把一些資料拿去影印。

影印機就在外面，所以游天虹很快就可以把副本拿到手。他又對張雪兒說道：「下一次，無論再發生什麼事，亦未必再與招培扯上關係，所以我們還是把注意力拉開一些，否則，好容易要多走一段路呢。」

張雪兒却說道：「但無論如何，我一定會派人監視招培，尤其是經過了今次在火中燒死了他的兒子之後，我更加討厭這傢伙。」

「這間偵探社是你的，我當然不便參加意見。」游天虹又笑道：「不過今次的火警，幾乎可以肯定，他一定順利收到保險費，除非奇峯突出地，讓你找到一些奇蹟。」

「我有預感，一定會的。」

游天虹再也沒有說什麼，帶着那些資料的影印本，就獨自離開了張雪兒的偵探社。

游天虹並沒有急於返家，他駕車直闖紅燈區。

時間已是凌晨時份，也正是紅燈區最熱鬧的時刻。

游天虹走進一間酒吧裏面去，他跟這裏的酒保相熟。所以入來之後，立刻有人招呼他。

他左張右望，一邊又問一名酒保：「貓王有來過嗎？」

那名酒保指指卡位一角：「他醉了！」

游天虹捧住一杯洋酒，走到卡位那邊：「貓王，貓王……」

但是，伏在桌上的一名男子，却始終沒有反應。

那男子年近花甲，是這兒的常客，即使不認識他的人，也知道他是一名醉貓，但認識他的人，却叫他做「貓王」，大概是因爲他姓王的緣故，肯定不是因爲他的外型，或者歌喉像荷里活已故歌星兼明星的貓王。因爲他根本不懂唱歌啊！

游天虹在他對面的座位坐下來，把手中捧

住的一杯洋酒，傾了少許在桌子之上，讓洋酒流到貓王的面孔去——貓王的面孔就貼住桌面睡着了。

酒的氣味令到貓王開始有了感覺，他伸長了舌頭，舐着那些酒；游天虹又惡作劇地，再傾倒了更多的洋酒。

貓王終於忍不住抬頭了！

貓王睜開惺忪睡眼，瞥了游天虹一眼：「又是你這討厭鬼，不請我喝酒，反而浪費這麼好的佳釀，嘿！」

游天虹像個百厭的孩子，嘻嘻笑道：「我還以爲你喝醉了，所以才希望用這方法令你清醒過來。請告訴我，現在是我的妙法收效呢，還是你根本沒有醉？」

貓王故意挺直了身子，拍了一下胸膛：「誰說我醉？如果你請我，最少我還可以飲三瓶白蘭地，信嗎？」

游天虹作勢地左張右望道：「我可以送你三瓶二十五年的拔蘭地，却不可以在這裏請你喝。」

「爲什麼？」貓王貪婪地瞪住游天虹。

「因爲我本身沒有那麼多的錢，目前我最多請你喝三杯而已，如果你告訴我一件事，明天我會把三瓶二十五年期的佳釀送給你。」游天虹順勢把手一揮，把一名酒保召來，要了兩杯酒。

貓王是名符其實的醉貓，他想起那三瓶陳年佳釀，就忍不住問道：「你到底想知道一些什麼事？」

「放火——」游天虹故作神秘地，把聲音壓得很低。他又左望右望，然後才說：「我知道你是這方面的專家，可以教教我嗎？」

豈料此語一出，貓王面色頓變！

他彷彿觸電似的，渾身一慄！然後又敏感地向前後左右張望了一遍，顯然是担心他們剛才一番說話被人聽到。

但是，游天虹却不會因爲他這麼害怕而停止他的說話，他仍然低聲說道：「放心吧！我不是警探，你怕什麼？」

「你再說，我立刻就走，連這杯酒我也不喝了。」

「嗯——」游天虹怔了一怔！隨即笑道：「好，我不說了，喝完酒之後，我們到外面去談談好嗎？」

這時候，酒保已送了兩杯酒來，游天虹和貓王二人分別接過了，游天虹一口也未喝過，貓王已一飲而盡。

游天虹苦笑道：「你這麼樣喝酒，有什麼味道？」

貓王却站了起來：「我們走吧！」

游天虹看見他問非所答的，又忍不住笑了：「你急什麼？」

貓王說得很坦白：「我只記住那三瓶拔蘭地。」

「放心，我答應過朋友的事，一定做到的。」游天虹又示意他坐下來：「先讓我喝完了這一杯，我們才一齊走吧，何必浪費？……」

豈料話未說得完，貓王已把游天虹手中那杯酒搶了過來！

只見他把杯子往咀裏一傾側，「咕嚕咕嚕」的轉眼間已喝個清光了。

「走吧！」貓王一把拉住游天虹，就往酒吧的門口走去！

這兒是先付錢，然後才把酒送來的，所以那些酒徒喝醉了，或者走了，都是沒有人去理會。

出到酒吧門口，貓王已顯得毫無醉意。

游天虹指指路旁一輛汽車：「到我車子裏來談談吧！」

貓王一邊走着，一邊已急不及待地問：「到底怎麼一回事？」

游天虹道：「有人放火，騙了保險公司許多錢，我看不過眼。」

「他媽的！人家被騙，與你何關？」

「你也不是第一天識我，難道不知我的性格麼？我最討厭有人出老千。」

「噢！是的，我差點兒忘記了你是千門奇俠啊！」

「這件事很簡單，有人請來高手，設計『意外火警』。」

「怎麼？」貓王回頭盯實游天虹：「他媽的，小子，你以爲是我做的嗎？」

「不，我知道你收山了——」

這時候，他們已走到了游天虹那輛座駕車旁邊，游天虹開啓了車門，先讓貓王登車，一邊又說道：「我不是警探，你們何必用這態度對我？我只是來請教你。」

游天虹由另一邊上了車。

貓王對他說：「不錯，我以前的確做過這種事情啊，不過，一定要做得技巧，否則，很容易露出破綻來。」

「用火水、電油，是不是？」游天虹故意問。

「不！太笨了！」貓王道：「火水，電油以及棉紗等等，一定留下綫索，最好是製造『電綫洩火』，這才是高手。」

「你可以詳細解釋一下麼？」

「沒有實物，如何解釋？」

「嗯——要找來電綫麼？」

「不！是洋酒。」貓王笑了。

游天虹也明知貓王這傢伙視酒如命，他問：「三支二十五年份的洋酒，價値幾何？」

豈料貓王面色一沉：「他媽的，你又想用錢嚇老子麼？」

游天虹急忙改變了口風：「不！我只是怕你等不及。」他又說道：「要是你信我，可以先講解一次，明天我保證送上三支洋酒。」

「不！」貓王說着，已伸手去推開車門，「不如就等明天再談好了。」

游天虹暗吃一驚，立刻制止他：「請等一等！」

貓王回過頭來瞪住他：「你又不是頭一次認識我，難道不知道沒有酒精的刺激，我就像個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麼？」

游天虹一邊留住他，一邊說道：「我怕了你，你就在這兒等我幾分鐘吧！」

游天虹說着，已由另一邊車門溜了下去。

他繞過汽車，沿住行人道跑進一間相熟的酒吧去。大約也只是過不了三分鐘左右，他的懷抱中已擸住大包東西走回到他的汽車裏來。

那個厚皮紙袋裏載住的，正是三支二十五年份的名牌洋酒。

貓王見了，一邊舐着嘴唇，一邊嘻嘻笑道：「老弟，你眞有辦法。」

游天虹是江湖中人，他在這一帶認識不少人，加上他平時人緣又好，所以要找三支洋酒，根本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

他把洋酒放到貓王的懷抱中，說道：「現在你可以講講『洩電』的技巧了吧？」

貓王左右張望，在汽車裏搜索。

游天虹忍不住問：「你找什麼？」

「電綫。」貓王道：「沒有電綫，我如何示範？」

游天虹爲之啼笑皆非，剛才問他是否要電綫，他却說要洋酒；等到游天虹把洋酒送來之後，他又說要電綫。但是車子裏一時之間又如何能找到電綫？

游天虹本來想找來一段繩子，讓貓王當作電綫，加以解釋，但是，他的車子裏就是連繩子也找不到一條。所以他只好說道：「你只須

告訴我：要製造一場火警，是否可以用電綫接電的方法達到，這已經差不多了。當然，如果你能進一步解釋，我更加高興啊！」

貓王說：「儘管有人認爲這是犯法行爲，但我就當作是一種藝術，因爲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即使做得到亦不容易做得好。」

這時候，貓王已急不及待地把一瓶洋酒弄開了。只見他將瓶口對準喉嚨，「咕嚕嚕」的，就像喝茶一樣。游天虹也看得呆住了。

貓王又說：「如果利用電綫接駁万法，製造洩電意外，保險公司的專家事後一定看得出，但我的方法却令專家也看不出。」

游天虹忍不住就問：「你在什麼地万做手脚？」

「插頭，或者燈掣處，做好了手脚之後，隨時可以不必進入室內，也可以令到電綫冒出火花來。當然，那是需要一些儀器帮助的。」

貓王又說：「只要把室內的插頭和燈掣弄妥，以後只須在室外的總掣，亦即行內人所稱的『尾掣』，用儀器加强電壓，室內那些做過了手脚的插頭和燈掣，用儀器加强電壓，室內那些做過了手脚的插頭和燈掣，就會冒出火花，足以令到電綫燒着。只要不留下痕跡，將儀器帶走，連專家也看不出任何破綻。」

游天虹知道貓王過去是個罪犯，所以對警探份外敏感，但近年似乎收山了。

不過，游天虹仍然以江湖中人的口吻問他：「據你所知，有誰可以做這種事情？」

貓王立刻敏感地，回頭望住他：「又是警方要你追查什麼綫索？」

「不！你看我像是個爲警万做事的人麼？」游天虹笑了笑，「我知道你是個老江湖，又是這万面的藝術家，所以才尊重你，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

「嗯——」貓王想了想，又說道：「我有個得意門生，但雙方已很少來往，他的技藝可以說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你去找他，我不反對。但站在朋友立場，我要提醒你，假如你眞的要去找他，必須打醒十二分精神，因爲這傢伙不但心狠手辣，而且警覺性極之高，你隨時也會死得不明不白。」

游天虹問道：「他在什麼地万？」

「在郊區一間石屋住，他家裏沒有正式光顧電力公司，但却全屋都是電器化；因爲他是個偷電專家。你去找他，必須小心，否則一定電死！」

「據你所知，他是否仍做着這些勾當？」

「他雖然對我不好，甚至可以說，背叛師門，但站在江湖道義上，我不想講得太多關於他的壞話。」

游天虹心裏想：像貓王這種人，正正經經的跟他講正經說話，有時反而收不到效果，只有另想辦法。

於是他故意說道：「他是你的得意門生，你當然帮住他，又怎麼會講他的壞話。」

「我爲什麼要帮他？嘿，那小子不擇手段，什麼事情都敢做，年來賺了不少的寃孽錢，就是從來沒有益過我，這種人根本不懂得尊師重道，也不當我是他的師父。」

「那你爲什麼還要維護他？」

「那完全是爲了江湖上的道義。」貓王惆悵地說。

「那麼他對你是否也有所謂江湖道義？」游天虹問。

「嗯——」

游天虹笑道：「我覺得這個世界十分現實，你對人家有道義，人家就連眼尾也沒瞧你一下，你教曉了徒弟，但現在就餓死了師父，你把技藝傳授給他，但你却沒有人再來找你了，相反，他却撈得風生水起。我是你朋友，請你喝酒，如果你還有什麼困難，也肯定會再帮你，但你反而不肯帮我，難道這又是你所講的江湖道義麼？」

貓王又再一次變得啞口無言。他痛苦地沉思片刻之後，又連喝了幾口酒。

終於他也想通了，他抬起頭來，怔怔地望住前面，透過車頭的擋風玻璃，說道：「阿文的確聰明，我教他如何佈局、放火，他却懂得利用現代科技，互相配合，往往收到更佳的效果，這些日子以來，據我所知，這小子的確也賺到了不少的寃孽錢，要不是他嗜賭如命，大概總可以買到一層新樓了。」

游天虹靈機一觸，問道：「他嗜賭？」

「是的，他賺來的寃枉錢，往往就不夠輸。所以目前他除了身邊可以享用到的東西之外，可以說是一無所有。」貓王感慨地搖搖頭嘆息。

游天虹又問清楚阿文平時多數到什麼地万賭錢，貓王都一一說了。

至此，游天虹已是心中有數。

他一邊開車要送貓王返家，一邊說道：「可是有不少人靠阿文的巧妙設計發了達？」

「那還用說！」貓王一邊喝着酒，一邊說道：「他是一位專家，如果沒有阿文的巧妙設計，保險公司一定可以找出綫索，那時勢必弄巧反拙，但阿文的聰明，却令到保險公司的偵探和專家們，絲毫破綻也找不到。」

游天虹把車子開到貓王住所外面。

當車子停下來之後，游天虹問道：「要我送你入門麼？」

貓王挺挺腰：「你以爲我會醉麼？即使喝光了這三瓶酒，我也不會醉的。」

說完，他就摟住那三瓶由游天虹送給他的法國拔蘭地酒，落車返家去。

游天虹雖然沒有落車，却一直瞪住他一步一拐的，直至到走進屋內爲止，最後他才開車離去。

游天虹想起那三瓶法國拔蘭地洋酒，心裏就有些痛。

平時這一類法國拔蘭地酒，只不過由百多元至數百元左右一瓶，但是，由於本市商人發起「抵制法國酒運動」，以報復法國人禁止本市電子錶入口，所以入口量減少了，以至價錢上漲。

游天虹當晚爲了這三瓶酒，花費了大筆金錢，那是由於紅燈區內的酒吧本來就是專做零售生意的，他們絕不歡迎顧客把整瓶的洋酒買去，其次就是在深夜，在「洋酒缺貨」的情況下，自然奇貨可居，乘機要個好價錢了。

但無論如何，游天虹總覺得這是相當值得的。

經過了今晚之後，游天虹不但證實了自己構思中的「人爲洩電」情況下，造成火警的可能性，更加意外地知道了貓王原來還有個十分出色的門生。

游天虹既然知道阿文嗜賭如命，所以當他返抵家門之後，就漏夜撥出了幾個電話。

那些電話都是撥給一些江湖中人的，有些是在一些地下賭場混，有些則在一些俱樂部出入。

時間已是凌晨三四點之間，許多人在這段時間之內，正是最熟睡的，但那些地下賭場以及私家俱樂部一類場合，這時候却剛剛相反，正是最熱鬧的時刻。

游天虹要找的人，都是三教九流的江湖中人，他的目的是要找阿文的下落。

游天虹本身也是江湖中人，加上他平時爲人豪爽，對朋友很夠道義，所以他要做什麼事情，只要一個電話來到，就有人帮他。

游天虹撥過了那幾個電話之後，就倒頭大睡。

× × ×

另一方面，胡慶安和利咪咪正打得火一般熱，這正好合了老千集團的心意。

但是他們並不知道胡慶安此刻已弄假成眞，愛上了利咪咪。

他們經常在畫室幽會，而且已到了難分難解的階段。

老千集團的人雖然對胡慶安作出警告，叫他切勿對利咪咪用上了眞情感，但人畢竟也是感情的動物，何況他們已發展至靈慾一致呢。

利咪咪似乎下了很大的決心，要跟胡慶安遠走高飛，共同去過那雙宿雙棲的生活。因此連日以來，她正暗中籌劃着一切：她一方面瞞着她丈夫冼東昌，將首飾財物轉到自己的保險箱去。另一方面，她去跟胡慶安計劃着未來的步驟。

胡慶安明知老千集團的人要動她丈夫的腦筋，萬一老千集團的人知道他們私奔的計劃，一定不會放過他們的。因此他自己固然是小心翼翼，同時亦間接地提醒利咪咪，叫她切勿張揚。

可惜他怎樣也不敢說出老千集團的事。所以表面上，他們只是爲了防止讓冼東昌知道而已。

其實也只有胡慶安心裏最明白；他們正數面受敵。只要偶然露出破綻，後果就會不堪設想。

因此，胡慶安每當跟利咪咪在畫室裏幽會時，事先必然把門窗小心關好，同時亦親自動手去檢查過一些隱蔽處，以防有人偸偸裝上了竊聽器之類的儀器。

自從那一次當胡慶安與利咪咪偸歡時，被老千集團派人偸攝了裸體照片之後，胡慶安心裏一直不舒服，却又不敢稍露痕跡，以免引起老千集團的疑心。

胡慶安既然弄假成眞的愛上了利咪咪，自然就不希望她在人前出醜。

但是回心想想：將來如果他們一齊遠走高飛的話，那麼，一切他們都見不到了，又何必再理會這些「後事」？

胡慶安覺得目前他要做的，反而是保密工作，所以他每一次見到利咪咪，都勸她小心從事，切勿張揚。

至於利咪咪，她也有她的想法。

她要胡慶安瞞過所有人，繪畫一幅「蒙娜麗莎」畫像，無論大小尺寸以及外型等等，完全要與羅浮宮目前所懸掛的一模一樣。

胡慶安心裏也明白，她正要實行游天虹開玩笑時所提出的計劃——其實這套計劃也就是利咪咪向他提過的「以假亂眞」計劃。

胡慶安反而有些担心，他對利咪咪道：「要模仿羅浮宮那幅『蒙娜麗莎』，並非一件太困難的事，因爲我對那幅名畫太過熟悉了。但是，將來如果被人發現以假亂眞，我倆勢必變成國際通緝犯。到了那時候，我倆豈不是要變了東躲西閃的老鼠麼？」

利咪咪却笑道：「你放心好了，山人自有妙計，我保證他們不會通緝我倆。」

「那幅名畫一失，勢必轟動全球，怎麼可能平安渡過呢？」

「我有的是辦法，但目前却不可以洩漏天機。」她又輕吻着他：「你只要把這幅畫模仿得似模似樣，其他事情有我來安排，你不用担心了。總之，只要我的計劃能夠成功，我們的下半世也可以安安樂樂的過日子，不必爲生活而担心。」

「我一定會依你吩咐去做，但是，我絕不希望我倆之間有任何一人出事。」他吻了她一下之後，就凝望着她：「至於以後的生活問題，我反而不担心，因爲我們有手有脚，怎麼樣也不會餓死的。但是，眞的我們不幸因此而要分開的話，那麼，我將終身遺憾！」

她顯然也感應到他這份摯誠的愛，所以她有些情不自禁地，熱烈地擁吻着他；她恨不得溶解進他的血液之內，流入他的心底深處。

× × ×

時在凌晨。

一間私家俱樂部裏面，十分熱鬧。

這裏面有酒吧，有桑拿浴，有桌球室，有賭場以及貴賓房的私家賭局。

但是並非每一個人都可以隨便進入這裏面的，一定要有門路，因爲這裏名義上只招待「會員」，不招待外賓的。

游天虹既是千門奇俠，又是江湖中人，他當然有辦法入來。

這時候，他正在一間貴賓房之內，賭得頭昏腦脹似的，也輸得滿面通紅。

游天虹賭輸了？這的確是一件大新聞，如果讓江湖上一班認識他的人知道了，更可能被人視作天方夜談式的大笑話。

但事實上，他的確輸了。

單是召來女侍應生兌換籌碼，已經先後有三次之多，而且每一次兌換籌碼的數目，均在十萬元以上。

圍觀者之中，有人低聲說道：「那傢伙賭得眞笨！」

他身邊的人說：「當局者迷，他可能輸到暈了。」那人又聳肩道：「可惜我不懂得賭沙蟹，否則我也入局試試我的運氣！」

那個最先把游天虹當作傻瓜的賭徒很年青，他正是貓王的門生阿文。

至於站在他身畔的人，却是一名黑社會人物「大眼」——這傢伙不但認識阿文，其實也是游天虹的朋友，但阿文並不知道這一點，所以聽了他的慫恿之後，躍躍欲試。

但是，當阿文伸手到自己的口袋裏一探，裏面却空空如也！

大眼這時雖然沒有正視他身邊的阿文，却彷彿洞悉了一切，他故意把一疊鈔票掏出來，還一張張的計算着。

阿文靈機一觸，就對他說：「大眼哥，你剛才不是說，可惜你不懂賭沙蟹麼？」

「是的，他媽的，我什麼都識得賭，就是不懂這一門，眞糟！」大眼說。

「那麼，讓我們合作好嗎？」

「如何合作？」

「我出人，你出錢作本，讓我入局賭，贏了各佔一半。」

「你有把握贏他？」大眼低聲問道。

「當然有把握，這傢伙賭得這麼笨，我可以說穩贏。」阿文大言不慚地說。

「好！那我就打本給你入局去賭，但輸贏如何計算？」

「剛才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輸贏各佔一半。」

「他媽的，你剛才只講過贏了你要一半，但並未提到輸了怎麼計啊！」

阿文笑道：「因爲我根本不可能會輸的，所以我才沒有提及這一點而已。」

「好吧！既然你講得這麼有把握，我們找個證人來作個證，以免你這小子不認賬。」

「放心吧！大眼，我絕對不是那種人。」

結果那個叫「大眼」的黑人物，找來一名雙方都認識的中年人九叔作證，證明由大眼出本錢，讓阿文入局跟游天虹賭沙蟹，輸與贏都各佔一半。

大眼頭一注給阿文十萬元去兌換籌碼，起初阿文果然大勝，因此令他雄心萬丈，豈料再賭下去，他連那十萬元老本也輸光了。

阿文心有不甘，因爲游天虹表面上仍然賭得很笨，但他却好像贏了「運氣」。

於是阿文回頭叫大眼加注二十萬元。

大眼照他意思，再加注二十萬元，但又輸了。

阿文正是當局者迷，他仍然覺得他現在面對的，是個大笨蛋——當然，如果他知道他現在所面對的對手是個江湖中聞名的千門奇俠，他就不會上當。

但是現在，他仍不服氣！

大眼道：「怎麼啦，前後已經輸了三十萬元了，你估十五萬元啊！還賭下去麼？」

「當然要加注！」阿文說。

大眼又以下層社會的粗言俗語大聲說道：「他媽的，老子不是千萬富翁，究竟要賭到幾時？」

「再加注三十萬元吧，我這次一定可以替你連本帶利都贏回來。」

「好！」大眼又把證人九叔拉來：「九叔，請你作個證，這小子已經輸了我三十萬元，我再投資三十萬元，萬一輸光了，老子不再加注，但他要還我三十萬元。這樣公道嗎？」

九叔道：「當然公道。」

大眼却回頭問阿文：「小子，你聽清楚才好啊！」

阿文這時已勢成騎虎，就算立刻收手不賭，也要負債十五萬元，當然希望再搏一博。

怎料游天虹正式的「扮豬食老虎」，面懵心精，表面賭得笨，其實他才是高手中的高手，經常是派到最後一張牌才反敗爲勝，亦即俗語所謂：「四隻牌看似輸定了，但到第五張牌便穩贏。」

到底是游天虹的運氣好，還是另有內幕？總之阿文在不足半小時之內，又再輸光了那三十萬元。亦即前後共輸了六十萬元。

大眼面色驟變，他把阿文叫到外面去，一手抓住了他的衣襟：「小子，你到底怎麼攪的？你以爲老子那些錢是寃枉得來的嗎？」

阿文也明知大眼是黑道中人，惟有苦苦求情：「我也不想輸的，豈知那傢伙裝蒜，我也沒有辦法。」

「你當我是傻瓜嗎？你未入局前，明明說有把握贏的，結果却害苦了我。現在即使你還我三十萬元，我仍然不見了三十萬元。」大眼兇悍地問：「那三十萬元，你幾時還給我？」

阿文訥訥地說：「再過幾天好嗎？」

「嘿！再過幾天，我到甚麼地方找你？」

大眼揪住阿文的衣襟，就要推他上車去。

阿文明知此去必受皮肉之苦，所以極力掙扎。正當二人拉拉扯扯之際，游天虹突然出現了，他好像剛剛離開那間私家俱樂部似的，一邊走過來，一邊招呼着二人。出現在游天虹身邊的，還有九叔——曾替阿文和大眼做證人的黑道中人。

游天虹剛才與阿文交過手，所以就問他：「發生了甚麼事？」

阿文還未開腔，大眼已聲勢洶洶地說：「不關你的事，你最好不要理——」

這時候游天虹又向身邊的九叔示意道：「九叔，這位可是你朋友？」

九叔點點頭：「大眼是我朋友。」他又招呼大眼道：「大眼，有事慢慢說好嗎？何必動粗？」

大眼看來好像不認識游天虹，但他却賞面給九叔，所以終於放開了阿文。

阿文悄悄鬆了一口氣！

大眼又提「欠債」的事。還聲言今晚不還錢，勢不罷休。

九叔於是問阿文：「你能拿出多少？這件事我曾居中作證，你賴不了的。」

「我不是賴賬，九叔，但目前我那有這麼多的錢？」阿文哭喪着臉道。

「你沒有錢，爲甚麼還要賭？」九叔也在怪阿文。

大眼又再發惡，氣沖沖的瞪着阿文大聲罵：「他媽的！這傢伙分明是有意存心欺騙我，你們少管，讓老子教訓他！」

說着又要動手想揍阿文。

游天虹却把手一攔：「這位兄弟，請問他欠你多少錢？」

「三十萬元。」大眼說。

游天虹伸手往口袋一探，摸出了一大叠黃澄澄的鈔票出來：「這數目不算太大，反正小弟今晚運氣倒不錯，就讓我交個朋友吧！」

大眼很不客氣地接過那叠大鈔，約略計算一下，足有三十萬元之數。

他把錢袋好了之後，仍然氣憤地說：「他媽的，你這小子眞的是害人精，一夜之間要我損失了三十萬元。嘿！以後最好不要讓我見到你啊！」說完，大眼與九叔雙雙登車，悻悻然離去。

游天虹故作不明不白地問阿文：「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剛才我明明代你還了他三十萬元，怎麼你還要欠他的？」

「不！這件事很複雜，我不想多講了。」阿文又瞪住游天虹：「閣下的賭術實在太精明，我實在慚愧。」

（未完・三）

天文學家 一行和尚

混沌書生

在中國佛教徒中，曾經出過許多學問淵博的人，尤其在唐代，不僅有過大家知道的到印度去取經的玄奘，而且還有過一位天文學的專家——一行。

一行本來姓張，名字叫遂，老家在現在河北省魏縣附近。祖父張公謹，是唐太宗手下的大臣。在過去，往往只有做官人家的子弟，才能受到較高的教育。一行正是這種做官的子弟，因此從小就讀了不少諸子百家的書，不僅儒家的經典，古代的史書，而且還讀了許多有關天文、曆法的著作。

當時有個道士名叫尹崇，很有學問，收藏了許多書籍。一行經常向他借書看。有一次，一行向他借了一部「太玄經」，這是西漢末年時候學者楊雄的著作，裏面講到許多天文、數學的問題，沒有學問的人是很難看懂的。

可是，一行借回去只看了幾天，就送還給尹崇了。尹崇很驚奇，對他說：「這部書，我研究了多年，還不能完全弄懂其中的道理，你怎麽看了幾天就還我？爲甚麽不再仔細鑽研鑽研呢？」一行說：「我已看懂了。」尹崇不相信。一行就把自己所寫的關於天文、曆法的文章拿出來，給尹崇看。尹崇這才大吃一驚，想不到這位年輕小伙子的學問竟是這樣淵博。以後，尹崇就經常在別人面前誇獎一行的學問。一行的名望也就一天天大起來。

當時，正是七世紀末武則天掌握政權的時候，武則天的侄兒武三思在政府裏做大官。這個傢伙冒充有學問，要拉一行做朋友。一行對他很厭惡，躲起來不肯和他見面。不久，就出家做了和尚（一行就是出家做和尚後的法名），隱居在河南的嵩山上，表示從此不問世事，擺脫這些官僚們的糾纏。

以後，武則天失去了大權，唐睿宗做了皇帝，又派人去請一行。一行還是不答應。並且離開嵩山跑進湖北的當陽山裏躲起來。

直到唐玄宗即位後，找到一行的族叔，再三勸一行出山。一行實在沒有辦法，只好跟他族叔到了當時的京城長安——現在陝西的西安。唐玄宗對他非常看重。經常向他請教。但是他仍舊不肯做官，却在京城裏專心一意研究他所愛的天文曆法。

一行在天文學上最偉大的貢獻，是發現恒星本動的現象。

甚麽叫做恒星本動呢？要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簡單地講一些天文學上的常識。

在晚上，我們抬起頭來，可以看到天上佈滿着許多閃光的星星。這些星星在不懂天文學的人看來好像大小差不多，沒有甚麽多大分別。可是懂得天文學的人却不同了，他們對這些星星，一顆顆地作過研究，把它們區別成爲許多種類：其中一類叫做恒星；圍繞着恒星運行的，叫做行星；圍繞着行星運行的，叫做衛星。例如：太陽就是一個恒星；我們人類所住的地球，以及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是圍繞太陽運行的九大行星；有些行星的周圍也有一個到好多個的衛星，月亮就是我們地球的一個衛星。

行星是在運行着的，衛星也是在運行的，這都不成問題。成問題的是恒星，它是始終不動的呢？還是也在不斷地運行着的呢？

在過去，有許多人認爲恒星是始終不動的。但是，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恒星並不是不動的，它也在天空中一刻不停地運行着。這種恒星運行的現象，就叫恒星本動。而開始發現這個恒星本動現象的，就是這位天文學家一行。

當時，一行正在研究一種新的曆法。爲了使這種曆法盡可能準確。他和另一位名叫梁令瓚的人，根據東漢時候張衡製造渾天儀的方法，用銅鑄造了一個新的渾天儀，通過它來測量星的位置。結果，就發現了一個重要的事實，當時許多恒星的位置，和過去古書裏所記載的，已經發生了很多變動。這樣，一行在世界上就第一個發現了恒星本動的現象，打破了過去認爲恒星始終不動的老說法。這是天文學上一個空前的大發現。

要知道，在西方國家，到十八世紀，英國的天文學家哈雷發現這個恒星本動的現象，這比一行的發現，已經遲了足足有一千年！

當時唐朝政府還推行過一次測量子午綫的工作，（子午綫是通過地球南北極所畫的一個假想的大圓圈，一共分爲三百六十度，測定每度的長短，就能推算出地球的大小。）在河南一帶的平地上進行測量。結果，得出子午綫每度的長度是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唐代一里有三百步，一步相當於一・五一四公尺。）這雖然不是十分精確的數字，可是用這種實地測量的方法來計算子午綫的長度，世界上却還是第一次。

在西方國家，最早實地測量子午綫的是回教王阿爾馬蒙，時間是在八一四年。而唐朝政府的這一次測量，却在七二五年（唐玄宗開元十二年），比阿爾馬蒙那次測量，還早了九十年。

中國這次測量，工作雖然是由當時掌管天文的太史監南宮說負責進行的；但是帶動這個工作，以及主持這個工作的，是天文學家一行。

一行爲了製訂新曆法，整整化了六年的工夫，從七二一年開始，直到七二七年才完成。他所製訂的新曆法，叫做「大衍曆」。

當初，一行在嵩山出家的時候，雖然曾向師父普寂學過印度的曆法。但是他的這部「大衍曆」却不是抄人家現成的，而是在繼承中國曆法遺產的基礎上，適當地吸收印度曆法的長處，最後通過自己努力的研究，才創造出來的。

可能是研究曆法太辛勤了，嚴重地損害了一行的健康。就在這部「大衍曆」製訂成功的同一年裏，這位偉大的天文學家——一行不幸逝世了。他是西元六八三年誕生的，只活了四十五歲。

一行生平的著作很多，可惜到今天大部份都已失傳了。另有一些片斷的東西，在某些古書裏還保存着，使我們可以看到這位佛教徒在天文學上的偉大成就。

（完）

新派脫俗俠情故事

道與魔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彭承業被一老者指點易容之術，避過阮小鳳、馬沛貞的追緝，來到新安江畔，知道師父被孟七郎義釋了，孟七郎反遭誣衊被困在護義莊上，準備七月十五日公審，各路豪傑都趕去護義莊，自己也連忙趕去看看，護義莊莊主「摘星手」郭覺恩召開公審大會，由余先知、秦景明出席作證，認爲孟七郎與司空凌雲勾結，觸犯了武林公義，是一丘之貉，非殺不可，孟七郎痛陳己見，未獲衆人原諒，彭承業挺身而出，想辯清是非，被衆人追截，此時司空凌雲突然出現，先將孟七郎解救出來，護着彭承業，三人展開劇戰，希望殺出重圍……

往事如烟逝 舊情難忘懷

這陣吆喝如同催命符一般，司空凌雲，孟七郎以及彭承業心頭都是一沉，深覺這兩人一到，要想脫困更無希望，是以都拚盡全力展開攻勢。

孟七郎一刀在手，精神大振，此刻他對郭覺恩的幻想已完全破滅，知道即使不戰死，投降也是死路一條，因此鋼刀揮舞，連續幾刀，把尤大通及郭覺恩迫退，同時向司空凌雲靠去。

余先知深知狗急跳牆之理，當下大聲道：「不必急，圍住他困也把他困死！」

司空凌雲師徒雙劍合璧，威力大增，趁對方改變戰術，立即衝開幾步，與孟七郎會合。「兄弟，是我累了你，我司空凌雲平生兩個知己，不料都不能安享天年……唉，莫非司空凌雲是個不祥之人！」

孟七郎哈哈大笑，道：「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孟某行年已三十四，會過不少英雄豪傑，直至今日才找到一個知己，即使今日喪命於此，孟某也毫無遺憾，只是吾兄冤仇未雪，不能瞑目矣！」

司空凌雲被他這幾句話，說得豪興與逸飛，也哈哈大笑起來。「跳樑小醜的汚辱算得了什麼？能與兄弟聯手殺敵，死於一處，司空凌雲也可瞑目！」一頓又道：「只是……」

孟七郎揮刀迫開桂如龍，問道：「吾兄尙担心什麼？」

「小徒若因我而喪了命，愚兄愧對其父！」

彭承業道：「師父，徒兒能與你們死在一起正是徒兒的榮幸，只恨我未能殺盡這些假仁假義的小人！」

就在此刻，廳外忽然傳來轟然一聲巨响，接着人聲喧天，馬沛貞忙問道：「什麼事？」

外面有人道：「不知是誰，在屋頂上拋下一塊大石！」

話音未落，又一道巨聲响起，廳堂屋頂破開一個大洞，瓦礫灰塵亂飛，一塊大石自天而降，廳內羣豪不由一亂！

司空凌雲見機不可失，立即道：「快由上面闖！」左手一落，抓住彭承業的手臂，向上一拋，彭承業立即如箭矢般，自屋頂破洞處飛了上去！

孟七郎說道：「司空兄快上，小弟斷後！」

司空凌雲也道：「兄弟你先走一步，待愚兄爲你阻擋追兵！」

余先知道：「與幾個人去追那小雜種！司空凌雲，孟七郎，你倆休想能逃得出去！大家上！」

話音剛落，關懷義與風寶刀已走了進來，喝道：「待關某來捉他！」

說時遲，那時快，廳堂屋頂又穿了一個洞，瓦礫飛濺中，幾塊小石如天女散花般射向關懷義、風震雷、郭覺恩、余先知等人！

只聞空氣嘶嘶亂响，羣豪不敢怠慢，連忙揮動兵器擋格，兵器撞及石頭，俱感手腕發痳，心頭都是一懍，忖道：「此人是誰，怎地內力如此深厚！」

孟七郎與司空凌雲見機不可失，同時拔空而起，自屋頂破洞竄了出去！

他倆躍上屋頂便見到彭承業立在圍牆上，舉手向他倆揮動，兩人幾個起落，射出圍牆，只見外面放着三匹健馬，三人飛身上馬，揮鞭急馳。

待得余先知等人追上圍牆，司空凌雲等人經已去遠。

司空凌雲一上馬，軟劍立即左右一揮，在彭承業及孟七郎的坐騎上刺了一劍，最後又把劍倒轉，在自己坐騎的後臀上戳了一記。

那三匹馬一吃痛，立即洒開四蹄，拚命向前飛馳，眨眼間便已馳出蕪湖城。



再馳了一陣，馬匹氣力已竭，加上流血過多，都已舉步維艱，司空凌雲見後面沒有追兵，便招呼彭承業與孟七郎下馬。

「兄弟，累你受苦，愚兄心中好生難安！」

孟七郎激動地道：「司空兄不顧安危，衝入虎穴，若非有人暗助，萬一有什麼意外，小弟將更難安！」

司空凌雲哈哈一笑。「愚兄這條性命是你所賜，你因我而遭難，愚兄能不來援手？即便是龍潭虎穴，刀山火海，也在所不計！古語云：患難見眞情，愚兄能認識你，實乃平生一大快事！」

孟七郎道：「小弟雖放了你一次，但你却救了我兩命……」

司空凌雲一怔，訝然問道：「兄弟這話教愚兄難明！」

孟七郎誠懇地道：「你救了我一命，又賜給了小弟新生命——若非這次，小弟對他們尙抱有幻想，也未能認清楚他們的眞面目，同時解開了小弟多年來心中的一個死結！」

司空凌雲明其所指，也深有感觸地一嘆。刹那間，兩人同時標前一步，緊緊地擁抱起來，但覺對方的心跟自己的貼在一起，體內的鮮血也似能够相通交流。

彭承業站在一旁，聽了他們的對語，似乎看到兩顆赤誠的心房在跳動，激動得眼眶濕濡。

司空凌雲與孟七郎相擁不放，兩人不發一言，但都知道對方心意，良久，兩人忽然又同時發出一片爽朗的笑聲……

× × ×

仲秋，淮河西岸的蘆葦已長出白茫茫的花兒，風兒吹來亦已有肅殺之感。

繁忙的河道上，漁船穿梭來往，蘆葦中突然盪出一艘直篷的小遊艇，遊艇雖不大，也不華麗，但勝在乾淨，使人置身其中心生舒適之感。

船頭沒人，船家在船尾撐篙，遊客大概在艙內。一陣河風吹過，紗簾兒一掀，露出艙內的三個人影來，正是司空凌雲與孟七郎三人。

孟七郎眉頭不展，司空凌雲狀甚悠閑，不時輕呷着美酒，彭承業左看右望，一聲不吭。

遊艇很快便置于河中，此處河面寬闊，秋風更大，旁邊漁船及渡船亦甚稀少。

孟七郎忽然問道：「司空兄，你猜那暗助咱們的人是那位高人？」

司空凌雲嘆了一口氣，道：「愚兄這十數年來，已無一朋友，也許那高人是兄弟你的朋友。」

孟七郎搖頭道：「聽那幾塊小石頭的風聲，此人武功之高，已至匪夷所思的地步，小弟朋友雖也有一些，却沒一個武功能望其項脊的！」

司空凌雲眉頭一掀。「這就奇了！」

彭承業腦海內靈光一閃，忽然想起自己在金華客棧巧遇的那位老者來，當下立即把經過向師父稟告。司空凌雲與孟七郎互換一下眼色也都猜不出那老者的身份。

「司空兄，你打算到那裏去？」

司空凌雲放下酒杯，道：「司空某既然被迫重出江湖，自然希望能解開十多年前的那件疑案！雖說愚兄做事素來不在乎

別人對自己的看法，但長期揹着一條莫名奇妙的冤案在身，終究不甚痛快！」

他忽然一口把酒喝乾，續道：「其實我最熱衷的不是爲自己洗脫冤屈，而是要把害得我走投無路的人挖出來，不殺此獠，杜爲人！」言畢一拳擂在几上，酒盞酒壺都跳了起來。

孟七郎道：「此人太可惡，自然非殺不可！不過此案至今已十餘載，尚有綫索否？」

司空凌雲苦笑一聲：「司空某也沒有把握，這件案子若是容易勘破的話，十年前司空某也不會心灰意冷，退出江湖，隱在彭府欲渡餘生矣！這件事也只能盡力而爲，愚兄也不敢期望太高！」

孟七郎忙安慰他。「所謂皇天不負有心人，又謂只要有恒心，鐵柱也能磨成針，司空兄幸勿悲觀！」

司空凌雲哈哈一笑。「司空某生性豁達，一生只恨那些僞君子，但對自身的事却從來不看得太重！」

彭承業囁嚅地問道：「師父，徒兒跟了您十年，對您的往事一無所知……師父能否透露一二與徒兒知悉！」

司空凌雲望一望艙外的天色，暮色蒼茫，更添幾許愁絲，他斟了一杯酒，仰脖乾盡，喃喃地道：「這件事要追溯至二十三年前，那時候爲師出道不久……亦因爲如此，滿腔憤怒之情，不管黑白兩道只要看不順眼的，都要出手管一管。是故不多久，便被目爲介乎正邪之間的怪傑，又得了個『玉面邪劍』之外號，那時候，我風華正茂，意氣風發，也不管別人對我有何評價，依然我行我素，却不知不但得罪了黑道中人，而且連白道中的某些人對我也恨得牙癢癢的！」

說至此，司空凌雲又嘆了一口氣。「爲師眼高於頂，什麼人與事，都不放在爲師眼中，雖然武林中有不少女俠或淫娃對我一見鍾情，但我却視之如糞土！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我便發覺身邊的朋友越來越少，而敵人却越來越多……」

彭承業忍不住問道：「師父，白道中人爲何也會恨你？你教訓的是不肖之子，他們理應感謝您才是嘛！」

司空凌雲又嘆了一口氣，道：「當年爲師年紀只比你略大，少年脾性，把一切事情都看得甚是簡單，是故出手全不管他們師門在武林中的地位，不留情面，這樣爲師的聲名便逐漸臭了，有的便乘機與爲師疏遠，當然有的是怕了爲師……」

彭承業又問：「他們怕什麼？」

孟七郎哈哈一笑。「這個問題，待我替令師解答吧！因爲那些所謂正派高人雅士，其正派兩字是上幾代師尊用名符其實的行動博取的，到如今，他們只是在『吃』上代的餘蔭，行爲却早已脫離正派的範圍。令師出手教訓他們門下弟子，這手段在他們心眼中，一是損其顏臉，二是等於向人搗其瘡疤，他們若不反對令師，反而奇怪了！」

司空凌雲大笑道：「他們不但要反對，而且還要把我塑造成一個惡魔的形象，如此才可保持他們『清高』的形象以及固有的地位！」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孟七郎嘆息道：「難怪他們要把你罵得一文不值，十惡不赦！」

彭承業拍几道：「眞是無恥！」

孟七郎長長一嘆。「武林中趨炎附勢之人極多，而且尚沾沾自喜，以爲是識時務之俊傑！是故益使他們毫無顧忌！」

彭承業問道：「師父，他們誣衊你殺死師伯，到底師伯是誰？」

司空凌雲臉色一黯，輕咳一聲。「這件事又須從頭說起。二十二年前，爲師在中原遇到『祁連七怪』，我看不慣他們那副專欺婦孺的窩囊相，而他們又自恃人多，三言兩語之後，便大打出手。不料『祁連七怪』人雖窩囊，但手底下却還有幾分眞實的本領，經過半夜的激戰，爲師雖然斃了他們四個人，但自己也受了不輕的內傷！」

說至此，司空凌雲吸了一口氣，續道：「爲師天生高傲，雖然受了內傷，仍不甘失敗，不時冒險運功發掌，也因此三怪不知就裏，才挾着尾巴逃走。爲師扶傷走了數十丈，終因傷重不支倒地，幸而三怪沒有再來查看，否則爲師這條命一早已歸附黃泉了！

「當爲師甦醒過來之後，發覺睡在一間客棧內，心頭十分詫異，不由尋思道：『我司空凌雲素來獨來獨往，仇衆多，朋友少，是誰把我救來此處？』心念一動，更認爲必定爲仇家所救，目的自然是爲了將來可以以慢慢折磨爲師，是以我忍着痛，翻身準備下床，悄悄溜掉！

「不料剛一動，冷不防房門『呀』的一聲打開，走進一個相貌堂堂的青年，爲師一怔，覺得此人面生得緊，那青年吃驚地道：『你內傷尚未痊癒，快躺下！我剛去替你取傷藥！』

「爲師心想假如在此刻溜掉，未免有點示弱，忖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躱不過，看你如何作弄少爺！』於是重新躺落床。

「那青年也不問我姓名，把一包熱氣騰騰的傷藥放在床頭，再伸手解開爲師的衣襟，爲師暗中把內力提注于臂上，準備一有什麼不對，便出手殺他！

「那青年詫異地道：『咦，你爲何還運功？這樣會加重傷勢的！』說罷倏地伸手一指，封住了我的麻穴！」

孟七郎與彭承業雖明知司空凌雲沒事，但仍忍不住同時發出一聲驚呼。

司空凌雲喝了一口酒，續道：「當時我也心頭忐忑，只聽他道：『我明白啦，你一定懷疑我的用意，你放心，我救你絕對不需要你報恩！』言畢便把傷藥塗在胸膛，他弄好這一切，舉袖拭去額上的汗珠，道：『你再睡一陣吧！』又點了我的黑甜穴！」

彭承業插腔道：「此人必定是大師伯了！」

司空凌雲續道：「當我再度醒來時，房內桌上的油燈已亮着，胸膛上熱呼呼的，顯然是那青年又替我換了一次藥，我猜不出他的身份，不過對他却已釋懷。正在尋思間，又見他捧了一碗麵湯進來，把它放在桌上，道：『麵太燙，等下才吃吧！』拿了一塊毛巾，替我洗臉，然後才餵我吃麵。

「我一直躺在床上，任由他擺佈，不但毫不認識，而且也不問對方的姓名，房內的氣氛有點詭異。那青年餵我吃了麵，又點了我的睡穴。此後一連數日都是如此，直至有一天早上，那青年才道：『閣下的傷勢已癒了八九了，若不遇到高手，料可沒事。』

「我心想：『我如今既然已好了，他的目的該表明了吧！』於是我跳下床來，道：『閣下有什麼道兒，儘管劃下來吧，我若是皺一皺眉頭的，便不算好漢！』」

彭承業快口問道：「師父，他如何說呢？」

司空凌雲直起身來，背負雙手，在船艙內慢慢踱步。「不料那青年反問道：『閣此言何意，好教在下難明！』我冷冷地答道：『你何必假仁假義？有什麼目的但說不妨，要我的命，我便與你一較高下，要我爲你做事，便請快說！』

「那青年道：『閣下誤會了，在下救你並無其他目的。』我譏道：『你視救死扶傷爲俠義道的職責？』

「青年頷首道：『不錯！』我又冷笑一聲：『你又怎知道我是好人？也許我是個好惡之人，閣下救我豈非助紂爲虐？』

「那青年哈哈大笑：『中了祁連七怪的獨門掌法，豈會是奸險之人？』

「我不由哈哈大笑起來：』在下在江湖上也混過不少日子了，却還未遇到一個眞君子，這種話你還是省了吧？』

「不料那青年也大笑起來：『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的身份麼？正因爲我知道你是誰，所以才悉心照顧你！』

「我吃了一驚，叫道：『你知道我的身份？你說，我是誰？』

「那青年一字一頓地道：『你便是玉面魔劍司空凌雲！』」

這刹那，孟七郎與彭承業也都是心頭一跳，只聽司空凌雲續道：「我呆了一呆，有點難以相信，那青年微笑問道：『在下沒有看錯人吧？』

「良久，我才一挺胸膛道：『不錯，我便是司空凌雲，你又是誰？』

「那青年含笑道：『在下秦天南！』

「我更大吃一驚，失聲道：『你是七星劍派的掌門弟子秦天南？』青年道：『不錯！』

「我尖叫一聲：『你若要殺我，我司空凌雲絕不回手！』」

孟七郎忍不住插腔問道：「司空兄，你爲何會說出這種話來？」

司空凌雲長嘆一聲，臉上泛起回憶的神色，緩緩地道：「因爲在那之前，愚兄曾經斬斷他二師弟白雲飛的一條腿，又劃花了他的臉！」

彭承業「啊」的叫了一聲，隨即道：「師父你這樣做，一定有道理！」

司空凌雲臉上露出一絲欣慰之色。「不錯，因爲爲師發覺白雲飛表面上是個人人景仰的青年劍客，實際上却是個採花賊！那次剛好被爲師撞破，念在他苦苦哀求，所以沒有殺他，只截斷他一條腿，及劃花他的臉，以作懲戒，不料白雲飛回山之後，不知如何竟自戕而死！」

孟七郎點點頭。「這樑子便結下了，後來又如何？」

司空凌雲重新坐下，彭承業立即爲他斟了一杯酒，司空凌雲輕呷一口，續道：「不料秦天南哈哈大笑：『我爲何要殺你？若要殺你，又何須救你？』

「我疑惑地問道：『我弄殘廢了令師弟，你不記恨？』

「秦天南道：『我如何要記恨？我悉心照料你便是爲了報恩！』他大概見我疑懷難釋，是以續道：『若非你替本派查出他的劣跡，本派尚不知道哩！你說小弟是不是該感激你？』

「我聽了這話之後，心情才逐漸平復下來。這一夜咱們秉燭夜談，通宵達旦。他的看法與我有極多的相同，不過由於大家出身不同，他自然不能像我這樣任意胡爲！

「三日之後，我內傷已痊癒，他便與我聯袂去找祁連七怪僅存的那三怪，咱們聯手殺敵，好不痛快！

「這樣過了兩個月，咱們出雙入對，形同兄弟，不分彼此，他竟不顧忌我的惡名，也不在乎別人在背後的指指點點，使我十分感動！」

孟七郎嘆息道：「風聞秦大俠是條漢子，小弟無緣識荊，但聽您這席話，也不禁使小弟悠然神往，可惜余生太晚！」

司空凌雲吸了一口氣，續道：「一次，咱們去啓陽，碰到秦天南的師叔七修道長，那白雲飛及連雲天正是他的徒弟。當下七修道長嚴令秦天南與我分手，但秦大哥在他面前，爲我的行爲力辯，並再與我聯袂行走江湖。

「自此之後，我更加敬佩他，後來咱們便結爲異姓兄弟，他大我兩歲，我稱他一聲大哥，他稱我爲二弟！」

司空凌雲說至此，又長嘆了一聲道：「司空某平生只有兩個知心朋友，一個是大哥秦天南，另一個便是你孟兄弟！你們都有一腔熱血，又能出汚泥而不染……」

孟七郎笑道：「司空兄，你何嘗不是出汚泥而不染？」

司空凌雲撫掌大笑，道：「古語云，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司空某有兩個知己，更加無憾矣！啊，不，還有一個……」他神色忽然一黯。

彭承業一怔，忙問道：「師父，那一個是誰？」

話音一落，只見舟子探頭入艙問道：「客官，酒菜已準備好了，是不是趁熱吃呢？」

司空凌雲失聲笑道：「原來天已黑了，咱們只顧說話，還不知道！好吧，便送進來吧！」

須臾，一個船家的女兒捧着一個木盤走進來，彭承業見上面放着幾個月餅，不由問道：「你們這裏喜歡以餅送酒麼？」

那少女笑道：「今日是中秋佳節，奴家故意配了幾樣應節的食物，還道你們會高興哩！」

「啊，原來今日已是中秋！」司空凌雲臉色一變，頭一抬，道：「請姑娘把食物搬到船頭去，咱們邊吃邊賞月吧！」

孟七郎喜道：「在船上賞月，正是人生一樂！」

彭承業立即動手把几子搬出船頭，少女放下酒菜，三人席地圍桌而坐。

司空凌雲輕輕吸了一口氣，臉上的陰霾漸消，抬眼望去，只見天際只剩下一絲光亮，一羣野雁自蘆葦中衝天飛起，嘎嘎亂叫，驚破了河面的寂靜。

四周的船艇都已不見，片刻，一輪明月自水中浮上，銀光照在蘆葦上，花兒更白，如冰似雪，景色甚是淒艷。

司空凌雲臉色又是一沉，吩咐船家把船泊在蘆葦蕩中。

孟七郎忙舉杯道：「司空兄，人生不外幾十寒暑，得意之時須盡歡，來，小弟先敬你一杯！」

三人便悶聲吃喝起來，夜風吹來，蘆葦亂幌，沙沙而響，水面一片慘白，司空凌雲臉色也如冷月一般，忽然停杯喃喃地說道：「她現在不知怎樣……她活得快樂麼?」

彭承業見師父滿臉痛苦之色，囁嚅地問道：「師父，她是誰?」

孟七郎道：「她可是『玉燕』燕翩翩?也即是後來的七星劍派掌門夫人?」

司空凌雲精神一振，抓住孟七郎的手腕，道：「兄弟，你也認識她麼?她現在如何?」

孟七郎手腕被他揑得隱隱生痛，知道他心情激動，忙道：「小弟不認識她……她大概還好吧！」

司空凌雲吸了一口氣，放鬆了手，道：「她便是司空某的大嫂，司空某的為人品性，她是最清楚的了！」

孟七郎道：「聽說當年你們三人聯袂行走江湖，從不分離……」

司空凌雲悠悠一嘆。「愚兄與秦大哥行走江湖，後來大哥便被人稱為『魔俠』，意謂他行為雖不失俠義本色，却已沾上魔氣，這魔氣自然是來自愚兄身上。有一次，咱們在河北安陽寶蓮寺裏遊玩，無意中邂逅了一個姑娘……」

司空凌雲忽然抬頭望一望天上的明月，道：「那一天也是中秋，咱們後來便在寶蓮寺內賞月……唉，那一夜的月色，比今夜美多了！」

他失魂落魄地喝了一杯酒，續道：「那姑娘美得如同雲中仙子，不沾半點塵埃，更難得的是她蘭心蕙質，氣質高貴，如同一朵清幽的蓮花，令人心神為之一醉！」司空凌雲說至此，雙眼神光閃耀，臉頰泛着紅光，彷彿回到當日的情景中。

孟七郎神往地道：「可惜小弟無緣一見！」

司空凌雲與奮地道：「斯時，愚兄一見到她便為她茶飯不思，不料秦大哥亦為她傾心不已……咱們三人聯袂在江湖上走了一段日子，燕……燕女俠固然知道咱們兩兄弟都為她傾心，而咱們也知道對方亦深深愛着她……」

他又吸了一口氣。「這種日子既甜蜜，又令人麻煩苦惱，大家在見面時，都盡量不提此事，可是暗中又不知為此而熬過多少個不眠之夜！

「一年之後，我與大哥不約而同暗中迫她表明態度……」

彭承業雖明知燕翩翩後來嫁與秦天南，但仍替師父焦急：「師父，燕，燕女俠如何決定?」

司空凌雲並不覺得他問得好笑。「燕女俠當時不答覆，只說讓她考慮三天，又是一個中秋夜，我因心頭又酥又痳，又急又亂，半夜睡不着覺，便在客棧的花園內踱步，忽然發現一件怪事……」

孟七郎忍不住問道：「莫非秦大俠也與你一樣半夜睡不着，到花園內散步?」

「不是。」司空凌雲道：「我聽見一個『叮鈴鈴』的聲音，那聲音發出燕女俠的房中，我忙兜了過去，躲在一座假山後偷窺，只見她房窗反鎖，對天禱告：『老天爺，你到底要我燕飛天，還是燕入雲?請你替我抉擇吧！』說着她便把金錢拋落一隻碗內！

「剎那間，我心頭一震，雙腳如生了根般，不能移動分毫，實在料不到她也為此而如此煩惱！」

司空凌雲嘆了一口氣。「須知那兩年，咱們三人表面上嘻嘻哈哈，無拘無束，但都知道這樣下去必無好結果，可是既不敢當面攤牌，又不能揮慧劍斬情絲，其中甜酸苦辣的諸般滋味，實在不足為外人所道！

「隔了一陣，只聽燕女俠又道：『啊，你替我選擇雲哥哥！』我心頭大喜，一顆心兒幾乎跳出口腔之外！」司空凌雲語氣毫無歡悅之色，反而緊張得發起顫來。

孟七郎與彭承業也甚是緊張，不知燕翩翩後來又怎會嫁給秦天南，兩人同時放下杯箸，屏息靜聽。

「可是燕女俠忽然幽幽一嘆：『我若嫁給雲哥哥，天哥哥豈不是要傷心死！不行，請老天爺再示意一次！』當時我心中不斷大聲叫着：『你若嫁給大哥，我何嘗不會傷心！』連忙凝神靜聽，生怕聽錯或聽漏了半句！

「房內又傳來『叮鈴鈴』銅錢落碗聲，只聽燕女俠驚呼一聲：『哎呀，老天爺，這次你為何又要我選擇天哥哥?老天爺！您叫我怎辦?您到底叫我嫁給誰?』」

剎那之間，船頭同時響起三道粗濁的呼吸聲，孟七郎尋思道：「這事落在任何人身上，都是極為棘手之事，也難怪燕女俠要求助蒼天了！」

司空凌雲語聲空洞地道：「那時，我一下子如跌落冰窖，只覺手脚冰冷，雙耳嗡嗡亂響，腦子裏一片空白。要想回房，房內又傳出燕女俠的哭泣聲：『嫁給天哥哥，要害苦了雲哥哥！嫁給雲哥哥，天哥哥又要傷心死了！天呀，都是我不好……紅顏禍水，我不如離開他們吧……』

「我發了好一陣呆，才躡手躡足返回房中，躺在床上，如同虛脫了一般，不知魂魄去了那裏。良久才神魂附體。我苦思了半夜，終於決定獨自離開——以其三個人共同痛苦，不如讓我獨自痛苦，而換取大哥及燕，燕女俠的幸福！何況我這條命還是大哥救的，而我在江湖中四處樹敵，人人視我如惡魔，只有大哥及燕，燕女俠了解我，我又何忍讓他們痛苦?

「我心中有了決定之後，心情反而平靜了，似是雨過天晴。於是我胡亂揑了個藉口，留下張字條，趁天色未明，就離開客棧。

「我離開他們之後，不再在江湖上顯露身份及惹事生非，暗中却不斷打採他們的消息，直至一年後才聽到七星劍派發出

喜帖，男方是秦大哥，女方自然是燕女俠！我本想立即束裝上道向他們道賀，又恐節外生枝，是以仍然隱身不現！

「再過一年，當時大哥已當上七星劍派的掌門，而燕，不，那時她已是大嫂！大嫂也已替他養下一個麟兒，料想此時去，絕無問題，而且大哥已當上掌門，我與七星劍派的樑子自亦不復存在……」

孟七郎長嘆一聲，道：「司空兄，你當眞偉大！小弟異常慶幸當日沒把你交給連雲天，也慶幸自己沒有看錯人！」

彭承業道：「師父，就憑這件事，他們以後再如何汚衊你，也沒人相信！」

司空凌雲苦笑道：「天下間豈有這般簡單的事！」

秋夜風急，河上冰涼似水，孟七郎道：「司空兄，咱們搬進艙內再談吧！」

司空凌雲師徒自無異議，三人搬几入艙，船家父女已坐在一角睡着了。

三人重新添酒，孟七郎呷了一口，問道：「後來又如何?」

「我懷着興奮的心情到達魔天嶺下！那時我感情創傷的已經治好，是以亟希望能突然在大哥與大嫂面前出現，好讓他倆驚喜一下，因此我一直避開七星劍派在山腰上設置的暗樁！」

說至此，司空凌雲臉色又是一變。「不料到了半山，遠遠便見到大哥自山上奔了下來，我心頭一跳，忖道：『大哥耳目怎地這般靈活，竟然知道我會上山尋他?』心念一動，大哥也已發現了我，臉上綻出高興莫名之色，叫道：『二弟，你終於來了！』

「我立即迎了上來，兩人緊緊相擁，大哥臉泛痛苦之色，道：『二弟，大哥我對不起你！』

「我自然知道他的意見，忙道：『大哥你想到那裏去了?你怎會對我不住……』就在此刻，我又發現了一件怪事：原來大哥受了極重之內傷，當時我實在大吃一驚，問道：『大哥，貴派來了强敵麼?』

「大哥不答我所問。『二弟，我找得你好苦！可惜你來遲了一天……不過我臨死還能見到你一臉，尚有何憾?』

「我見他氣若游絲，命在旦夕，又驚又喜，忙問：『大哥，是誰害你的?小弟一定替你報仇！』秦大哥淚流滿臉，澀聲道：『這仇不能報！』

「我大叫一聲：『就算是皇帝老子，小弟也要把他碎屍萬段！要洩心頭之恨！』不料秦大哥把頭亂搖：『我不告訴你！』一頓又道：『三弟，我有一件事託你……希望你好好待燕妹！』

「我心頭一跳，不敢胡思，只道殺害大哥的人武功奇高，大哥生怕我不是他的敵手，所以不肯告訴我，而且要我保護燕，大嫂。當下我忙運功替大哥療傷，希望能稍延他的生命。豈知眞氣剛入大哥體內，他便突然張口噴出一口鮮血，跟着叫道：『二弟，你好狠心，竟用這種手段對付愚兄！』」

孟七郎脫口問道：「司空兄，這句話你沒有聽錯?」

司空凌雲喃喃地道：「你們可知道，世間上什麼事最令人痛苦?便是寃屈！」他頓了一頓續道：「我當時心中之詫異更在你們之上，可是大哥言畢便已氣絕，我一時無暇多思，便把大哥的屍體放在石上，心想自己也不知是來得及時，還是不及時！

「正在思想間，猛聽一人大聲叫道：『好啊，原來是你這魔教之徒，害死本派掌門人的！』我當時心神恍惚，也不知何時來了人，聞聲抬頭一望，却認得他是大哥的三師弟連雲天！」

孟七郎與彭承業同時啊的一聲驚呼起來。

「當下我吃了一驚，知他誤會，忙道：『連兄弟何出此言?在下跟令師兄情同手足，豈會做出這種天人共憤之事?請勿誤會！』

「連雲天冷笑一聲：『不錯，我師兄對你情同手足，但你這人面獸心的東西却不眞心待他！』」

「我心頭有氣，沉聲道：『請連兄自重，不可出口傷人！』連雲天哈哈笑道：『我出口傷人也不及你出手殺人！』」

彭承業怒聲道：「連雲天簡直豈有此理！」

司空凌雲越說越快，聲音也越來越响：「當時我氣得說不出話來，半晌才道：『姓連的，你有何證據證明秦大哥是我殺的?』

「連雲天高聲道：『剛才掌門師兄臨死前，明明罵你：二弟，你好心狠……司空凌雲，我可有寃杜你?』

「我神情一怔，心想這次眞是水洗不清，半晌才道：『連兄，你就憑此話斷定人是司空凌雲殺死的?』此刻，七星劍派的弟子都聞聲自四處趕來，看到他們掌門人的屍體都鬧哄起來，我回頭一望，只見大哥屍體的顏面及手脚的皮膚都泛上一層黑氣，心頭更是叫苦不迭！

「連雲天問道：『司空凌雲，你敢跟我到敝派理論麼?』我當時雖然百詞莫辯，但自忖清白，何處不能去，於是抱起大哥的屍體跟他們上山，希望能弄清問題，洗脫罪名。」

孟七郎輕嘆一聲，把手中酒杯向上一送，一口將酒喝乾。

司空凌雲胸膛急促地起伏着。「到了七星劍派的聚英廳。七修道長問了經過，也同意連雲天的看法，最令我有口難辯的是他們認定秦大哥是中了『天魔掌』而死的，因為天魔掌中人發黑?司空某沒法分辯，三言兩語便與他們衝突起來了！

「他們七星劍派人雖多，但我也非省油燈，在一輪拚鬥之中，雖被七修道長傷了手臂，但最後仍憑『天魔神步』逃下摩天嶺，當然我能够逃脫也有幾分僥倖！」

彭承業急問：「師父，那位燕女俠呢?她當時在不在摩天嶺上?」

司空凌雲頹然一嘆，道：「事後為師才知道她當時抱着兒子下山到她師父處小住！後來為師幾番夜上摩天嶺，都未能再見到她一面……唉，可是後來她兒子突然失踪，江湖上便傳言這是為師所為，又傳言為師與她私通，簡直豈有此理！為師自那夜在客棧悄悄離開之後，一直都未能再見到她，又如何與她相通?

「秦大哥一死，連雲天便接任掌門，他不斷請求武林各大門派弟子及所謂正派

大俠，四處狙殺爲師，爲師含冤莫白自然不肯就範，結果反而傷了他們不少人！」

彭承業道：「活該！誰叫他們只聽一面之詞，又要趨炎附勢！」

「如此，爲師在江湖上奔走了好幾年，都不能找出殺死秦大哥的眞兇，又在四面楚歌之下，心灰意冷，決定歸隱，找個資質上佳的人繼承本門！業兒，這十年來，你武功的進度，使爲師甚是快慰，希望你今後再加努力，以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彭承業道：「徒兒願助師父，早日找出眞兇，爲師父洗脫冤屈！」

孟七郎亦激憤地道：「就是小弟也願爲司空兄盡一分棉力！」

司空凌雲哈哈大笑，連聲叫好，抓起酒壺把酒喝乾。

孟七郎喃喃地說道：「秦大俠臨死前怎會說出那句話來？莫非二弟兩家另有所指？」

司空凌雲抛下酒壺，醉態可掬地道：「秦大哥是個孤兒，他二師弟又早巳自戕身亡，除我之外，尚有誰是他的二弟？」

彭承業道：「師父，弟子覺得連雲天這人極有可疑之處，當日他怎會那般湊巧，剛在那時候出現？」

司空凌雲白了他一眼，反問：「證據何在？爲師受盡冤屈，深知其苦，我對連雲天雖沒好感，但却不想冤枉別人！」

彭承業臉上一熱，心潮泉湧，深覺師父人格高尚，可是他又是個受盡痛苦折磨的可憐人。

司空凌雲忽然朗聲吟哦起來：「少年不識愁滋味，爲賦新詞强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語還休，欲語還休，却道天凉好個秋！」身子向後一仰，倒在地上。

孟七郎長嘆一聲，道：「賢侄，令師酒醉，你拿件衣服替他蓋上吧！」

就在此刻，河面上忽然飄來一道吟哦：「風住塵香花巳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聲音雖然時斷時續，却分明聽出吟哦的是個女子。

司空凌雲忽然自地上竄了上來，叫道：「燕妹燕妹，你在那裏？我想得你好苦！船家船家，快開船追上去！」他奔向後艙，不料只跑了兩步，便一個踉蹌跌倒，却原來他剛才緬懷心事，酒喝得又多又急，巳醉了。

孟七郎見他在夢中仍不時呼着燕妹，不由忖道：「想不到司空兄對燕女俠至今仍如此深情！但越是如此，越顯得他當年抽身退出，把心愛之人讓給秦大俠的胸襟之偉大！我奔走江湖有年，閱人無數，至今才找到一個眞正的好漢子！秦天南有幸，燕翩翩更是有幸！我孟七郎有幸結識，何嘗不是三生有幸？」

推窗望了出去，月兒巳不知那裏去了，東方天際巳露出一絲魚肚白。

× × ×

天雖巳亮，但河面上船隻稀疏，加上秋風急勁，遊艇趁風急駛。

司空凌雲固然大醉，孟七郎與彭承業昨日經過一番惡鬥，又坐了一夜，也和衣倚在艙壁上睡着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船兒突然一慢，彭承業首先醒來，走出船艙探望但見船巳停住，舟子父女正與另一艘船的船夫爭執。

「明明是咱們走大河，你們自河汊中出來，自然沒把船速減慢，待咱們過了之後才轉出來，現在幾乎撞到咱們的船，還敢惡人先告狀！」

對面那船夫二十出頭，赤着上身，露出一身賁起如丘的古銅色胸肌，脖子漲得通紅，大聲道：「現在到底撞到沒有？這河又不是你的私產，却攔住不走，是何道理？」

舟子的女兒道：「若不是咱們及時用竹篙把船攔住一定會被你們攔腰撞及！」

那船夫冷笑一聲。「好啦，廢話別說，你們讓是不讓？」

舟子氣道：「老夫行年五十，在這河上混了幾十年，從未見過像你這樣無理的人！」

那船夫嘿嘿笑道：「今日便讓你看看，若不識相的，還有更無理的事發生！」

彭承業忙道：「老丈，現在船既然無損，便算了吧！」

舟子父女仍怒氣未息，邊嚕叨邊把船開出，那年輕船夫也用竹篙撐動，把船轉了過來，跟在他們後面。

就在此刻，一陣秋風吹來，那船正在轉彎，窗簾兒便被風捲動，彭承業目光無意中一瞥，却見船艙內赫然坐着幾個漢子，其中一個竟是風寶刀！

那窗簾一幌即止，艙內的景物又再被遮住，彭承業只看了一眼，却肯定沒有看錯。想起上次自己被風沐楊抓住，吃了不少苦頭，後來師父來救又被風雷刀追上，險些葬身深淵的往事來，登時怒氣塡膺。

抬頭一望，但見肅殺的秋風過後，蘆花搖幌，花絮在風中飛揚，旋又飄落在河面上，被水衝掉。

他怒火略竭，本想把這個發現告訴師父，但回心一想，又息了念頭。

正在沉吟間，忽聞司空凌雲在呼舟子送酒入艙，舟子答道：「客官，船上的酒，昨夜巳被諸位喝光，若要再喝，得上岸去買。」

司空凌雲忙問：「附近可有賣酒的市集麼？」

「再過三四里水路，便至楊湖鎭，那裏有酒沽！」

「駛去那裏吧！」

就在此刻，風寶刀那艘船，巳自旁超前，如飛似箭般急駛而去。

彭承業連忙入艙，只見師父與孟七郎隔几而坐。

「孟兄弟如今巳甚難在江北立足，不知有何打算？」

孟七郎哈哈一笑：「吾兄身揹冤名十數年，尚且如此樂觀，小弟雖然不才，但也無懼於他們！」

「壯哉斯言！」司空凌雲擊掌道：「可惜此刻無酒，否則單只此語，巳可浮三大白！」

孟七郎雙眼遠眺岸上景色，道：「連雲天此刻雖然權勢蓋天，在江湖上，一呼百諾，但小弟仔細觀察他的言行，發覺他絕不是個君子……」

司空凌雲截口問道：「賢弟你有何發

現？」

「此人雖無惡行，但面目可憎，說的是一套做的又另一套，表面上光明正大，泱泱君子風度，內心却好大喜功，喜重用一些善於吹捧拍馬之輩，小弟爲人最恨吹捧，自然不爲他們所喜，可惜又抓不到小弟什麼痛脚，所以背後以浪子稱呼小弟，謂小弟不務正業。」

司空凌雲哈哈大笑。「何謂正業？鋤强扶弱不算正業！莫非趨炎附勢才是正業麼？」

孟七郎長長一嘆道：「其實小弟既不爲其所喜，這次即便不放走你，今後還是難逃莫須有之罪，不過小弟却願意選擇前者！」

三四里水路，說話間便巳到達，船泊定之後，司空凌雲吩咐彭承業上岸買些酒肉下來，彭承業欣然領命。

彭承業去了之後，司空凌雲冷笑一聲：「連雲天本身也是此道高手，當日他還未登上七星劍派掌門寶座之前，也是不停地拍秦大哥及派內諸老的馬屁，如今他貴爲武林盟主，自亦希望別人如此待他！」

一頓又想起一個問題。「連雲天成了親沒有。」

孟七郎道：「他做了兩年七星劍派的掌門，便成親了，却未曾聽說有子女。」

司空凌雲嘆了一口氣道：「世間上的事好生難說，正直之士命運多蹇，奸詐之人，反而名成利就，老天爺也眞無眼！」

孟七郎忙安慰他：「吾兄素來樂觀，何故突發感慨？」

司空凌雲點點頭。「不錯，做人但求無愧於天地，又何必理他這許多，說了多惹閑氣。」

孟七郎道：「吾兄且坐一會，小弟到後艙解個手！」

孟七郎去後，司空凌雲獨坐無味，便抬頭瀏覽河岸景色。忽見一輛美侖美奐的馬車沿岸疾駛而去，那車廂密縫不漏，車廂外壁上雕着花紋，一望便知車中人的身份絕非尋常。

一陣秋風吹過，送來了一陣歌聲：「寒烟細，古寺清。近黃昏禮佛人靜，順西風晚鐘三四聲，怎生教老僧禪定。」

這一闋曲是前朝馬致遠所作的壽陽曲之烟寺晚鐘。雖非其代表作，但寫來不落俗套，而所唱的人，聲音嚦嚦，腔調幽怨，聽來另有一番風味。

司空凌雲心中一動，二十年前的往事一一翻上心頭。當年他和秦天南與燕翩翩邂逅，是在河北安陽城南的一座古刹之外，時間也正是黃昏晚烟四起之際！

他情懷激動，忍不住低呼一聲燕妹，引頸瞻望，那馬車巳逐漸去遠，但歌聲依然斷斷續續飄來。

「紅日晚，殘霞在。秋水共長天一色。寒雁兒呀呀的天外，怎生不捎帶個字兒來！」

此刻雖非紅日晚，更無殘霞在天，但司空凌雲聽後，神色竟然大變。這闋得勝令，正是昔年燕翩翩每於黃昏時份低聲吟唱的曲子！

司空凌雲大叫一聲：「燕妹！」伸掌在几上一按，人如大雁般穿窗而出，半空一個轉折，巳落足岸上。

司空凌雲一落地，便急吸一口氣，展開身法，向馬車追去。

彭承業剛好買了酒食回來，隔遠看見，忙問道：「師父，你去那裏？」

司空凌雲去勢更急。「你在船上等我！」他一掠三丈，再掠又是三丈，眨眼便巳去遠。

司空凌雲幾個起落巳竄出十多丈，眼看那馬車巳隱在一叢樹林後，他心頭倏地一沉，忖道：「她巳是大嫂，我，我還去纏她作甚　我孑然一身，揹着惡名，不怕別人風言風語，但她……她可不同，沒的損了她的清譽！」

想至此，司空凌雲雙脚陡然止住，躊躇不前。可是二十年來，只要他稍爲空閑，燕翩翩那張清麗絕倫的臉龐便浮上心頭，此際眼看可以與她一見，又捨不得就此放棄。

正在煩惱之間，又一個念頭闖上心頭：「她既是我的大嫂，我與她一見又有何妨，只要她不下馬車，咱們隔着車廂說幾句話，問個安，也不怕別人看見會閑言閑語……」

此念一起，轉念又忖道：「不可不可，爲了我，她巳不知吃了多少委屈，何況我尚未洗脫弒兄奪侄之冤，此去徒然使她難過而巳……我又何必再爲她增添煩惱，還是回去吧……」心念未了巳轉過身去。

就在此刻，遠處那叢樹林後，忽然傳來一個女子的尖叫聲，司空凌雲心頭一震，暗叫：「她若有危險，我又豈能只爲了怕別人的風言風語而坐視不理？」倏地一個風車大轉身，脚步一點，急標而出。

這次去勢比剛才更急，當眞如怒馬奔騰，眨眼便巳至樹林外。

樹林內傳來一陣叮叮噹噹的兵刃碰撞聲，司空凌雲暗道：「司空凌雲呀司空凌雲，你千萬勿魯莽，反倒害了燕妹！」當下放慢脚步，竄上一棵大樹。

只聽下面兵刃碰撞聲越來越急，司空凌雲輕輕撥開樹枝，拿眼望去，目光一及，一顆心登時鬆了下來。

原來在下面打鬥的是風震雷、風寶刀、風沐楊和關懷義父子，歐江浩，歐江湛兄弟，對手是阮小鳳，一個瘦猴子似的老頭，和一個中年漢子。

那中年漢子及瘦老頭面型與阮小鳳有幾分相像，司空凌雲忖道：「此兩人莫非是阮小鳳爹爹及爺爺？」

阮家三人在風震雷等人的以多勝少之下，形勢岌岌可危。阮家以刀中挾爪馳名江湖，但此刻形勢惡劣，只能左遮右擋。阮望山功力深厚，奈何他幾個兒子都不太長進，是故這些年來，聲名更逐漸爲風家及田家所掩蓋，若單打獨鬥，風震雷也未必能勝得了阮望山。

只聽阮小鳳叫道：「風老四，咱們上次不是巳說好了條件從此恩怨一筆勾銷了麼？怎地出爾反爾，你們尚講道理否？」

風寶刀冷笑一聲：「此一時，彼一時也！何況你暗中通知司空凌雲，等他救了那小子，你道咱們不知道麼！」

阮小鳳粉臉一紅，啞了一聲，道：「胡說，你可有證據麼？」

風寶刀哈哈大笑。「這件事如此秘密，只有你家及我家知道，若非你看上那姓

彭的小白臉，司空凌雲怎會從天而降？」阮望山喝道：「丫頭，不必跟他們多說，風震雷，有種的便跟我老頭單打獨鬥一戰！」

風震雷哈哈笑道：「你道現在是在打擂台麼？早早上道吧！」

那中年漢子是阮望山的二子阮大光，怒道：「風家以多勝少算得什麼好漢？」

風震雷道：「勝者爲王，敗者爲寇，千古不易之理，最後勝利的，自然是英雄，是好漢！」

風沐楊笑嘻嘻地道：「小鳳，只要你嫁給少爺，少爺便放你一條生路如何？」

阮小鳳怒道：「狗嘴長不出象牙！我阮小鳳沒人要也不會嫁給你！」

風沐楊沉聲道：「不要嘴硬，少爺不要你，還眞沒人肯要你！我敢跟你打賭，彭承業今生絕不會看土你！」

司空凌雲哈哈大笑。「如此迫婚，我司空凌雲第一次才聽見！」

樹林內衆人一聽，都住手抬頭向上望去，司空凌雲嘿嘿笑道：「風震雷，你自命俠義，却做出這種無恥之事來，我這個魔頭，要比你好得多了！」

風震雷臉色一變，冷笑道：「我道你巳挾着尾巴逃之夭夭，不料還有胆在這裏說風凉話！下來受死吧，省得風某四處找你！」

司空凌雲雖然心懸燕翩翩，但聽了此言，不由勃然大怒，縱身躍了下來，冷冷地道：「別人怕你，司空凌雲難道會給你好臉色看？」拋出軟劍，遙遙一指。「且看今日是誰死！」

風震雷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高聲叫道：「大家跟這魔頭還講什麼規矩？一齊上吧！」

司空凌雲冷笑一聲：「一齊上這巳是你們的慣技，何必再加上什麼堂煌冠冕的理由！」他先發制人，標前一步，軟劍急刺對方胸膛！

風震雷知道他厲害，不敢怠慢，連忙翻刀來格，不料司空凌雲手腕一抖，劍至中途，劍尖改刺其執刀手腕！

風震雷心頭一懍，急忙變招，堪堪把劍擋開。

關懷義父子立即衝了過來，一個使劍，一個用雪蠶網，三面夾攻。

司空凌雲對雪蠶網頗有顧忌，不斷閃動身形，同時尋隙抵瑕，窺機反擊。

風沐楊敵住阮小鳳，風寶刀與阮望山捉對斯殺，歐江浩及歐江湛則合力戰阮大光，一時間，樹林內殺聲震天。

阮大光剛才巳受了點傷，再以寡敵衆，眨眼間又落在下風，阮望山雖可壓住風寶刀，奈何要分神照顧兒子，也只能穩住陣脚，阮小鳳久戰之下乏力，也不是風沐楊之敵。

司空凌雲耳聽八面，眼看四方，心頭暗暗焦急，有心先收拾關懷義之子關虹，故意賣了個破綻，引他長劍深入，倏地身子一閃，軟劍望其手臂絞落！

關懷義救兒心切急忙把雪蠶網撒開來望司空凌雲罩去，口中喝道：「着也！」

司空凌雲雖可以斬下關虹的手臂，但也不敢冒險，雙脚一頓，斜竄起來，凌空曲腰，打了個沒頭觔斗，向遠處落地！

風震雷雙脚一錯，一聲暴喝，鋼刀挾刀劈下！

司空凌雲雙脚剛落地，沒法閃避，軟劍連忙向後一捲，「錚」的一聲輕响，挑開風震雷的鋼刀，尚未來得及轉身，風震雷的「閃電刀法」展開，第二刀，第三刀又閃電攻至！

司空凌雲藝高胆大，背着身，揮劍連擋三刀，風震雷第四刀未至，他身子忽然向地上一伏，斜滾幾尺，關虹的長劍又至，沒可奈何，只得再向旁滾去！

不料他滾得急慌不擇路，竟滾至歐江浩身後，歐江浩聞得聲响轉身一劍刺下！

司空凌雲軟劍一擋把其擋開，說時遲，那時快，關懷義的雪蠶網又再兜下！

好個司空凌雲，左掌忽地在地上一按，身子屈起，如皮毬般自網旁斜竄開去！

關懷義是一堡之主，武功自非泛泛，左掌挾風當胸擊至！

司空凌雲反應也快，左掌同時抵，只聞「拍」的一聲，兩掌相交，司空凌雲吃虧在倉猝應戰，加上身在半空，沒處着力，只覺五內氣血一陣翻騰，被震飛一丈！

身子尚未落地，風震雷斜飛過來，鋼刀攔腰砍下！這一刀又疾又重，兵鋒劃空，發出嘶嘶之聲，懾人魂魄！

司空凌雲軟劍一橫，刀鋒砍在劍刃上，司空凌雲立即仰天跌落地上！風震雷則落在他七尺之處！

電光石火之間，只見關虹一劍刺來，司空凌雲沒暇多思，立即向旁滾地，不料黃雀在後，關懷義的雪蠶網兜頭罩下！

（未完·六）

奇俠司馬洛故事

血蝶恩仇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郭安安在叢林中找到尹志堅，情侶相見，份外親熱，尹志堅不敢留她在身邊，送她離開叢林再返回小鎮。郭天明知道女兒安安去找尹志堅，便帶了四個保鏢坐直升機回來，要却德將女兒找回來，將尹志堅活捉回來由他親目殺掉，却德見他眞像一個狂人，不作理會，想說服他和尹志堅言和，息事寧人，正在此時尹志堅潛入鎮上將直升機燬掉，却德派人追截，自己跑上鐘樓用黑光槍瞭望，只見郭安安從叢林中正向鎮上跑回來，不見尹志堅，而尹志堅仍留在鎮上，用槍將黑光槍的黑光鏡擊碎，連忙駕車逃離小鎮，司馬洛，比提巳接應他了……

奪取血蝶　伺機離去

「我就是不喜歡用勢力解決這件事情，」尹志堅說：「郭天明就是用勢力欺人，我也用同樣的手段的話，那我算是變成什麽呢？」

「那你叫我來幹什麽？」司馬洛說。

「我是要你帮助我查出郭天明在什麽地方，」尹志堅說，「但是現在用不着了，他巳來了，他來了，他就不能離開。」

「老天，」司馬洛說：「他來了不是更好了嗎？我們可以用法律制裁他了！」

「別講廢話吧，」尹志堅說：「你也不是那種喜歡用法律的人，你願意帮我的，你就留下來，你不願意，你就走，別管我好了。比提，你也是一樣。」

「我倒是很喜歡尹志堅的辦法，」比提說：「這樣好玩得多了。」在那黑暗之中，司馬洛似乎聽到比提伸出舌頭來舐唇皮，這是她在得意的時候喜歡做的一個小動作。

「聽我講！」司馬洛說：「你殺了郭天明，那就是冷血的謀殺，你會變成兇手了。」

「我早巳是兇手了，」尹志堅說：「你用不着替我担心，我是可以逃到一個沒有人找得到我的地万的。」

「那麼永遠不見人嗎？」司馬洛問。

「你有見過我嗎？」尹志堅問。

「我們現在不是見面了嗎？」司馬洛說。

「不，」尹志堅說道：「我是說看見我。」

「這有什麽分別呢？」司馬洛問。

「很有分別，」尹志堅說：「來吧，跟我來，我讓你看着我。」

尹志堅就把司馬洛與比提引到樹林的深處，鎮上望過來亦不會看到光綫的地方，說道：「來吧，看着我，開亮電筒照照我！」

司馬洛開亮了手中的電筒，看到尹志堅的頭是一團黑色，古古怪怪的那是因爲他的頭是用一隻黑色的套子套住了，祇有眼耳口鼻處有洞，倒像一個中古時代的劊子手。現在他又不是戴着一副鬼面了。

「我還是看不見你。」司馬洛說。

尹志堅慢慢地伸手把頭上那隻套子剝了下來。他們預算剝下了會好着一些，但實在則是剛剛相反，因爲，那時臉上竟是滿佈疤痕的，極之恐怖，左邊的顴處連皮肉都沒有了，可以見骨，他是面部受過傷，而這樣的傷，能够痊癒似乎是奇蹟了。

比提這個「野人」亦不由得吃驚地深吸了一口氣，司馬洛說：「是屋子着火時燒的？」

「不，」尹志堅說：「是以前其中一個郭天明的手下幹的，那是一個高手，他竟帶來了一隻小型噴火器，他當然巳經死了，但是我也躺了三個星期，有一個星期還是昏迷，什麽都不知道。」

司馬洛咽了一口口涎。「你就是因此而不敢見我們嗎？」

「我沒有興趣見什麽人，」尹志堅說道：「而我相信亦沒有什麽人有興趣看見

我。」

「也因此你認為郭安安不會要你？」比提問。

「假如你是她呢？」尹志堅問。

「我不是她，」比提說：「你起碼應該先問問她。」

司馬洛說：「今日這個並不是大困難，整容手術是可以補救的。」

「也許可以，」尹志堅說：「但整過了的就已經不是我了。這就像白蝴蝶，即使換了質地更佳的紅寶石，亦已不是原來的東西了。」

「這不是郭天明逼害你的最佳證明嗎？」比提說。

「我不是要證明，」尹志堅說：「我是要算帳，郭天明雖然不是親手做這些事情，但是，是他用他的錢做的，這更不值得原諒了。」

「但是——」比提說。

「閒話別講了，」尹志堅說：「怎麽樣，你們支持我，還是不支持我？」

「我們怎麽可以帮助你進行謀殺呢？」司馬洛說。他仍然感到處境困難，因為他與郭天明實在沒有什麽深仇大恨，而郭天明雖然是主使打手把鎭上的二個警長殺死了，但這二個警長亦不是他的朋友，素不相識，在這件事情之中，個人的情感不深，他仍認為最好是用法律解決。

「算了，」尹志堅說：「我不要你們帮我什麽忙，總之不要阻着我就行了。」

他說完便轉身就走。司馬洛與比提呆呆地看着他的背影——那是說，司馬洛一個人呆呆地看着他的背影，因為比提亦是跟着尹志堅走。

「唏，比提，」司馬洛說：「你要到哪裏去？」

「我們不能夠拋棄一位朋友，」比提說：「我哥哥是派我來做這件事情的，我就要做到底。」

「唏，等一等！」司馬洛叫道：「等我！」他祇好也跟着他們走了。

× × ×

郭安安則是在深夜才囘到鎭上來，一拐一拐的，她的鞋子都已經破掉，雙脚亦擦傷了，她一到達，自然就馬上給押到郭天明的身邊。

她是給押到郭天明的身邊的，因為她不肯來。她給押進了郭天明所在的那間屋子時，仍然是在掙扎着。

「你叫他們放我，」郭安安瞪着郭天明叫道：「我要到金伯伯那裏去。」

「我可以把金老頭殺掉！」郭天明說：「那你就用不着到他那裏去了！」

「你能把全鎭的人都殺掉嗎？」郭安安說。

「你是不是想我這樣做呢？」郭天明問。

「你能不能殺死全世界上的人呢？」郭安安說道：「你以為自己很有錢，但你並不是世界上最有錢的人，你以為自己很有勢力，但你也並不是世界上最有勢力的人！」

「閉咀！」郭天明說。

「別對我叫喊！」郭安安叫道：「你不是我爸爸，你是一個瘋子，你是瘋狂的，應該進瘋人院的是你！」

却德在旁邊靠在沙發上，一直沒有做聲，但此時却一伸手按住郭天明的手臂，好像鐵鉗似的控制着，他似乎比郭天明本人更了解郭天明，郭天明本來是打算憤怒地跳起來的，但還沒有動已被按住了。

却德說：「把郭小姐送到金先生那裏，叫他給他吃東西，洗澡換衣服，找個女人替她弄一下傷口——」

「她留在這裏！」郭天明吼道。

却德則不理會郭天明的抗議而繼續說下去：「然後把郭小姐帶囘來，一定要帶囘來。」

郭天明仍然不滿意，但是却德把他的手臂揑得很緊，使他的骨頭也像快碎掉似的，郭天明祇好不做聲了。郭安安給帶出去了。却德說：「她會囘來的，不過先讓她舒服一點！」

「豈有此理！這樣逃囘來，我要把她教訓一頓，」郭天明咆哮道：「囘來了，出去找那個窮小子，人家不要她，她又囘來了，這樣我還有面子嗎？」

她甩開了却德的手，不過假如不是却德自動放鬆，他其實也是甩不開的。

却德說：「你現在反正也是不大有面子的了，我贊成你暫時不要顧什麽面子，要教訓，也等以後，現在不適合。」

「這一切都是她造成的——」

「郭先生，你聽我講，」却德說：「我不是一個判斷是非的人，我祇是做我要做的工作，本來我沒有責任要保護你，但是為了我的利益着想，我是希望你活下來的，因此我也要替你的安全設想了。目前，你的女兒就是你的活命符。」

「為什麽？」郭大明問。

「假如尹志堅收留她，情形會對尹志堅不利，」却德說：「但是尹志堅不肯揹這個沉重的包袱，那她囘來也是好的，祇要她在你的身邊，你就是安全的，因為尹志堅很難下手，他要殺你，必須有把握不誤傷你的女兒，這樣，他可用的方法就很少了。我不管你用什麽辦法，總之你要哄着你的女兒，使她與你全部不離。」

「你告訴我那傢伙不會連安安也殺掉？」郭天明問。

却德嘆一口氣：「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像你一樣的。」

郭天明瞪着他，不過現在他的確是要靠却德保護他的性命，他就不敢發脾氣了。而且，却德提出來的這也的確是好主意。於是他嘆了一口氣，放鬆下來。

却德摸摸自己那隻縛了繃帶的傷手，然後拿起酒杯來喝了一口。

郭天明那些保鑣在旁邊沒有做聲。却德的級數是比他們高的，他們亦知道，却德可以提供主意，而他們則祇是服從命令而已。

郭天明終於說：「那個醫生怎辦呢？現在我又不能把他帶走！」

「現在你想走了嗎？」却德問。

「不！」郭天明馬上勃然地道。

「假如你想走！」却德說，「你仍然是可以走的。你帶着你的女兒一起走，就安全了！」

「不！」郭天明仍然堅決地搖着頭，「我不走，而且，假如在半路上他設法把我的車子截住，使我不能前進，那不是更

糟了嗎？」

「唔，」却德說，「這也是道理。」

「但是，我剛才正在談那個醫生，」郭天明說，「他怎麽辦呢？」

「他現在還沒有醒過來，」却德說，「等他醒過來時再算吧。現在你担心你自己的性命好些！」

「那麽，」郭天明說，「我們的事情又怎麽辦呢？難道我們就這樣等他來殺我嗎？」

「當然不是，」却德說，「事情是不能夠這樣拖下去的，我們一定要快些解決，速戰速決。」

「怎麽解決呢？」郭天明問。

「也許，」却德說，「我出去找他，把他殺掉！」

「你瘋了……」郭天明說。

「你是在担心我性命，抑或是担心我不會在身邊陪着你呢？」却德諷刺地問。

「我——我是担心這兩件事情，」郭天明說，「假如你死了，你就也不能保護我了！」

「你看着我好了，」却德說着，站起來走向門口。

「你到哪裏去？」郭天明慌張地問。

「祇是到外面走走吧了，」却德說，「我會囘來的。暫時我不會起程！」

却德出去了，在大約一個小時之後，他還沒有囘來，郭安安則囘來了。還是給兩個却德的手下帶囘來的，她也囘來得服服貼貼的，並沒有抗議或者掙扎。

郭天明冷笑：「怎麽，你可肯囘到我的身邊來了嗎？」

「你很本事，」郭安安說，「沒有人敢收留我，你說收留我的人會有麻煩！」這也許是却德說的吧了，但是郭天明不否認。郭安安又說：「而且，我是你的女兒，人們認為把我交還給你也是天公地道的。可惜他們不知道我是多麽看不起你！」

「這……這——」郭天明又是怒氣上湧，但是不願意與她爭執，祇是改一個題目，指着她的身上說，「這打扮是什麽意思？」

因為現時郭安安差不多是穿着一套兩截泳衣。事實上上身就是比基尼泳衣的上截，下身則還是那條牛仔褲，褲脚則已經剪去了，變成短得無可再短。她也等於是穿着乳罩三角褲出現在人前。

「你不高興，我可以脫下來！」郭安安一伸手到背後，就把扣子解開。那上截已經鬆開了，郭天明才叫得出聲來。

郭天明哽塞地叫道：「不要！」

郭安安又把扣子扣好了，那些保鑣們則是大為尷尬，他們在這樣場合之中是應該避開的，但是他們又必須寸步不離地保護着郭天明，不能夠走開。

郭天明說：「你不能夠多穿一點衣服嗎？」

「你不覺得現在很熱嗎？」郭安安說，「這裏連窗簾都不打開更加熱死了！」

郭天明亦是有這感覺，此時的確是比先前熱得多，又熱又悶。他對他的保鑣揮揮手：「想個辦法！」

其中一個保鑣過去開了風扇，就是這麽簡單而已。

郭安安就在廳中那張長沙發上一躺，說：「我要睡覺了！」

郭天明走到她的旁邊，彎下身子，低聲說：「我覺得，我們應該談談——」就在此時，屋外隆然巨响。

大家都跳了起來，祇有郭安安則是仍然安靜地躺在那裏，就像沒有事情發生似的。

郭天明雖跳了起來，却又坐下了，因為他是正在受着保護的，他走到窗前去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因此，他就祇是讓他的保鑣們走到窗前去。一個保鑣站在窗的旁邊，把窗簾拉開一綫，向外面望望，又把窗簾放下來。

「發生了什麽？」郭天明滿頭大汗地問。

這時，外面又傳來震天價响的轟隆一聲。

那個保鑣說：「行雷閃電，看來快要下雨了！」

「噢！」郭天明舒了一口氣，跟着冷笑：「下雨，他們在山野中，要捱一下苦了！」

「你難道不怕嗎？」郭安安閉着眼睛說：「做過了虧心事的人，是最怕行雷的呀！」

「閉嘴！」郭天明頭筋暴現，眼睛也突出來。

但是郭安安却是閉上了眼睛的，看不見他的表情，祇是聽到他講話，而且郭安安已經講完了，不叫她閉上嘴巴她亦閉上嘴巴了。

郭天明的一個保鑣以溫和的語氣說：「風雨對我們亦不是很有利的，他在天氣好的時候也可以潛進來，那麽在風雨中，他不是更易潛進來了嗎？我們更加難防範了！」

郭天明的臉色又變得很不好看了。因為他這個保鑣所講的，也是很有道理的。他吶吶着說：「却德也在這裏呀，他是有辦法的人！」

那個保鑣沒有做聲。他是在想，既然却德在這裏的時候，尹志堅亦是潛過進來的，現在又有什麽分別？但是他又不敢講出來。他們祇能自己提高警惕了。

外面不時會有一陣雷响，不過又很久都沒有雨下來。

再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却德也囘來了。

「怎麽樣？」郭天明問道。

「什麽怎麽樣？」却德反問。

「我是說，」郭天明說，「外面的情形怎麽樣？快下雨了，假如下雨的話，那傢伙潛進來是容易得多的。」

「你有辦法使天不下雨？」却德問。

「這——這是什麽意思？」郭天明深呼吸着。

此時郭安安在沙發上轉了一個身，腿子便大大張開。

這是因為她有一條腿跌落在地上。牛仔褲既已剪得那麽短，而褲脚處又是如泳衣那樣有彈性的，便可以通過縫隙而看到裏面了。可以看到一條鮮紅色的內褲的邊緣。還好她是有穿內褲的，不過這仍然很難為情，尤其是却德的眼光馬上就落在那裏了。

郭天明連忙拿起他的上裝，走過去蓋在她的下身上。

却德說：「下起雨來也是沒有辦法的，不過，他上次潛進來，那是因爲我沒有提防他的胆子會那麼大，但是這一次我們有提防，他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你——有把握嗎？」郭天明問。

「這種事情，」却德說，「沒有人能够說有絕對把握的，他沒有絕對把握，我也沒有絕對把握。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下雨對我們也是有利的，因爲下雨，屋子就燒不着了！」

「這又是什麼意思？」郭天明問。

「最麻煩的乃是他用火攻，」却德說：「這屋子是木的，可以着火，假如他設法使屋子着火，你逃出來會給他殺死，不逃出去又會給燒死！」

「安安在這裏他也會這樣做？」郭天明問。

「所以，」却德上前，向郭天明附耳低聲說：「你就要好好地把她留在身邊，不要讓她溜出去了！」

郭天明咬着下唇點點頭。

「自然，」却德說：「假如你想走的話，也是可以的。你打長途電話去找十部八部車子來，滿載打手，由車隊護送你離開，這樣，他就要把許多車子消滅了才能够碰到你了！」

郭天明伸出舌頭來舐舐唇皮，說：「不，我不走！我留在這裏，他就一定會來了！」

「唔，」却德說，「你又怕他來，又怕他不來，你究竟想怎樣呢？」

「我就是想捉到他！」郭天明咬牙切齒地說道：「我把他殺掉！」

却德聳聳肩：「我剛剛去看過那位醫生。他醒過來了，不過我給他喝了一點東西，他又睡着了！」

「這樣很好，」郭天明說，「讓他繼續睡好了！」

却德再看了郭安安一眼，說：「我看，我還是不要留在這裏了，我要出去巡一巡！」

「很好。」郭天明說。

「記着，」却德說，「萬一我不在這裏的時候出了事，你就要捉住你的女兒，把她拖住，如此那傢伙就不能下手了！」

「你——肯定他會顧忌這個嗎？」郭天明問。

「是的，」却德說，「我肯定！」他問過鎮上很多人，因此他知道尹志堅與郭安安之間的感情是如何的。郭天明則沒有問，假如郭天明去問的話，人們亦是祇會把他願意聽的話講出來。不過，也許郭天明亦是知道的，他祇是不願意承認吧了。總之却德亦不願意講清楚。他出去了。

× × ×

在樹林之中，那閃閃的電光，及不時響起來的雷聲使司馬洛他們感到相當狼狽。假如下大雨的話，他們是沒有一個能够完全避雨的地方可躲的。

他們已經談過了，大致上已經取得了協議，既然郭天明本人已經來了，他們第一步就是活捉郭天明，使郭天明承認了一切，然後把他依法辦理。這之後尹志堅可以不必出面，他可以不必上法庭，他可以失踪掉，甚至當他是已經給郭天明的手下們殺掉了。

至於郭安安，則是以後再算了。尹志堅不能够爲了郭安安而原諒郭天明，而郭安安是否會因爲尹志堅毀了郭天明而原諒他，則是要看郭安安自己如何決定了。起碼，尹志堅不是親手殺死她的父親，如此，事情就還可以有轉圜的餘地。自然，要捉到郭天明，就必須先解决他那些手下。

「媽的，」司馬洛望望天空說道，「快要下雨了，這很麻煩！」

「下雨對我們不是更有利嗎？」比提微笑，「他們所用的人，未必是擅長雨中作戰的，這種人材不多，但是對於我們，則是絕無問題。我知道你也是一樣的！」

「我担心的是這個却德，」司馬洛說，「他來了之後，一切都做得相當出色，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庸手，我相信就是下雨，對他的能力亦是不會打什麼折扣的！」

「他是一個僱傭兵！」尹志堅說。

「這就不容易對付了！」司馬洛說：「怪不得他有這樣的武器！」

尹志堅是當過兵的，這種人他最會認，一看就認得，所以司馬洛知道尹志堅的判斷是不會錯成怎樣的。」

比提說：「你應該把他殺掉的！」

「我本來的計劃也是如此，」尹志堅說：「不過他很機警，別人應該已經死掉了，但是他却逃過了大難！」

天上又一陣雷聲大响。

那陣陣的迴聲過去了之後，比提說：「我還是去看看，我們的錄音設備有一些什麼成績吧！」

司馬洛點點頭，比提走了，留下他們兩個男人在那裏，遠遠望着鎮上。他們先前隱約可以看到却德從教堂中出來，因此知道却德並未死去。不過距離太遠了，雖然看得見，却不容易補給却德一槍。

沉默了一陣之後，司馬洛又說：「有這個却德在着，那我們就是想再遲進鎮上去行動也不容易了。」

「不錯，」尹志堅說：「這個却德，他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物。不過我們有三個人！」

「這個却德，」司馬洛說：「我却不介意在必要的時候殺死他，他這種人，祇爲了錢就不擇手段，無所不爲，一定有不少人枉死過在他的手上了。」

尹志堅望望天空：「這場雨，假如一來，那是會下很久的，下雨對我到底還是方便得多，祇剩下却德一個人有威脅，剩下來的都變成廢物了。」

「那麼，」司馬洛說：「我們在一下雨的時候就去進攻嗎？」

「不，」尹志堅搖搖頭，「一下雨我就睡覺，睡一天一夜之後才動手，他們不敢放鬆，讓他們先緊張一天一夜，等他們疲倦了之後，我們才行動。那時我們還是精力充沛的！」

「這也很好，」司馬洛又望望天空。雨却還是不下來，她相信還有一段時間，因爲看似風雨欲來，但是還是沒有嗅到雨的氣味，雨是有氣味的。

不久，比提就回來了，她說：「很意外，我們得聽一聽！」她的手上，此時是正提着一隻小型的卡式錄音機。

司馬洛與尹志堅都看着她。尹志堅不自覺地伸手摸摸自己臉上的傷痕，這是一

個他常常做的動作。

比提把那隻手提錄音機在地上放下來，說：「我們來聽聽吧！」她說着開了掣，那錄音機裏就放出聲音來，那却是的的嘟嘟的聲音。

那是拍電報的聲音。

這是尹志堅所擁有的設備，他在此之前常常可以潛入鎮上拿他要拿的東西，他是用竊取的方式，那祇是因爲他不想累人，假如他要拿，鎮上的人也會合作而給他的，但是給他偷去了，被偷的人就不必負責，而被偷的人亦不聲張。他就是自製了錄音設備搭在鎮上通出來的長途電話綫及電報綫上，有出入的電話及電報，就給他錄下來了，尤其是郭天明來了之後，他更需要注意郭天明與外界有些什麼聯絡，而這種設備，就是司馬洛亦沒有想到要帶來的。幸而尹志堅有。

那一陣的的嘟嘟放完了之後，就沒有聲音了。

「有人拍電報出去，」比提說：「還是剛剛在不久之前拍出去的，你們聽得懂嗎？」

三個人都聽得懂，因爲電報局所用的並不是什麼難懂的密碼，祇是普遍的摩斯密碼，祇要有這種常識的人就可以聽得出來，而假如是熟這個的人，我聽着也可以翻譯得出來了。

於是比提再放了幾次那錄音，他們便聽出了電報密碼中所講的是什麼了？那是一些半隱語。

「那是却德拍出去的。」比提說。

這種格局，他們是一聽就聽出來的。譯出來的語句，看起來是不大明顯，又老虎又麻鷹的，不過，尹志堅與却德，可以說本來乃是同行，兩人都是在軍隊工作過，他是更加容易聽得出來了。郭天明應該不會用這些字眼，是却德那種人才會用的。而且，他說：「却德是向他的朋友求救。他答應給他們以相當高的酬勞，而要他們盡快趕來。他們會乘飛機來的，用降傘降落在我們的後面。」

「媽的，」比提惡毒地咒駡着說：「假如我們沒有截到這電報，豈不是上當了嗎？」

「但是我們現在截到了，」尹志堅得意地格格笑着：「那情形就不同了，我們會有利得多。他們佔優的就是我們不知道，但現在我們佔優的就是我們知道，而我們知道他們不知道。」

「換句話說，」司馬洛說：「這也不過是一句吧了，就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吧了。」

「對了，」尹志堅說：「正是如此，」他轉對比提說：「你有沒有繼續把錄音機搭在電綫上面，那些人應該會有覆電給他的！」

「當然有，」比提說：「你當我是孩子嗎？」

尹志堅是有兩副錄音機的，因此他雖然拿來了一副，把錄音機放給他們聽，仍然有一副是可以在電綫上，收聽電報及電話的。

「很好，」尹志堅說：「我們繼續留心，間中注意聽一聽他們有沒有電報回覆却德。」

「他們在空中降落，」司馬洛說：「會降落在什麼地方呢？」

「這個是我比他們熟了，」尹志堅說：「假如他們是用直升機運他們就不必跳傘了，因此他們是用他的飛機，而其他的飛機當然是快一點的。他們要快，而且不能够太遠，因爲太遠了的話，就要步行很久才能够到達了。要快又要近，那當然是用飛機跳傘最理想，然而這個地方，都是山野，嶇崎的山地及樹林，適合降傘降落的地方並不多，尤其是在風雨之中。」

「我有這裏的地圖！」司馬洛說，「不過，地圖却是不大有用的，因爲沒有這樣詳細的地圖，可以顯示地勢怎樣，什麼地方有樹林有平地之類。」

「根本沒有平地，」尹志堅說：「不過，你的地圖是可以拿出來大家研究一下的。」

司馬洛從他的行囊裏取出一隻膠袋，而從這隻膠袋裏面取出一張地圖，現在他們的一切東西都是用透明膠袋裝着的，包括他們的槍，這是司馬洛早作好的準備，因爲天有不測之風雲，下雨是隨時預算在內的，而透明膠袋是最輕便安全的防水之物。

他們也是用電筒照着地圖，把地圖鋪在地上研究着，尹志堅用手指在地圖上一指，說：「就是在這裏。」

「一座小湖？」司馬洛問。

「是的，」尹志堅說：「因爲除此之外，根本沒有可以安全跳傘降下來的平地。除非在這裏！」他的手再指一指，又說：「但是在這裏降落而步行來找我們，則非要兩個星期時間不可。他們並沒有兩個星期。」

「我們可以到這湖邊等他們嗎？」比提問。

「沒有用處，」尹志堅說：「我們要到那裏去，也要走十多個鐘頭的路，我們到達時他們可能已經降落了，而且在地圖上看，這湖雖然祇是一個小點，實在亦相當大，我們祇有三個人，在湖邊亦不一定能等到他們的。」

「唔，」司馬洛說：「再來兩個僱傭兵，我們是非用強硬手段去對付他們不可了。」

「對郭天明這個人。」尹志堅說：「我早就說是不能够留情的了。他是一個瘋子！」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呢？」比提說：「我認爲，最好是趁那二個增援的僱傭兵還沒有來到之前，就潛進去把他們解决掉吧！」

「這要看雨是在什麼時間下來了！」尹志堅說：「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假如不是下大雨，我們就不易進去。最好是快點下雨。」

司馬洛又抬頭望望天空說道：「看情形，應該是不必等很久的了，不過，這種事情却實在是很難講的，你希望下雨，雨却偏偏不下來，你不希望下雨，它又會下來了。」

「等一等再算吧。」尹志堅說。

司馬洛把地圖收起來，比提則把電筒拿開準備關熄，但這樣做的時候，電筒却在無意之間提起來，光照在尹志堅的臉上

，照出他那恐怖的面貌。尹志堅咒罵一聲，一手把電筒打得飛開了。

跟着他又說：「對不起！」

「不要緊！」比提溫和地說：「不過，你的臉這個問題，實在亦是不必太重視的，因爲，我還是同意司馬洛所講整容手術可以解決。」

「我也認識很高明的手術醫生，」司馬洛說：「應該是不會太困難的。」

「這件事情用不着你們管，」尹志堅說：「先專心解決郭天明吧。」

比提伸出舌頭來舐舐咀唇，說：「老實講，我實在是急不及待了，就喜歡快些把事情解決！」

「也許你哥哥沒有敎過你這個了，」尹志堅說：「不過這個秘訣，也是要時間才能夠養成的，秘訣就是忍耐，我在外表上看來雖然很暴躁，但是我其實很能忍耐的！」

「我知道，」比提說：「我也是正在盡我之所能了。」

× × ×

卻德也一樣，知道忍耐是很重要的，鹵莽從事，可能就會把自己的性命送掉，因此他一直都是在忍耐着，他也是正在盡可能忍耐着。

他果然是到電報局去發出了那個電報，而他亦沒有告訴郭天明。此時，他正在街上巡來巡去，對他的手下們訓話。出巡之舉，是已經取消了，這一點不必傳令的，因爲大家都知道形勢已大變，出去巡邏不會有什麽作用而是祇會自招損失吧了。

卻德對其中二個手下說：「記着，下雨是最危險的時間，無論如何，不要遠離郭先生的的屋子。」

那二個手下都沒有做聲，不過他們的眼光及神情則是相當明顯地表示出他們是有些疑問，及不大服氣的。卻德亦很明白他們的感覺，於是又隨即補充：「我並不是叫你們做郭先生的擋箭牌或者替死鬼，而是要你們認淸楚事實，最顯淺的事實就是，對方的目標是郭先生，而郭先生是在那屋子裏，對方一定要到屋子來，用不着你們出去找的，留在屋子附近，就更能與他們接觸到。我對每一個人都是這樣說，一出事時就以這屋子爲中心。明白嗎？」

其中一個手下點點頭，另一個却沒有表示。卻德看着那另一個，問道：「怎麽樣？你還有疑問嗎？」

「你對阿清他們講話的時候，」那手下說：「我也是在場的。你的口氣也是一樣。」

「當然了，」卻德說：「難道我會對你們講兩套不同的話嗎？」

「我的意思是，」那人說：「聽你的口氣就像你覺得你到時是不會在場的！」

卻德回頭望望鎭外的那一片漆黑，然後低聲喝道：「不要幻想太多！」跟着他便轉身，向電報局那邊走去。

電報局的職員實在太空閑，本來夜間總是在偷偷打瞌睡的，但是卻德進去的時候，他卻不是如此，因此卻德知道一定有原因。

果然那人說：「卻德先生，有你的電報，本來……」

「本來你應該送來給我的，」卻德說：「不過我已經講過不必了，我會自己來拿的，你現在就交給我好了！」

那人把電文交給他，已經譯好了。

電文是說：「老鷹與老虎，〇四時出發，〇六時到達。」

那個人亦不知道是什麽意思，但卻德則是知道的。卻德說：「謝謝你！」便取出一根雪茄來，打着打火機，但是他先點的卻不是雪茄，而是那張電報。

他把電報放在烟灰盅裏，看着它燒成灰，才點上雪茄，走出去了。他很滿意。那覆電是說，他所召喚的那二個僱傭兵朋友會在凌晨四時出發，凌晨六時就會在目的地降落。

他走到半路，天就下起微雨來，把他的雪茄淋熄了。

× × ×

天下起雨來，反而並不冷，由於天氣反常，雨前很悶熱，假如是大雨傾盤而下，天氣會變成涼快得多，但祇是毛毛雨下來，就仍然悶熱，而且還是比以前更加悶熱。尤其是在郭天明躲的那間屋子裏，就更加悶熱。郭天明自己亦把胸前的鈕子解開來了。

他的保鑣們沒有得到指示，不敢解衣，實在相當辛苦。假如不是有郭安安在着，他們就會赤裸上身了。也許郭天明就是因爲這個原因而不叫他們寬衣，但亦可能是忘記了，因爲郭天明的注意力是集中在郭安安的身上。

郭安安顯然也因爲天氣熱而睡得不寧，不時轉來轉去，一身都是汗珠。這樣轉來轉去，使她身上那截泳衣也快要脫落似的，起碼亦是移歪了，一隻乳房似乎快要漏出來。

郭天明過去輕觸一下她的肩，她張開惺忪的眼睛。

「你還是到裏面的房間去睡吧！」郭天明說。

郭安安望望房間門口，無可不可地爬起身來，走進去了。過了一會，郭天明也進去了，發覺郭安安却是睜開眼睛躺在床上的。他問：「爲什麽不睡？」

「不想睡！」郭安安麻木地回答。

郭天明在床邊也坐下來，說：「我看，我們應該好好地談一談。」事實上，當他這樣講的時候，他也是覺得很後悔。他爲什麽不早一些跟她談談呢？

「現在，」郭安安說，「你又有什麽要罵我的呢？」

「不是罵，」郭天明說，「你是我的女兒，我是你的爸爸，有機會，我們也是應該好好地談談呀！」

「眞多謝你，」郭安安說，「就像以前完全沒有這樣的機會！」

「現在——這是事態嚴重的時候——」郭天明說，「你也知道，尹志堅要殺死我！」

「這個我恐怕幫不了你什麽忙了。」郭安安說。

「我——就是爲了你才來的，」郭天明說，「你跑進了山中，我吩咐他們，不惜一切代價都要把你找回來！」

「假如我沒有記錯，」安安說，「我是自己回來的！」

「在他們出發之前已經回來了，」郭天明說着，伸手按着她的肩，「你得相信我，我是愛你的，安安！」

「你的表現方式，却眞是奇怪之至！」安安說。

這時，她的視綫定在郭天明的胸部。因爲郭天明已把胸前的襯衣鈕子解開了，她就可以望進去。她看見那裏面有一件閃閃耀眼的珠寶，就是那隻血蝴蝶，郭天明已經用一條白金鍊把它穿住，而懸掛在胸前，郭天明心虛地連忙把鈕子扣好。

「你還是要死霸着這東西嗎？」郭安安歪着嘴唇。

「現在，就是還給他也解決不了問題了！」郭天明說。

「是的，」郭安安說，「你已經殺了那許多人，不論你用什麽辦法，都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這些事情讓我自己担心好了。」郭天明說，「目前，最值得担心的乃是安全的問題。你得留在這裏！」

「我並沒有危險，」安安說，「有危險的祇是你吧了。」

「這個時候很難講，」郭天明說，「那個瘋子，他是什麽都做得出來的！」

郭安安閉上眼睛不做聲。

郭天明說：「你知道嗎？你這樣的時候很像你媽媽！」

「我媽媽！」安安又張開眼睛：「告訴我關於媽媽的事情！」

「我沒有對你講過嗎？」郭天明問。

「你的記性有問題，」郭安安說，「你不知道你自己講過一些什麽和沒有講過一些什麽。」

「你媽媽——」郭天明嘆一口氣：「在你出世不久之後就已經死了。身體不好，貧血，病死了。我是男人，到底是負不起父母的雙重責任的，也許我是做得不大好——不過，你的樣子與你媽媽一模一樣，我——是那麽愛你——你不明白嗎？」

他講的話相信很難有人明白，因爲他這簡直是語無倫次的。郭安安說：「怎麽她却連墳墓都沒有呢？」

「她的遺言是要火葬，把她的骨灰撒在海裏！」郭天明說道，「海就是她的墳墓！」

「我猜——」郭安安說，「也許她說要把她的全部照片也燒掉，把灰也撒進海裏嗎？」

「呃——是的，」郭天明說，「正是這樣！」

「而你連一張她的照片都不留下來？」郭安安問。

「這個——」郭天明聳聳肩：「看着你，不是比看她的照片更好嗎？反正你與她是長得一模一樣的。」

「我認爲你是在說謊！」郭安安說。

郭天明忽然一跳起身，大聲喝道：「不要說我說謊，我說的話就是眞理，是事實！」

「是嗎？」郭安安說，「那爲什麽你不告訴我你懷疑她有一個情人呢？」

「什麽情人？」郭天明的眼睛像要跳出眼睛似的，聲音亦壓低了，「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麽？」

「你懷疑她與一個男人私通，」安安說，「這個男人不明不白地死去了，而我媽媽亦在同一時間死去了，你說是死於自殺！」

「我不知道——」郭天明的臉就像要爆炸開來似的，「這是誰告訴你的？那個金老頭？」

「他倒沒有告訴我，」郭安安說，「是全鎭的人告訴我的，你去把全鎭的人都殺掉吧！」

「你——你相信人家這樣亂講？」郭天明的雙手一伸，就伸到了郭安安的頸間，就祇差沒有揑下去。

「殺我吧！」郭安安扭曲着嘴唇微笑：「反正你也等於已經殺了我！」

郭天明的手又縮回來，低聲咆哮道：「他們都是說謊，說謊，你相信他們，却不相信你自己的爸爸！」

「我不知道，」郭安安又聳聳肩，「他們從來都不對我說謊，你却從不對我說眞話，你認爲我應該相信誰呢？」

「我——假如不是愛你！」郭天明說：「爲什麽我會在這裏？」

「你愛我，因爲我像足媽媽？」郭安安問。

「是的！」郭天明說。

「你把我送進精神病院，」郭安安說，「醫生們倒敎會了我不少心理學，你就是因爲我像媽媽而愛我？」

「你是她的女兒，也是我的女兒！」郭天明說。

「也因此，」郭安安說，「你就拿我來報復了，你向我媽媽報復了還不够，還要把我當她來報復，所以追求我的男人，都給你趕跑了！」

「我……我祇是要你嫁一個够好的男人！」郭天明說。

「就可惜，」郭安安說，「世界上沒有男人是够好的！」

「你還年輕！」郭天明說。

郭安安微笑，伸出手去，執住他的衣袖，把他拉近。

「你在幹什麽？」郭天明惶惑地問。

「怎麽了？」郭安安說，「你害怕接近我嗎？我，你的女兒？」

郭天明祇好讓她拉近了。郭安安用靈巧的手指把他胸前的衣鈕解開，把他懸在頸間的那隻血蝴蝶拉出來，把玩着問道：「你愛我，還是愛這個？」

「這是完全不同的，」郭天明說，「你怎麽可以拿這個來作比較？」

「我很討厭這東西，」郭安安說，「把它毀滅吧！」

「不！不能！」郭天明說。

「你用我去把這東西換來，我對它更沒有好感了！」

「安安，你輕一點！」郭天明說。

因爲郭安安把那血蝴蝶拉得很近，而且還扭了一下，那條白金的頸鍊勒住了郭天明的頸子，使他很不舒服。

但安安却忽然發力一扯，郭天明叫一聲，一掌揮過去，却祇是拍中她的頭頂，而郭安安再扭一下，勒得更緊了。

郭天明沙嗄着聲音叫道：「放——放手！」

他舉起手來，握成拳頭，但是又不忍心擊下去似的。而此時，雷聲又大响起來，把他的叫聲遮住了，而在雷响過了之後

，人的耳朵也是給震得麻木了一點的，因此一時也不易聽到聲音。外面的人，就沒有機會聽到郭天明的叫聲了。

郭天明不忍心用拳頭向郭安安擊下去，便唯有用雙手執住郭安安的手，使她不能夠再發力扭他。

他們就這樣爭持着，郭天明頸子上的壓力減少了，就不想再出聲叫他的保鑣進來，因爲父女之間發生這樣事情，卽使是接近如保鑣，也是不宜看到的。由於郭天明是用兩隻手執住郭安安的一隻手，他又是一個男人，他的力氣比郭安安大的，他認爲他的兩隻手就可以控制郭安安了。

但是，郭安安的力氣，却是大得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那是因爲郭安安的精神頗有問題，一個精神有問題的人，發作起來，那種力氣是難以用常理來估計的。她的一隻手，氣力竟然敵得住郭天明的兩隻手，她喘着氣說：「給我！給我！」

「不要！安安！不要！」郭天明也喘着氣說。他自己雖然也是一個神經質的人，甚至可以說是一個瘋子，但是他現在對安安則是不同一種心情，所以他就發不出他的無情力了。

他祇好加一把口，哀求安安放心。他就是忘記了奇怪，爲什麽安安一隻手已有那麽大的氣力，然而她却祇是用一隻手來握這血蝴蝶，却不用兩隻手，假如用兩隻手那豈不是就會壓倒她了嗎？

安安也並不是沒有想到如此的。事實上，安安的另一隻手是另有用途的。安安的另一隻手抓起了床頭几上的一隻水晶烟灰盅，向郭天明的頭上一敲敲了下去。

郭天明的眼前白光一閃，好像他的頭裏面閃起電來似的。跟着他便失去了知覺，身子也軟了下來。安安把他一拉，使他倒在床上。

郭天明的手仍是緊執着那血蝴蝶的頸鍊，但是他已經不能够發力了。她很容易地把他的手指撬開。跟着，她就把這血蝴蝶的鍊子扯斷了，把血蝴蝶放入牛仔褲的袋裏，打開窗子。

這時，外面的雨已經由毛毛雨已變成了傾盆大雨，但是郭安安對這雨一點亦不介意，她還是就這樣就爬出了窗外，而進入了大雨之中。

郭天明就這樣躺在床上。久久，他還是未能爬起身，雖然他是漸漸醒過來，但是頭實在痛得厲害，而他的人亦是昏昏然的，他祇是間中能够動一下手脚。

後來，還是他的保鑣門發現出了事。因爲窗外狂風大雨，而安安爬出去之後，並沒有把窗子關上。

一陣狂風吹來，把關上了的房門緊逼一陣，然後狂風忽然停了，房內被緊壓的空氣自然地向窗外逃出去造成了一種反吸力，猛的一吸，門就打開。那些保鑣們看見了躺在床上，被雨淋濕了的郭天明，他們馬上衝進去，發覺郭天明未曾死去，才舒了一口氣，立即把窗簾拉好，其中一個保鑣則衝回大門口去，把門打開，叫道：小心點，他來了！」

這個保鑣也不知道發生了怎麽一回事，當然以爲是尹志堅來了，也以爲是尹志堅把郭安安帶走了，至於尹志堅何以會不殺郭天明，他們則是莫明其妙的。

他們匆匆用藥油把郭天明救醒了，也爲郭天明頭上被擊破的地方止了血。

「安安！……」郭天明呻吟着說：「安安！」

「老板，究竟發生了什麽？」其中一個保鑣問。

「她——逃出去了，」郭天明說：「逃掉了！」伸手在頸間一摸，「血蝴蝶！她也搶走了！」

「那個尹志堅也來了？」那保鑣問。

「沒有，」郭天明說，「祇是她，把她捉回來，捉回來！快點！」

那個保鑣此時才明白是怎麽一回事，便馬上又跑到了門口去傳令。郭天明此時又在身上一摸，叫道：「我的手槍！她也拿走了，小心點，她有槍！」

那個保鑣亦向外面傳達了這一點，郭安安帶着一把槍，這當然使那些其他的手下們更加難做，但他們又不能不去找。

郭天明坐在那裏深呼吸着，他當然是十分生氣，但是又有口難言，他的苦處，實在是講不出來的。

雖然，他的保鑣們亦明白這實在是怎麽一回事，所以並沒有問。

外面那些手下們在大雨中找尋郭安安，則實在是很不容易的，因爲他們得到過却德的囑咐，不要離開郭天明的屋子太遠。然而假如不離開遠一些，又找不到，這件事又不能去問郭天明，叫郭天明告訴他們究竟是郭安安重要一些還是郭天明自己重要一些。他們就祇有分出一些人去找，剩下來大部份人留在郭天明的屋子附近。

後來，郭天明不耐煩地咆哮道：「怎麽了？連她都找不到？假如尹志堅來的話，那豈不是人人都死定了？」

他那幾個保鑣亦不敢回答這個問題，因爲並不是他們負責去找的。

後來，郭天明又吼道：「却德在哪裏，叫却德來。」

其中一個保鑣走過去打開門傳令，但是此時則剛好有一個手下趕來報告了，這個手下也給雨淋得混身都濕淋淋了，不過他的槍則不濕，由於是用透明膠袋包裹着，在雨中，他們也是用這方法，雖然有些槍濕了也是一樣能用，盡量不濕則當然是最好的。

這個手下報告：「那醫生，和秀叔，都逃走了！」

秀叔就是經營路邊餐廳的那個老人。

「逃走了？」郭天明吼道：「怎麽逃得掉的？」

「是郭小姐，」那手下說：「她把他們放走了，看守着的人見是郭小姐，不敢不讓她進去，郭小姐却拿出槍來把他們威脅住，把他們關了起來，就帶走了醫生和秀叔，我們還是剛剛才發覺，把看守的人放出來！」

「去找呀，」郭天明吼道：「他們兩個可以殺掉，但是我的女兒要活着帶她回來！」

「我們已經正在這樣做了！」那手下報告。

「却德呢？」郭天明又吼叫道：「他究竟在幹什麽？他怎麽能够讓這許多事情發生。」

「却德先生不在這裏，」那人回答。

「什麽不在這裏？」郭天明莫明其妙地問。

「找不到他，」那人囁嚅着，「我猜他已離開了此地！」

「離開了此地！」郭天明吼道：「逃走了？」

「我猜不是逃走，」那人說：「我早已聽過他講話的口氣了，他是老早就打算離開的。他祇是等着下雨，雨一下來，他就出去！」

「出去？出去？」出去到什麽地方去呢？」郭天明又尖聲叫着問道。

「出去找這個尹志堅，」那人說：「我看，尹志堅潛進來向他放槍，差點把他殺死了，他很不服氣，就要出去復仇，與尹志堅決一死戰。」

「爲什麽不制止他，」郭天明吼道。

那人沒有做聲，他是沒有權制止尹志堅的，郭天明也應該知道，這一點其實是用不着明白講出來的了，而郭天明亦顯然不打算再追究這個責任，他亦知道，假如却德是離開了鎭上，就沒有人能够把他找回來，下這個命令也是多餘的，他咬牙切齒，喃喃着說：「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他應該留在這裏保護我的。」

「我們——是會盡我們的力量保護你的。」那人說。

「好，」郭天明說：「告訴你們，把我的女兒找回來，每人獎二萬元，把尹志堅殺掉，二十萬元均分！」

「謝謝你，郭先生！」那人說。不能不承認，郭天明這是一個很好的辦法，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些人都是爲錢而賣命的，與郭天明非親非故，而錢太少時，性命就顯得更重要了，假如形勢對他們不利，他們是大可以一走了之的。

「好了，」郭天明喝道，「現在，去做你們的事情吧！」

那人出去了，郭天明對他的保鑣說：「給我一把槍！」

一個保鑣拿了一把手槍交給他，郭天明看看腕錶，發覺時間已經不早了。

事實上，這個時候，却德那二個保鑣僱傭兵朋友已經在飛機上。他們也是兩個能征慣戰的人，天氣惡劣，他們並不担心。其中一個還說：「希望天氣就這樣維持下去，我不想在降到半空時就給人一槍打死！」

「你想天氣好也難了，」另一個說：「天氣報告說風雨會持續幾天，雖然他們的預測一向都不準，但我相信這一次則是例外的。」

「我看你們想天晴也難了，」開飛機的機師在嘈吵的引擎聲中說：「我們與天氣鬥智有那麽多年的經驗，我們一看就知道，其實天文台才應該問問我們的。不過，我也不羡慕你們，在這樣的天氣跳下去的！」

「你少爲我們担心好了，」一個僱傭兵說：「我們一生都是在與死神鬥智，我也是經驗豐富的！」

「這樣的天氣，」機師說，「視綫太差，要把你們準確地在一個地方放下去，這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你得小心一點，」那僱傭兵說：「把我們放錯了地方，那就不好了。」

「我是說困難，並不是說不可能！」那機師說：「你們放心好了，我是一定能够準確地把你們放下去的，現在你們準備吧。」

那二個僱傭兵於是就開始做準備工作了。飛機此時是正在雲層的上空飛着，雲層之上的天氣是好的，但是飛機的機頭垂下去，進入了雲層之中情形就改變了，機身動盪得很厲害，簡直是什麽都看不見的。但他們仍不担心，打仗時，這種情形他們是已經習慣了的。

此時，機師也開始使用一隻特別的儀器，扳開了一隻按鈕，一隻雷達幕似的東西上面就亮起來，而出現了一些古怪的圖紋，這些圖紋就是顯示下面的地形。

「差不多了，」機師說，「我的飛行路綫沒有錯誤！」

飛機繼續降下去，降到了雲層的下面，大雨使他們的肉眼完全看不到什麽，祇是靠那副儀器指示了。

「你們看清楚一點，」機師說：「這裏是你們降落的地點，這是風向和風速，你們一跳下去之後就要靠自己，我是帮不了的了。」

「行了，我們都懂了。」

飛機還是在目的地的上空兜了兩個圈，讓他們看清楚地勢。而此時，機門已經打開了，大雨正在襲進機內。

「好了，」機師說，「現在！」

兩個人就相繼跳了出去，於是就與飛機失去了聯絡，飛機向起飛的地方飛回去，兩個人則在狂風大雨之中向下跌。後來，當降落傘張開了之後，他們所承受到的風力就更爲厲害，好像紙鳶似的給狂風帶走了。

但他們並不担心。因爲風力亦是已經給計算在內的了。假如不是有風，他們就不會這樣早跳下去。

在這樣的天氣之中跳傘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過他們是受過軍訓而且有過戰場的經驗的人，那又不同了，他們仍然能够在適當的時間使降傘張開，雖然在黑暗與暴風雨之中，彼此都是已經看不見對方了。

降傘帶帶着他們斜斜地落下去，他們一面控制着方向和高度，好像盲人在黑暗之中摸索，其實冒險性是很高的，他們可能撞進樹林之中，也可能撞在山崖上，而受到如此強勁的風力推送着，他們是可能一撞就送掉性命的，但是又幷沒有如此，他們仍然能够控制着。

後來，其中一人就發覺自己墜進了水中了，果然是落在湖上，他馬上就拉動身上的扣子，使降落傘與身子脫離了，因爲風大，如不把降傘放棄，降傘是還會把他拖着走，可能把他拖到岸上去，撞着什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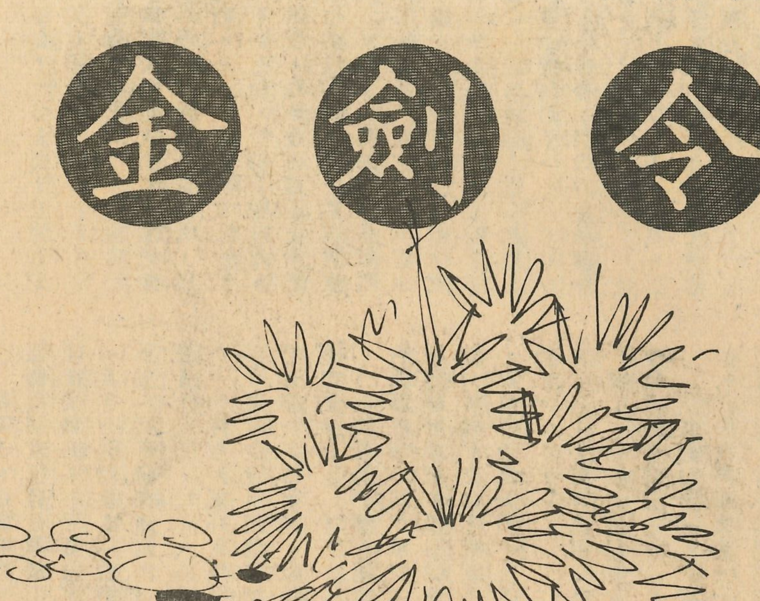
降傘一脫離了之後，便隨風飛走了，這個人則浮在水中，是他在跌下來之後開動了的一隻充氣救生圈使他浮着的。除了人之外，他還帶來了一膠袋的用品，因此他就需要這救生圈的支持，才能連膠袋也浮着了，這救生圈上連着一隻小小的瓶子，內裏裝了壓縮的空氣，把瓶子的掣開了，壓縮氣立卽注進救生圈內，使救生圈充氣，便可以用了。

（未完・五）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劍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丁劍南，方如蘋來到迷仙岩，果然是一個好地方，見過谷主之後，第二天由薛慕蘭帶去拜見常長老，經過常長老當面考核他們的武功，試出他們果然是九宮門的掌法、劍法，並敎他們一招「一劍九乘」、一招「九劍歸一」，都是九宮門的絕招劍，認他二人爲師弟，並將此地情況告知，希望他們早些離開迷仙岩，丁、方二人才知道常長老也是被困此地，一籌莫展，故將眞情吐露，二人心懷戒意，興辭回住處。薛慕蘭換回一身女裝，約丁劍南外出談心，剖心示愛，被大師兄公孫龍窺破內情，五指勾曲如爪朝丁劍南抓來，二人展開格鬥……

八爪試虛實 九宮劍藏拙

錦袍少年這一招上幾乎用上了九成力道，存心要把丁劍南毀在爪下，來勢自然十分勁急，但丁劍南心裏有數，自己好不容易混進迷仙岩，可不能傷人，尤其對方是谷主的大弟子，因此發出的劍勢，只使上兩成功力，而且去勢也較爲緩慢。

但任你劍勢較緩，功力減弱，他手上乃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名劍，九道劍光堪堪推出，錦袍少年八爪也正好襲到，等到發覺丁劍南九道劍光正好迎向自己八爪，而且光華有異，心頭一懍，急急吸氣旋身，差幸他見機得快，八爪和九劍雙方幾乎是交叉而過！

丁劍南雖然不想傷他，但也氣不過他盛氣淩人，出手如此狠毒，要知這一招「一劍九乘」，雖是九劍同發，其實要在一招之間發出九劍，其間總是有先後之分，何況他功力減弱，發劍較緩，九劍中的最後一劍，發出之時，已是在錦袍少年旋身避開之際，他有意把劍勢拖長，正好掃上錦袍少年右腿之上，如果稍微加快，這條右腿可能就被截斷。

但丁劍南掃去之時，又悄悄收劍，正好使劍尖劃過，一下劃破長衫，腿上也被劃破了三寸長一條。

錦袍少年但覺腿上一涼，皮膚已被劃破，鮮血順着大腿流下。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竟會傷在一個未入門的小子劍下，心頭憤怒已極，不顧自己劍傷，口中大喝一聲，右手一掌橫拍過去。

這時只要丁劍南長劍往上一撩，準可把他右臂削下來，但他却故作閃避不及，連功都沒有運，右肩一沉，卸去對方一半力道，硬接了他一掌，口中悶哼一聲，長劍嗆然落地，一個人應掌飛了出去。

錦袍少年殺機已動，豈肯罷手，脚尖一挑，把丁劍南長劍挑起，抄到手中，一個箭步跟了過去，要待刺下。

薛慕蘭已經橫身一攔，急叫道：「大師兄，你不能殺他。」

錦袍少年厲聲道：「你滾開！」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突聽谷主的聲音傳了過來，喝道：「龍兒，你還不給我住手？」

錦袍少年聽到師尊的喝聲，登時像洩了氣的皮球，一臉惶恐，慌忙棄去長劍，垂手應了聲：「是。」

谷主的聲音又道：「蘭兒，丁南強可是傷在妳大師兄掌下了？妳還不送他回去，讓他服下本門的療傷丹，妳和龍兒到爲師這裏來。」

薛慕蘭答應一聲，趕緊走到丁劍南身邊，俯下身去，只見他雙目緊閉，傷得似乎不輕，急忙從懷中取出藥瓶，傾出一顆療傷丹，捏開他牙關，納入口中，回頭看去，大師兄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這就回身拾起長劍插入鞘中，然後又抱起丁劍南的身子，急步朝他住處走去。

丁劍南雖然並沒運氣護肩，但他練的是達摩洗髓經，即使不運氣護身也並無大碍，何況他在沉肩之際早已卸去對方一半力道，這一掌其實並未負傷，只是故意閉過氣去的，薛慕蘭只當他眞的昏過去了。

丁劍南心裏可清楚得很，這回薛慕蘭不避男女之嫌，雙手抱着他疾走，他一顆頭正好埋在她富有彈性的雙峯之間，耳中清晰的聽到她心頭小鹿怦怦亂跳的聲音，心裏又是感激又是興奮，但却不敢稍動，只得緊閉着雙目，讓她抱着自己疾走，暗暗享受這又香艷又溫馨的艷福。

他恨不得這條路再長一點，再遠一點；但薛慕蘭却奔行極快，好像只不過一瞬間的事，就聽到她焦急的叫着：「方兄，你快來，丁兄負了傷。」

接着就聽到方如蘋的驚訝問道：「表哥……他怎麼了？發生了什麼事？」

薛慕蘭道：「他已經服了本門的療傷丹，很快就會好的。」

方如蘋眼看大哥雙目緊閉，臉色蒼白得毫無血色，一顆心幾乎跳了出來，跟在薛慕蘭身後問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薛慕蘭迅快走入丁劍南房中，把他平穩的放到床上，然後又拉過一條薄被，給他蓋上，才回身笑道：「看你急成這個樣子，丁兄方才只是和大師兄由誤會引起爭執，被大師兄一掌擊中右肩，很可能是受到內力震動，閉過氣去，大概很快就可以醒過來了，方才我已餵他服了一顆療傷丹，最厲害的傷，七天就可完全復原，輕傷只要休養一兩天就會好的。」

方如蘋聽了她的話，心頭一塊大石總算放落下來了，僅僅被她大師兄一掌擊中右肩，就算大哥毫無戒備，也不可能傷得如此厲害，那是大哥故意假裝的了。她故意走近榻前，低低的叫道：「表哥，你醒一醒！」

丁劍南口中迷迷糊糊的應了聲「唔」，接着像夢囈般說道：「我……好悶！」

薛慕蘭當然不放心他，這時聽他說話，心頭一寬，忙道：「丁兄醒過來了。」

丁劍南眼珠滾動，倏地睜開眼來，看到薛慕蘭，方如蘋兩人站在床前，口中咦了一聲，說道：「薛姑娘幾時來的？」

他故意裝作要翻身坐起，但身子一動，口中忍不住「啊」了一聲，痛得額頭上連汗水都綻出來了。

薛慕蘭眉黛微攢，忙道：「丁兄快躺着別動，你右肩傷得不輕，差幸肩骨並沒

什麼，大概只是傷了主筋，方才已經服過傷藥，大概一兩天就會好的，大師兄也眞是的，出手竟然這麽重法。」

丁劍南望着她，感激的道：「薛姑娘，謝謝妳。」

「不用謝。」薛慕蘭柔聲道：「你好好休息，我還要去回報師尊，我走啦！」

方如蘋道：「眞謝謝妳了。」

薛慕蘭回頭看了丁劍南一眼，才匆匆退出。

丁劍南看着她走出房去，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如蘋，其實我並未受傷，妳應該假意問我幾句，譬如痛不痛？口乾不乾，要不要喝些水？」

方如蘋朝他披披嘴，也以「傳音入密」說道：「我早就知道你沒受傷，還故意賴在人家懷裏呢！」

丁劍南臉上一紅，忙道：「我是不得已，待回慢慢再告訴妳。」

方如蘋道：「表哥，你傷在肩頭，現在還痛不痛？」

丁劍南道：「還好，不動，就痛得好些。」

方如蘋又道：「你怎麽會和大師兄引起爭執的？我們雖蒙谷主恩准，但究竟還未入門，就算入了門，大師兄總是大師兄，你怎好和他爭執的？我們訪求名師，好不容易才蒙薛姑娘引進到谷主門下，你這一來，不知谷主還肯不肯收錄我們……」

丁劍南憤然道：「你說的自然沒錯，但人生在世，爲的是一口氣，你還不知道他盛氣凌人……啊……」

「好了。」方如蘋忙道：「你傷得不輕，快別說話了，多休息一回才是眞的，哦，表哥，你要不要喝水？」

丁劍南道：「不用。」

兩人就沉默下來。

方如蘋立即以「傳音入密」說道：「大哥，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你現在可以說了。」

丁劍南當然也不能完全照實說出來，但又不能不說，他也以「傳音入密」說道：「這件事，細想起來，很可能出之谷主授意，她還不相信我們眞是九宮門的弟子，才要公孫龍試試我武功路數的……」

接着就把薛慕蘭正在教自己「傳音入密」之際，公孫龍如何闖了過來，出言不遜，如何動起手來，自己不是他的對手，自然要撤出劍來的經過說了一遍。

方如蘋披披嘴道：「才來了一天，就和大師兄爭風吃醋，也不害臊？」

丁劍南說道：「這完全是谷主授意的，我們在動手之間，薛慕蘭故意站得遠遠的……」

他不敢把薛慕蘭「傳音入密」說的話說出來，那是爲了怕方如蘋多心，祇是把公孫龍使出八爪同發，自己細思九宮劍法中沒有一招可以破解概括地說出。

方如蘋道：「今天常師兄教我們的『一劍九乘』，不是正好破解他的八爪，還多出一劍來呢！」

丁劍南道：「我就是以『一劍九乘』破解了他的八爪，最後一劍，還劃破了他的大腿。」

方如蘋道：「那你怎麽還會被他擊中肩頭的？」

丁劍南道：「我如不讓他擊中，豈非他不如我了？我還能在這裏躭下去？」

方如蘋道：「但這一來，我們能躭得下去嗎？」

丁劍南道：「今晚之事，曲不在我，谷主只是在試探我們的武功路數，據我猜想，她不但不會責怪，很可能還點頭嘉許呢！」

方如蘋道：「當然咯，她如果是個有野心的人，你只會了一套九宮劍法，就可以和她門下大弟子打成平手，如果收錄到門下，自然更爲了得，這樣的女婿，到那裏去挑？」

丁劍南道：「妳又多心了！」

「不是我多心！」方如蘋道：「事實擺在面前，你負了傷，她要薛慕蘭送你回來，就是有此用心，她把你收到門下，再用薛慕蘭的柔情來羈縻你，你不要死心塌地的報効師恩嗎？」

丁劍南道：「妳把我看作什麽人？」

方如蘋道：「她的用心就是這樣，不信，你等着瞧好了，不過，妳能爲她用，自然最好，萬一不能爲她所用，就會以最嚴厲的手段來對付你。」

丁劍南道：「我們是一起來的，妳別光說我一個人好不？」

方如蘋道：「我怕什麽？她美人計用不到我身上來。」

說到這裏，站起身道：「好了，時光不早，你也該休息了，注意，你傷在右肩，明天就該好一些，別讓人家看出來才是眞的。」

丁劍南笑道：「這個我自會留心的，妳怎不多坐一回呢？」

方如蘋道：「我要輕腳輕手的走出去，才表示你已經睡熟了。」

兩人一直以「傳音入密」交談，她話聲一落，果然輕手輕腳的走了出去，然後替他掩上了房門。

丁劍南仔細回想當時情形，薛慕蘭教自己「傳音入密」似乎不可能是谷主授意的，那麽公孫龍的出現，也只是適逢其會而已，看公孫龍的神情，平日大概傾心薛慕蘭，而薛慕蘭並不假以顏色，因此才把一腔怒火轉移到自己身上。

谷主大概就是在爭吵之時醒過來的，她正好趁這機會，讓公孫龍試試自己的武功路數，可能以「傳音入密」要薛慕蘭不用過問自己和公孫龍的爭執。

薛慕蘭才會以「傳音入密」要自己多支持幾招，她心中當然已經知道到了危急之際，谷主自會出聲制止的。

後來公孫龍挑起自己長劍之際，谷主果然出聲喝阻了。他這前後仔細一想，和事實也就八九不離十了。

覺得由此看來，薛慕蘭對自己倒確是一片眞情，只是自己心上已經有了一個方如蘋，如果爲了在迷仙岩有薛慕蘭照顧，就對她虛情假意，自己良心上又如何過得去？

何況這位谷主明明是一個危害江湖的魔頭，自己和方如蘋日後勢必和她站在敵對的一方，如果一旦揭開眞相，自己和方如蘋是她引進到谷主門下的，谷主豈肯輕易寬恕了她？

這是一件很傷腦筋的事，看來只有以

今晚發生的事情爲藉口，對她暗示自己初入迷仙岩，不好和公孫龍相爭，只好對她疏遠些了。

心中想的事情一多，就再也睡不着覺，眼睜睜看着窗外漸漸透出魚白，等到天色大亮，反倒有了睡意，不知不覺間朦朧睡去。忽聽有人輕手輕腳的走近房門口，推門而入，丁劍南倏地睜開眼來，含笑道：「表弟，你起來了。」說着翻身坐起。

方如蘋說道：「表哥，你傷勢好些了嗎？」

丁劍南笑道：「我只是傷到了些筋骨，今天好多了，你看，我手臂不是已能伸縮自如了嗎？」

方如蘋道：「你一向就是逞強慣了，傷勢剛好，不要再扭傷了。」

丁劍南道：「師尊這治傷靈丹眞還靈效，我眞的完全好了。」

方如蘋笑說道：「谷主還沒正式把我們收錄門牆，你就叫起師尊來了，昨晚經你這一鬧，我眞担心谷主還肯不肯收我們呢？」

丁劍南道：「不管谷主肯不肯收我們，但心裏早就認定她老人家是師傅了。」

方如蘋道：「對，我們頭也磕過了，一日爲師，終生爲父，谷主就是不肯收我們，我們也要叫她老人家師傅的了。」

兩人這番話，自然是在演戲，讓谷主聽到了，豈不正可表示他們對谷主如何仰慕了。

方如蘋忽然哦了一聲，說道：「師傅昨晚要薛兄賜給表哥治傷靈丹，表哥傷勢好了，要不要去向師尊叩謝呢？」

丁劍南道：「師尊沒有召喚，我們怎麽見得到她老人家？我看還是等薛兄來了，先問問她……」

「也好。」方如蘋說出「也好」二字，就櫻唇一披，以「傳音入密」說道：「瞧你剛一睜開眼睛，說不了三句話，就想到她了。」說完，轉身就走。

丁劍南叫道：「表弟……」

方如蘋道：「你還是多休息一下，我只是來看看你的，我要去洗臉了。」

丁劍南不好多說，跟着跨下床來，穿好長衫，走出房門。兩人盥洗完畢，過沒多久，黑衣漢子送來早餐。

兩人剛用畢早餐。方如蘋目光一動，發現院外一條小徑上正有一個苗條人影踽踽行來，就立即以「傳音入密」道：「人家來啦，再不來，有人會望穿秋水呢！」

丁劍南其實早就看到了，只是不好說出來而已，聞言連忙以「傳音入密」說道：「如蘋，妳不可露了形迹。」

方如蘋朝他看了一眼，傳音道：「我會是不顧大體的人嗎？」

這時薛慕蘭已經走進院子。

方如蘋慌忙站起身道：「表哥，薛兄來了。」

丁劍南也裝作剛看到同時站了起來。

薛慕蘭一雙關注的眼光一下就落到丁劍南的身上，美眸凝注，說道：「丁兄怎麽起來了？你傷勢好點了嗎？」

她今天依然一身女裝，連話聲也更顯得溫柔。

丁劍南含笑道：「多謝薛兄，兄弟昨晚只是傷到些筋骨，今天已經好多了。」

薛慕蘭道：「傷到筋骨，不是一天就可以復原的，你應該好好休息才是，幹麽一清早就起來了？」

方如蘋笑着道：「我也這麽說，表哥心裏好像惦念着什麽，一清早就起來等着呢！」

這話聽得丁劍南，薛慕蘭兩人臉上不禁爲之一紅！薛慕蘭也並不着惱，心裏反而覺得甜甜的，其實她也一早就起來了，心裏好像惦掛着什麽似的，這麽說來，他和自己豈不一樣？

丁劍南訕訕的道：「薛兄請坐。」

方如蘋道：「對了，薛兄，妳坐一回，我要到老師兄那裏去練劍了。」

丁劍南道：「表弟……」

方如蘋道：「你今天要多休息，傷了筋，自然不能練劍了，我會給你向老師兄請假的，哦，老師兄問起來，我該怎麽說呢？」

薛慕蘭粉臉一熱，說道：「你就說：大師兄……要考核考核丁兄的劍法，不小心一掌拍在丁兄肩上，傷到了筋……」

方如蘋點頭道：「我會說的。」提着長劍，匆匆走了。

薛慕蘭一雙明亮的眼睛望着他，幽幽的道：「你眞的完全好了？」

丁劍南含笑道：「謝謝妳，眞的差不多了，祇是稍微還有點痠，休養一天就會完全好了。」

薛慕蘭道：「傷筋就要好好休養，看你方才還充好漢呢！」

丁劍南道：「薛兄……昨晚……我不但得罪了大師兄，還讓谷主都知道了，內心感到不安得很。」

薛慕蘭舉手理理秀髮，氣憤的道：「這也沒有什麽，是他不對嘛！」

丁劍南道：「但我總是初來，谷主不會見怪才好。」

「師尊是個最講理的人，對門下從不溺愛。」薛慕蘭道：「昨晚我就去謁見師尊，把經過情形都稟報了她老人家，師尊也說理曲的是他，你已經一再的忍讓了，當時就把大師兄訓斥了一頓了……」

丁劍南攢攢眉，又抬頭道：「說來我也有不是之處，谷主訓斥了他，日後我如蒙谷主恩准，收錄門牆，他總是大師兄，將來見了面，怎好意思……」

薛慕蘭道：「這也沒有關係，大師兄和三師弟也是面和心不和，時常起爭執的，你們縱然新來，也是師尊門下，只要不理他就好。」說着一面問道：「我昨晚傳你的口訣，你都記住了？」

丁劍南點點頭道：「記住了。」

薛慕蘭道：「那就可以練習了，你先默默的把口訣唸一遍，然後依照口訣先把說話的聲音束之成絲，再從喉間逼出，以內力送到較遠的方向，來，你練練着。」

丁劍南是故意裝作不會的，他納了口氣，然後把說話的聲音束攏，從喉頭逼着道：「薛兄……」

第一次當然不成，聲音是束攏了，但從喉嚨逼出之際，不過聲音細遠了些，音是可以傳出了些，但不能「入密」。

薛慕蘭道：「你有幾分對了，只是聲音出口，必須練之成絲，才能入我之耳，不爲旁人聽到。」

她又給他詳為解釋如何練音成絲，再把這一縷音絲如何送入對方耳中，要他反覆練習。

丁劍南練了三數遍，才算勉強可以把音絲送到坐在對面的薛慕蘭耳中，但也只是極簡單的「薛兄」，「妳好」，「謝謝妳」等兩三個字的句子，而且聲音低沉得幾乎聽不清楚。

但薛慕蘭極為高興，說他進步得很快，要他繼續練習，一面又糾正了他許多地方。

丁劍南依着她所說的加以改進，果然傳出的聲音就漸漸清楚，四五步之內，已可用「傳音入密」說話了。

薛慕蘭喜孜孜的道：「差不多了，只要再勤加練習，就可以了，現在該休息一回了。」

丁劍南故意作出欣喜之狀，說道：「道是薛兄諄諄善誘之功，我眞該謝謝妳才是。」

薛慕蘭美眸一抬，說道：「丁兄，人之相知，貴在知心，你好像只會說謝謝，我難道是為了你謝嗎？」

丁劍南昨晚想好了的話，但和她對了面，却又說不出口來，尤其自己和方如蘋初來迷仙岩，和她疏遠，豈不失去一個可以信任的人？何況自己學會「傳音入密」，可以從她口中陸續得到許多有關迷仙岩的消息，再說，她對自己一片眞情，迷仙岩如果是一個罪惡的地方，自己就應該帮助她棄暗投明……

他一言不發，怔怔的望着她，好像出了神！

薛慕蘭被他看得臉上一紅，說道：「你怎麽不說話呢？」

丁劍南囁嚅的道：「薛兄……」

薛慕蘭輕嗯一聲，說道：「你有什麽話，只管說出來好了。」接着以「傳音入密」道：「師傅這時候正在運功，不會聽見的。」

丁劍南吶吶的道：「我想……大師兄公孫龍……」

薛慕蘭道：「你不用去理他，他已經出山去了。」

丁劍南道：「我是怕他多心。」

薛慕蘭忽然輕輕笑道：「是你多心吧？師傅門下，不禁男女同門交往，我一向落落寡合，很少理他們。」

她眼波轉動了一下，幽幽的道：「自從和你認識以後，我覺得我們很談得來，其實只要我們談得來就好，管他什麽多心呢！」

她說得很坦爽，這話也很露骨，因此不禁有些赧然。

丁劍南道：「薛……兄，妳對我太好了，我……不知如何報答妳才好？」

薛慕蘭眨眨眼睛，說道：「我也不要你報答我，只要心裏有我這個人就好了。」說着，站起身道：「時間不早，我該走了。」

接着又以「傳音入密」說道：「你學會了『傳音入密』，還要多多練習，再傳給方兄，等你們都學會了，以後就是沒人的時候，你們最好也要用『傳音入密』交談，就不怕說錯話了，在這裏，一切言行，都要小心。」

丁劍南也用「傳音入密」說道：「謝謝妳。」

薛慕蘭嬌嗔道：「你就會謝謝。好了，我走啦。」說完，飄然出門而去。

丁劍南目送她人影遠去，心中暗道：「看來她倒眞是關心自己，一再的說這裏言行都要小心，要自己和如蘋以後要用『傳音入密』交談，足見這位谷主是個多疑的人，隨時隨地都會監視門人言行的了，公孫龍巳經出山去了，不知去做什麽？」

他一個人負手站在中庭，看着谷中濃密的樹林，怔怔出神。

過了不多一回，只見方如蘋一手提劍，匆匆走來，目光一轉，口中咦道：「薛兄呢，巳經走了？」

丁劍南道：「她巳經走了一回。」

方如蘋道：「所以你一個人站在這裏發楞了。」

丁劍南被她說得臉上一熱，問道：「妳這麽快就回來了？」

方如蘋以「傳音入密」說道：「我們到裏面說去。」

兩人同入起居室。方如蘋道：「表哥，你怎麽不去休息一回呢？」一面接着以「傳音入密」說道：「老師兄聽說你負了傷，很不放心，所以要我早些回來，他還說我們初來，處處都要小心謹慎，在迷仙岩可不能出一點漏子，尤其不可開罪公孫龍，要你千萬記着。」

丁劍南也以「傳音入密」問道：「他還說了些什麽？」

方如蘋道：「沒有了，我只告訴他昨晚公孫龍要和你比劍，他使出八道劍光，你用一招『一劍九乘』接了下來，他就拍了你一掌，老師兄攢着眉說你鋒芒太露，接着笑道：『他使的是一招『八駿齊飛』，也只有『一劍九乘』可解，豈止是解？如果你練劍有六成火候，公孫龍就可能傷在你劍下，以後務必藏拙，不可輕使，哦，他說明天要同你一起去，傳我們第三招劍法。」

接着問：「她和你說了些什麽呢？」

丁劍南道：「沒有說什麽，她只是教我練『傳音入密』，我學了半天，才算學會了，她要我多加練習，一面也要我教妳，要妳也勤加練習，練會了，以後就算屋裏沒有旁人，也一樣要用『傳音入密』來交談。」

方如蘋道：「她對你倒眞是關心得很，這樣也好，有什麽事，她都會暗中關照你的了。」

午餐之後，方如蘋就在院中練劍，丁劍南右肩負了傷，需要休息，這當然全是做給人家看的，否則，你學了劍法，怎麽會不練的呢？

九劍追魂常千里眞把兩人看作了小師弟，第三天就把最後一招「九九還原」也傳給了兩人。

這招「九九歸元」，才是「九宮劍法」中的精華，光是這一招，他足足講解了半天工夫。

丁劍南、方如蘋對劍術巳有極深的造詣，自然可以看得出來，這招劍法的威力，絕不在「五雲劍法」之下。

據常千里說，練到精純，可以在一招之間，發出九九八十一劍來。只要有兩成火候，也可以發出十幾道劍光。兩人當然要裝作出怎麽練也練不好的樣子，不是出劍的姿勢不合，就是力道不足，練了一個下午，還是摸不清劍術的路數。

常千里一直耐着性子不厭其煩的給兩人詳加解釋，一面呵呵笑道：「你們練不好，不要緊，這招劍法，博大精深，變化太多了，一時不容易弄得清楚，當初老師兄我就足足練了半個多月，才算摸清路數變化，但練起來還是荒腔走板，練劍，本來就不是容易的事，有些人一套劍法要練上一輩子，所以才有數十年火候，你們就算學會了，沒有十年八年火候，也永遠只能算會，不能說精。」

兩人只能唯唯應是。等回到自己房中，可不敢使劍，只是用手勢比劃看練了一遍，看看大致巳可記住。

方如蘋以「傳音入密」說道：「大哥，這招劍法果然威力極強，我們大概有三天時間，應該可以練熟了，但我們要如何隱瞞呢？」

丁劍南道：「老師兄說過，練到兩成火候，可以發出十八道劍光，但還是太多了，我想我們練到十天之後，一招發上十一、二道劍光就差不多了，不能再有進步了。」

方如蘋道：「好，就這麽辦，只是明明學會了，要裝作不會，實在是一件苦不可言的事。」

丁劍南道：「我想，等我們把劍法練熟了，谷主可能會把我們正式列入門牆了，這幾天，我們就像在這裏作客一般，雖然進入了迷仙岩，但對迷仙岩依然一無所知。」

方如蘋道：「我看她對我們還不大放心呢！」

丁劍南道：「所以我們要處處小心，才能正式入門，否則豈不是入寶山空手而回。」

方如蘋道：「你倒說得容易，進來不易，要出去只怕更難呢，她如果對我們有一絲疑念，決不會讓我們活着離開的。」

一連十天，兩人都在認眞的練習這招劍法，常千里也一直跟着他們從旁指點，但兩人限於功力，一招最多只能發出十一、二劍，再也不會有進步了。

常千里知道他們內功修為極淺，這是無法勉強得來的，因此囑咐兩人，要武功精進，必需從內功着手，沒有內功作根基，劍法練得最熟也無法達到上乘境界的。

這十天，兩人從早到晚都在練劍，薛慕蘭都是每天晚膳之後才來，那是兩人休息的時間，可以和兩人談上一會才回去。

又是一個早晨，晨曦初升。丁劍南、方如蘋巳經練了將近半個時辰的劍了。

他們為了裝得逼眞，只用出三成功刀。只用三成功力，當然不會很累，但他們都練得滿頭大汗。

一個人有了十成功力，要裝成只有三成，明明巳經學會了的劍招，要裝成不會，也是一件極為辛苦的事。

現在黑衣漢子巳經送早餐來了，他們收起長劍，到後院去洗了把臉，正好坐下來吃着早點。

丁劍南忽以「傳音入密」道：「有人來了。」

方如蘋披披咀，也以「傳音入密」說道：「來的人，當然是你盼望的人了。」

丁劍南道：「不是她，這人脚下比薛兄沉重得多！」話聲剛落，只見院前一條小徑上正有一個人影急匆匆的走來，那是總管申大娘！

兩人不覺都站了起來。

申大娘一脚跨進院子，就陪着笑道：「兩位相公剛用早點，眞是打擾了，谷主請你們立即就去。」

丁劍南心頭暗暗一怔，谷主不叫薛慕蘭來叫，却要申大娘來傳命，莫非有什麽不對，一面故作喜色道：「是谷主見召，表弟，我們快去。」

申大娘道：「老身給相公帶路。」

兩人只好跟着她就走。不多一回，就來至谷主居住的那座樓宇前面。

申大娘道：「谷主正在後廳等着，你們隨我進去好了。」

兩人隨着她到了後進，走近階前，申大娘才脚下一停躬身道：「啓禀谷主，丁南強、方仲平來了。」

只聽裏面响起谷主的聲音說道：「叫他們進來。」

申大娘應了聲「是」，直起腰，朝兩人打了個手勢，示意他們先進去。

丁劍南、方如蘋並肩跨入一座敞廳，只見谷主依然坐在一道鏤花的軒門之內，垂了一道珠簾，身後同立着三四個綠衣少女，和初來那天看到的情形完全一樣。

這位谷主大概喜歡故作神秘，外面的人只能看到她一個隱綽綽的影子。

丁劍南、方如蘋跨上三步，立即伏身跪拜下去，口中說道：「弟子丁南強、方如蘋叩見谷主。」

他們第一次來的時候，當跪拜下去，谷主就說「起來」，但今天情形顯然有些不對，谷主並沒開口要他們起來，兩人只好依然跪伏在地，不敢站起。但兩人都有一種感覺，谷主烱烱如電的目光，正盯注在自己身上似的，使人有森寒之意

過了半晌，谷主忽然冷冷哼了一聲。

這一聲冷哼，聽到兩人耳中，心頭不禁驀然震動，已可感到事情不妙

接着只聽谷主冷峻的喝道：「你們好大的胆子！」

丁劍南、方如蘋聽得暗暗吃驚，慌忙伏地叩頭道：「弟子不知做錯了什麽？伏望谷主垂察。」

谷主沉喝道：「來人呀！」

她喝聲甫出，立即有兩個人從外面走了進來。

丁劍南、方如蘋都可以聽得出這進來的兩人步履輕捷，身手定然不弱。

谷主一指丁、方兩人，喝道：「你們把他們兩人拏下了。」

丁劍南、方如蘋聽到這裏，心知自己行藏巳露，但此時要不要出手呢？就在此時，只聽谷主接着道：「你們站起來。」

丁劍南、方如蘋聽她又要叫人把自己兩人拏下，又要自己站起，心中驚疑不止，只得依言站起。

谷主又道：「我要他們把你們拏下，你們也可以拔劍自衛……」

丁劍南惶恐道：「弟子願意受縛。」

方如蘋道：「弟子在谷主面前不敢放肆……」

「不行。」谷主冷聲道：「我言出如山，准許你們拔劍自衞，就是要你們死而無怨。」

丁劍南道：「谷主只要說出弟子犯了何罪？弟子就死而無怨。」

谷主冷厲的道：「你們敢違抗我的命令嗎？」

這句話丁劍南、方如蘋都聽出來了，總而言之，她還是生性多疑，不相信自己兩人，還要看看自己兩人的劍法。

丁劍南朝上行了一禮，恭敬的道：「弟子不敢。」一面回頭朝方如蘋道：「谷主吩咐，表弟，我們自然只有遵命了。」

方如蘋應了聲「是」。兩人這才轉過身去，才看到進來的兩人是兩個一身青色勁裝的年輕漢子，看他們年齡也不過二十二、三歲，生得極爲精幹，雙目神光充足，一望而知身手大是不弱。

站在一旁的申大娘叫道：「丁南強，把長衫脫下來。」

她在谷主面前發言，這話當然代表谷主說的了。

丁南劍、方如蘋只得依言把長衫脫下。申大娘就一手接了過去。

那兩人等他們脫下長衫，立即鏘鏘兩聲，掣出劍來，口中說道：「二位請拔劍了。」

如是奉谷主之命拏人的，那會如此客氣？

丁劍南略爲遲疑，也就抬手抽出劍來。方如蘋也跟着拔出了長劍。

兩人和兩人相對，丁劍南對面的一個生得濃眉大眼，身材較高，方如蘋的對手身材較壯，所以看去就稍微矮了些。

較高的一個說道：「谷主方才吩咐的話，你們大概聽到了，咱們奉命拏人，也給你們有自衞的機會，咱們用不着客氣，你發劍好了。」

丁劍南、方如蘋在谷主面前當然只好使「九宮劍法」，這就擺了個起手式，口中說着：「請。」身法也隨着活開。

那兩人沒再說話，左手劍訣一引，刷的一劍斜刺而出。丁劍南、方如蘋同時脚踏九宮步法，避劍還擊。兩對、四支長劍，在身形閃動之間，已經各自展開劍法。

丁劍南、方如蘋立時發覺對方出手劍招，十分駁雜，也十分凌厲，幾乎每一劍都指向人身要害，生似一出手就要立取自己兩人性命一般。

一交上手他當然已可掂出對方斤兩來了，如果放開手和他們動手，自己兩人大概只要使出七分功力，在二三十招之內，就可以把兩人擊敗了，但此刻自己兩人至多只能使出四五成功力來，那就要比對方兩人差上一截了！

好在「九宮劍法」，一經展開，足踏九宮方位，進退閃避，縱然功力不足，還手攻敵較少，採取守勢暫時還可保無慮。

他們曾經在谷主面前說過，練了八九年劍，因此把這套「九宮劍法」運使的相當純熟輕靈，人影遊走，劍光飛洒，居然也無懈可擊。

兩對人不過盞茶工夫，已經搏了二十餘招，對方兩人雖然略佔上風，一時之間，倒也無法擊敗兩人。

這兩人當然是谷主的門下了，他們在師尊面前，久戰無功，劍法立時一變，原來已極盡凌厲的劍法，這一突然加緊，就更顯得凌厲無前，而且愈戰愈急，劍光快如閃電，劍勢如波濤洶湧，一人一劍幾乎已連成一氣，攻勢綿密。

丁劍南、方如蘋縱然展開九宮身法，已難封架得住這般密如尖錐的劍勢。

他們也使出從常千里那裏學來的三招救命劍法，但爲了要掩飾功力，把平日練熟的一套「九宮劍法」，可以使出四到五成力道，新學的三招，只好使出三成光景，尤其最後一招「九九歸原」，只能使出二成功力來。

因此他們有時也會漾起八九道劍光，差可擋得一擋，如果使「九九歸原」，漾起的十一、二道劍光，却是一閃即沒，軟弱無力。

這一來，不但一下屈居下風，而且還時遇險招，被迫得不住的後退，東躲西閃，而且也面紅耳赤，汗水涔涔！

對方兩人一旦佔得上風，出手就更見凌厲。

丁、方兩人似是已到黔驢技窮之境，對方三劍之中，就有兩劍抵擋不住，只有重複使出那一招「一劍九乘」，但劍勢甫出，就被對方的劍光震開，根本無法發揮威力。

因爲谷主說過要他們死而無怨，這就變得生死之爭了，兩人當然也要假裝出咬緊牙關抵抗，但功力不如人家，劍法處處受制，這叫做棋高一着，縛手縛脚，你即使和人家拚命也未必拚得出什麼名堂來。

激戰中，但聽「噹」的一聲，方如蘋手中長劍首先被對方震飛脫手，口中發出了一聲驚叫。

但在她驚叫聲中，她對手的劍尖已經指向咽喉，一手連點了她三處大穴，方如蘋立即栽倒地上。

丁劍南當然看得清楚，心中暗暗稱讚她機智過人，因爲這是冒險之舉，但到了此時，也不得不冒一次險了。他聽到表弟的驚叫，故作一驚，這一驚，劍勢頓懈。

他對手豈是庸手，趁機劍招一緊，運足內力，把手中長劍朝丁劍南推壓而下。

丁劍南到了此時，已顯得筋疲力盡，勉強運力抬起，但只抬得一抬，就被對方緩緩壓了下去。

那對手口中大喝一聲，左手疾發，彈出兩縷指風，一下也把丁劍南給制住了。

兩人先後得手，就各自收劍回鞘。

踞坐在珠簾內的谷主似是極爲滿意，抬了抬手。兩個年輕漢子就躬身一禮，退了下去。

丁劍南看他們退下去了，心頭已是塌實，這一次交手，差幸自己兩人沒有露出破綻來。（在最險惡的形勢中，使的依然只是「九宮劍法」）

只聽谷主冷冷的道：「申總管，妳把方仲平押下去。」

申大娘答應一聲，一把挾起方如蘋的身子，往外走去。

這下，丁劍南心頭又不期猛吃一驚！就在此時，谷主伸手一拂，丁劍南只覺身上一鬆，被制的兩處穴道，立時解開，心頭一動，一臉驚惶的撲地跪倒地上，連連叩頭道：「谷主開恩，弟子兩人……」

谷主沉哼一聲，冷峻的喝道：「丁南強，你知罪嗎？」

丁劍南匍匐在地，顫聲道：「弟子……弟子不知犯了谷中什麼罪……」

谷主冷冷的道：「你還不從實招來，方仲平是你表弟嗎？」

丁劍南心頭暗暗驚震，只得硬着頭皮道：「是……是的。」

谷主怒聲道：「你還不實話實說？她是男是女？」

糟糕！方如蘋已被申大娘押出去，只要一經驗看，眞相就會大白，丁劍南已經嚇得臉無人色，連連叩頭道：「谷主明鑒，她……她是弟子的表妹，因姨丈膝下只有她一個女兒，從小就給她穿了男裝……弟子也一直叫她表弟……不是……欺瞞谷主……」

谷主哼了一聲，說道：「她叫什麼名字？」

丁劍南道：「萍兒。」

谷主哼道：「你若敢有半句虛言，當心你的腦袋。」

丁劍南叩頭道：「弟子不敢，弟子那天叩見谷主的時候，本來要跟谷主禀報的，因爲……因爲說出來了，怕谷主不肯再收錄我們，所以，就不敢……多說……」

谷主輕哼一聲，才道：「其實那天老身就看出來了，老身如果有這般好矇蔽，還能當谷主嗎？」

這時只見一名綠衣少女匆匆走入，朝谷主耳邊低低說了兩句。

谷主點點頭，說道：「叫她換過衣衫，再來見我。」

綠衣少女躬身領命又匆匆退了出去。

谷主朝跪在地上的丁劍南喝道：「丁南強，你起來。」

丁劍南聽了她這句話，心知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了，懸着的一顆心，總算放下來了，趕緊叩了兩個頭，說道：「多謝谷主。」然後恭恭敬敬的站起身，退到邊上。

就在此時，但聽一陣急促和怯怯的脚步聲傳了進來。

丁劍南可以聽得出來，那走得急促而重的脚步聲，該是總管申大娘，她走起路來，時常三脚併成兩步，好像她很忙似的。那走得怯怯的脚步聲，跟在申大娘身後，大有畏怯不前之意，該是如蘋了！

他一想到方如蘋，心頭不由一陣亂跳，如果在谷主面前，說得和自己不對，那就糟了。

心念轉動，急忙抬眼看去，方如蘋已經換了一身女妝，湘裙曳地，如雲秀髮披到了背後，低垂粉頸，走得很慢，模樣倒有些像新嫁娘見翁姑似的。

丁劍南就站在邊上，她連頭也不敢抬，一直走到谷主簾前，才雙膝一屈，撲的跪倒下去，連連叩頭，顫聲道：「弟子方蘋兒叩見谷主，谷主開恩……」

丁劍南聽她自稱「蘋兒」，心頭暗暗鬆了口氣，自己兩人雖沒商量好，但方如蘋當然不好說出眞名來，除了「蘋兒」確實沒有什麼可以說的了。

谷主沉哼一聲道：「蘋兒，妳爲何要女扮男裝，進入迷仙岩來？」

方如蘋道：「啓禀谷主，先父只有弟子一個女兒，自幼就把弟子打扮成男裝，讀書時也給弟子取了一個男子的名字——仲平，除了先父在日叫弟子蘋兒外，所有的人都叫弟子仲平的，弟子當日和表哥一同來叩見谷主，本待向谷主禀明下情，但薛兄、卓兄已經禀明谷主在先，弟子就不敢再說了。」

這話和丁劍南說的也大致相同。

谷主哼道：「老身如果不念你們說的還算眞實，只是學武心切，平日對老身又能心存恭敬，並無觸犯我們門下律條，否則你們兩條小命還保得住？起來。」

丁劍南自然聽出來了，自己和方如蘋平日說的話，對谷主十分恭敬，果然生效了。

方如蘋當然也聽出來了，心中一喜，連連叩頭，感激的道：「谷主恩重如山，弟子……弟子永遠也不會忘記的……」

她忽然淚流滿面，站起身來，一副感激流涕的模樣，更是楚楚動人。

谷主點頭道：「很好，老身准許妳仍用方仲平這個名字，在谷中也可以改穿男裝，你們去罷。」

方如蘋拭着淚水，喜上眉梢，恭敬的道：「多謝谷主。」

丁劍南也恭敬的躬下身道：「弟子告退。」

申大娘跟着兩人身後走出，笑道：「方姑娘，眞恭喜妳，谷主今天對妳眞是格外開恩，來，妳隨老婆子去換過衣衫再下山去。」一面朝丁劍南道：「丁相公，你只好在外面稍候了。」

丁劍南道：「沒關係。」

申大娘領着方如蘋朝左首迴廊行去。

丁劍南獨自走出大門，就在階下等候，過了不多一回，方如蘋才換回男裝，瀟洒的走出。

丁劍南心中暗道：「就因她一直穿慣了男裝，才使谷主相信她從小穿的男裝，不是到迷仙岩才改穿男裝的，看來這位谷主當眞厲害得很，自己兩人只要稍露破綻，今天就債事了。」

兩人並肩走下山坡，方如蘋幽幽的道：「表哥，今天眞把我嚇昏了，谷主若是一怒之下，把我們趕出山去，我們就拜不成師了。」

丁劍南道：「誰說不是，我們好不容易投到谷主門下，眞要拜不成師，我們會後悔一輩子，我看谷主對我們很慈祥，我們早就不該瞞她老人家的。」

方如蘋嗔道：「都怪你不好，當時見到薛兄她們，你說我是你表弟，以後怎麼好意思改口？」

丁劍南道：「其實這也沒什麼？薛兄、卓兄到了這裏，就說明她們是女扮男裝，妳也應該在那時候說出來的，就不會有今天這塲事了。」

回到屋中，薛慕蘭早已坐在起居室中等候，看到兩人，立即迎着朝兩人打了個手勢，示意不可出聲，一面以「傳音入密」朝丁劍南道：「我聽說師尊一早就把你們兩人叫了去，不知有什麼事嗎？」

她一雙秋水般眼神凝注着流露出十分關切之情。

（未完・十九）

俠義奇情中篇小說

無敵劍

金童・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劉稼闖入紫竹林正避開老叟的追截，再想去找鐵扇書生沈羽，奔走了十多里路程，遇見了當年九玄門的白衣少女，她告訴一樁關於殺他父母的仇人行踪，帶他來到錢塘江望潮小築「江南一絕」董棠華的莊院裏，原來董棠華擺酒慶祝花甲大壽，黑白兩道人物都向他祝壽。白衣少女帶劉稼來此以便指出誰是殺他父母的仇人，二人易容扮成兄妹自稱是淮南毛金刀、毛銀刀，坐在下首的座位上，座客入席的還有：謝家堡謝元龍、宇內丐仙朱祖義、沈家莊沈定源、東島、西嶽、南海、北塞、少林寺五秀、陰陽劍萬慕舜……濟濟一堂，不勝羅列……



苗疆絕學懾羣豪　中原名招驚雙怪

朱祖義這一出手，端的看得衆人暗暗喝彩，丐家帮絕學果然別具奧妙，非同小可。

白衣少女被困在這青光之下，祇見她秀眉軒起，彷彿對這挾着無比威力的打狗棒法視同兒戲一般，白光飄處，竟然循着朱祖義發出的這青光轉動，蓮步輕移，臉上露出了一股既輕鬆而又悠閒的笑容，一邊又柔聲說道：「老叫化，你又何苦爲別人賣命，我毛銀刀姑且看在你身爲一帮之主的份上，留些餘地不還招打你，還不替我快快收起這根叫化棒麽？」

白衣少女循着青光轉動，猶說出這等輕鬆的說話，不由使朱祖義陡覺一陣驚悸，暗忖：「這眞是無苦討苦吃了，這女娃怎的如此厲害，如今倒使我有如進退維谷，一時倒也下不了台。」

正在此時，陡見秦萍兒愁眉一皺，移步走了過來，向着朱祖義說道：「朱伯伯，與這等強蠻之人，焉用你老人家出手，不如待侄女來替你老人家教訓吧。」

朱祖義聽得秦萍兒之言，知道她挺身而出，爲的是志在替自己找個下台階，不由一驚暗忖：「我與她父親份屬知交，可是我既不是這白衣少女的對手，她怎能挺身而出，這豈不成了以卵擊石之勢嗎？」

思忖之間，秦萍兒却已竄身而來，纖手揮處，刷刷兩掌，已然出招朝這白衣少女擊了過去。

廳中羣英皆感驚奇，想不到秦萍兒竟然明知非這白衣少女的對手而挺身出擊，即使是「賽臥龍」謝智也一時不知該如何始好？

劉稼乍見自己日夕掛念的秦萍兒竟甘冒此險，捨命挺身而出，爲之驚愕不已，急忙從椅上竄起，撲至廳中。

朱祖義以爲劉稼見得秦萍兒朝白衣少女擊去，替白衣少女接擋，焉知劉稼却不朝秦萍兒抵擋却伸手一掌朝白衣少女當胸推去，邊道：「妹妹，你且站過一旁。」

白衣少女乍見劉稼竄躍過來，非但不替自己接擋，而且還以手朝自己當胸推來

，不由一驚，畢竟男女有別，又恐被劉稼推到胸前，於是，忙不迭暴退三步，瞬巳避去了劉稼。

廳中羣英莫不咄咄稱奇，而那秦萍兒却以爲這臉上長着肉瘤的醜貌少年故意代那白衣少女來與自己過招，當下纖手翻處，刷刷兩掌，逕朝劉稼當胸擊去。

劉稼此時已然忘了自己服了九玄易容丹，以爲秦萍兒定然認識自己，陡見她翻手兩掌擊來，却爲之驚詫不已，暗忖：「怎的她連我都要打了？」

劉稼心中不存敵意，何況又見得自己日夜掛念的人陡然出手。頓時驚住在廳中，竟然不避不擋。剎那時，劉稼陡覺雙胸之上一陣劇痛，體內血氣翻騰，已然硬生生吃了秦萍兒擊來的這兩掌。

廳中衆人不由個個驚得目瞪口呆，想不到適才連溫漢錦都不放在眼裏的這個醜貌男子，竟然會不避不閃硬硬的受那秦萍兒兩掌。

白衣少女也不由一驚，不知劉稼爲何有此一着，竟然不顧自己安危，硬受秦萍兒這兩掌？頓時驚疑不已。

劉稼受了秦萍兒兩掌，體內血氣翻騰，身子不由幌了一幌，陡然張開口來，吐出一口鮮血，一個蹌踉，不由斜退三步，勉強站穩了身子，朝着秦萍兒凝望，祇見他眼眶之中，已然溢出了兩滴淚水。

秦萍兒滿以爲自己替朱祖義尋找下台階，迫於無奈出手發掌，定然難以討好，想不到這醜貌的少年却不避不閃，硬生生受了自己兩掌，一時倒也爲之驚愕不已，對住了劉稼驚望，恐他陡下煞手。

焉知看見劉稼受了自己兩掌，吐出一口鮮血，知道他已然被自己擊至內傷，陡見劉稼流出兩滴淚來，芳心不由深感一陣內疚，忖道：「我與他無怨又無仇，大概適才我出手打他，這醜貌少年又恐還招將我打傷，故而硬受我兩掌，倘若眞的如此，我倒倍感內疚的了。」

忖思之間，秦萍兒不由面呈憐愁之容，將身後退數步，扭轉身去，却對「宇內丐仙」朱祖義問道：「朱伯伯，你在一路之上，可曾遇到一個姓劉名稼字務農的少年？」

秦萍兒此言雖向朱祖義而問，可是字字猶如尖刀刺在劉稼胸間，祇見他臉上泛出了一層苦笑，突地張口又是吐出了一口鮮血。

這出人意表之事，唯有「毒娘子」簡慧芳一人胸中有數，如今既聽秦萍兒向朱祖義如此詢問，而劉稼又吐了一口鮮血出來，當下一聲苦笑，就朝秦萍兒說道：「這姓劉名稼字務農的少年，饒他忠厚成性，豪氣干雲，可是生就一條苦命，你問來也是枉然。」

秦萍兒被「毒娘子」如此一說，頓時又轉過身來，瞪眼問道：「你認識劉務農嗎？」

「毒娘子」簡慧芳又是冷冷一笑說：「我認識劉稼與否你問來作甚，總之我說他生就一條苦命，已對你說明了！」

秦萍兒聽得簡慧芳語中有因，忙問：「你說話爲何要吞吞吐吐？」

簡慧芳還是冷笑了一聲說道：「我怕講出來使你傷心。」

「毒娘子」簡慧芳此語一出，廳中除了易容的劉稼與秦萍兒本人之外，還有兩個人爲之一愕，一個當然是謝智，另一個却是這白衣少女。

秦萍兒越聽越覺得簡慧芳說話吞吞吐吐，好似對劉稼的事知之甚詳，忙問：「萍兒身受劉公子捨身相救與葬父之恩，故而對劉公子時時刻刻關心，萬望老太太不吝賜告，劉公子如今可安好否？」

「毒娘子」簡慧芳端的明知如此形勢，爲的劉稼出此一口寃氣，遂說道：「不是我不肯講給你聽，爲的是怕你終身內疚慚愧。」

此時，劉稼已然調氣了一陣，心胸之中，雖覺依舊疼痛未止，可是總算比適才減輕了許多，此時，陡見溫倩筠走了過來，拉了拉秦萍兒的衣袖，在她耳畔輕語了幾聲，又道：「萍妹妹，你還是回座位去吧。」

白衣少女的臉上長出這些許多其醜無比的肉瘤，可是在這肉瘤之上又添上了傷感的神情，使人越發見之既畏又怕，祇見她蓮步輕移，朝着劉稼走了過去，就問：「哥哥，你被這小賤人傷得怎樣？」

劉稼急忙搖了搖頭，而那溫倩筠却瞠目朝白衣少女望去，意欲發作，但被秦萍兒阻止了說：「倩筠姊姊，你別再與他們爭吵了，好在我被她罵幾聲又沒有什麽損害。」

劉稼不知怎的，感到溫倩筠雖則貌美似花，可是含帶三分妖媚之氣，見她與秦萍兒稱姊道妹，心下甚爲彆扭，不由嘆了一口氣，對白衣少女說道：「妹妹，這望潮小築雖則風雅至極，可是在這裏的人都是這麽俗氣，依我之見，咱們還是少跟他們講話便了。」

溫倩筠見得劉稼雖則對白衣少女說話，眼光却不斷朝自己張望，顯得極其鄙視自己的模樣，不由嬌容憤怒，叱道：「你這小子再在這裏多開口，我管教你血濺階前。」

劉稼正愁一肚子悶氣無處發洩，聽得溫倩筠之言，頓時勃然大怒，就道：「我與你雖則無仇無怨，可是你這副模樣却令我看不慣，你說要叫我血濺階前，我也就像適才對待你的那個寶貝兄弟一般，我先讓你三招，在第四招上看看，究竟是誰血濺階前！」

溫倩筠聽得劉稼之言，嘴裏哼地一聲，餘音猶存，却巳拔劍施招擊出，端的迅捷如閃電，直將白衣少女看得雙眉一皺，心內忖道：「眞是瞧不出，你倒有一些成就。」

劉稼見溫倩筠揮劍擊來，非但來勢迅捷，而且勁力甚是雄厚，當下不敢怠慢，忙不迭將那七步迷踪那式「獨步天壇」，堪堪避過溫倩筠這柄寒光四射的寶劍。

溫倩筠武藝非但超出她兄弟溫漢錦甚多，而且陰險更勝溫漢錦一籌，見得劉稼輕輕易易避去自己一招，頓萌奸詐之計。

祇見她嘴角邊泛起了一絲微笑，秋波送媚，朝劉稼說道：「喲，倒瞧不出你頗有幾手，敢情是我走了眼不成？」

溫倩筠說到這裏，手中寶劍又是迅捷透出，祇見劍尖向上挑去，身子陡向左邊微微一側，竟然側倒在地，朝準劉稼肚臍

上刺去。

這一招去勢之勁，無與倫比，白衣少女在旁頓時面露驚慌之色，暗下提氣，恐防劉稼有失。

劉稼見得溫倩筠媚笑頻送之時，早巳暗加提防，如今果見她遞劍挑來，當下就將身躍起，倉卒之間，忙不迭施出那式「臨空掠影」，總算及時避去了溫倩筠的來招。

溫倩筠見劉稼臨危不亂，倉卒之間居然還能避去自己一招，不由大驚，心忖：「這醜貌少年究竟用什麽步法，竟能在自己如此匠心獨具的劍招下避脫。」

劉稼身子竄出七尺，却又朝溫倩筠走了過來，遂道：「還有一招，你快快動手吧。」

廳中衆人莫不屏息以觀，祇見溫倩筠又是哼地一聲，此番連人帶劍，陡朝劉稼刺去，手中寶劍揚起一陣劍網，剎那之間，竟將劉稼困在劍網之中。

這一招，溫倩筠滿以為饒他武功再高，也難能逃避，焉知劉稼見她手動之時巳然閃避，故而身子雖仍被劍網困住，可是却將身一縮，退後三步，巳然越出。

溫倩筠連攻三招，皆被劉稼一一避過，知道這四招送出之時必定遭他還擊，可是轉念一忖，欺他赤手，自己怎的也憑手中這柄鋒利的寶劍佔着上風，於是將劍一揮，「刷刷刷」，連出三招。

劉稼既巳避了三招，巳允所諾，如今見得溫倩筠揮劍擊來，當下一邊閃避，一邊却遞出雙掌朝她還擊而去。

劉稼忠厚成性，祇不過意欲對她略施警誡，故而雙掌遞出之時，僅用了五成功力。

乍地還招出掌，劉稼用的是少林戒持院中，由智通禪師所授的那「金陵神君」秦子祺的絕學穿雲掌，故而掌發之時，站在一旁觀戰的秦萍兒不由一愕，疑忖：「這醜貌的少年怎將我父親穿雲掌中的這招雲開見月施展了出來，敢情這醜貌少年與我爹爹相識不成？」

秦萍兒正在疑忖之間，溫倩筠却陡覺有一股力勁無比的掌風拂來，不由一驚，想不到這其貌醜怪無比的少年端的身負絕學，拔萃出類。

溫倩筠焉敢怠慢，忙不迭將劍一沉，嬌軀急朝左邊斜出，匆促之間，總算避去掌風。

廳中衆人乍見劉稼還手，謝家堡堡主謝文龍始終坐在主桌之上，不動聲色，如今見得這醜貌少年竟將秦子祺的絕學穿雲掌施了出來，不禁既驚又疑，心忖：「秦子祺生前未曾收錄一徒，直到去年，由自己之推介懇求將沈家莊沈定源的獨子鐵扇書生沈羽拜在他門下，可是沈羽雖蒙秦子祺收錄為徒，也僅學到了秦子祺這穿雲掌三成功夫，如今這醜貌少年非但將秦子祺絕學穿雲掌施展出來，而且在這發招勁勢中見得，他至少巳具五分火候。」

謝文龍忖至此間，不由雙眉一皺，一邊從主桌走了出來一邊就道：「倩筠侄女你且站過一旁，待我來問他幾句說話。」

溫倩筠既知這醜貌少年身負絕學，自己斷非是他的對手，如今見得名馳江湖的謝大俠走來喝停，樂得就此下台，當下就朝劉稼冷笑了一聲，說道：「姑且看在謝家堡謝伯伯的面上，讓你多活片刻。」說着將身後退三步，站於一邊。

謝文龍面呈笑容，朝着劉稼仔細打量了一眼，就問：「你與金陵神君秦子祺怎生稱呼？」

劉稼聽他此問，知道他巳看出了自己適才所施的乃是「金陵神君」秦子祺的絕學穿雲掌，心忖：「我在智通禪師十載撫養敎導之下，非但將金陵神君的穿雲掌學得，就是在這裏七個高手的本門絕學也習成一二，更且連你的八諸拳也略諳幾招。」於是就朝謝文龍微微一笑答道：「秦子祺秦老前輩的穿雲掌名震武林，在下心儀巳久，總算在一個機緣之中學了幾招，可是自問僅粗識秦老前輩這絕學的皮毛，萬望謝大俠勿以見疑。」

謝文龍聽言，不由眉尖越皺，又問：「你既知這穿雲掌乃是秦子祺的絕學，連他入室弟子鐵扇書生沈羽也不過學到了三成，怎的你適才這招却巳具五成功力？」

劉稼笑道：「武學此道，勤於苦習，就算天下最深奧的絕學，倘肯苦練，當然能逐漸進步。」

謝文龍雖聽劉稼之言有理，可是轉念一忖，天下那有無師自通的武學，何況此穿雲掌必須內外兼修，當下更覺詫異。

劉稼就道：「秦老前輩這穿雲掌絕學雖則招式深奧巧妙，可是未能冠甲天下，何況各派各門的武學各擅勝場，就算你的八諸拳何嘗是等閒武學。」

謝文龍聽他說出自己的本門絕學八諸拳，不由驚愕萬分，忙問：「你連我的八諸拳都識麽？」

劉稼笑道：「謝大俠的八諸拳與秦老前輩的穿雲掌皆是武林中的絕學，在下略識一二。」

謝文龍聽他竟說略識一二自己的八諸拳，又驚又疑，當下將臉一沉，就道：「我素不將這八諸拳授於外人，你可知道武林中的規矩！」

劉稼就道：「在下祇知學習天下上乘武藝，難道學藝也要什麽規矩不成？」

謝文龍怒道：「你端的胆大妄為，連武林中的規矩都詐說不知，倘若你當眞偷學了我的絕學，有如偷盜，我却要向你追回這被偷盜的武學。」

劉稼不由詫異萬分，就道：「在下將你的八諸拳習得一二，對你又沒有什麽損失，而又不會因我懂識了之後令你功力低差，你說要討回我所識的八諸拳，可是我巳懂了怎能還你？」

謝文龍微微一聲冷笑道：「你竟敢還在我面前行詐，還我武藝容易，你快快自斷雙臂，姑且饒你一命。」

劉稼眞的不知武林規矩，何況智通禪師授給自己武林百家之長的時候又沒有提起，如今聽得謝文龍之言，却以為他故意挑剔尋釁，當下忍無可忍，也就冷冷一笑說道：「在下之軀得自父母，要我自斷雙臂，唯有我父母能講這話，如今我父母皆巳亡故，你雖名馳武林，該稱謝大俠，可是你却不能要我自斷雙臂，倘你堅持如此，不妨以武來取。」

謝文龍被劉稼如此一說，倒也下不了台，明知這醜貌少年身負絕學，甚是難以

相與，可是為勢所迫，不甘心當着天下武林豪傑盡在此間，就此罷休，當下就道：「你既胆大妄為，休怪我以大欺小，如今我要向你討回這被竊的武學了！」說着，謝文龍雙拳迅巳遞出！

這八諸拳乃是謝文龍成名的絕學，雙拳遞出之時，拳風巳然滙成一片，祇見他左拳向上，右拳向下，上抄劉稼上盤，下擊務農正胸，拳發如電，勁力更屬淳厚。

劉稼陡見謝文龍果然挾着本門絕學發招而來，本當以七步迷踪避招，轉念一忖：「適才我既然出口言道自己略知他這八諸拳一二，倘若祇有閃避，豈不又被他誤會我訛騙於他，不如拚着智通禪師所指導的那幾招八諸拳，管它成章與否？倒也要顯些給他瞧瞧，別以為我口出狂言將他訛騙。」

忖思電轉，劉稼見得謝文龍這上下兩掌並發，招名：「仰天俯地」。當下雙拳左右一擺，迅巳隨之揮出，一招「東施西顰」，就分朝謝文龍左右兩肩擊去。

謝文龍果見這醜貌少年將自己的成名絕學八諸拳施展了出來，不由萬分驚愕，暗忖：「世界上焉有這等之事，我這八諸拳祇授於兒子謝智一人而巳，連兩個女兒都未曾學得我一招半式，怎的這醜怪少年將我這一招東施西顰學得頭頭是道，敢情我這八諸拳並非獨得之秘了不成？」

忖至此間，謝文龍雙拳電發，刷刷又是兩拳，這一招「妙盡八諸」乃是八諸拳這八招之中最為厲害的一招，謝文龍用了八成功力，志在必得，祇見拳風呼呼，宛如山崩海嘯那般，連這偌大一個廳上掛着的風燈也微微搖幌，由此可見這一招的勁力端的非同小可。

劉稼乍見謝文龍招發之時，拳影未見巳然勁風拂到，不由一驚，知道他這成名絕學確非等閒，當下倍加聚神蓄勢，以便接此一招。

剎那，劉稼却見這招絕學化出拳影朶朶，果然幻變萬千，勢迅力厚，滾滾而來，忙忖：「這一招是八諸拳中最凌厲的一招，倘若我仍以所僅識一二的八諸拳招接擋勢難討好。」

高手發招豈同兒戲，況且謝文龍所發的乃是八諸拳中盡極奧妙凌厲的一招，俄頃之間巳然擊至，劉稼焉再有考慮忖思之餘地，當下唯有將天元門那招絕學「萬元歸宗」迫施而出。

劉稼性情端是忠厚，知道自己這招「萬元歸宗」乃是彙集天下武藝之長，雖則自己不過習五成火候，可是這冠絕天下的絕學，非同等閒，有恐誤將謝文龍傷害，自己與他無怨無仇，而他怎的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費盡數十年的苦功，豈非徒送己手，當下祇用了二成功夫，將這「萬元歸宗」施展了出來。

劉稼招發之時，忙不迭出言提醒於他，以便謝文龍小心應付，就道：「謝大俠的絕學，端的令人欽服，在下所識唯有適才那淺膚的幾招，如今為勢所迫，唯有另尋途徑，萬望謝大俠小心，在下這裏還招了。」

說至此間，劉稼雖見拳花朶朶迅迫而到，可是還拚着這間不容髮的險境中略為一頓，然後兩手化拳為掌，左發「心猿未動」右出「意馬巳馳」，頓將這「萬元歸宗」的虛實兩式循手發出而去。

廳中衆豪羣英見得謝文龍絕學施出，這醜貌少年巳然垂手難擋，焉知臨危之間雙手一揮，迅如閃電那般還招而去，祇見這醜貌少年身子隨招一幌，竟然莫辨其影，剎那之間，却見謝文龍悶哼一聲，身子暴退數步，幌了幾幌方始將脚步站穩。

不言而喩，僅此一招，貴為武林俊彥的謝大俠巳遭敗陣，衆人莫不驚愕，個個心中疑忖：「這醜貌的少年敢情是神仙下凡不成。」

休說衆豪驚愕，就是這白衣少女也不禁蛾眉一皺，驚忖：「論武學兩字，我九玄門乃屬天下第一，可是他這一招絕學，非但幻變萬千，而且奧妙異常，難道說能勝了我九玄門不成？」

劉稼見得一招得手，反而暗下難過，心忖：「怎的我祇用了二成功力，便能將這名聞天下的八諸拳擊敗，謝文龍怎地都算武林俊彥，我可不能就此使他難堪。」

忖念既動，劉稼乘着謝文龍滿頰羞慚，驚愕一旁之時，恭揖說道：「謝大俠的八諸神拳果然冠絕天下，而更令在下欽佩的是：謝大俠不愧俠名四揚，倘若適才手下不留餘力，在下那能抵擋，如此隆恩，在下畢生難忘，這裏先拜謝了。」

謝文龍心裏明白，知道這醜貌少年替自己臉上貼金，心下更覺慚愧，暗忖：「這少年怎的如此忠厚善良，我謝文龍闖蕩江湖，善良的人也見得多了，也未曾遇上如此忠厚之人，何況自己自從獲悉有一本十全秘笈巳然聞得暗藏某處之後，自己在這數年之中，性情大變，處處不擇手段，務將這本十全秘笈所藏之處尋出，以便學成蓋世神功，想不到今日來至江南這望潮小築，遇上了這醜貌少年，僅此一招巳使自己苦修數十載的八諸拳落後，敢情這少年巳將這本十全秘笈取到，而適才這一招從這本十全秘笈中學到的不成？」

忖至此間，謝文龍不由心頭一沉，既慚又恨，正在此時，突見秦萍兒面呈驚愕之色走了過來，對着劉稼瞪眼怒道：「你滿嘴胡言亂語，騙得別人却騙不了我，你是那西門妖婆的什麽人？」秦萍兒話猶未了，纖手一揮，就是一掌朝着劉稼摑去。

劉稼陡見秦萍兒出手摑來，又聽她指說自己與「蓮花仙子」西門艷有故，不由一愕，劉稼不忍還手，避又不捨，祇覺臉上一陣熱辣，巳然清脆可聞，被秦萍兒摑了一掌。

「毒娘子」簡慧芳見得劉稼兩度相讓，堂堂男子竟然當着大庭廣衆被她摑了一掌，手中烏木拐杖着地一點，身子頓時飛竄而出，越至廳中，喝了一聲：「着招！」祇見烏木拐杖揮處，簡慧芳身子猶未着地，身在半空巳然揮拐發招，陡朝秦萍兒腦頂點去。變起倉卒，饒是秦萍兒聞得簡慧芳開口說明發招而來，可是這烏木拐杖却飛般擊至。

秦萍兒論武藝，她雖然貴為天下第一高手「金陵神君」秦子祺的女兒，可是秦子祺極少敎她武藝，因此所識些無非是淺膚的武功，如今遇上了在陝西隱居三十餘年，閉門苦練武學的簡慧芳焉有抵擋之能。就在這間不容髮之間，劉稼陡地暴身竄

起，雙手就朝簡慧芳木拐上擋去，邊道：「簡老前輩，手下留情。」

秦萍兒見得劉稼反而替自己解危，不由一驚，疑忖：「這醜貌少年怎的如此袒護於我？」此時祇見這醜貌的少年竄身而起，雙手堪堪托住了簡慧芳的烏木拐，雙雙落地。

劉稼倉卒之間，雙手托住了簡慧芳的烏木拐杖，直將闔座英豪看得更是驚愕，秦萍兒被劉稼替自己抵了一招，一時倒也不知所措起來。

簡慧芳被劉稼雙手擋住自己烏木拐杖雙雙落下，不由一驚，隨又冷冷一笑說道：「端的是個執迷不悟的東西！」

簡慧芳此言，廳中衆人唯有劉稼聽懂其中意思，不由苦笑了一聲，遂道：「今日乃是董老前輩的生辰暖壽之夕，我等爲了些小事而偶然誤會，如今既已明白，焉能一誤再誤，萬望簡老前輩同席去吧。」

劉稼說至此間，陡覺心頭一陣傷感，當下掉轉身子就朝下首的座上走了囘去。

一場干戈就此平息，雖則衆人個個餘驚未已，董棠華見得這兩個其貌醜怪無比的少年男女，都是身負絕學，怎地如此忍耐，幾次三番在那勝券已操之時縮手相讓，莫非這廳中另有高人不成？

董棠華正在疑忖之時，廳外莊丁陡地喊道：「少林掌門悟法方丈佛駕來到。」

廳中衆人聽得少林掌門悟法方丈竟然來到，個個臉上露出驚色，就是董棠華也不由驚愕不已。暗忖：「少林方丈素向座鎭嵩山，甚少雲遊，怎的他却來了？」

此時，陡見八個紅袍僧人，引在前面先走進來，悟法掌門身披金袍，由四名小沙彌簇擁而入，「江南一絕」董棠華果見悟法佛駕來臨，焉敢怠慢，忙不迭搶出幾步迎了上去，口稱：「董某何德何能竟然有勞佛駕寵臨，有失遠迎這廂乞罪了。」

悟法喧了一聲佛號，祇見他用目光朝廳上覽望了一眼，就道：「今日乃是董施主慶壽之夕，老衲來遲了，這裏當面謝罪了。」

兩人客套既畢，早有莊丁七手八脚將廳中主桌挪過了一些，另外又放了一隻方桌，董棠華將悟法迎迓至桌上，莊丁們立刻捧來了四時鮮果，蜜餞果品，端上了雨前香茗，猶似衆星捧月那般。

劉稼見得少林掌門悟法方丈來到，也不由爲之驚愕莫名，想起了半年前離開少林之時，承他將一柄寶劍相贈自己，可惜這柄寶劍失落在無名洞中，如今自己已經易容，倘若上去見禮，這豈非多此一舉。

白衣少女見得劉稼凝目對着少林掌門悟法方丈凝望，冷笑說道：「少林派的架子眞可不小。」

劉稼聽她批評少林，不由大驚，忙不迭急擺雙手輕聲對她說道：「任何人你都能得罪，這少林悟法方丈對我有養育之恩，萬望你看在我的面上，別大聲講他。」

白衣少女雖則依舊冷冷一笑，可是終於聽了劉稼的話，不再出聲。

此時，衆人的眼光都已從劉稼與白衣少女而轉到悟法的身上，端的是樹的影人的名，衆人早已素仰少林威望，焉有不朝悟法觀看之理。

悟法坐定正中主桌，就朝董棠華雙手合十作了一禮說道：「老衲此番南下，一則爲了親來祝壽，二則是爲了我師叔智達禪師來了斷一樁糾紛。」

悟法此言一出，劉稼不由更感驚愕，心忖：「智達禪師就是抱我上嵩山少林的恩人，悟法方丈此番南下雖則名爲替董棠華祝壽，實則是爲着智達禪師之事而來，可是未知究竟智達禪師爲了何事？究竟有些什麽糾紛？」

「江南一絕」董棠華說道：「董某曾經聽先嚴在世之時所說，智達禪師爲了覓尋武林瑰寶十全秘笈與苗疆雙怪結下了仇恨，智達禪師曾經數次與苗疆雙怪交手，那時令師也未登仙，爲着不欲貴派插手江湖，曾親下綠玉佛杖法諭，傳令智達禪師囘寺，焉知智達禪師抗拒法諭，不惜叛出少林，犯了欺師滅祖的大罪，而這本十全秘笈却祇聞其名始終未曾探得藏在何處，智達禪師與苗疆雙怪的怨仇却越結越深，最近聽說，苗疆雙怪隱居三十年，已然兩度出世，看來這雙怪雖知智達禪師業已身故，可是這怨仇却要落在貴派的頭上。」

「江南一絕」董棠華說出這一番事，廳中年輕的一輩，個個都不知其中情由，聽了後甚感興趣，而那年老的一輩却個個皺眉搖首，顯然彼此都是心神不寧模樣。

白衣少女却朝劉稼微微笑了一笑輕道：「眞是想不到貴爲武林泰斗的少林派也會怕人。」

劉稼深恐白衣少女說開了頭被悟法聽到，於是急忙對她搖手示意。

焉知悟法方丈雙目頓時望了過來，喧了一聲佛號，竟道：「兩位小施主定然不知這苗疆雙怪的厲害，老衲也不敢自滿，倘若這兩個老怪當眞兩度出世，老衲並非言過其實而故出危言，恐怕這裏的各位施主皆非他倆敵手。」

此言出諸少林掌門悟法方丈的嘴裏，廳中衆人頓時個個面露驚慌之色，饒是這些高手平日自命不凡，聽了悟法之言，也不禁爲之啞然，彼此默默無語。

劉稼聽得悟法掌門果然聽到了白衣少女的說話，忙不迭又朝白衣少女擺了擺手，禁她再說。

焉知劉稼不擺手倒還罷了，擺手之下，白衣少女却冷冷一笑，此番不再輕聲說話，竟然提高了嗓音說道：「原來中原武林都是些欺善怕惡之輩，想那苗疆雙怪雖則武藝高強，可是一物治一物，不見得就沒有人能制服他們，饒這兩個老怪長得三頭六臂，咱們毛氏兄妹倒要會他一會。」

白衣少女語驚四座，饒是悟法方丈自恃甚重，也不由皺了皺眉，遂道：「兩位小施主的志氣雖則令人可嘉，可是常言道，滿飯可食滿言難講，就算你們兩位身負絕學，可是苗疆雙怪的武藝你們兩位却仍未知，請問兩位何以見得能制服雙怪？」

悟法說得上甚是穩重和藹，白衣少女却又是一聲冷笑，說道：「那麽依你之言講來，分明懾於這雙怪的厲害而先害怕了，適才你說苗疆雙怪的武藝，我們兄妹未曾知道，可是請問你可知咱們兄妹武藝究竟如何？」

白衣少女此言一出，悟法頓時爲之黯然，心忖：「這少女倒也講得甚是有理，我倒被她駁倒了，依她言語之中，定然並

非膚淺之輩，我不如試她一試，究竟這兩個少年是什麽門派中的人。」

悟法掌門畢竟是貴爲武林泰斗少林寺的主持，德高望重，氣度確非等閒所及，聽了白衣少女之言，微微的一笑，說道：「老衲端的有長人志氣，滅己威風之嫌，如今請容老衲向兩位請教貴姓大名，是那一派之門下？」

白衣少女見得悟法掌門慈祥得緊，果然貴爲武林泰斗，與衆不同，於是就將假名道出。又說：「咱兄妹倆沒有什麽門派，當然也沒有什麽師傅，可是對那苗疆雙怪，咱們却不怕於他！」

悟法掌門聽說，心中雖是詫異，但又不便多問，當下又是慈祥地一笑，說道：「那麽如此說來，兩位小施主乃是無師自通的了，老衲欽服極了。」

劉稼聽得悟法之言，不由想起昔日抱自己上嵩山少林的那位智達禪師，當下又從下首席上踏了出來，走到正中主桌之前，朝着悟法恭揖一禮，說道：「舍妹年幼，倘有什麽得罪之處萬望老前輩多多海涵，在下這裏倒有個不情之問，但願老前輩賜告一二。」

悟法見得劉稼踏了出來，對着自己恭揖，說要詢問，當下就說道：「小施主所問之事，倘若老衲知曉，定然向小施主坦告。」

劉稼遂問：「請問貴寺智達禪師與那苗疆雙怪究竟爲了何事屢啓爭端？」

悟法道：「老衲適才已然講過，智達師叔乃是爲了那本十全秘笈。」

劉稼却又問道：「十全秘笈乃是後來之事，想那智達禪師當初與苗疆雙怪結下怨仇，未知爲了何事？」

悟法聽得劉稼詢問，不由頓覺驚懼，心忖道：「這是我們少林自己的事，他爲什麽如此關心？」當下皺了皺眉說道：「小施主如此關懷我們少林派中的事，未知小施主用意何在，敢情先告，而讓老衲囘答。」

劉稼乍聞此語，不由一驚，暗忖：「我倒糊塗了起來，怎能如此相詢？」於是道：「先嚴與貴寺智達禪師乃是知交，在下幼時也曾經見過智達禪師幾面，適才聽得老前輩之言，故而一時情之所觸，而有此問。」

悟法方丈忽地臉色一沉，眉皺越濃，問道：「敢問小施主今年貴庚幾何？」

劉稼聽他問起自己年齡，當下不加思索說道：「在下今年一十七歲。」

悟法掌門聽了劉稼道出年齡，就喧了一聲佛號，說道：「老衲滿以爲小施主是一個忠厚的少年，想不到竟然在老衲的面前說起謊來，智達師叔已然圓寂了一十二載，那時候小施主猶在襁褓之中，怎知道遇見的是智達師叔？」

劉稼不由一怔，心忖：「我的確是智達禪師抱上少林寺，你怎的反而不相信於我？」

正在此時，陡聞廳外傳來一高一低兩聲怪嘯，廳中衆人莫不爲之毛骨一懍，悟法掌門雙目頓朝廳外望去，臉頰之上露出了一片驚愕之色，雙手合十唸了聲佛號，說道：「想不到苗疆雙怪說到就到，來得端是迅速！」

此時，廳中衆人個個循着這一高一低兩聲怪嘯朝廳外望去，劉稼忽地一個反身，就朝廳外竄出，焉知剛到廳前，却見白衣少女也從下首席上竄了出來，雙雙落在廳前。

說也巧妙，這一高一低兩聲怪嘯傳來，廳中近百盞風燈也爲之幌搖不定，忽暗忽明，倍覺陰風凄凄，而令人不寒而慄。

白衣少女站定身子，側首望劉稼微微一笑，問道：「你怕嗎？」

劉稼祇是搖了搖頭，也不答話，此時那一高一低的兩聲怪嘯也已息歛，白衣少女眉尖微微一皺，又向劉稼說道：「適才你沒有跟廳中之人還手，如今這兩個老怪來到，我也不許你還手。」

劉稼聽她竟然不許自己還手，甚感詫異，當下也不便多問，白衣少女說道：「這兩個老怪並非是壞人，你別誤聽了悟法之言。」

白衣少女剛說到此間，祇見臨空掠下兩條人影，一高一矮，兩個老叟年紀已有八十開外。

苗疆雙怪果然來到，見得望潮小築的大廳前站立着兩個面貌醜怪的少年男女，這兩怪饒是見多識廣也不由相顧一望，顯出頗爲驚訝的模樣。

白衣少女端的鎭靜已極，面對這苗疆雙怪，居然神色自若，絲毫未露驚怯，反而朝着苗疆雙怪笑了一笑，側過頭來對着劉稼說道：「原來苗疆雙怪也祇不過長了一個頭兩條臂，我倒以爲他們兩人有三頭六臂。」

白衣少女說出如此語，劉稼不由一驚，暗忖：「她怎地如此變化無常，剛才還對我說這苗疆雙怪並非是壞人，怎麽如今又開口將這雙怪奚落？」

正忖思之間，苗疆雙怪中那個瘦長天怪緩步朝廳中走來，一邊向白衣少女問道：「你是什麽人？快讓開，我不殺你。」

天怪說得一口極是生硬的中原話，言下之意居然不與白衣少女爲敵，可是白衣少女却道：「我是什麽人講出來你也不知道，我且問你，你們兩人此番兩度出世，來到中原所爲何事？」

天怪遂道：「我們與少林光頭有仇，來此找他尋事，你年紀太輕不懂這麽多事，快快讓開，我要找這光頭與他打架。」

白衣少女聽罷，非但不讓，而且跨前三步，笑道：「謝謝你不殺我，可是裏面這光頭和尚不是你的對手，你可知道，你的仇人是他的師叔，如今你找他麻煩，豈不勝之不武？」

兩人一問一答，字字送入廳中，悟法方丈貴爲少林掌門，雖則知道白衣少女心存袒護，可是身份攸關，焉肯讓她如此，當下口喧佛號，陡地在桌上直立了起來，一邊朝廳外走，一邊朗聲說道：「這位女檀樾休得爲老衲袒護，既然苗疆雙怪爲了少林而來，老衲焉能不理，有勞閃開一邊，讓老衲來見一見苗疆雙怪的神采。」

劉稼知道悟法是爲了自己身份與少林派在武林中的聲望，故而挺身而出，不由念起少林十載教養之恩，心忖：「照目前情形看來，苗疆雙怪定然身負絕學，倘若悟法方丈挺身而出，勢必難以討好，不如讓我先去試探一下苗疆雙怪究竟有些什麽

絕藝，也好讓悟法有一個準備。」

忖至此間，劉稼非但將白衣少女的話拋諸腦後，就是將自己的生命安危也置之度外，當下一聲朗笑，不待悟法方丈走出廳來，就踏了出去，說道：「我不管你與少林有什麽怨仇，咱們吳氏兄妹專門喜歡與天下高手打架，如今旣適逢此會，遇上了你們這兩個老怪，無論如何我要先討教幾招苗疆絕學再讓你們跟少林厮殺。」

白衣少女見得劉稼挺身而出，對着雙怪如此言說，不由秀眉一皺，頗覺意外，也就挪動蓮步，朝劉稼走了過去，並肩站定。

劉稼見得白衣少女並肩站立，心內甚爲感動，知道她恐怕自己有失，故而挺身相護，不由胆子一壯，又向天怪說道：「在下素向先讓對方三招，然後出招還擊，如今遇見你們當然也不例外，請你速速發招來吧。」

天怪聽到劉稼之言，饒是他身負絕學，也不禁爲劉稼的這份胆色而感到驚愕，這年紀輕輕的少年怎的如此大胆，非但要先與我交手，而且還要讓我三招，敢情他不要命了不成？」

思忖之間，祇見劉稼雙手空空，昂首闊步踏前三步，站在自己面前，居然神色自若，半點懼怕都沒有。

悟法方丈見得這醜貌少年挺身而出，也不禁驚愕萬分，心忖：「這少年適才說是與智達師叔見過幾次，我以爲他是說謊，但他如今不惜面對強敵，定要爲我先擋一陣，敢情這少年眞的受過我智達師叔的恩典。」

天怪旣見這少年挺身而出，堅要與自己交手，當下就朝劉稼陰陰一笑說道：「你一定要死，我也沒有辦法，不過我不要你讓我三招。」

劉稼說道：「我言出如山，焉能無信，說讓你三招就是三招，休再多講，快快發招來吧。」

天怪也迫於無奈，一心擺脫這少年以便能與少林悟法交手，當下又是陰笑一聲，說道：「你旣然定要這樣，我也沒有辦法，可惜你年紀輕輕，却要死在少林這光頭和尚的前面，你且小心，我發招來了。」

」說至此間天怪雙手一揮，苗疆絕學頓時隨掌發出，雙雙朝着劉稼左右雙胸抓去。

劉稼乍見天怪探掌化揑，朝自己雙胸抓來，果見苗疆武學別創一格，掌揮之時，擊抓並用，端的有兼人之能，不由大感欽佩，當下倍加小心應付，忙不迭展開「七步迷踪」那式「兔躍三窟」，左避擊，右避抓，瞬巳將身越過天怪脅後，竄到他的身後。

天怪長得高瘦，劉稼僅及他胸口，見得這醜貌少年左右一幌，迅似閃電，竟然縱至自己身後，饒是天怪身負苗疆絕學，見多識廣，也猜不透醜貌少年用的是什麽縱躍步法，得能輕而易舉之下，避去自己這一招兩式縱至身後。

少林悟法方丈果見劉稼輕而易舉避了天怪一招，不禁大表驚愕，暗忖：「這醜貌少年的縱躍步法甚是巧妙，不知他師承何人？竟然學到了如此深奧的步法。」

天怪見得一招未中，心中嘀咕，乍地亢聲高嘯，一個轉身，雙手忽地高高舉起，身子就朝劉稼仆倒了過去。

劉稼未曾見過如此招式，見得天怪朝自己仆倒而來，疑忖：「這天怪可是被我避了一招氣昏了不成？怎地將雙手高高舉起，朝我仆倒了過來，非但門戶大開，而且手足不動，倘我輕輕朝他胸口一拍，豈非立可取他的性命？」

忖思電轉，劉稼心存忠厚，又是爲了許諾讓他三招，故而不忍就此傷害天怪的性命，見他仆倒而來，脚步忙踏那式「臨空掠影」縱開了出去。

也是劉稼忠厚守諾，祇見天怪身子仆倒而去之時，忽地將高舉的雙手，迅似閃電那般重抓了下來，十指尖尖，宛如裝了十個鋼針那般，尖銳靱利，雙足着地一蹬，身子頓時朝着劉稼直竄而去。

劉稼此時早巳縱步躍出，饒是縱先一步，與這式「臨空掠影」是上官山窮數十年的苦練所創，劉稼乍覺有一股旣陰又寒的勁風擦身而過，不由打了一個寒噤，驚忖：「幸虧我守諾，不然這一招就算避去，可是也要被他這股陰寒勁風擊傷。」

白衣少女看得劉稼在天怪仆倒之時巳然躍避，秀眉軒起，頓將適才那股憂愁之容消歛，嘴角泛起了一絲笑容，大概也看穿天怪有此一着那般。

悟法方丈見得天怪忽地變招，而這醜貌少年宅心忠厚，爲了一諾九鼎，先而避開，却想不到善有善報，藉此善心得能逃避天怪的這一招毒手，當下輕誦一聲，不禁讚道：「阿彌陀佛，小檀樾如此忠厚，老衲端的欽佩得緊。」

天怪心裏也自明白，見得劉稼在自己仆倒之時，先而閃避，而逃避了自己這一招，不由驚忖：「自己這一招先晴後霾，祇有地怪一人知道此招的幻變，這少年諒他不會知道，敢情他爲了諾言而有信之故，因此在我門戶洞開之時，就躍身閃避，如此看來這少年心地善良，個性忠厚，我倒也要手下留情的了。」

天怪旣對劉稼有了好感，知道凡是忠厚的人，個性必然倔強，說讓自己三招，定然半招也少不得，可是這少年究竟身負些什麽絕學？我却未知，不如就馬馬虎虎再發一招湊滿了三招，好瞧瞧他的身手。」

意念旣定，天怪怪嘯一聲，雙手又朝劉稼抓了過去，劉稼見得適才第二招天怪變招，心下萬分留意，焉敢硬接，當下將身一幌，又是躍提而起，總算就在天怪抓來之時避開了出去。

劉稼旣然巳避過三招，所諾巳盡，當下微微一笑，說道：「苗疆絕學端的別具巧妙，在下欽佩得緊。」

天怪見他避了三招，却不發招打來，越對這少年有了憐意，當下就操着生硬的中原說話，道：「你讓我三招，很好，很好，你們中原人常道，來而不往非禮也，我也讓你三招，你可就發招過來了吧。」

天怪說至此用手招了招手，朝着劉稼微微發笑，倒將站在背後的地怪看得爲之目瞪口呆，不知他究竟在弄些什麽玄虛？

劉稼聽得天怪要讓自己三招，心忖：「這倒使得，想不到苗疆二怪也懂得中原禮貌，他旣當着大庭廣衆之前允諾，諒他也必知一諾九鼎，我不如替中原人顯些絕學給他瞧瞧，休以爲中原偌大的一片土地之上，沒有他的敵手。」

忖至此間，劉稼道：「你旣知中原禮貌，我對你也刮目相看，君子交手言明在先，我打你三招，將這中原武林之中最凌厲的三招打你，你且一一小心接招了。」

說至此間，劉稼同向白衣少女看了一眼，祇見她朝着自己點了點頭，微微發笑，當下胆子一壯，豪氣頓發，又向天怪說道：「這第一招是中原高手金陵神君秦子祺老前輩的絕學穿雲掌，招名『推雲見日』，在下祇學得三成功夫，你且仔細看住了吧！」劉稼話聲甫歛，雙手平胸推出，用了八成功夫，就朝天怪擊去。

雖然劉稼所言並非虛假，這招「推雲見日」的確祇學得秦子祺三成功夫，可是劉稼自從天玄老人替他打通了任督兩脈，衝破了生死玄關，掌力渾厚却在秦子祺之上，因此這招「推雲見日」發出，巧妙雖僅三分，勁力却是遠超秦子祺全力發擊之上，天怪陡覺劉稼雙掌翻處，頓有一股其勁無比的掌風，宛如山崩海嘯那般擊來，不由大吃一驚，萬萬想不到這年紀輕輕少年的內功，竟然巳臻至出神入化之境。

天怪旣見劉稼雙掌發來，力勁勢厚，唯有急於翻掌抵擋，祇聞四掌相觸，「波」地一聲，天怪由於說在前頭，讓他三招，還未能發力還擊，故而祇能用力至恰當抵擋之處，「波」地聲响，身子頓時後退三步，幌了幾幌，方始勉強站住身子。

秦萍兒雖則未得父親所授穿雲掌，可是却常見父親施這絕學，如今乍見這醜貌少年果然施出父親的穿雲掌，而且力道勁厲，不由爲之一驚，心忖：「這少年怎地眞的懂我父親的不傳之學？」

休說秦萍兒深感奇怪，悟法方丈更爲驚愕，想不到這醜貌少年竟能在一招之下，將天怪擊退三步，祇憑這份內功，巳然驚世駭俗。

劉稼見得自己這一招「推雲見日」竟將如此勁敵擊退三步，當下就笑了笑，學着他所說的語氣，道：「你的武功的確很好，現在我要將中原第一劍俠萬慕舜的一十八招日月陰陽劍法之中那招『日落月昇』施展出來了。」

天怪見得劉稼適才第一招，巳然力道渾厚，如今聽他說是中原第一劍俠萬慕舜的絕學施展出來，不禁暗忖：「他旣說要施劍招，他手中無劍，怎的施法？」

於是天怪就問：「你說將你們中原第一劍俠的劍招施展出來，你手中又沒有劍，怎能施招？」

劉稼本欲將萬慕舜這招「日落月昇」化在拳掌之間，如今聽他說自己手中無劍，想一下也覺有理，心忖：「我倘將這劍招化於拳掌之間，又恐他反而誤會在訛騙於他。」於是抬頭一望，見得庭院一旁長着一棵粗可供四人合抱的槐樹，當下就竄了過去折下一根長約三尺的椏枝，將它揑在手裏，又朝天怪笑了笑說：「我與你旣無怨，又無仇，何況你又讓還我三招，倘若我揑了一把寶劍，萬一不能避擋，豈不是將你誤傷，因此折枝當劍，就算被我刺中，也不過損傷一些皮外。」

天怪被劉稼折枝當劍如此一說，倒也不能強他拿劍，當下就唯有對他笑了笑說道：「好吧，你可發招了。」

劉稼揑椏枝，劍訣領時，椏枝巳然揮出，陡見椏枝自下挑上，又從上沉下，非但幻變萬千，而且另有一種勁而不硬，軟中却是有力的勁道隨着椏枝發出。

這一招「日落月昇」，其實僅是萬慕舜一十八招日月陰陽劍中，甚是普通的一招而巳，可是劉稼暗中把眞力透於椏枝之上，故而發出來別具一番勁道。

此時，廳中各門各派的高手，都巳忘了庭院之中，有着苗疆雙怪，個個走了出來，分站走廊兩旁。見得這貌醜少年，竟然將不見巳久的萬慕舜玄門絕學一十八招日月陰陽劍施展出來，而且其中有幾個以前曾經領教過這劍招，見這醜貌少年的勁道猶在萬慕舜之上，個個不由爲之色變，猜不透這醜貌少年究竟打從那裏來的，果然識曉各門各派的不傳絕學。

椏枝隨着眞力發出，天怪見得這醜貌少年手中雖則僅將椏枝代劍，可是這條椏枝却猶勝一柄明幌幌的寶劍，勢迅力勁揮擊而來，天怪由於適才第一招上巳然探出劉稼確非等閒之輩，故而暗下早巳蓄勢應變，如今旣見招發而來，急迅非凡，唯有避其銳利之處是爲上策。

天怪爲了要與智達禪師一較一日之長，不惜隱避苗疆苦練三十餘載，連這本十全秘笈都暫且拋諸腦後，故在這三十餘載的時光焉會白費，苗疆本門絕學練得更勝昔日，故而見得劉稼椏枝作劍揮擊而來，雙手一揮，避過了椏尖，竟繞過手去，欲將椏枝攫到。

劉稼乍見天怪插手而來，知他之意，心下也不由被他這種藝高胆大的動作嚇了一跳，心忖：「這簡直是一樁不可思議之事，他怎的肯冒此險來抓自己手中這根椏枝。」當下急朝左又是循勢一跳，天怪果然立刻知難縮手，可是就在這一刹那輕易的避去了這一招，將身斜縱而出，屹立在庭院之中，微微朝着劉稼一笑。

劉稼至此始知，天怪適才繞手來抓自己椏枝乃是用計，兵不厭詐，唯有怪自己經驗不够，倘若這一招換了萬慕舜本人，天怪則難以售計的了。

二招巳過，天怪雖則不語，劉稼知道他巳等候自己第三招發出，本欲將鳳生所授的「萬元歸宗」一招兩式絕招施出，可是轉念一忖，「萬元歸宗」乃是集天下武學之長，這天怪恐難抵擋，適才他打我三招，第一與第二招雖是厲害，但第三招却極馬虎，大概他存心相讓，倘若我將這一招「萬元歸宗」施展出來，豈非顯出我氣量太過狹小了麽？於是想來想去，朝這走廊上站立的這個武林高手與悟法方丈覽望了一眼，就向天怪說道：「現在我將中原有一位不願在武林中揚名的，也不願將這招式命名的絕學，施展出來作爲這最後一招，不過我事前先告訴你聽，這一招是用雙足踢挑，你祇需注意我的雙脚就是。」

休說天怪聽了詫異，就是站在走廊上的這幾個武林高手也個個驚異不巳，不知他施展的究竟是那一位武林高手的絕學，於是個個屛息凝目觀望。

劉稼旣巳說出招式打法，當下就道：「你且小心了！」說着身子躍高三尺，人在臨空之中，雙足竟朝天怪雙胸之上踢了過去。

（未完・十一）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劍在江湖

朱雀·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夏振華初履江湖，想奪回當年天痴老人被三惡搶去的五絕奇書「玄武聖篇」，那天來到孤峯下的森林，天色入黑，見兩帮黑道人物拚鬥，三個蒙面客是南嶽易劍客的爪牙；九個身穿皂黃色的勁裝大漢是西嶽佘毒的手下，這些人魔見夏振華出面干預，遂聯手向他夾攻，他略施薄懲，已死去七人，留他們幾個的性命回去向五惡報訊，自己揚長而去，繼續前行，來至青雲山聽到琴音與自己的古瑟內力相差無幾，以爲遇着高人，原來是黑道中的翠蓮觀主，被天痴老人和三傑斷了他一臂，二人相遇戰得難解難分，翠蓮觀主不敵逃去，夏振華到處追尋……

武林奇葩顯神威　江湖老魔借霧遁

當這朵奇葩身形一緩，站在那怪石嶙峋的懸崖時，任是這天下第一劍，豪氣如虹，也不禁直冒寒氣。因爲另一岩峯上，正站着一個長髮大紅衣裙，婷婷玉立的麗人，雖未看清她面部輪廓，却是一個身材纖細，膚色如凝脂，那種迎風擺柳的絕妙芳姿，稱得上嫦娥再世，幾疑是月宮仙子步下塵埃。

更令人稱怪的，那麗人停身之岩峯，竟高逾三數丈，爲一奇特兀立的石柱，晶瑩玉潔，滑不留足。

那長髮紅裙的玉人，似是有極爲傷心之事，手中撫着一面玉琴，肩頭微微顫動，低頭飲泣。

夏振華凝望着她的背影，楞楞地一言不發，雖然他還不大會體會得男女間於情愛之事，但對於一個弱女子，孤立在這荒山岩峯之上，一種拯人於溺的心情，油然而生。

却未想到，如果一個普通女子，別說站立在高逾數丈，滑不留足的岩峯，就是要她步上荒山，恐亦無此胆量。

夏振華怎地竟爾憐香惜玉起來，反替她担上無窮心事。

就在他沉思之間，大紅長裙倏地飄起，少女旋過身來。四道目光相觸，少女的面上略見驚容，但頓時兩朵彩雲，飛上雙頰。

夏振華這才望見她那俏臉，哦！眞美，她桃腮帶笑，眉如春黛杏眼含媚。好似一池春水，深沉沉地，是智慧之窗。也是如幻如夢，令人深不可測。

直直的鼻樑，櫻桃小嘴，尤其那兩個又深又圓的梨渦兒，徒增了無比的嬌媚，還有一排如碎玉的牙齒，令人陡然會生出無窮遐想。

長長的秀髮，在微風中飄舞，泛出淡淡幽香，這似蘭非蘭，似麝非麝的香氣，是屬於純少女的特徵。

夏振華一生從未見過女性，更不用說，恁般超羣脫俗的美人兒，眞是說什麼西施、洛神，恐怕站在這少女的跟前，都將黯然失色。

因爲她不僅具備了少女的風姿，少女的嬌媚，而星目中，且隱隱透出一股英勇之氣概。

兩人四目，又交相一瞥，一陣銀鈴般的喝聲，響在耳際：「大胆狂生，擾我姑娘清靜……」這聲音，實在好聽，他雙頰紅紅地，腮帮子鼓起很高。她眞是一個宜嗔宜喜的美人兒。

但夏振華一副傲骨，從未聽人喝叱，何況還是個陌生女人。

所以登時一股無名之火，直衝霄漢。但是回心一想，自己偷窺一個少女，其理也有不合，何況又彼此素昧生平，以自己一個天下第一劍的身份，又豈能予人以話柄。

夏振華一句話也懶得回答，掉過身來，竟向另一岩峯走去。少女似是微微一怔，但一顆少女尊嚴的心，也似受到嚴重的傷害。

當下冷冷地喝道：「站住！」語落，人已從岩峯上直飄而下！她那身手矯健，顯然她的武功，已超出一般江湖高手之上。那少女似被激起忿怒，身形乍閃，如魅影一幌，擋住夏振華去路：「哼！走嗎？沒那末容易。」

雖然還是那銀鈴之聲，却帶幾分冷酷，且玉掌輕輕飄起，一股微而不勁的掌力，直向他前胸襲到。

夏振華陡然一驚，因爲這神招絕技，竟由這荒山少女施出，但他却故作不識，邁步旋身，輕輕讓過。

那少女也因他能避讓這招「推波助瀾」而微微一懍，暗忖道：「倒看不出他有這般身手。」這一意念電閃而逝，一股好強鬥勝之心油然而起；星目掃過夏振華面上，雖覺得他身上有一種令人無法抗拒之神威，但這一生驕縱慣了的少女，却不理會這些。

當下冷冷地喝道：「你既然自命不凡，能否識得我剛才這招絕技爲何名，同時，你胆敢來此，是受誰人差遣？有沒有姓名？」

這那似出諸於一個絕代佳人之口，夏振華一雙星目陡閃，臉上掠過一層怒意，也冷冷地喝道：「天下第一劍，何處不可以去……」

他微微一頓，竟又爆出一聲朗笑，震得四野迴音歷歷，繼續說道：「我還未問你這招『推波助瀾』，自何處偷學而來，你竟敢誇稱絕學，如果絕學，能容許別人脫去招式之外，或者竟無法制服對方，也竟大言不慚地誇稱絕學，未免有太多絕學了。」說完，竟朗笑連天，震得四山搖幌不已。

那長髮紅衣的少女，還是第一遭當面受人奚落。登時花容失色，銀牙咬得咯咯亂響。

因爲夏振華曾經說過，天下第一劍，何處不可去，她星目中，也顯出兩道精光，冷冷地叱道：「什麼天下第一劍，憑你也配稱天下第一劍。我倒要試試你的本事，哼！……」

語落，手中玉琴遙舉，一招「霸王舉鼎」，右掌也施展出「推波助瀾」兩股不同功力，同時向夏振華撲到。

她預防夏振華反攻，於是一發乍收。也正是她功力的妙用，她以兩個不同角度。使出兩招絕學。

夏振華的身邊，立時感覺狂飈大張，竟無法閃避開去。

這朵武林奇葩，也激起好勝之心，微微凝氣，竟將先天罡氣施展開來，頓時將自己週遭撒下一層無形罡幕。

「嘭」地一聲，少女之玉琴所擊出的四縷勁風，適與夏振華的罡氣相遇。玉琴幾乎脫手飛落，人也暴退一大步。

而夏振華仍含笑而立，意定神閒。跟着是朗朗之聲震蕩在空際：「姑娘，你祇管發招，我决不還手，因爲我出手之間，就會致人於死地。這就是天下第一劍的本事。」

「呸！又是天下第一劍，好不識羞，我就給你嘗嘗姑娘厲害。」

語落，人影閃動之間，掌風起處，振起一片響聲，玉琴也如層層波影推出。剎那間，掌風琴影，已亂成一片，直將夏振華裹在其中。

夏振華實不愧稱爲天下第一劍，凝聚着一口眞氣，始終站着未動，一任那少女有如狂風暴雨般的撲擊。看看已是十來招過去，那少女不僅花容失色，琴、掌亦漸緩慢起來。

雖然夏振華未曾出手還擊，但他那身上所凝聚的地極之氣，以及天痴老人的百年眞元，不期然地發出一股反彈之力，不僅將來勢化解，而反彈之力，却足以消耗對方眞元內力。

長髮少女祇憑着一股忿怒，連續出掌，也未摸清對方功力，冒然出手。當自己學掌無力時，這才大驚失色。

但仍得混充場面，維持撲出之狀，如果對方此時出手，自己即將任其所爲，或暴死荒山，如果他此際易攻爲守，採取游鬥，就將活活地被其拖死。

她的心思慧黠，領悟力奇高，再也不敢琴、掌齊出，她一面微微納氣，一面運勁，以期爭取時間，恢復功力。

夏振華則於此時，一聲長嘯，聲震四野，人也凌空拔起，足有三四丈高，斜身飄落，適停身在那少女先前端立的岩峯石柱之上。

他不僅身法奇快，姿勢更是優美，立身甫定，倏地回過身來，淡淡一笑，說道：「姑娘快調息一下，天下第一劍也要給你嘗嘗厲害了，免得你目中無人，夜郎自大。」

他說得不急不徐，但是口氣却狂妄之極。

那長髮少女，在他長嘯身起之間，早已驚得面無人色。因爲對方武功，實在要高過自己甚多，如果他此際出手，自己决難倖免。

正待蓄勢一拚，而夏振華的朗朗清音已貫入耳際，雖然怒火中燒，但實在無力拚鬥。

看他靜立岩峯之上，朗朗英姿，不怒而威，芳心不覺怦怦然動。但一股少女的自尊，又激起其一拚之心。不過，她實在需要調息一下，如果當着一個陌生男子，竟自運氣調息，無異承認自己功力不够。若再繼續與之動手過招，又勢非當場出醜不可。

雖然心中氣忿，但口中却不承認，冷冷地輕叱道：「你別向臉上貼金，你練過什麼旁門左道的武功，能使人消耗功力。姑娘豈要調息，你趕快過來，我非得狠狠教訓你一頓不可。」她口中說得十分強硬但脚下却未移動半步。

使振華只是不屑地淡淡一笑，也懶得說話，轉過身去。長髮少女氣得銀牙亂咬，却微微納氣，運氣調息起來，頓時就入於無我無憂之境。

差不多一盞茶工夫過去，夏振華仍然兀立在那岩峯上，不自覺地，掃了少女一眼，他覺得她實在美艷動人，因爲她運氣時間較久，他却有一次飽餐秀色的機會。心中暗忖道：「我若與她携手行道江湖，豈不……」

他不敢想，但立時雙頰緋紅，心也撲通撲通亂跳，全身都如火一般。

這一意念雖然祇有他自己知道，却使

得他無地自容，也正因如此，才使得武林中造成了一種情天難補的千古遺恨。

「咚」地一聲絃響，才將夏振華喚回現實，那少女已運氣完畢，微微偷看他一眼，見他星目朗朗，鼻直口方，面如傅粉，唇若塗丹，一身白緞勁裝，有如臨風玉樹。

少女的心早已沉醉了，暗忖道：「怪不得他稱爲天下第一劍，就憑他這朗朗英姿，也稱得上天下第一劍。」

但想到剛才自己環攻數十招，不僅無功，反被他奚落一陣，這口氣非出不可，故「咚」地一聲，撥弄琴絃。

夏振華也因自己失態，臉上微微一熱，故意淡淡地一笑，道：「姑娘！調息好了嗎？」

雖然他是一句無心之言，那少女却有着無比的忿怒，當下冷冷地喝道：「小狗！少逞口舌之利，我看你今日，能否下得這絕塵峯。」

「絕塵峯」三字入耳，夏振華心頭不禁一懍，不自覺地四下望去，這座石峯，全在雲上，眞是雲生足下，霧起山澗，一片片白霧茫茫。

夏振華口中也暗暗唸了一聲「絕塵峯」，似乎他全神貫注在這三個字之上。

長髮少女見夏振華竟故作不理，更是怒氣沖沖，玉掌一揚，一股劈空掌力，凌厲無儔地向夏振華撲到。

這岩峯石柱，高逾數十丈，但粗却不逾盈尺，且經過風雨侵蝕，也就顯得小，上面再站着一人，已無迴旋餘地。

長髮少女的劈空掌力，用了七八成功勁，夏振華既無處閃避，也實在想給她一點苦頭吃。

也就迎着那劈到的掌力，右掌連搖，流雲掌有如彩影繽紛飛奔而出，不僅將那劈空掌力擊歪，而長髮少女，右臂微痲，連連退後，尚不悉夏振華施展出何種武功，故愕愕望着他出聲不得。

一股好勝之念，尤其欲稱霸武林的雄心，使這個天眞無邪的少女，有了一股自私的感覺。

她暗忖道：「父親說我的武功足可睨視武林，且無敵手天下，而站在面前的少年人，以他的武功修爲，似要高出我很多，甚至祇是擧手投足之間，也使人無法忍受。」

而顯在這少女臉上的，不僅是一抹驚容，也呈現了一片殺機，因爲欲自己稱霸武林，就要消滅強而有力的對手。

當下冷冷地喝道：「小狗！你站好了，我以手中玉琴，彈輕一曲，看你可曾消受得了？」

夏振華精神一振，心說：「我所聞琴聲，原來就是由你彈出，果眞如此，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了。」

當下也就淡淡地一笑，說道：「我早就料到姑娘手中玉琴，必可藉琴音克敵，必可以琴音置敵於死。我旣然稱爲天下第一劍，就是不怕死，請姑娘立卽暢彈一曲罷。」

他說得好輕鬆，不僅成竹在胸，顯然對此並不在意，甚至不值一顧。

長髮少女臉色微變，一手理着雲鬢，冷冷地喝道：「不知死活的小狗，我要你立時胆肝震裂。」說完，「咚」地一聲，玉絃震蕩在空際，咚！咚！咚！琴聲有若高山瀑布懸流水，她彈琴的姿勢，優美之極。

此刻，夏振華一面凝神諦聽，一面欣賞着眼前這一幅眞善美所化身的圖畫，看她兩隻柔荑，有如玉琢，十隻玉指揮動琴絃，口中吐氣如蘭，以眞氣，發出咚咚之聲。

倏地，琴音一變，似天馬行空，似行雲，若流水。

夏振華面色沉凝，雖然血脈賁張，但仍捺住怒火，凝神諦聽着，因爲這竟是古琴瑟中的「行雲流水」第一曲。

那長髮少女的面上，也曾掠過一陣驚容，望了夏振華朗朗若天神的英姿，又復撥轉另一種調子。

高昂震雲霄，壯志凌霄漢，似怒馬悲鳴，似怒濤洶湧。錚、錚、琴聲，震耳欲聾。雖然尚未至出神入化之境，却也有了七八成功力，若換了旁人，怕不早已耳鳴心裂，或肝腸寸斷。

這是由古琴瑟中的第二曲——「驚濤駭浪」所發出的。

夏振華朗笑連天，冷冷地喝道：「你還有『魄動心驚』第三曲，也一併彈出吧，看看「天下第一劍」，是否能够消受得起。」

長髮少女似被他點中要害，因他指出其『魄動心驚』第三曲之名，也微微感到驚怔。

當那俊臉上掠過一抹驚容之後，琴絃也就驟然一緊，叮叮之聲，似怒馬悲鳴，有風雷之響，也一如天崩地裂般。

這那似出自一個妙齡少女的琴聲，簡直是震人肺腑，令人魄動驚心，且將肝腸寸斷。

夏振華心頭微懍，雙目閃過兩道精光，一聲仰天長嘯，四野皆爲之震動，嗆啷啷嘯天龍吟之聲落，那柄光華奪目，寒氣森森的上古奇珍——追雲劍，已在握中。

左手中指凝功聚氣，彈劍作聲，錚錚，鏘鏘清銳聲，似天樂悠揚，雖然也是一曲「魄動心驚」，却將長髮少女的琴聲，完全掩蓋了過去。

長髮少女正自一驚，夏振華又是一聲長嘯，聲震四野，迴音歷歷，旋施展出意會神功來。

白影幌過，長髮少女一條右臂，已被夏振華握住。

任是她警覺快，應變力奇高，却也慢了一刹那，右臂微痲，「噹」地一聲，玉琴跌落在地，半邊身體，也竟失去知覺。

夏振華朗朗之聲震蕩空際：「一尊子是你何人？老賊現在何處？趕快說明，天下第一劍決不找你晦氣。」

長髮少女本能地，左臂一揮，直向夏振華右臂擊到，也不知那裏擊過一道暗流，她手直垂下去，似風擺柳一般。

夏振華淡淡一笑道：「憑你這三手毛拳，也配向『天下第一劍』發招，快！一尊子在那裏？我決不難爲你！」

她何曾吃過這般苦頭，且一直被認爲自己武功無敵於天下，却不料今日連番吃癟，甚且被人制住，無法動彈。

她星目中雖閃着淚光，却隱隱透過兩

道殺氣，銀牙咬得咯咯作響，始終未曾開口，答覆夏振華半個字。

夏振華見她故作不理，不覺氣往上衝，右手微微施展了「寸骨移筋」法，長髮少女頓時青筋畢露，冷汗直流，人也幾乎昏了過去。但她仍然銀牙緊咬，一個字也未曾吐出。

「哼，我就不信你是銅筋鐵骨，如不將老賊說出，看我饒你。」

說完左手搭在她香肩之上，微微一按，長髮少女身形一矮，跌坐在地，哇地一聲失聲痛哭。

一股凌厲勁風，竟自夏振華腦後襲到。「小狗！對一個弱女子，也竟施出恁般辣手。」

夏振華低頭讓過，但隨手一帶，也將長髮少女移開數步。

長髮少女雖然痛得昏過去，似已知後援已到，微睜星目，口中不自覺地喊出一聲「爹爹」。

夏振華望着這魁梧、嚴謹、有長者之風的老人，心頭也不覺微懍，但因長髮少女的古琴瑟音，心中暗忖道：「這人好生威風。」

又回味少女的一聲驚呼：「爹爹！」才想到莫非此人就是一尊子？果眞如此，眞是天賜良機。

想到一尊子，此人正是惡中魁，禍之首，師傅的雙腿毀去，五絕奇書被江湖五惡謀奪，都是一尊子爲主謀，故夏振華對一尊子，也懷恨最深。

尤其是他那一副僞善面孔，武林三傑更爲不齒。

以他剛才對夏振華的暗中暴襲，定知此人，心懷詭詐，且極其險惡，夏振華雖然讓過他的一擊，但那餘勁，却也砭膚生寒。

此時，那高大魁梧的錦服老人，眼中閃出兩道厲芒，令人有不寒而慄之感。「小鬼！你還不放手！誰差你來此。」

「哼！你是一尊子老賊嗎？天下第一劍正要找你算賬。」

那高大錦服老人先是朗朗地一聲：「井底之蛙，豈知宇宙之大，籠中之鳥，孰知寰宇之無窮，小狗！你也不怕折殺了自己，竟以天下第一劍自詡。」

夏振華見他旣不承認，也不否認，諒是老賊無疑，但這朶武林奇葩，對於長髮少女，實在存了幾分偏愛。當下暗忖道：「旣然老賊出現，我何必還給她難堪？」

故右掌微微用勁，直將長髮少女向一側移開，雖然他確有心維護，且暗中生出憐香惜玉之心。

奈她的右臂被夏振華制住，「寸骨移筋」法，如武功稍差的人，足可置其死命，就是武林高手也必在半日後始可恢復。

夏振華一帶之勢，雖然極其緩慢，但長髮少女此際幾如武功全失，一個身體有如斷綫風箏，隨風飄去。

但聽得一聲巨響，長髮少女被一棵松樹阻住，人也撞得昏了過去，也幸爲松樹所阻，如果跌落在絕塵岩下，豈不粉身碎骨。

一聲暴喝，一股凌厲無儔的掌風，當頭罩下：「小狗，你好辣的手段，看我老人家能饒過你！」說完，掌風起，有如落葉飄花，頻頻揮出。

「哼！一尊子，天下第一劍此番出來，先就找上了你，也是你時乖命蹇，休要怨天尤人，你既然將古瑟琴傳授了那寶貝女兒，我倒要你死在魄動心驚的第二曲之下……」

夏振華說得不急不徐，但却是豪氣如虹，雙日精光畢露，俊臉之上，滿佈了殺氣。

「好狂妄的小狗，你是誰人門下，竟敢在老夫面前撒野。」他說時，兩道厲芒，有如兩道烈焰，掃過夏振華面上。

「我天下第一劍的任務，就是蕩羣魔，靖寰宇，江湖五惡，本爲天下蒼生之害，尤其你這老賊，以一副僞善面目，隱惡揚善，掩蓋江湖人耳目，但你所爲，你自己總會知道。」

夏振華微微一頓後，又朗朗地繼續說道：「謀奪玄武聖篇，集江湖五惡之力，向天痴老人家暗襲。……」

他提到天痴老人之名，一股孺子的情懷，激起其豪俠之心，登時熱血沸騰，無名之火高昇三千丈，鋼牙一咬，雙掌一錯，兩股凌厲勁風，竟從兩個不同的角度打出。

一尊子心頭微懍，暗忖道：「這小子招式全與天痴老人老鬼一般，而功力則似又過之。」

但這一代魔頭，如何肯信，因爲他一共也不過十五六歲，內力豈能勝過天痴老人的百年修爲。

這一意念電閃而逝，身軀不退反進，雙掌一推，也是兩股勁道劈出，中途又陡地加勁。

但聽得一陣天崩地裂之响，兩人之間，震起一道塵揚，蔽人眼目，雖然兩人內力修爲已達黑夜能視物，也竟被隔斷。

一尊子雙臂微痲，掌心微熱，似如數十道利針所刺透。全身也幾爲之氣塞，蹬、蹬、蹬、連退七八步。

任是這魔頭平素眼高于頂，也不禁面色蒼白，強納一口氣，才使那高大身軀未曾栽倒。

夏振華朗朗之聲又震蕩在空際：「老賊！我今天也要你嚐嚐腿斷臂折之苦，免得你再夜郞自大。」

正自雙臂微擧，右手流雲掌，頻頻揮出，刹那間，有如亂推飛絮，彩霞繽紛。右手伸而復張，十數道指風，幻成一片浮雲，當頭掩至。

眼看一尊子已被夏振華的指風罩住。

驀聞一聲清叱，一股凌厲無儔的罡力，直向夏振華背上襲到，夏振華顧不得再傷一尊子。

右手掌力倏地一收，一股潛勁暗流反手一勾，他不僅施出了自己七成以上功力，也將一尊子擋住他掌勢的勁道全般吸出，這反手一勾之勢，雖祇是擧手投足之間，不僅可裂石開山，亦足可毀金斷鐵。故長髮少女一撲之勢，固然用盡平生力氣，但壓力愈大，反彈之力愈強，她這個身體，豈不有如摧枯拉朽一般。

但聽得一聲嬌呼，紅影掠過，長髮少女有如銀丸飛瀉，直向絕塵峯下的萬丈深淵中落去。

夏振華微微一楞，但欲救無力，而一

尊子的怒吼，已響在耳際：「小狗，償我女兒命來……」雙掌相錯，兩股凌厲掌風，挾風雷暴響，飛撲而至。

夏振華也淡淡一笑道：「老賊！天下第一劍今日就爲社會除害……」

說完，嗆啷啷，一陣嘯天龍吟之聲，震蕩在空際，一股冷森森劍氣，逼得一尊子連退三大步。

一尊子心頭微懍，楞楞地問道：「你……你是天痴老人何人？……」

夏振華聞言，淡淡一笑道：「我是天痴老人的傳人，也就是『天下第一劍』，如今要憑我手中劍，蕩羣魔，靖寰宇。」

這朗朗之聲，震蕩在空際，任是一尊子這個魔頭平素目空一切，此際也不禁心頭微懍，面色鐵青。

但他仍欲保持其僞善作風，冷冷地一笑：「難得天痴老人，武學付有傳人，祇是紅花白藕青蓮葉，任何武術，皆出自一脈相傳，娃娃爲何單獨找上老夫，又對小女頻施殺手。」說完，掌力陡然如勁，登時寒風掠地，有若怒濤捲空。雙掌交錯，竟發出兩股迥然不同勁道。

夏振華淡淡笑道：「老賊！你既然竊取了『五絕奇書』中的古瑟琴，不妨就以你這幾年所學，讓我天下第一劍瞧瞧。」

他這話，好生狂妄，何況一尊子爲五惡中突出人物。就以未搶得五絕奇書之前，他也曾以技冠羣倫，江湖中人物，望而生畏。甚至整個武林中，除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之外，誰也不敢作正眼相看。

此時，竟任由一個十五六歲的稚齡童子喝罵，且連聲以「天下第一劍」而自譽，使得這一代魔頭，登時氣衝牛斗，怒髮根根直豎。

夏振華手中劍搖幌之間，立時幻出朶朶劍花，森森劍氣令人不寒而慄，星目中，更閃出兩道奇異光芒。

一尊子劈到的猛厲無儔掌力，却在他劍光搖幌間，紛紛化解。

表面看去，他並未施展什麼奇招絕學，但那股潛勁暗流，却大得驚人。雖然那柄上古奇珍——追雲劍，也是倏幌還停，而一尊子的凌厲掌風，不僅化解於無形，且大有搖搖欲墜之勢。

夏振華見一尊子的身軀搖幌，倏進乍退，一時也看不出他玩的什麼花樣。似是懾於一尊子在江湖上的聲威，故不敢輕易出手。

這就是他所以不愧爲天下第一劍者，在這些成名人物之間，贏過一招半式，就已十分難得，却如同勝過數十名普通高手。或者因這些成名人物的誇大宣傳，更將從此威震遐邇，江湖中聞而喪胆了。

一尊子何嘗又不作如此想，他早已看出面前這少年人，不僅身懷絕技，且潛勁內力，大得驚人。雖然他的掌勢不絕，但却勁未全吐，這個老奸巨滑的人魔，不僅妒才如命，且明明知道，此人將是他唯一的剋星，豈不欲一擧而擊殺之理？故此他尚未摸清其武功深淺之前，似不敢冒險施出殺手。何況剛才他曾制住長髮少女，其武功、機智，又自非普通江湖高手可比。

一尊子有一擧而擊殺面前這少年的野心，但又担心難以如願，故心頭頻轉，實難取捨。

而夏振華早也料到老魔的詭詐，因爲他的掌勢總是半吐，且倏發乍收。這朶武林奇葩，早在武林三傑口中，聽見過老魔種種。當下淡淡地一笑道：「老賊！是否還需要帮手，天下第一劍就是想鬥你們羣相連手，那末不妨立刻召來。」

一尊子臉色陡變，掌力一錯，立時幻出一片狂飇，一溫一冷，一剛一柔，兩股迥然不同的功力，直向夏振華撲到，口中一聲冷喝，道：「小狗！死到臨頭，尚欲徒逞口舌之利！且嚐嚐老夫的手段，看你還能目空一切，胆大妄爲。」

夏振華見已激起老魔頭眞怒，雖然也提高了幾分戒心，但能得遇以眞力出手相搏，總比拖延時間爲佳。

手中劍，輕輕劃出一道冷鋒，硬生生將一尊子的掌力化解。這對夏振華而言，無異投下一顆定心丸。暗忖道：「一尊子徒負虛名，眞才實學也不過爾爾。」

其實，他對自己武學深淺，實在毫無把握，又因其經驗閱歷太少，故對敵之間，總是抱着懷疑態度，尤其迫於一尊子在江湖上的威名，使得這朶武林奇葩，無形中已提高了幾分戒心。

此際，夏振華既已試出其功力，精神陡振。「老賊，你既然沒有帮手來捧場，但不能怪我以强凌弱。」

這那似出諸於一個十五六歲少年人之口，更不像面對着當代數一數二的魔頭，簡直視如兒戲。

一尊子面色鐵青，牙齒咬得咯咯作響，右掌一指挾泰山而投北海，左手五指箕張，直向夏振華肩頭抓到。

夏振華陡覺週遭壓力加重，老魔一抓之勢，表面看不出什麼異樣，却是詭譎之極，且暗含潛勁，指風砭膚生寒，雖然他已將全身罡氣施出，仍有一種窒息之感。

他心頭微懍，但一股好强之心也油然而生。暗忖道：「我天下第一劍，若懼於你一尊子的威勢，異日那有面目去會天下武林人物。」這意念有如閃電而逝。一聲長嘯，震得四野皆驚，長空裏迴音朗朗，追雲劍起處「驟雨」、「狂風」，有若車輪旋轉。劍光飛洒，劍氣漫天。

任是一尊子挾一個甲子以上的內力修爲，若不是閃避得快，怕不立時落個腿斷臂折，或暴死荒山。

夏振華淡淡地一笑，左手拇指中指凝勁，彈劍作琴聲。刹那間，錚錚鏘鏘，似怒馬悲鳴，令人血翻氣湧。

一尊子估不到眼前這少年，竟有如許功力，而這古瑟琴音，他雖已窺門徑，但欲與其抗衡，實在尚無此種能耐。

而夏振華的彈劍之聲，又驟然提高，一尊子立時覺得喉頭一甜，却强忍一口氣，猛地向後暴退丈餘。雖然壓力稍減，但前胸已在隱隱作痛，額上汗珠如雨，再也顧不得自己身份，又是連續兩三個暴退，竟有七八丈遠，又復强提一口眞氣，高大身軀霍地拔起，斜身飄落，竟向絕塵峯下的霧海雲中縱走。

當夏振華發覺一尊子已在數十丈之外，倏地劍光一閃，人如巧燕翻雲，也竟向那霧海雲中追去。他去勢奇速，且明知其岩下，即爲萬丈深淵，但他料定一尊子能去，自己爲何不能追去。

況且一尊子此番所以逃走，顯然已受重傷，這魄動心驚第三曲之古瑟琴音，老魔頭亦非其敵。

夏振華心中之喜，自是無可言喩，因爲他的武功，對江湖五惡之首的一尊子，尙且使之聞而喪胆。但却被其逸走，又不勝愧感。本來他可以以其他武功來制伏這一代魔頭，却竟先彈出古瑟琴之第三曲，使之預爲逃走，眞是打草驚蛇，畫虎不成，反類其犬。

這朶武林奇葩一時愧感交集，因爲這霧海雲天，視力大受限制，且爲老魔巢穴，他固無懼於老魔的武功，但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他不能不預爲籌劃。就在他略一猶豫之間，老魔的踪跡早杳，甚至連一絲音響，亦皆失去。

夏振華如何肯服，好容易找上這個魔頭，如果失此機會，又不知何年何月，萬一他從此龜縮，或者竟因此死去，那五絕奇書的第一部份，又向何處去尋找？想到五絕奇書，耳際不斷幻起天痴老人的慈音：「華兒！蕩羣魔，靖寰宇，奪回五絕奇書……」

夏振華心頭微懍。「我如果不能奪回五絕奇書，怎樣向師傅和武林三傑交代？然而，這人海茫茫，我又從那裏去尋找魔踪？」

但另一個聲音，又從耳際幻出。「華兒！以你的武學和內力，已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你不僅要作亂世中的中流砥柱，且要成爲天下第一劍。」

想到天下第一劍，臉上又不禁綻開微笑，暗道：「天下第一劍，何處不可去，天下第一劍眼中豈有難事？天下第一劍，敢教羣魔喪胆。……」

胸部不覺微挺，頓時豪氣如虹。寶劍一揮，立時現出一條霧巷。他去勢奇速，他在這崎嶇險阻的岩壑間，也竟毫無顧忌，祇是這山勢層層疊疊，連綿不絕，一時竟無法找出路徑。他越過一層層山巒，也穿過一片片密林，却未發現一尊子的蹤跡，甚至連半點蛛絲馬跡，亦未尋得。

他從黑夜至天明，復從晨至暮，而大地又爲黑幕所籠罩，他將這週遭百餘里，都尋遍了，然而甚麼都未遇見。

絕塵峯的各處，甚至連稍可容身的岩穴，也都找過，他更施展了自己的絕世神功，稍有可疑的岩穴，幾乎全被他的掌風掃過。但聽得一片碎石紛飛天崩地裂之響，他也從絕塵峯，縱向萬丈深淵，那裏除一潭泓水之外，就是幾塊光可鑑人的青石，再也別無長物。

不過，這潭泓水，在這萬山層疊的小盆地中，尤其在這絕塵峯下，却更顯得突出。

他一遍一遍地尋找着，心跳得很猛。因爲他清楚地記得，一尊子的女兒，那個長髮紅衣少女，就是從絕塵峯，跌向這萬丈深淵中。

按說她已受傷，就是普通武功之人，跌下這萬丈深淵，也會粉身碎骨。

但，這長髮少女……雖然她是仇人之女，而且正是一代魔頭的掌上珠，祇是在他的想法中，天下第一劍，不應該向一個弱女子施以殺手。他不知道爲何產生這種思想，老覺得自己對她不應該如此，如果能遇上她，一定將施以援手。

不論是代她療傷，或者將她救起，他都將毫不遲疑。這是什麼作祟，他不清楚，如果用一句現在的名詞，這就是「愛的魔力」。天下第一劍已經在這個長髮少女身上，投下了感情的賭注。

誠然，他並不懂得男女間的愛情，因爲他的年紀太輕，但人類有生俱來的情感，已潛伏在心田中。他環着那潭泓水徘徊着，口中喃喃地唸着：「她難道掉入這潭中了嗎？不過，那潭中漩渦，恐怕……」

他的話，倏然止住，雙目注視着那一圈一圈的漩渦。心底正發出無窮的遐想，他對泛起的白泡兒，尤爲心動。

一盞熱茶時間過去，一頓飯工夫又經過去，他沒有移動半步。明月偸偸地，似隱還遮，終於又被雲霧吞沒。

冬夜裏，夜凉如水，一團團白霧。從山澗中漸漸昇起，這潭泓水，亦失去了原有的色彩。

夏振華正從這潭水漩渦中體會了另一種武功的妙用。這正是那些白泡兒所連想出來。終於他聽得一聲低沉的短嘷，心頭不覺微懍，注目望去，却又毫無所見。而腹中却是一陣雷鳴。

這才想到，自己差不多有兩日未進飲食。因爲他連日來，除與人交手外，就一直在奔馳着。又因一連串的事故，使他對所需要的飲食，也全皆忘了。

倏地，山岩中，兩點晶光閃過。夏振華還以爲有人暗中暴襲，忙跨步旋身，凝氣而待。

那岩石中，竟射出一物，夏振華左手微抬，一縷指風打去，但聽得一聲脆響，邁步趨前，這才看清楚是一隻灰兎。頭頂正汩汩地流着鮮血，牠已傷在夏振華浮雲指下。那兩隻閃着精光的眼睛，仍在一眨一眨地，顯出痛苦的掙扎。

夏振華雖然臉上一熱，但無意中，擊傷這隻灰兎，倒可使他飽餐一頓。暗忖道：「這冬夜裏，荒山又無人家，那裏去尋找食物……」

他手中提着灰兎，怕不有三四斤重，又找來些枯枝，以石取火。立時就烤起來。他既不用剝皮除毛，祇用火烤着。

這岩底，被火一燒，照得週遭通紅。寒霧也減退甚多。

夏振華坐在岩石上，啃着兎肉，火光照在臉上，紅噴噴地。

果眞人是鐵，飯是鋼，兎肉雖然味淡。但夏振華却精神倍振。又勺了些山泉飲下，立時覺得全身熱量陡增。微微提氣，身形已霍地拔高三四丈，再提起，竟將「意會神功」施展開來。瞬息之間，又停身在絕塵岩上。他凝神諦聽，諒知老魔頭已逸走，好在已尋得他的所在，更不怕他從此隱匿。或者竟先行通知其餘四夥魔頭。

「哼！我就先去找其他的傢伙。總有一日，我會使你們一個個俯貼地。……」這是他自言自語，却無異說出他的心聲。

白影幌過，他從絕塵岩縱起，並施展出意會神功，立時那霧蕩開了一條霧巷，白影逕從此失去。

霧，倏分乍合，夏振華早失去所在，雖然這五嶽之雄的泰山，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有着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覺。夏振華

此時却無此種心情，因爲他除掉奪回五絕奇書之外，就是他母親的血海深仇。

想到母仇，這朵武林奇葩，星目中立時泛上淚珠，他沒有見過親生之母，雖然他也幻想過慈母的溫暖，那不過祇是幻想而已，但他母親究竟是如何死的，仇人究竟是誰？他咬着牙，恨恨地一頓足道：「我不僅要手刃親仇，也必將仇人生祭於亡母墓前。」

他忽然想到自己離開孤島時，太過匆促，連這些也未曾向師傅問明。本來師傅曾說過，待他武功練成，年紀長大，這些都要詳細說出。

雖然他急於尋找仇人，但五絕奇書對武林關係更大，尤其淪落江湖五惡之手，這五派的人物，皆江湖敗類，如果五絕奇書上的武功任由他們練成，以他個人武學，固無懼於五派的連手，但對社會人類言，將造成一片空前的血雨腥風。

這朵武林奇葩，不愧爲天下第一劍，雖然他正爲着母仇所苦，但當他一想到武林的興衰榮辱大任時，也就將那些都忘諸腦後了。

一幕一幕地，都如電閃而逝，他的脚下，却未停止。「我再去那裏？」他又自問着。

「哼！我必先找上五嶽去。如果他們個別出手，我就能迅速將五絕奇書奪回。」他又自己作了肯定的答覆。好半晌，又喃喃地說道：「可能一尊子這老鬼，業巳分別通知其餘四嶽的人物了。」

就在他徬徨無計時，一陣桀桀之笑聲，震蕩在空際。

「哼！我們兄弟，就是連夜趕來，聽說有一個十餘歲的少年，自稱爲天下第一劍，將我手下九人，毀去七個，還有兩人，也各失去一腿一臂一眼慘不忍覩……」

另一個聲音，截斷那人要說的，道：「我們趕來，先問你一聲，如果我們需要連手，或者單獨對付……」他微微一頓後，又道：「不過，按目下情勢，我兄弟四人連手，自有其特殊妙用在。就是其餘四派，不與我們連手，我們兄弟也不一定對付不了那人。」

這說話的顯然別具用心，剛柔並用。

夏振華縱然不識這一帮人爲誰，但他自稱其四人，可能就是西嶽的四毒。

心中不由暗喜。「這倒好，我正要去找他們，却有人先我而到，豈非天假奇緣，也正是我報仇機會。」

這一意念幌過，另一個低沉的聲音，震蕩在空際，夏振華耳力何等靈敏，此人正是一尊子的聲音。

「你們知道那自稱天下第一劍的少年是誰？」跟着是一陣寂然，一尊子這記悶棒，打得很重。

本來那四個來勢兇兇的傢伙，立時啞口無言。一尊子又復朗朗地一笑，道：「四位！我就一併告訴你們罷！他就是天痴老人的傳人，但潛勁內力，却似遠較天痴老人爲高。」

要是旁人說出這話，四毒怕不立時嗤之以鼻，但一尊子爲人，素爲江湖人所推重，他的武功，也爲江湖人物所畏懼。

當日連手對付天痴老人，也是出諸於一尊子的計謀。故此任是江湖五惡，如何橫行霸道，但對天痴老人，仍有幾分畏懼，現在他們聽一尊子所言，諒知他巳吃過暗虧，否則他不會知道得如此清楚。

這些魔頭，都是一個比一個鬼詐，口中雖然未曾問出，心中却是一般想法。

不過四毒此番下得華山之後，也就是因爲業巳練成了流雲掌功力，不論其巳否爐火純青，但他們橫行江湖道上，巳是混身是胆了。

却不料兩個斷腿去臂瞎眼的手下，陳述着天下第一劍種種時，眞是怒火中燒，巴不得立時力劈掌下。但連夜趕來泰山，竟在中途與一尊子相遇。在他這狠狽之相中，又聽他傳言天下第一劍的武功內力，竟超過當代武林聖者——天痴老人時，怎不令他們亡魂皆冒。

當初那種如虹豪氣，剎那間，有如寒冰遇烈日一般。一尊子又復朗朗地一笑道：「諸位賢弟！我們五嶽中人，自是守望相助，現在四位既然來此，我本當略盡地主之誼，無奈老夫尚須通知南、北、中三派，使他們預爲準備。或者我們再一次連手，否則他這天下第一劍，將使江湖中無噍類了。……」

白影一幌，一個白緞勁裝少年，逕從天而降。

任是一尊子和四毒兄弟，都是江湖中第一流魔頭，也不知他施展出何種武功，祇是覺得他如魅影一般。

「哼！一尊子老賊，不必逃了，有四毒來爲你作伴，祇要你們將五絕奇書送出，我天下第一劍，或者網開一面。」

四毒倏聞天下第一劍之名，不自覺地暴退一大步。他們實在未曾料到，這個十五六歲的少年，竟自稱天下第一劍。

這要他們如何肯信，自己九個爪牙，都是百中選一的高手，居然死的死，傷的傷，面前這少年，難道是神不成，然而他馭空而下的武功，無音響，無衣袂之聲。顯然他的輕功，業巳高過自己許多。

但他們不愧爲成名人物，雖然心中胆怯，仍顯得十分鎮靜。四毒同時發出一陣桀桀笑聲：「娃娃！你是吃了虎心豹胆，才敢目空一切，狂妄無加，還是活得不耐煩了……」不待四毒說完，每人臉上便狠狠挨了一記耳光。

不僅四毒怔住了，連一尊子身上也直冒寒氣，究竟他是如何出手，雖然覺得白影幌閃間，但臉上的嚮聲，却似同時發出，這一耳光，足使四毒蒙羞，恐怕還是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給人如此捉弄，故一手撫着熱辣辣的臉，鋼牙咬得咯咯響着。

同時一聲虎吼，四人倏地分開，四人竟踏着四象陣，緩緩向前移動。

又是一聲大喝，震得四野皆驚，掌影如落英繽紛，連綿不絕，直將夏振華裹在一片凌厲掌風中。

夏振華淡淡一笑道：「祇憑這點能耐，也想來向天下第一劍挑釁，也未免太目無天下士了。」說完，夏振華揮臂之間，一股微而不勁的罡風，緩緩湧出，他也施展出意會神功，竟突出四毒圍攻中，站在一尊子左手七尺之處。

「一尊子，你爲何不出手，這不也可以連手羣鬥一番嗎？」夏振華面含微笑，但却有一股凜凜難犯之神威。

任是這老魔頭爲五惡之首，武功才謀皆爲江湖推重，此時竟也心頭微慄，暗忖道：「這小子却有一股令人難以抑止的威嚴，怪不得他自稱爲天下第一劍，若一旦年紀稍長，羽毛豐滿，天下第一劍，不僅非他莫屬，恐怕宇宙之間再也無人敢與之一較短長了。」

這一意念電閃而逝，頓時惡念陡生。嘴角雖仍噙着笑意，但雙目中，却閃出兩道厲芒。

夏振華亦體會出，又復淡淡笑道：「老賊！你們兩夥人合起來，也不够天下第一劍一頓好打，別閒着，連手而上罷！」

這些話，着實狂妄之極，別說是一尊子和四毒，就是任何江湖人物，也難嚥下這口惡氣。

故一聲怒吼之後，一尊子的雙掌倏起乍落之間，即震起一片掌風，有如寒濤掠地。四毒也同時施出殺手，流雲掌雖然還未屆火候。但這些人魔施展開來，確如虎添翼，尤其四人連手這絕世武學也就倍見功力。

任是這天下第一劍，挾武林奇技於一身，也頓覺寒風砭骨。

但他却因東、西二嶽連手，人數固然還祇有當日圍鬥天痴老人的三分之一，夏振華精神也振奮異常。

以兩派高手，圍戰自己這個武林末學後進，縱或打成平手，天下第一劍之名，也將從此威震江湖了。這五個魔頭無一不是心毒手辣，這番連手，內心中不期然產生一個强烈的反應，那就是鏟除强敵，以固五惡地位。

他們並沒有任何人提出，面對着夏振華，都感到死亡的威脅，或一種人之將死的悲哀。

誠然他們平日殺人如麻毫不手抖，但是此際都是全身冒着冷汗，任是凌厲掌風，震起風雷暴響，却與他們心跳聲互爲呼應。

夏振華並不欲立時動手，祇是冷冷一笑，並施展出意會神功來，早巳輕輕閃避開去。「哼！如果天下第一劍，不給你們一點厲害瞧瞧，你們又會夜郎自大，目空一切，甚至更無法無天。但今日又祇到了你們五人，若天下第一劍與你們動手過招，又將傳揚開去，說天下第一劍，以强凌弱……」他微微一頓後，又朗聲說道：「萬一動手之間，傷了你們，以後那十五人的『寶塔圖案』，將成爲歷史的名詞。好罷……」

這那似出諸於一個十五六歲少年之口，也不像對着天下數一數二的人魔所說的。祇氣得五人面色鐵青，怒髮根根直豎。尤其一尊子的尺許白鬚，竟巳無風直動。

大吼之聲一落，五魔身形乍閃，一陣「梅花陣形」，竟將夏振華圍在中間，人影縱橫，掌風飛洒，連數丈之外的樹枝也不斷飄落。

夏振華祇是淡淡地一笑，心中暗忖道：「我倒要藉你們這五條老狗，一試我其餘功力。」

這一意念晃過，十指箕張，十數道指風，電射而出。絲絲之聲，不絕于耳。浮雲指，似雲飄舞，似飛絮落花，也似風捲殘雲，緩慢時，似清流，但功力却軟綿綿，毫不着力。不僅化解對方功力於無形，如對方一旦接近，重則筋斷骨折。或終身殘廢，輕則也將擊散對方功力，使之再無恢復武功之望。急迫時，則宛似狂風掃落葉，力道既罡且猛，擋之者，立時死於非命。

夏振華雖然有制敵之能，一時還不大確信自己功力深淺。他實在有心要一鬪他們十五人連手，故浮雲指功力，每每都祇施出六七成來。

但却巳迫得一尊子和四毒，一個個踉踉團團亂轉，額上亦泛出汗珠！

夏振華連戮出二十餘指，指指皆迫向五魔要害，他雖未施展全力，而五魔則連遇險招。

倏地，指風一變，他又迎着四毒的掌風，雙掌翻起，層層波湧，流雲片片，但聽得嘭，嘭聲響，四毒被震得連連後退。

顯然他所施展的流雲掌力，要較之四毒更爲凌厲，更爲兇狠。祇見掌風，那見人影。

任是一尊子這等高手，全身也不禁直冒寒氣，忖道：「這娃娃小小年紀，內力竟如此雄厚，武學竟恁般淵博，難道天下靈秀，皆盡集于一身嗎？……」

他不住觀察夏振華招式變化，也默想着自己的殺手，如何能一擧擊殺這個江湖尅星。

「哼！一尊子，四毒，也不過爾爾。……」聲震長空，四野皆爲之震動。

當嘯天龍吟之聲一落，夏振華手中巳握着那柄華光刺目，冷氣森森的上古奇珍——追雲劍。

但見那一片耀眼光華，丈許之地全皆罩住，而劍虹搖幌間，竟似幢幢鬼影一般，好不駭人。

一聲長嘯，夏振華的身形乍起，追雲劍似夭嬌玉龍，亦似經天長虹，直將兩派中五個人魔，週遭都撒下了一層劍幕。

但見人影亂幌，劍影漫天，人影如劍影，早巳凝聚爲一。

還是夏振華不欲立即將五人毀去，就是如此，也足使天下武林驚震，或將聞而喪胆。一陣嗤、嗤之聲响起，一尊子的尺許長鬚，竟被追雲劍捲去，化作敗絮飛花，隨風飄散。

四毒心頭微慄，還來不及退後，夏振華的劍招巳然追到，一道冷風幌過，四毒的左耳，皆被削去一半。

任是四毒武功高不可測，應變奇速，此時竟連夏振華的身形也未看出，但覺得冷風過去，一股熱流順腮而下。

而夏振華朗朗之聲，又巳震蕩在耳際响起。「除惡人，是善念，以江湖五惡，爲害社會，死誠不足惜……」他微微一頓之後，又繼續說道：「在五惡會齊之前，我如果個別將你們誅滅，恐怕你們死也不服，尤其未曾發揮你們十五人連手羣鬥之效……」

不待夏振華說完，一尊子巨吼之聲暴起：「小賊，徒逞口舌之利，老夫活了偌大年紀，也不算短命，現在與你拚了罷。」語落人到，掌影指風，頓時成爲一片無法遏阻的狂濤。

夏振華淡淡一笑，雙掌輕輕推出，清吒道：「老賊！我看在你死去的女兒份上

，暫饒你不死，過了今天，下次就沒有恁般便宜了。」

顯然他對那紅衣長髮少女，因爲失手將她劈下絕塵岩去，心中存了愧疚，故對一尊子，也就不忍頻加殺手。他雖是一句無心之言，却激起一尊子的忿怒，這個老魔的心中，祇計劃如何打發面前這個煞星，故對自己女兒被劈下絕塵岩的一幕，均已忘諸腦後，此時一聽夏振華驟然提起，且還是看在死去女兒的份上，才未對自己下手，老魔頭氣得面孔鐵靑，怒髮直豎，一聲長嘯，震得四野皆驚，迴音歷歷，右臂揮起，一招挾泰山而投北海，左手五指也疾向夏振華右肩抓到。

這是老魔頭，一個甲子以上功力所聚，此際又是拚命進招，全不顧到自身危險，故此功力倍增。

夏振華也覺得他掌力淩厲無比，而一抓之勢，更是冷氣森森，暗藏潛力。

這朶武林奇葩，雖以天下第一劍自譽，武功才謀，確迥非常人可及，但對江湖五惡，也深具戒心。

別看他面對一尊子和四毒兄弟，祇是輕輕易易，而且在舉手投足之間，曾使這五個魔頭丟人現眼，其實他對五魔潛力，並未忽視。

固由於他自己智慧超人，也深知自己，功力尚未臻入化境。奇遇祇能帮助他解決了部份難題，天然功力的成長，却有賴時間和年齡的加增。

那股潛存于身上的地極之氣，雖可補足部份缺點，但仍得有時間的積累，因爲要作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天下第一劍，不僅需要努力，也需要閱歷和經驗。

當一尊子的潛勁暗流，湧到的刹那，夏振華身形暴矮，右肩微幌，即移開三數尺遠。

一尊子左手抓空，倏地變抓爲掃，適與他右掌功力相會，夏振華雖旁移三尺，但這一掃之勢形成一股淩厲的劈空掌力。

夏振華淡淡一笑，右掌微微伸出，又復向內一收，反手一勾，直將一尊子這兩股力道，向着四毒兄弟打去。

四毒自從左耳受傷，正自盤算如何出手報仇，而一尊子竟搶先發難，但他們見夏振華的身手，任是一尊子以數十年功力拚命撲出，竟也難損其分毫，心中不由微慄。而夏振華卸去的一般功力，反用之於其他敵人。這固然是他童心未泯，顯然他也欲一試自己意會神功的另一妙用。但聽得「嘭」地巨響，四毒竟被震退一大步。

一尊子的高大身軀，也幾乎栽倒。

因爲夏振華引用了一尊子全般功力，輕輕向四毒劈到，別看他祇是輕描淡寫之間，一尊子所以幾乎栽倒，大概功力全被吸出。

四毒驟覺一股奇大無比的力道湧到，心頭大駭，四人八掌，全力相拒。

夏振華原是欲試出意會神功的妙用，故卸除一尊子力道中，即微微凝勁，將吸出的力道，全用之於一擊。他不僅將一尊子的力道推向四毒身上，也加上了自己幾成潛勁。

當然最慘的要數一尊子了，他的力道被吸，尚無法凝聚，四毒合力相禦，也皆是全力而爲。

夏振華復將自己功力雜在其中，但他施展的意會神功已是力道推出之後，人即立在丈許之外，成爲這拚鬬中的第三者。

一尊子强嚥一口眞氣，身軀微挺。才未移動，但前胸也在隱隱作痛。更覺得頭暈，但這老魔，門檻最精，也最奸計，他深深地知道，如果稍露破綻，不僅面前這少年將施殺手，恐怕連四毒兄弟，也難放過自己。故他仍是發出一聲冷笑之後，身軀暴退丈餘。其實四毒，也正全身血翻氣湧，雙臂酸麻，那裏還有餘力，去算計別人。

夏振華雖已看出五人狼狽之狀，却未料到他們竟全受傷。實在他自己並不瞭解其功力，究竟已經高到如何程度。在微微一愕之後，却淡淡地笑道：「我再說一句，五絕奇書，惟天下第一劍才可以擁有，待我走遍五嶽之後，你們不妨齊集，連手相拒，那時我要收回五絕奇書，也要爲天下武林除害……」這朗朗之聲，震蕩在空際，夏振華的影子，也於起落間，頓失所在。

一尊子和四毒適運過一口氣來，見這少年俠士已走，雖然氣得面色發靑，但他們肚裏明白，此人不僅是他們的尅星，恐怕更成了他們的煞星。

四毒望了一尊子一眼，老大劉風冷笑道：「我兄弟此番出山，就是因爲出了這個天下第一劍，不料竟於此間相遇。且合我們五人之力，不僅無功，反而使他得志而去。……」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東嶽一尊子，領袖江湖，我們今日豈能再存門戶之見，且唇亡齒寒，如不迅速聯合五派之力，恐怕那日到來……」

他故意不向下說出，四毒老三哈開奇，一向心直口快。聞言搶着說道：「大哥說得甚是，此人小小年紀，功力竟大得驚人，怪不得他自稱天下第一劍。」

一尊子淡淡地笑道：「四位賢弟！以我一尊子的聲望，要對付武林中什麼英雄成名人物，諒江湖同道，尙還不至堅拒。但要說對付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人，連我們的老臉，也將無地自容。……」

四毒老二比較深沉，此次苦頭吃足，一肚子氣惱，但自忖非天下第一劍之敵手，惟有掀起一場江湖中大混亂，集江湖同道之力，或可扼殺這個小子，出這一口惡氣。

當下面色一整，朗朗言道：「英雄與時勢不同，以我們出面號召江湖同道，並不指出其人其名，就說是狂妄無知的天下第一劍，殘殺江湖人物……」

他微微一頓後，又繼續說道：「盲從是人類天性的弱點，雖然我們太過渲染了那小子，但爲着激起江湖同道的同仇敵愾之心，也就顧不得其他後果了。」

一尊子等人，沉思有頃，臉上終於綻開一絲陰險的笑容，道：「老二說法，誠爲有理，我們今日就分頭進行。」

他故意皺着眉頭，似有難言之苦。祇有四毒的邱明，一直未曾開口，此刻，他望了三個哥哥和一尊子一眼，又摸了一下自己失去的半隻耳朶，牙齒咬得咯咯作響。雙目中露出兩道惡毒的厲芒，桀桀地笑道：「我們報仇的對象，就是這個妄稱天下第一劍的小子，老兄有何話說，快請直說。」

這些話說得斬釘截鐵，顯出一派英雄氣概。一尊子淡淡地笑道：「有你老弟這句話，老朽權充發言之人。」

他掃了週遭一眼，似故顯其神秘地說道：「老大老二，連夜趕赴北嶽，邀請三奇士兄弟，老三老四，逕赴中山，通知五雄等人。老朽專程去南嶽，尋找二劍客張徐二人。」

他微微一頓，兩目閃出兩道稜芒，有似兩道烈焰，又特別將聲音壓低，道：「我們暫一月爲期，下月月圓第二日在嵩山的玉女峯下會齊。但這一路之上，却務宜謹愼。千萬要避開那小賊。」說完，朝着劉風笑道：「劉兄！尊意如何？」

四毒之首的劉風，被一尊子這一問，臉上微微一熱，忙收斂心神，支吾地不知所答。

這個魔頭不知正在計算什麼鬼謀，對一尊子剛才所言竟充耳不聞。當一尊子問出，又無言對答。還是老二過雲，看出劉風的狼狽之相。桀桀地一笑道：「一尊子吩咐，兄弟即分頭遵辦，但不知老兄，是否得返回泰山一趟。」

不待一尊子開口，劉風却故意朗笑道：「本來我們兄弟此番重來，就是欲登臨泰山，尤其雲海日出，更是世人所夢寐難求的事。可惜我們因爲小子的倒蛋，使我們無福作泰山之遊。……」他說時，雙目在一尊子身上，不停地轉動。

一尊子何等人物。聞言也不由微懔，暗忖道：「原來你們此來，還是欲算計老夫，什麼日出和雲海，還不是在老夫身上，老夫何人，豈能上你們的當。」

但這個老謀深算的梟雄，心中雖在盤算，表面上仍裝出歉意的微笑。道：「眞是不巧，我們惹下這件不如意事。」他微微一頓後，又復朗朗地說道：「不過待這事了結之後，老夫當專請四位，登臨泰山，一覽名山勝色。」

一尊子說話的口氣，雖然十分爽朗，但眉目間，隱隱露出殺氣，但西嶽四毒，顯然未曾注意。他們在一陣桀桀怪笑之後，掉頭就走。一尊子望着他們失去身影，發出一絲冷笑，口中却喃喃地自語道：「明知不是件，事急且相隨。」

這個魔頭，顯然欲挑起一場未來的血風腥雨，竟不顧任何手段。

但他並未立即起程南下，趕赴衡山，祇是掃了週遭一眼，仍向原路折返，且行踪顯得十分神秘。

大地十分寧靜，幾個魔頭離去之後，這批人個個都是老奸巨滑，心毒手辣，未來的江湖浩刦，顯然已無法避免。

不過，如果不是天痴老人和武林三傑有先見之明，使天下第一劍的成就達到了這一超然的境界，眞是武林前途，誰也不敢預料。

夏振華離去之後，雖然他急於奪回五絕奇書，更因分別奪取，較爲容易。但一股好强之心，就是天下第一劍，當然要獨擋天下英雄。尤以江湖五惡，所倚爲舉世無匹的連手羣鬥——塔形圖案。他更要見識，更要當着天下英雄，力敵江湖五惡的連手羣鬥，以證實他的天下第一劍，決非倖得虛名。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雖然他對人心的險詐，存着戒心，但在武功上，却從未將別人放在心上，這陣緊緊奔馳，東方已出現魚肚色來，方放緩脚步。

倏地，街上人聲喧嚷，響澈雲霄，夏振華心中，不由一動，暗忖道：「不知道此間又出了什麼事故？」心中幌動這意念，脚下亦在迅速移動，他不僅欲查明這眞相，因爲在他的心中，天下第一劍，當爲天下人解決一切疑難之事。

但是當他走近街頭，見有一大羣人，環立在那廣場之上，地上更躺着十數具屍體，死狀極爲可怖，其中一人，尤爲特別，全身一絲不掛，雙目挖出，鮮血流在面上。

這一幅殺人的恐怖圖畫，任是夏振華混身是胆，也不禁髮毛直豎，全身直冒寒氣。

倏地，人羣中走出一個中年文士，手中提着一根旱烟管，向喧嚷的人聲作一個手勢：「諸位，這事誠然令人難以忍受，尤其王舉人，一身清白，竟也被人暗算，這還成什麼世界。」

他的話，是爲死者鳴不平，也似欲激起羣衆的忿怒。

夏振華立在人羣中，望了那中年文士一眼，看他約四十七八，但兩目陰森森地，透着兩道寒氣，一個鷹爪鼻，需出極凶極惡之相，尤其說話，怪聲怪調，令人作嘔。

夏振華一眼看出此人，必非善類，說不定那一血案就是他一手遮天的傑作，或者也必有深厚關係在，這朶武林奇葩心思純正，對凡事皆有一個固定的看法。

此際見那中年文士面露得色，又復陰森森地一聲怪笑。道：「諸位，這件事，自有人來出頭……」尾聲拖得很長，那兩道冷氣森森的目光，掃了環立在廣場諸人一眼。胆小的早就脚下揩油，一個個溜走。

夏振華低聲向附近一個莊農模樣的人問道：「老伯，這裏到底發生了怎麼一回事！」

莊農掃了夏振華一眼，搖了一下頭，並未作答。這一個疑團他必須解決，莊農的態度，更引起其疑心。

當下也就排衆而出，向那中年文士走去，他雖然腰中佩着長劍，祇是他那挺挺風儀，有以君臨萬民的王者。又因他精光內蘊，外表看不出他的武功，顯然是一個遊學士子。

「敢問老先生，貴地如何出現此不幸事件？」夏振華向那中年文士，朗朗地詢問着。

那人臉上仍幌過一抹驚容，但當他看清這少年書生的面目之後，鼻中不屑地「哼」了一聲。道：「相公最好快走！少管閒事。」

夏振華聞言，劍眉微挑，淡淡地一笑。「在下路過此地，既然遇上這件事，甚欲打探一番，幸祈賜教一二。」

那中年文士微含怒意，冷冷地喝道：「小小年紀，不知天高地厚，快些退去，以免後悔。」

他這沉聲低喝，無意中施展出純內家罡力。

（未完・五）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長劍篇

蕭逸·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關雪羽隨同鳳氏父女上七指雪山已有幾日，每日均在一間客房中渡過，也不見鳳氏父女前來，不知鳳氏父女葫蘆裏賣的什麼藥，關雪羽每天只有靜坐習功，這晚，關雪羽夜半醒來，索性拿起「青桑劍」舞起來，忽見鳳七先生在身側出現，鳳七還對關雪羽所舞劍招作一番評論，並及時施展一遍給關雪羽看，這使關雪羽大爲驚奇，不知他爲何對燕門絕招如此精湛，接着，鳳七先生邀關雪羽上峯頂一小亭中奕棋，鳳七說關雪羽的棋路不全是燕家傳授，倒像得自雪羽之母關氏的傳授，關雪羽更感吃驚，不知這鳳七先生爲何會對燕家的事如此熟悉……

孤峯小亭中 憶述少年事

鳳七先生隨即想到了那日女兒的對他求情，以女兒之麗質天生，目高於頂，尋常人何消一顧，却獨獨對此子心存青睞，看來確非無因！

這麼想着，他又向前面走了幾步。

——果眞我收下此子爲徒，將女兒終身匹配他，復將我一身絕技傾囊相授，此子日後，料必當世無雙，無人可及，這樣豈不是好？

然而，另一個念頭却又興起，却是於前一個念頭大相逕庭。

——我與燕追雲舊恨未消，這麼一來，豈非太便宜他了？我原指望踏上青城，與他決一勝負，也讓關飛卿那個無情賤人見識一下我的蓋世神功……這樣做可就化干戈爲玉帛，這個架可就打不成了。

——可是又有什麼不好？

——兩虎相爭，必有一傷，萬一格鬥的結果，落敗的一方並非是燕追雲，而是我陸青桐，又當如何是好？

他順着崖邊，又自向前走了幾步，冷冷一笑：那是不可能的，燕追雲他萬萬不會是我的敵手，這一次我要他敗得心服口服，無話可說。恍惚間，他似乎看見了燕追雲妻子關飛卿那張美麗的臉，而在她目睹其夫慘敗之後失望驚愕的表情，從而使得他興起了一陣莫名的快感。

畢竟這不過祇是不着邊際的幻想而已，鳳七先生目光再轉，注視向當前的關雪羽時，驀地心中爲之動了一動。

只因爲他腦子裏方自憧憬着關飛卿的當年絕姿，眼下忽然間再接觸向關雪羽時，才發覺到這兩張面容竟然如此酷似，他的一腔盛怒頓時爲之冰消。

畢竟，關飛卿是他至愛之人。

那幾乎是早已褪了色的一件往事，時間必須要推前四十餘年……

「孩子，你可曾知道莫干山這個地方嗎？」

——這句話口氣，一霎間像是出自慈父對於愛子，絲毫不着凌人的躁氣！

關雪羽直如身沐春風，點點頭道：「知道的——是在浙省武康附近吧？」

「不錯！」鳳七先生喟然嘆息了一聲道：「那是一處美麗的地方……你對他的印象僅是如此？」

「難道我還應該知道得更多一些？」

「當然……」鳳七先生瞇起了細長的一雙眼睛，無限神馳的道：「那是你母親家族最早發源之地啊！」

「噢？原來這樣……」

現在鳳七先生再談到有關他家門中事，無論涉及如何離奇，也都不會再令他驚奇了。

他知道這其中必有隱密，既然謂之「隱密」，當事者一定不會恣意吐露，自己也就不必多問。

「你外公名關一鷗，外號人稱『七指先生』，嘿……是一個了不得的奇俠。」

關雪羽點點頭，表示已經知道了，祇是此刻經對方一提，忽然讓他想到「七指先生」與「七指雪山」之間的這個巧合。

「你可知他爲何叫七指先生？」

「那是因爲他祇有七根手指！」

「爲什麼祇有七根手指？」

「那是……」關雪羽看了對方一眼，接下去道：「因爲他老人家早年秘封不力，我曾外祖父一怒之下，乃切下了他三根手指爲懲。」

「對了……你原來也知道……想是你母親講給你聽的，可是？」

關雪羽又點了點頭——這還用問？

鳳七先生含着微微的笑，捕捉着什麼似地：「你母親那年十五歲吧——啊，不……大概有十六歲了！她老愛騎一匹白馬……人人都叫她白馬姑娘，她常常自詡武功，說是週圍五百里內外，沒有一個人是她的對手！」

聽到論及母親的往事，關雪羽一時爲之神往。

「確實情形也是這樣，那附近不要說同齡少年無論男女，俱非是她對手……」鳳七先生娓娓道來說：「就是成年之人，也難以望其項背，只是，有一天，一個大她四歲的少年，却是不服輸，來到了莫干山，踢倒了她關家門前的一棵槐樹，指名要會一會這個驕傲的姑娘，就與她大打了起來！」

關雪羽很感興趣的聽着。

「你母親這一番敗了，而且敗得很慘。」鳳七先生臉上洋溢着微微的笑：「那少年十分得意的在這位白馬姑娘鬢邊摘下那朶海棠花，竟使得你母親當時羞極爲之大哭了起來。」

鳳七先生臉上的微笑漸漸爲之消失：「那少年祇是一時心喜，其實並無輕薄之意，那裏想到爲此竟會羞辱了你母親，否則他萬萬不會這麼做的。」

「後來呢？」

「你母親這麼一哭，那少年才知事情不妙，當時也儍住了！這位關姑娘乃侍機搶過了對方手中海棠花，並乘機狠狠地在對方臉上劈了一掌。」

關雪羽一時失態，「哈！」地笑了一聲：「打的好！」接着遂又問道：「後來呢？」

「那少年便自悻悻轉回去了……」鳳七先生吶吶的道：「按說這件事到此本應平息了，偏偏竟然還有未了的下情……」

關雪羽聳了一下眉尖，難以想像出當年母親竟是如此任性，和她今日的平和端莊，居然有着如此的差異，這件往事，他却是以前從來也沒有聽說過，不免有些好奇。

鳳七先生微微一笑，露出了整齊的一嘴牙齒——一個人的牙齒潔白整齊，不祇是顯示着他的聰明智慧，他必然出身良好，又似乎律己甚嚴，有教養，彬彬有禮，健康良好……當然，更與其外表容貌大有關係……這一切其實並沒有絕對的關係，只是給人這樣一連串的聯想而已。

關雪羽從而也就注意到，鳳七先生這個人，敢情是個十分俊秀的人物。

「那件事情過去一年之後，另一個少年却找到了前番打敗你母親那個少年的門上，指名要與他劍上來往，比個高下！

「前此少年也不甘示弱，便與後來少年一言不合打了起來，他二人武功原相伯仲，戰了多時難分勝負，後來少年却立意要分個高下，一時施出了他家傳獨門劍法，終致傷了前番少年的左膀，這才得意而去——」

說到這裏，鳳七先生忽然頓住，頗似有所傷感，却仍淡淡地溢出了一絲微笑。

「如此一來，這兩個年輕人就種下了仇恨，往後的二十六年，他們互相往訪，凡十數次之多，有時甲方勝過乙方，有時乙方勝過甲方……嘿嘿，最奇怪的是，他們兩個誰也不服誰。」

他忽然停住了，長長的眉毛往上挑了一挑，簡直是少年人的溫興豪情，畢竟他是老了，不得不壓下那種層次的激情，而訴諸於當今年歲下的情緒。

當今年歲，是永不激怒的年歲。

「這兩個少年，你可知是誰？」

關雪羽喉結動了一動，但是他還是寧可讓對方說出來，他不便說，也不想說。

鳳七先生微微一哂道：「前此生事的那個少年就是我，後來的那個少年便是你父燕追雲。」

關雪羽在他訴說一半之時，就已經猜知是誰了，只是有待對方的肯定而已。

「這就怪不得他對於我家中一切瞭若指掌了。」關雪羽心裏這麼想着，不免向着自己父親的「冤家」多看了一眼。

他心裏不自禁的又自想到，鳳七先生所提到與父親二十年來常相互訪峙鬥，那指的是前二十年，以後的二十餘年却不曾提起，顯然這後二十年以來他們是不曾見過了，難道說已經化釋前嫌了？

這個疑問，他仍然是想過就算，不思多問。

鳳七先生訴說過此一段往事經歷之後，像是心裏大爲輕快，反倒是關雪羽却覺得一時難以自處，殊不知鳳七先生將是以如何一種態度來對付自己？

如果他當自己是故人之子，禮當優遇善待。

如果他仍然念及與父親的前嫌，那麼自己可就是他最佳洩忿的對象了。

「他到底視同自己是那一項呢？」

這麼一想，他幾乎明白過來，何以鳳七先生給自己的感受那麼的錯綜複雜？時冷時熱，敢情其中隱藏着這等關竅，只怕

他自己也難以分析得透吧！

老少二人，各有所思，不旋踵間，東方旭日，早已燦爛耀眼，只是却穿不過厚厚的雲層，難以想像下面仍在落雪否？

「我們該去吃點東西了，你——隨我來——」

說着鳳七先生便轉至一方高出的巨石之後，關雪羽跟上去，霍然發現到石後朱欄迂迴，竟設有一螺旋梯，直通下面，甚是有趣。

拾級而下，沿梯皆見鑿空的窗扇，不但通風，而且通明——關雪羽很是好奇，不時的四下打量，忽然，他發覺到鳳七先生前行的速度極快，不經意的注意到了他的一雙脚步，敢情竟是虛踏着地面，一路下降的——這等輕功，眞不禁令關雪羽暗自吃驚，想起了傳說中的一種輕功「踩雲步」來。

似乎正是這種功夫，只見他每踏一步，身子便自輕輕彈起，隨即飄飄下墜，滑行約丈許之後，才自再次沾地，也只是脚尖微微着向地面而已，如此雙脚循環交替，不旋踵間，已降身數十丈下。

關雪羽暗暗記住了他起身落地的脚步交換方法，對於一個聰明人來說，這些動作一旦在時機成熟之時，皆有莫大裨益。

眼前光華大盛，關雪羽恍然發覺到已置身於一間極爲雅緻的堂室之內，即只見光分兩面，强弱適度，透射過一抹翡翠的細細竹簾，整個堂室顯現出一種蒼翠欲滴的奇異氣氛。

另一面湘簾半捲，六角形的扇窗敞開着，正可見窗外皚皚積雪，那一溜晶瑩透明、參差不齊的冰枝，在艷光映射之下，有如七彩寶石串列，交織出一片五彩繽紛奇光異彩——自此遠眺，更可見綻放在水池裏的朵朵「雪蓮」，當其時，正有一隻大角黃鹿，緩緩由池前繞過，引頸豎耳，狀作憯人。

關雪羽暗暗讚嘆一聲，警覺到敢情天已放晴，昨夜之風雪猶在眼前，轉瞬之間，竟然又是另一番世界，好一番艷雪吐梅景緻，似這樣面對美景，他發了一陣子怔，再回過身來，才發覺神鳳七先生敢情已經不在身後，整個房裏，只得自己一人。

風鈴聲响，一個俏麗的丫環，托着食盤姍姍步進，正是派來照顧雪羽起居的那個婢子「冰兒」。

這時只見她放下了手上的食盤，向着關雪羽請了個安站起來道：「堂主到前面去了，要相公你獨自用飯，說是回頭再去請你下棋！」

關雪羽點點頭坐下來，冰兒過去拿起了暖壺道：「我們這裏的『雪蓮仙露』還是姑娘去年製的，相公可要嚐些，吃了很補人的呢！」

雪羽微笑道：「多謝妳了！」

冰兒笑道：「相公用不着客氣，我們姑娘走的時候還說，要相公你不用客氣，要什麼東西，或是想吃些什麼，只管吩咐我。」

關雪羽道：「這裏應有盡有，一切都太好了……」

冰兒眨了一下眼睛，兩側打量了一下，一笑道：「誰說不是，就祇是太清靜了點兒，長住下去眞受不了……」

雪羽說：「妳是說太寂寞了？」

「誰說不是呢？」

冰兒放下了暖壺，略帶傷感的道：「這是相公你來了，多少還給這裏帶來了些生氣兒，要是照往常看——唉——那就不用提了。」

難得這個婢子今天開心，話不打一處來，關雪羽自是樂得多知道一些。

「這麼說住在金鳳堂的人很少了？」

「很少？」冰兒苦笑了一下：「裏裏外外總共才五個人——堂主，我們姑娘，我，瞎婆婆，再就是大四兒了！」

大四兒關雪羽自然是知道的，倒是「瞎婆婆」他却是第一次聽說過。

「瞎婆婆？」

「別提那個老婆子了……眞是要多討厭有多討厭！」冰兒輕嘆一聲道：「相公請想，這麼大的地方，總共才五個人，堂主和姑娘有時候再一出門，大四兒是負責前面的，沒事不准進來，這後面可就祇我一個人了，有時候眞跟孤鬼似的。」

說着她的眼圈紅了。

關雪羽不禁有些兒後悔多此一問，平白無故的引發了對方滿懷傷感。

冰兒苦笑了一下，想是亦自覺出有些失態，匆匆拿起了暖壺說：「我這就去給相公你拿『雪蓮仙露』去……」遂即匆匆去了。

關雪羽獨自個吃完了早餐，才見冰兒去而復還，除了一暖壺的開水之外，另外還端來了一個小小的綠玉茶壺，備有同樣色澤的一只杯盞。

這就是所謂的「雪蓮仙露」了。

徐徐地酌上了一杯，入口冰芬，微微有那麼一丁點甜，入口即散，沁人心肺，全身上下，立刻興起了一片暖意，說不出的一番舒泰感覺。於是乘興連飲了三杯，綠玉小壺也就空了。

冰兒吐了一下舌頭道：「相公的酒興眞好，我們這裏，也只有堂主才有這個量，你不覺得頭暈？」

說時，睜着一雙大眼睛，祇是骨碌碌的在雪羽臉上轉個不已。

關雪羽壓根兒就沒有想到這是酒，聽她這麼一說，心裏禁不住爲之一動，猛可裏發覺，一陣子奇熱上衝腦門，霎時間，全身上下如同着火也似地發熱，由不住「噢！」了一聲，身子向後靠了下去。

所幸這椅子靠背够長，要不然整個身子都將會倒下去，不過瞬息之間，他却已有了將要醉倒的感覺，這才識得厲害。

冰兒乍見之下，「呀！」了一聲，才似乎有些慌了手脚，只急得頻頻翻着白眼兒。

「這可怎麼是好……都怪我上來沒有說個清楚……相公，相公！你覺得怎麼樣了？」

關雪羽搖搖頭，微微一笑，想說「不妨事」，只是偏偏舌齒不清，只說了個「不」字，便接不下去。

這一霎，他感覺迥異，當眞是生平從來也未曾有過的奇妙，整個身子有如火爐一般地奇熱，那發熱之源，却出自下面丹田之處，有如暖泉噴口之處，自是全身俱都處於這股暖流之中。

關雪羽只覺得遍體發軟，百骸之間，饒是暖烘烘地，偏偏竟是一些兒力道也提不起來，頭不昏，眼不花，却是眞的醉倒了，這番醉態也眞是稀罕。

冰兒忽然間變傻了，只嚇得臉色蒼白，原來她想起了當年鳳姑娘釀造這種「雪蓮仙露」之時，曾經是參照古法記載泡製，曾說過，這類蓮露，有大活氣血之功，平常人那怕只飲上小半杯，也受不住，只有內氣功力達到一定境界之人，才能服用，惟初服之時，亦只能少量飲用，以鳳姑娘內外功力之高，每次亦只能飲上兩杯而已，眼前這位關相公一上來竟是三杯下肚，如何挺受得住？萬一因此受了傷害，或有個什麼意外，自己又豈能脫得了關係。

這麼一想，難怪冰兒竟自嚇出了一身冷汗，只管望着關雪羽，直着一雙眼睛發起了呆來。

良久，她才鎭定下來。

「我的相公……你倒是說句話呀！」

關雪羽睜了一下眼睛，臉上就像是染了紅顏色那般地紅，由他臉上現出的笑容來看，他顯然並不痛苦，只是有嘴不能說話，有腿却不能站起而已。

冰兒連急帶嚇，幾乎哭了起來。

金鳳堂家法極嚴，一個怪罪下來，却是冰兒萬萬吃受不住的，心裏越急，越是不知如何是好，當下伸手在對方額頭上摸了一下，一摸之下，簡直像是火燒了一般的燙：「我的爺……這可怎麼是好……」

「啊——有了！」她上前一步，兩隻手霍地把雪羽托了起來，轉身向外就跑。

出得堂屋，一陣寒風襲來，她定住了脚，看看懷中的關雪羽，正自瞪着一雙被燒紅了的眼睛望着自己，目光之中，無比懸疑。

「關相公——這都怪我不好，忘了告訴你這雪蓮仙露是不能多喝的，你這個樣子可眞把我嚇壞了……現在我帶你去看一個人，也許他有辦法也不一定……」

說着隨即展開身法，一路踏雪而出。

金鳳堂出身的人，無能有不擅武功的，這個「冰兒」一身輕功甚是了得，眼下更處於心急狀態，身法自然越發的快，「嗖嗖嗖！」一連三個飛快的騰縱，已出去十數丈外，來在了荷池之畔。

關雪羽急於要知道對方要把自己帶去那裏？偏偏嘴不能言，却是哼了一聲。

冰兒忽然站住了脚步，半驚半喜的道：「你總算出了聲音，證明相公你是眞氣內聚，一半時也許還不要緊，要我現在帶相公去看瞎婆婆，她本事最大，也許有辦法也不一定。」

關雪羽其實心裏明白，怪只怪自己上來不知是酒，喝得過猛了，其實以自己內功眞元，只消靜靜地躺下來，運行一遍，雖不能說立刻便可復元如初，最起碼是傷害不了自己，是可認定，偏偏對方這個丫頭大驚小怪，一路顚沛之下，想要聚神運氣也是不能。

冰兒當下抱着關雪羽一路飛縱直達後院，來到了一座小小紅樓當前。

這座樓舍，是用清一色的紅色石塊砌築而成，清一色的冬青樹，圓圓繞宅一圈，這些都覆蓋在皚皚白雪之下，一面是「紅白」，一面是「白綠」，看過去只覺得無限清爽！

冰兒在樓前定下脚步，小聲向關雪羽道：「瞎婆婆人很古怪，如果她有什麼言語冒犯，相公你千萬不要與她一般見識才好！」

關雪羽哼了一聲，表示明白。

冰兒剛要舉步，想起一事又道：「噢——這件事情之後，請相公不要在堂主與我家姑娘面前提起，要不然他們可要怪我了！」

關雪羽勉强的點了一下頭，冰兒這才面現喜色的走到樓前，咦了一聲道：「她的耳朵一向最靈，今天居然沒有聽見！」

一面說，正待伸手向着門上的拉鈴拉去，却只見那扇厚厚的紅木門扇，驀地自行啓了開來。

冰兒嚇了一跳，慌不迭向後急忙閃開。一個黑髮烏亮，長身瘦削的女人已自當門站立——這女人穿着一襲長得幾乎可以垂到地面的黑色發亮袍子，睜着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眉目之間，甚是清秀，設非是過於瘦削蒼白，應該是一個頗具姿色的女人，由外表上看過去，不過是四十許人，武林之中，很多人擅具駐顏之術，冰兒既稱呼她爲「婆婆」，可見得年歲是不小了。

「誰說我沒聽見？」黑衣女人冷漠的向着冰兒注視着，忽然怔了一下，退後一步，蒼白的臉上頓時現出了一片怒容：「妳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同着生人，來我這裏，看我不活宰了妳！」

好厲害的女人，可眞是劍及履及，說到「宰」字時，只見他一雙瘦手，倏地掄起，驀然向下一落，有如夜叉探海，雙方雖是距離甚遠，冰兒竟然未能逃過。

這種「隔空拿人」的手法，關雪羽固然並非第一次見過，可是觀諸眼前這個黑衣女人所施展，顯然爲其中最傑出者。

冰兒那麼巧快靈活的身子，竟然未能閃躲得開，一下子被拿了個緊，隨着瘦女人比劃着漸漸收緊的雙手，冰兒分明是被對方隔空鎖住了喉嚨，一時間只漲得面紅耳赤，兩眼翻白，那副形相看來，簡直是一口氣接不下來，馬上就得香消玉殞。

「說！」瘦女人圓睜着雙眼，怒聲叱道：「那是什麼人？」

她總算手下留情，兩隻手暫時鬆了一鬆，冰兒托着關雪羽的身子打了個蹌，幾乎跌倒在地。

怎麼也沒想到對方瞎婆婆竟然會有這麼一手，更因爲平日冰兒在她面前隨便慣了，忽然間受制於對方毒手，差一點還爲之喪命，連急帶氣，簡直要哭了起來。

「妳……怎麼了嘛？」冰兒邊說邊直嗆着，一時連眼淚都咳了出來。

「說——他是誰？」

她顯然已發覺到關雪羽在那裏，一雙大眼睛，只認着對方轉個不停。

如非關雪羽事先早已知道她是個瞎子，只由眼前表面上看來，簡直和正常人毫無異狀。

冰兒咳了老半天才似緩過了一口氣來，氣得她直想哭。

「妳這個人……怎麼回事嘛，也不問問清楚，這位關相公是堂主請來的朋友……問也不問一聲，妳就……」

說着說着，兀自禁不住傷心落淚。

黑衣女人挑動了一下眉毛，將信又疑的哼了一聲：「朋友……什麼朋友？姓陸的人緣壞到了家，還能有什麼朋友？」

忽然她認着關雪羽大聲道：「你怎麼不說話？」

「他……不會說話……」冰兒沒好氣的說。

「是個啞巴？」

「不是……」冰兒氣不過的道：「難道我們不能進去再說？」

黑衣女人總算接受了她這個要求，身子向後一閃，空出了門，冰兒隨即托着關雪羽身子走了進來，她雖然武功相當不錯，但長時間的托着關雪羽這等健壯的一個人，也自感覺到有些吃不消。

把關雪羽身子平平地放置在一張長案上，冰兒累得身上都見了汗。

黑衣女人不等冰兒說話，驀然間，已自閃身案前。

那是一條長長的古玉石案，關雪羽睡在上面，只覺得全身冰涼，想是專爲練功所用，不及多想，却已爲黑衣女人一隻手按在了前胸之上。

關雪羽猝然一驚，猛可裏這才覺出對方那隻手，簡直如同一塊冰那般地冷，禁不住身上打了個哆索，再看那黑衣女人已自收回了手，退後一步，睜着那雙看似黑白分明的瞎眼，盯向自己，臉上神色，大是令人費解。

「原來你是喝多了酒——是雪蓮仙露吧？」

關雪羽「哼」了一聲。

一旁的冰兒忙插口道：「這都怪我不好，事先沒有說清楚，這位關相公，他一連喝了三杯。」

黑衣女人冷冷的說：「知道了——」隨向關雪羽道：「把手伸出來！」

關雪羽一面伸出了手，一面仔細向對方觀察着，老實說，對於自己眼前的失常，他壓根兒也不担心，倒是對方的出身來路，令他暗自納罕，實在弄不清楚。

黑衣女人一把抓住了他的腕子，道：「你現在可以說話了，問你什麼你就說什麼，知道不？」

關雪羽「哼」了一聲——就在黑衣女人那隻手，方自握住的一霎間，只覺得身上爲之一震，一股冰涼之氣，驀地灌輸過來，頓時大大的消除了身上燥熱，只覺得通體上下，無戸舒坦，敢情或許眞的可以說話了。

「你叫什麼名字？」

「關雪羽！」

微微一頓，他忽然覺出不宜再用化名，只是既已出口，也就罷了。

黑衣女人雖是雙目失明，眼不能看，可是其它官能却敏銳得很，像似已發現了對方的情不由衷。

「是你的眞實姓名？」

「噢！」關雪羽吶吶道：「是借用母姓而已。」

「這麼說你母親是姓關了？」

「嗯。」

「她必然也深通武技了？」

「嗯，不錯。」

關雪羽嘴裏這麼答着，心裏不禁大是狐疑，她幹嘛要問這些？怪事！可是答案立刻就出來了。

「這麼說，你母親可是當今『燕字門』的當家主婦，關飛卿了？」

關雪羽登時爲之一愕，可是萬萬沒有想到，對方聯想之力竟是如此之强，只憑着一個姓氏，立刻會想到了這麼多，而且猜得如此之準。

「你怎麼不說話了，是不是？」

「妳猜對了！」

「這麼說，你父姓燕，燕追雲——你竟是燕家的後人，倒是幸會之至……」

直到這時候，她臉上才微微現出了一絲喜悅的顏色，看在一旁冰兒眼中，固是大生其趣，好生不解，多少年以來，她簡直就沒有看見過這個女人笑過，就是像方才那一絲喜悅的表情，也是第一次見過，以至於才在背後兕詛般地稱呼她是「瞎婆婆」。

「妳應該早一點告訴我！」黑衣女人狠狠地盯向冰兒，說道：「不會辦事的丫頭！」

冰兒氣得直翻着白眼，很多事她簡直也被弄糊塗了，怎麼好好地，這位關相公忽然又變成姓「燕」了，只是碍於身份，儘管心裏狐疑，却也不便多問。

關雪羽奇怪的打量着面前這個女人，心裏盡多不解，却也不欲多說。

黑衣女人放下了抓住他的一隻手道：「你既是燕家人，這點酒性應該傷不了你，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關雪羽想了想道：「身上奇熱，只是無力。」

黑衣女人點了點頭道：「那是你喝得太猛了……你們燕家『九轉眞功』你可懂得？」

關雪羽又是一驚，點頭回答道：「學過！」

「這就是了！」黑衣女人冷冷的說：「那是內功中最有實效的一門功夫，你且試試看。」

關雪羽點點頭，隨即閉上了雙眼，運施這門功夫，並無需花費許多時間，隨時可爲，只須內吸一口氣，按照他們燕門獨特的傳統，將眞氣內裏九轉，歸入丹田，隨即告成。

在黑衣女人的提醒之下，他隨即運施這門內功，一連三次，果然身上燥息大去，已不似先前那樣燠熱。

黑衣女人伸出手在他身上觸摸了一下，點點頭道：「嗯！好多了！」

話聲出口，她隨即發射出一股冰寒氣機，直入雪羽氣脈之間，會合着後者本身功力運行，霎時間走遍全身，不過是瞬息之間，隨着黑衣女人離開的手掌，他已能欠身而起，一切如常了。

冰兒「呀！」了一聲，笑逐顏開的道：「相公，你好了？」

關雪羽輕嘆一聲道：「本來就沒什麼大不了……其實應可不必勞累這位前輩，只怪我一時有口不能說話，倒害得姑娘空自着急一場。」

冰兒道：「阿彌陀佛，祇要相公身子復元就好了……剛才可把我嚇死了，萬一您要是出了什麼差錯，光祇是我們姑娘就饒不了我……」

（未完）

